武俠世界



第38年

18

$20.00

編者話

今期刋登的「怒殲金毛虎」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著。蕭原因救溺水的姚淸香，染風寒病倒姚家，姚姑娘感於蕭原的救命之恩，悉心照料他，不料惹得其未婚夫李炳森大吃飛醋，更在蕭原決定離去的當晚發生了連環兇殺案，蕭原難脫嫌疑……現場的命案是蕭原手持木棍站在死於後院的炳森身邊，而房中的淸香之父姚康却死於利刀之下。是否是炳森殺了姚康而被蕭原所殺呢？故事峯廻路轉，另有乾坤，絕非現場所見的如此簡單，它牽出了……

*　　　*　　　*

本期短篇刋登朱雀先生所著的「保鏢」，分上下兩期刋出，請欣賞。

金童先生所著的中篇故事「無形劍」暫告一段落，熱烈捧場的讀友請耐心等待金童先生貴體康復，屆時再續未了的故事。

*　　　*　　　*

下期將刋登「玉面天曹」「香車夫人」「巧奪死光錶」，篇篇琳瑯，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怒殲金毛虎（民初追捕緝兇故事）
蕭原夢中醒來，發現炳森潛進後院，
急持棍追出去，此際傳來淸香的呼號 ……………雲劍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保　　　鏢（武俠短篇小說）◀上▶
賑災黃金　黑道覬覦……………………朱　　雀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彎　月　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粗中有細黑天剛　借刀殺人移目標 ……………辛彥五　67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二▶
忠人之事代送信　被困死谷澆藥草 ……………東方玉　76
殺 戮 傳 奇（李自成綠林外傳）
逢場作戲李闖王　果然應兆失江山 ……………霍去病　85
玉　釵　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大局爲重暫休戰　借出寶劍破壁行 ……………臥龍生　95
無　形　劍（新派奇情詭譎故事）
捕快現身誘入彀　施放迷烟困鐵柵 ……………金　　童　10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情未了（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欲幹一票撈油水　遠走高飛避宮主 ……………辛棄疾　111
神　　　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一向穩重負大任　紅粉陷阱君入甕 ……………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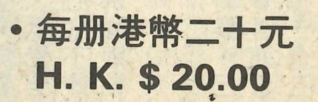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8期
（總號19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緝兇故事／雲劍飛・文
可　飛・圖

怒殲金毛虎



蕭原沿着河邊一脚高一脚低往渡頭走去，祇盼快點走到渡頭，坐船到對岸鎮上，找個醫師看病診治。

他自知因連日來奔波追逐，身心俱疲之下，感染了風寒。昨天還沒甚麼，今早一覺醒來，便感到頭重目眩喉乾身燥，不時大打噴嚏，鼻水長流，便知病情加重了，無奈他昨晚乃是睡於一個破草棚內，附近並無人家，唯有帶病趕路。幸好祇須走十多里路便到渡頭，對岸便是古河鎮——一個有四五百戶人家的大鎮。因此，他打算趕到古河鎮，找個地方歇下來，將病治好，才趕返省城。

這一次他追捕一個被官府懸賞五百大洋緝拿的淫賊，日夜不停追捕之下，於追到古龍河上游時，終於追上那個淫賊林成楷。料不到林



連環命案　協助調查

成楷在走頭無路之下，竟然不懼河深水急，跳河欲遁（蕭原並不曉得林成楷是否懂水性），那知跳下河後被激流衝下十數丈，便給一個漩渦一下子扯沒於水中，自此便沒了踪影。蕭原看着暗暗心驚，慶幸自己沒有逞勇跳下河去追捕。沿河一直走出兩里許，都看不到林成楷的屍首隨水流浮於水面，他知道林成楷被那個急激險惡的漩渦「吞噬」了（漩渦下面極可能有暗流水道通往哪裏），若迷信鬼神的人目睹，必定以爲林成楷是被河裏的河神水鬼捉了去，蕭原當然不相信這種無稽之說，却大嘆倒霉，這一次「白跑」一趟。

原來凡是官府懸賞緝拿的匪盜，任何人若要領賞，都必須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經官府驗明正身之後，才可拿到賞金。否則，口說無憑，恕不採信。

因此，蕭原這次雖明知林成楷已死於河中，由於見不到屍首，無法撈上來帶返領賞，因而見財化水，白白奔波一次。

五百個大洋可不是個小數目。

要不是淫賊林成楷身上背了幾條人命——姦殺了四個婦女，官府也不會懸賞五百大洋緝拿他歸案。

蕭原這一次不但徒勞無功，還感染了風寒，可說倒霉。

渡頭已經在望了。

蕭原感到腦袋越來越昏沉，他祇想快點走到渡頭，過河到古河鎮，診治所染之風寒病。

驀地，河中傳來兩聲惶急的呼叫聲：「救命呀！救命！」

「救命」聲入耳，蕭原登時心頭大震一下，昏沉的腦袋一下子變得清明起來，急忙睜眼往河中望去，祇見一個女子在水中慌惶掙扎，載浮載沉順流而下，不遠處，一隻小艇底部翻起，隨水漂流。

河裏的水流頗湍急。

救人要緊。那刹那蕭原渾忘一切，立刻衝下河岸，「噗通」跳落河中，往那個快要沒頂的女子泅去。

在那女子沒頂的刹那，蕭原一手攫抓住那女子露出水面的一隻手，往上一拉，同時順流往下泅。

那女子淹沒於水中的頭面重新露出水面，噴出兩口水，嗆咳數下，跟着大口喘氣。蕭原大聲叫：「不要亂動，就這樣，全身放鬆。」那女子仰浮在水面，任由蕭原拉着順流往下泅。

蕭原已渾忘了身上的病，顯得「龍精虎猛」。

這邊渡頭上的人在聽聞呼救聲後，馬上有兩個漢子跳下繫在渡頭一旁的一隻小船，奮力划槳逆流而上協助救人（小船上的兩個漢子已看到蕭原跳下河救起那女子），終於迎上拉着遇溺女子往下泅的蕭原，將他兩救上小船。

被拉上船的蕭原倚靠在船頭上，大大呼口氣，全身放鬆下來，陡地大大打個冷顫，祇覺全身毛孔張開，寒意襲體，心知不妙，正要脫去身上的濕衣，那知眼前一黑，不知人事。

* * *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已躺在一張床上，第一個感覺是頭重如鉛，疼痛欲裂，口乾舌燥，鼻孔呼出的氣熱呼呼的，但全身却冷得打顫。

好不容易張開沉重的眼皮，蕭原看到身上蓋着一張棉被，如今不過初秋時節，根本毋須蓋棉被，蕭原雖然神態有點迷糊，但亦知道自己病得不輕。否則，怎會蓋上了一張棉被還感到渾身發冷打顫。

「水……」他呻吟着發出呼叫。

一個女子恰在那時走入房中，聞聲面露喜色，急急脚走到床前：「你醒了，我剛替你煎了藥，馬上拿來給你服下。」一眼看清楚蕭原一張臉赤紅，氣息過促，驚道：「你發熱啊，幸好藥已煎好。」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幸好很快便鎮定下來，急急走出房外，很快便捧了一大碗藥進來，小心地扶起蕭原，餵他服下那碗藥，才放蕭原躺下去，溫柔地道：「醫師說，服藥後，好好睡一覺，醒來後便會感到舒服很多，再吃兩服藥，便能痊癒。」

那女子在他身邊說話時，蕭原已闔上沉重的雙眼，人亦變得迷迷糊糊，感覺比未服藥前好受了一點。

接下來，他又人事不知——昏睡過去。

那女子怔怔地瞧着昏睡過去的蕭原，輕輕咬着嘴唇，一副憂急難受的神態，口裏喃喃道：「這位大哥，善有善報啊！一定會藥到病除

的，大慈大悲觀音菩薩，保佑……他……快快病癒……」

「清香，原來妳在這裏，這位……兄台醒過來沒有？」隨着話聲，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一步跨入房中。

那女子——清香忙輕噓一口氣，示意那男人不要大聲說：「爸，他醒過了，我剛餵他服下藥，看他病得那樣重，不知王醫師的藥……」

聽兩人的稱呼，那男人乃是清香的父親。

做父親的走到床前，看一眼昏昏沉沉睡去的蕭原，嘆口氣道：「他病得很重，王醫師也那樣說。清香，別擔心，王醫師醫術高明，他說不碍事，便一定能醫好他的病，妳快去拿條毛巾來，待我替他抹去頭上的汗。」

就這一會之間，蕭原頭上已冒出密麻麻的汗珠。

清香邊往外走，邊道：「爸，讓我來吧，待會你還要出更啊，王醫師說，需要不停替病人抹去身上的汗水，免得……」

做父親的無可奈何地道：「清香，難爲妳了，要不是我要去出更……」

原來清香的父親是個更伕。

而時間已快到起更時分。

清香在房門前停下：「爸，我這條命是他救回來的，爲了……他……快痊癒，替他幹甚麼也不計較。」話落，走出房外。

聽清香那樣說，蕭原不顧一切的跳下河救起的女子便是她。

若不是爲了生活，做父親的眞不想女兒替一個陌生男人抹身體——抹汗，雖則蕭原是女兒清香的救命恩人。

回首看一眼蕭原，那男人嘆口氣：「兄台，你是個好心人，救命之恩無以爲報，唯有求神靈保佑你快點痊癒。」

清香拿着一條毛巾走回房中，她父親已不在，去出更了。她不避嫌，先替蕭原抹去頭上的汗水，跟着伸手入被內，替蕭原抹去身上沁出的汗水。

原來蕭原服下的藥有「散發」之功效，服藥後，全身會不停散發「虛汗」，清香替他抹汗時，發覺他身上的衣衫已被汗水濕透了。

接觸到陌生男子的身體，清香難免有點尷尬難爲情，但却理會不了那麼多，整晚不停爲蕭原抹去身上的汗水，沒有闔過眼。

看到蕭原氣息漸漸暢順，臉色逐漸回復正常，睡得酣甜，清香雖然疲睏，但却感到辛苦也值得。

翌日，蕭原醒過來，感到退了熱，人也精神了，沒昨天那麼辛苦難受，却很口渴。清香很小心地服侍他喝水，在那個姓王的老醫師來替他診視之前，他一共喝了三碗水。

那個王老醫師來替蕭原把脈診視過後，再開了藥方，着清香到藥店照方抓藥回來煎好讓蕭原服下，臨走前，以不相信的語氣對蕭原道：「若非親眼目睹，我不敢相信你痊癒得這麼快。看來你的身體很强壯，加上清香細心照料，要是換了一個身體稍差的人，那會好得這樣快，祇要再服多兩帖藥，你定完全痊癒。」

蕭原昨夜雖然一直昏昏沉睡，但偶爾也會迷迷糊糊醒來，感到有人替他抹去身上的汗，如今聽王老醫師那樣說，猜到昨夜照料他的人必是清香，心裏很是感激，秉且過意不去，口裏却沒有說甚麼——記在心裏。

王老醫師走後，清香馬上端來一碗稀粥，扶起蕭原，一匙匙餵他吃。

蕭原本欲自己動手吃，但人却虛虛軟軟的，渾身乏力，雖則有點難爲情，亦祇好聽從清香「擺佈」。反觀清香却神態坦然，一心一意服侍蕭原吃粥，並無雜念。

對於眼前這個年紀輕輕(約二十上下)，長得頗清秀的姑娘，蕭原心裏懷着一份無言的感激。

「清香，清香！」房外驀地傳來呼喊聲，清香剛要跟口回應，房門口一黯，一個年輕人在房門口前出現，一眼看到清香以一臂扶着一個年輕漢子，一邊細心地餵他吃粥，本來一臉笑意的，登時一斂一沉，換上不悅之色：「清香，原來你在房中，他是誰？」

清香焉會看不出那青年的臉色惡化，忙道：「炳森，甚麼事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昨天我在河中不小心弄翻了小艇，要不是他奮不顧身帶病跳落河中救起我，恐怕我已淹死了。」

那年輕人——炳森的臉色並沒有因清香那番話而變得溫和下來，仍然很難看：「清香，我回來聽聞後，馬上趕來看你，他雖然救了你，妳也不用……哼！」陡地轉身便走。

清香又急又委屈地道：「炳森……」

蕭原從清香、炳森兩人的神態、說話，馬上猜到兩人的關係，他可不想炳森對清香有所誤會，忙對清香道：「妳……我不吃了，快扶我躺下，去跟他說清楚，免得他有所誤會。」

清香欲起身，猶豫了下，咬咬嘴唇，帶氣道：「不用理會他，小心眼，還有小半碗粥，我餵你吃。」

蕭原着急地道：「姑娘，我不

想因爲我，令到妳和他嘔氣，請扶我躺下，那碗粥，我不想再吃了。」語氣堅決。

清香聽出蕭原是認眞的，祇好扶他躺下，起身道：「待會我再盛碗熱粥給你吃，你躺着好好歇歇。」跟着急急往外走。

炳森在房外一角站着，並沒有走掉，一眼看到清香走出來，口裏哼了一聲，負氣往前走。

清香邊追着炳森邊道：「你發甚麼瘋，沒來由的亂呷醋！人家因爲救我而病情加重，我不該好好報答，小心照料他嗎？」

炳森一直走出大門外，才停下來，回身冷冷道：「他救了你，也不用對他那樣親熱啊！要不要以身相許！」

清香聽得臉色驟變，生氣地道：「炳森，這麼難聽的話你竟說得出口，太過份了，你越來越不可理喻！」

炳森重重哼了一聲：「我過份？妳才過份，妳忘了妳已是我的人，却一直在外面招蜂引蝶，我忍夠了，我今天非說不可。」

「你……不知所謂！」清香氣得臉色青白，幾乎說不出話來：「你怎會變得如此多疑，跟以前像變了一個人。」

「是妳令我多疑的。」炳森怒叫：「妳是我未過門的妻子，但妳眼裏那有我啊！跟人打情罵俏，對別人比對我還好，這算甚麼？」

「你那顆心好齷齪！」清香氣得嘴唇抖顫：「我雖然自小許配給你，難道便不能跟別人說話麼？我是一個人，還未嫁到你家，我有權幹我喜歡幹的事，你管不着。」

「妳許配給我，便是我李家的人，我不喜歡你對別的男人又說又笑。」炳森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大聲咆哮。

「你走！我不跟你說。」清香憤然轉身走回屋裏，用力關上大門，眼裏不由自主淌下兩行淚水。

若能悔婚，她會毫不猶豫，要父親到李家退親。

她不想嫁一個心胸狹窄，心思卑污，祇會胡思亂想吃乾醋的人。

本來，她頗喜歡炳森這個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可是，他的所爲却越來越叫她吃不消，以至心生討厭。

討厭歸討厭，自小訂下的婚約却不能不履行，這令到清香頗爲煩惱。

說眞話，炳森雖則醋意奇大，對清香還是不錯的。因此，清香無法對他決絕。

人非草木。

蕭原躺在床上，隱約聽到清香與炳森兩人的吵嚷聲，想到全因自己而起，心裏很是過意不去，待到清香氣鼓鼓地走進房內，馬上道：「……香姑娘，很對不起……爲了我這個……外人，害妳和……他吵起來，心裏很不安……我的病已沒甚麼，我打算找家旅店住下養病……」

不等蕭原說完，清香急急道：「請你千萬別……在意，你的病不過略有起色，不宜走動，需要照料，我不會讓你離開我家到旅店去住。你救我一命，說甚麼我也要讓你病好才放你走。」

一頓，急不迭又道：「你不用理會……炳森說甚麼，他一向都是那副德性……口不擇言，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强笑道：「香姑娘，妳的好意……」

清香擺手阻止蕭原說下去。「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你病體未癒便離開，請你不要再說了，我去盛碗粥來給你吃，然後服藥。」話落，一陣風般走出房外。

原來她父親已拿了王老醫師再寫的藥方去抓藥，並已在灶間煎藥。

對於清香一番心意，蕭原唯有領受。

閉上眼一會，忽然聽到房外有脚步聲响起，蕭原以爲清香捧粥來，忙張開有點沉重的眼皮，一眼便看到走進房中的並不是清香，而是她父親。

清香父親手捧一碗熱粥進來，放在一張小方桌上，然後走到床前，看着蕭原，關切地道：「好多了麼？」

蕭原微微點了頭，感激地道：「老兄，勞動你父女辛勤照料，心裏很覺過意不去……」

「兄台別說這種話。」清香父親道：「你救了清香，我和清香理該好好照料你，你的病不輕啊，看到你昨天那個樣子，眞教我擔心，如今看到你大有起色，才略爲放心。」一頓，接道：「救命之恩無以爲報，一直耿耿於懷，唯有請問兄台貴姓大名，好長記心中……」

蕭原闔上眼，再張開。「老兄，救人一命，乃是應份做的，請你別放在心上，那不過是平常事，我姓蕭，名原。敢問老兄尊姓大名。」

「原來是蕭兄台。」清香父親照例客套一句，跟着說出自己姓名，「小姓姚，單名一個康字。」

「姚老兄，幸得你父女悉心照料，要不，我……」

姚康忙道：「蕭兄台別客氣，你救了我女兒，我父女不知多感激你，你病了，我父女該照料你的啊。」

話聲剛落，清香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藥汁進來，放在小方桌上，

跟着拿起那碗粥，端到床前。「……大哥，待我先喂你吃這碗粥，然後喂你服藥。」接對其父道：「爸，幫忙扶起……他。」

姚康馬上扶起蕭原，好讓女兒喂他吃粥。

清香喂蕭原吃完粥，看看那碗藥汁涼了，於是再喂蕭原服藥，跟着讓他躺下，然後父女退出房外，讓蕭原好好歇睡。

蕭原闔上眼，不久便沉沉睡去。

* * *

經過姚家父女一連數天悉心照料，蕭原的病已痊癒了七七八八，可以下床行走。

眼見蕭原病體漸癒，姚家父女倆都替蕭原高興。

這一日，炳森又來找清香，看到清香與蕭原言笑甚歡，不由醋意攻心，二話不說，掉頭便走。

清香對炳森的行徑不加理會，繼續與蕭原談笑，蕭原却不想因此而加深清香與炳森兩人之間的誤會，對清香道：「香姑娘，爲何不理睬……炳森？快追出去……」

清香不以爲然地道：「蕭大哥，他這個人不可理喻，不用管他。我若追出去，肯定會跟他吵起來。我不想跟他吵鬧，惹起左鄰右里的笑話。」

蕭原對清香與炳森的關係所知不多，聽她那樣說，不好再說甚麼。

清香嘆口氣，幽怨地道：「早知他是個醋罎子，心胸狹窄，也不應答允這門親事。可惜阿爸於十年前已答應了……他家的提親，唉，如今後悔也枉然。」

蕭原雖早已猜到清香是炳森未過門的媳婦，畢意只是猜測，如今終於從清香口中得到証實，兩次看到炳森動不動便發脾氣，如此多疑善妒的男人倒是少見，像清香這種好姑娘將來嫁給他，何異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他替她感到可惜，但又不好說甚麼。

畢竟，他是個外人。

清香看到蕭原默然不語，似乎猜到幾分，勉强笑道：「蕭大哥，我要去收衣服，不陪你說話了。」隨即往後院走去。

蕭原看着清香婀娜背影，心裏忽然感到一陣難受。

——對於清香與炳森之間的事，他可是有心無力，愛莫能助。

爲免因他的「出現」而令到清香與炳森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劣，他決定明天搬出姚家，到鎮上找家旅店住下來，養好病便返回省城。

在床上躺了一會，他覺得頗爲無聊，便起床走出屋外，打算到鎮上走走，順道找家旅店，並買些禮物送給姚家父女，以答謝父女倆連日來的照料。

事實上，若不是得姚家父女，特別是姚清香的悉心照料，他的病不會痊癒得那樣快。

自臥病在床到如今，他是第一次踏出大門外。

在街上走動，他仍感到脚步有點虛浮，唯有慢慢行走，先去找了一家旅店，要了個房間，定明翌日才入住，然後買了些布疋首飾，作爲送給姚清香的禮物，跟着又買了一瓶上好的米酒、一隻鷄、一尾魚、兩斤肉，準備好好跟姚家父女吃一頓晚飯。

由於姚康所業更伕，收入菲薄，因此家境頗清貧，姚清香已是二十歲的大閨女，仍要穿打了補釘的衣裳。

蕭原決定好好報答姚家父女。

他有這個能力。

他身上帶着的百多大洋票子並無失去。

拿着大包小包，快要走到姚家時，蕭原長長呼口氣，突然有人在身後喝住他。「喂，站住，我有話跟你說！」

蕭原聽出語聲不善，立刻暗加戒心，慢慢轉身，一眼看到喝住他的原來是炳森。

只見炳森怒容滿臉，目露兇光，厲視着蕭原。「喂，跟我到那邊去，我有話跟你說！」炳森用手指指左面，跟着往十丈外的一棵大樹下行去。

蕭原站着不動。「兄弟，有甚麼話在這裏說好嗎？或是待我將手上的東西拿到屋裏，再跟你到那裏說話……」

「不！你現在要跟我到那裏去說話！」炳森兇巴巴地叫道，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

蕭原不想跟炳森弄得太僵，但手上拿着大包小包，頗吃力，於是忍着氣道：「兄弟，你也看到我雙手拿滿東西，不方便跟你到那裏去……」

炳森忽然像一頭給人踢了一脚的瘋狗般，猛地跳前一步，狂怒地罵道：「你是何居心，買這麼多東西送給清香和他阿爸！可是想討清香歡心？你別妄想，清香是我的人！我不會讓你奸謀得逞的！你給我滾！你這個不安好心的傢伙，想搶走清香！我跟你拚命。」

蕭原聽得心頭火起，但仍極力按捺着。「兄弟，你太多疑了。我對姚家父女只有感激之情，絕無他念，你別胡鬧，會惹人笑話的啊！」

就這幾句話之間，附近左鄰右里已被炳森的吵鬧聲驚動，紛紛走出來瞧熱鬧，那些嬸嬸婆婆在指指點點掩嘴竊笑，那些半大不小的孩童更圍攏到近前好奇地瞧着。

蕭原感到難爲情。

炳森却毫不在乎，像瘋子一樣指着蕭原狂罵：「我才不相信你這個不安好心的傢伙的話，你心裏想甚麼我知道！你再賴在清香家不走，我不會放過你！」捋起衣袖，一副欲動手毆打蕭原的樣子。

蕭原忍無可忍，不想再跟這種不可理喻的人糾纏下去。「你太過份了！跟你這種……人有理也說不清，倒不如省口氣暖暖肚。」跟着轉回身，往姚家走去。

恰在這時，姚家父女聞聲走出來，一眼看到炳森像條瘋狗那樣在狂罵，急忙向蕭原走去。「蕭大哥，別理會他！別跟他這種不可理喻的人吵罵。」姚清香好不氣惱。

聽聞清香那樣說，炳森有如火上加油，跳脚罵道：「好個不知羞恥的賤人，妳是我未過門的媳婦！居然在我面前幫着他說我不是！豈有此理！眼裏還有我麼？今日我要好好教訓你這雙奸夫淫婦！」刷一聲從背後抽出一把砍柴刀，撲向蕭原。

那些孩童驚叫一聲，「鷄飛狗走」。

姚康一眼看到，驚叫一聲：「蕭兄台小心。」接向炳森怒喝：「炳森，你發甚麼瘋！快放下柴刀！」

炳森充耳不聞，依舊擧刀撲向蕭原，幸好幾個在看熱鬧的漢子及時撲上前去，七手八脚將炳森抓住，奪去他的柴刀，拉扯他往後退。

蕭原轉過身，看到炳森已被幾個漢子拉扯住，才鬆氣，搖了搖頭，沒有說甚麼。

——他不想令到本已尷尬難堪的清香更加難堪，所以他隱忍着不說話。

清香確實很難堪，而且難受，兩眼含着淚水，咬着嘴唇，邊從蕭原手上接過魚肉鷄酒，邊低聲道：「蕭大哥……對不起……」

蕭原裝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別這樣說，我不會跟……他一般見識。」

「快進屋去。」清香回身快步往家裏走了。「多看他一眼也叫我討厭。」

蕭原跟着清香走進門去，沒有回頭。

姚康衝到被幾個鄰里抓住的炳森跟前，氣忿地罵道：「炳森！你的行徑越來越過份了，令人無法忍受！我當日瞎了眼，答應將清香許配給你！我受夠了你的胡鬧，不想清香日後嫁給你後，受屈受苦，我會跟你爸解除婚約，退還聘禮！」

炳森一聽，怒發如狂，狂呼怒叫，拚命欲掙脫鄰里的拉扯，去打姚康，幸好幾個鄰里極力按住他，將他抬起來往他家去。

炳森家人這時亦聞訊趕來，看到炳森又鬧事，惹鄰里笑話，都很氣惱，做父親的硬着頭皮走前去向姚康這個未來親家賠不是。

姚康敷衍兩句，便返回家裏。

他已立定主意，明天便找炳森之父商談退親一事。

* * *

「香姑娘，對不起。」蕭原看到清香那委屈難受的樣子，心裏不好受。「要不是我，不會引起……他的疑妒，妳不會……」

清香咬着嘴唇，悶聲道：「蕭大哥，那根本與你無關。炳森……唉，眞想不到他醋意越來越大，叫人吃不消。即使不是你，他也有藉口取鬧一番，說起來，說對不起的該是我。若不是因爲我和他……你不會被他無理取鬧，當街辱罵。」

一頓，接道：「我不能嫁給他這種人，要不，往後的日子怎樣過，我不敢想下去，我要爸到他家退親。」

蕭原嘴唇嚅動，欲言又止。

——在這件事上，他不好置喙。

清香抬眼瞟了蕭原一眼，吁口氣道：「蕭大哥，請你不要將剛才那回事放在心上……」

蕭原笑笑，「放心吧，我絕不會放在心上。不開心的事別去說它了。來，瞧瞧看，喜歡這些花布首飾麼？病中妳悉心照顧，算是我答謝你的一點心意。」

清香看着那大包小包的物品，着急地道：「蕭大哥……我不能收……」

蕭原馬上截道：「香姑娘，若妳不領情，我馬上走。」

清香爲難地：「可是……蕭大哥，我怎好意思……」

蕭原正色道：「妳受之無愧啊！我病得那樣重，要不是得妳父女日夜悉心照料，那能好得這樣快。」

「清香，跟蕭兄台說甚麼啊？」隨着話聲，姚康一步走進屋內。

「爸，你來看，蕭大哥送我們這麼多禮物。」清香急步走到父親跟前，拉父親到木桌前。

「蕭兄台，你是甚麼意思？」姚康看着放了一桌的物品，訝異地轉眼看着蕭原。

蕭原忙道：「姚老兄，那是我的一點心意，請你父女倆笑納。」

一頓，又道：「若你不肯收下，我馬上便走。」

姚康不知如何是好，搓着手道：「蕭兄台，救命之恩我父女倆不知如何報答，怎能受你……」

蕭原搖手道：「一點心意，不成敬意，姚老兄，請你不要再推却了。我買了雞魚肉，還有一瓶酒，咱們今晚好好吃一頓，喝兩杯，高

興高興。」跟着動手將地上的雞魚肉拿起來，往灶間走去。

清香欲說話，被父親阻止。「清香，我倆怎麼說，蕭兄台也不會收回這些禮物，收下吧，妳快到灶間去劏魚宰雞，好好弄幾個菜。」

清香點點頭，往灶間走去。

那一頓晚飯蕭原與姚家父女吃得很開心。其間，三人絕口不提日間炳森對蕭原無理吵鬧之事，免得掃興。

說實話，這一頓晚飯乃是姚家父女倆這些年來最豐盛的一頓。難得如此開心，姚康喝多了兩杯，結果，醉倒了，幸好他已找了個朋友暫代一晚。

蕭原本不宜喝酒，為了陪姚康喝，結果，他雖然喝得不多，頭却有點暈，吃罷晚飯，坐了一會，便返回房間睡覺。

而姚康早已醉倒床上，沉沉睡去。

料理好家務之後，清香返回自己房中，忍不住翻看蕭原送給她的禮物，計有兩塊衣料、一對金耳環、一串頭飾，還有一隻手工細緻的銀鐲子、一盒脂粉，都是她喜歡的，但又無錢買，想望了很久的東西，如今都在她眼前，歡喜得她呆住了。

長了這麼大，終於得到夢寢渴求擁有的女兒家東西，怎不叫她喜洋洋。

那兩塊衣料足夠做兩套衣裳。

她幾疑在夢中。

結果，她摟着那幾樣心愛的禮物睡去。

＊　＊　＊

蕭原被一聲慘叫驚醒過來，定定神，確定並不是夢中所聞，登時心頭劇跳一下，急忙跳下床，穿上鞋子，披了件衣服，便急急走出房外。

既不是夢幻聲，那麼，那聲慘叫必是屋裏的人發出。而屋裏除了他之後，祇有姚康父女倆，換言之，必是父女倆其中一人發出。

一念及此，蕭原心頭震動，急急向姚康房間走去。

那聲慘叫似是發自男人之口。

走了幾步，驀地聽到後面院子響起一下碰撞門板聲響，蕭原馬上往後院奔去。

姚康的後院很小，有一口井，有一個灶間，還有一個茅廁，還有一個晒衣架，便沒有多少空地，蕭原一頭奔入後院，剛好瞥到一條人影衝出後院門外，他馬上疾喝一聲：「甚麼人？站住別跑！」拔脚急追去，順手抄起一根短棍。

才追出後院門外，祇見一條黑影猛地從地上撐起來，一個轉身，口裏發出一聲厲叫聲：「我跟你拚了！」揮刀撲向蕭原。

蕭原無暇多想，揮棍迎擊那人影斬過來的刀，兩下裏——刀棍——還未迎擊上，那條人影陡地「呃」一聲，跌落地上，刀在地上發出錚然激響聲，洩起數點星火。

蕭原料不到那人影會突然撲倒，不由呆了呆，但却不敢大意，反之退後一步，持棍戒備，恐防那人有詐，突然從地上撲起來殺他個措手不及。

撲倒在地上的人影動也不動一下，由於夜色黑暗，蕭原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不知是甚麼人。

「你……」地上那人突然挺起身，隨即重重地倒跌下去。

冷不防之下，蕭原吃一驚，微退半步，看到那人猝然又倒跌下去，才鬆口氣，一步標前去，踏住那人握刀的手，跟着以棍抵着那人的背心，伸手轉過那人俯下的頰臉，探探他的鼻息。

那人氣息全無——死了。

蕭原正要退後一步，突然間有人喝道：「甚麼人，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抬頭循聲望去，祇見兩條人影從附近兩間屋前奔來，不用說，發出喝叫聲的是那兩人之一。

喝叫聲才響起，隣近的人家紛紛有人走出來，驀地姚家屋內響起一聲恐怖的尖叫聲。

蕭原聽出那是姚清香發出的尖叫聲，登時心頭大震，恐防姚家父女有意外，來不及理會那聲喝問，掉頭疾奔回姚家，穿過後院，往發出哭喊聲的地方奔去。

哭喊聲傳自姚康房間。

哭喊之人乃是姚清香。

蕭原一頭衝入姚康房內，登時呆住，一顆心直往下沉。

房內，祇見姚清香跪倒在地上，哀哀哭喊，床前地上倒着一人，全無動靜，身下地上有一灘黑糊糊的東西。

不用說，床前地上那人就是姚康。

蕭原肯定姚康已死了，身下那灘黑糊糊的東西，乃是流出來的血！

「香姑娘！」蕭原難過地叫喚一聲。

姚清香如夢初醒般，全身抖震一下，撕心裂肺悲叫：「蕭大哥，我爸死了，被人殺死了！嗚嗚……我爸被人殺死哪，叫我如何是好？」

蕭原聽得心如刀割，上前一步，勸慰道：「香姑娘，我……看到了，人死不能復生，別太傷心……」

「甚麼人殺死我爸？」姚清香嘶叫。「我爸一向與人無仇無怨。」

「這裏，在這裏！」房間外傳來一陣人聲及雜亂急促的脚步聲，一

羣人湧入房裏，外面亦擠滿了人。

湧入房裏的人本來氣勢洶洶，一眼看到房內的情形，登時全都呆住，陡地其中一人扯着喉嚨驚叫：「康叔……死了！被人殺死……」

本來悲慟莫名的姚清香被湧入房裏的那伙人弄得止住悲哭，睜着淚眼轉身抬頭看着那伙人，突然間悲厲地嘶叫起來：「我爸死得好慘啊！各位叔伯兄弟，請替我……捉拿殺死我爸的兇手！」

房裏房外擠着的人，都是居於姚家附近的隣居，而且都是男人。

原來他們都是在睡夢中被那突如其來的慘叫聲驚醒，不知發生何事，着家裏的婦女小孩留在屋內，男的則走出屋外看個究竟。

蕭原忽然開口道：「姚老兄應該是被倒斃在後院外的那個人殺害的！我從夢中驚醒，循聲往後院奔去，看到那人從後院門衝出去。」

「是他！」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年輕人忽然指着蕭原。「是他殺死炳森的！我和永祥看到他從炳森身旁跑開，飛快地跑入康叔後院！」

站在那年輕人身旁的一個壯年人接口道：「不錯，正是他！我和阿根從屋裏走出來，往炳森倒斃的地方跑去，剛好看到他從炳森的身上拿開棍子，看到我和阿根跑過去，慌忙飛跑回康叔家後院！你們看，他手上還拿着棍子，錯不了！」

另一個中年人接口道：「他一定是發覺康叔死了，追出後院，殺死炳森替康叔報仇。」

「泰哥，你是說，康叔是被炳森殺死的？」一個小伙子失聲叫起來。

「不！炳森不會殺人的，更不會殺死老康！」一個年約五十出頭的老漢急聲大叫：「老康是炳森未來外父，他怎會向老康下毒手？」

老漢原來是炳森的父親。

「炳森死了？」清香驚疑地問。

「嗯！」那個壯年漢子——永祥沉重地點點頭。「我們都看過了，炳森被人殺死的！」

清香神志似乎有點混亂，喃喃道：「我爸死了，炳森又死了，這倒底是怎麼回事？不！不！蕭大哥不會殺死炳森的！絕不會！」陡地歇斯底裏嘶叫。

蕭原急急分辯。「各位，我根本沒有碰過炳森，甚至不知他是炳森！我追出後院，他忽然回身揮刀向我斬來，我急忙閃退揮棍招架，豈料才撲前一步的炳森突然倒下去，一動不動，我小心地上前看個究竟，突然他挺起身，隨即跌下去，我恐防他使詐，於是標前去一脚踏住他握刀的手，用棍抵住他背心，然後察看他的動靜，恰在那時，我同時聽到喝聲以及從香姑娘屋裏傳出的驚叫聲，因擔心香姑娘出事，匆匆跑回屋裏，以至無暇留在那裏，令到這兩位朋友誤會。」

「各位鄉親，不要聽他砌詞狡辯！」一個壯年人憤然怒叫，「炳森是他殺死的！永祥和阿根都看到，炳森伏屍的地方祇有他一個人，他不是兇手，還有誰？」

那壯年人原來是炳森的兄長——炳林。

「不！蕭大哥絕不是殺炳森的兇手！」清香尖叫。「各位鄉親、叔伯、大哥，試問一個帶病捨命跳落河裏救起我的人，會是殺人的兇手嗎？」

「清香，妳是我家未過門的媳婦，如今炳森被人殺死，妳却偏幫這個外人，妳安的甚麼心？嘿嘿！妳一定是感恩圖報，對他生情，戀奸情熱，怪不得老康日間口口聲聲要退親！妳一定知道我不會答應妳退親，於是叫他殺死炳森。」

「良叔，你含血噴人，胡言亂語！」清香委屈得哭叫起來。「根本沒有其事，你却無中生有。」

其他人聽着姚清香與李貴良（炳森之父）互相指責爭辯，都給弄得沒了主意，不知誰是誰非。

蕭原忽然振聲道：「這樣爭吵下去根本分不出誰是誰非！發生了命案，該報官才是，由官府查明定奪才是！」

「對，他說得對。」一個中年人附和蕭原所言。

「南叔，阿鎮早已到鎮公所保安隊去報訊了。」一個年輕人道。「保安隊的人大概快來了。」

蕭原不再理會李貴良父子，將油燈點亮，然後走到倒斃在床前地上的姚康身前，蹲下來，將側伏在地上的姚康翻轉。房內各人目光落在翻轉過來的姚康身上，全都禁不住倒抽一口寒氣，口裏發出一聲驚叫。

昏黃的燈光下，祇見姚康胸膛上有一個刀口，咽喉也有一道深深的刀口，幾乎將頸脖割斷，以至姚康被翻轉過來時，腦袋却怪異地偏側向右邊。

蕭原一眼看出，姚康之死，並不是胸膛上那一刀，致命傷乃是咽喉上的那道傷口！

殺人兇器肯定異常鋒利，否則不可能幾乎割斷姚康的頸脖。

「阿爸……」清香看到父親死得那樣慘，禁不住又悲慟地哭喊起來。

看到姚康死狀慘怖的隣里，無不心頭悲惻，不忍卒睹。

「讓開，讓開！」驀地房外圍牆的人一陣騷動，紛紛讓開，一行數人自人隙中走入房裏，當先一人開口道：「這裏可是有人被殺？在那裏？」

房內那些隣里認出說話之人是鎮上保安隊的隊副胡紹興，急忙讓開。阿根伸手往床前指去。「胡隊副，康叔被殺，死在床前地上。」

胡紹興排衆上前，看到床前地上倒斃的姚康，禁不住臉上變色，驚叫一聲，不敢再上前一步。

「胡隊副，我爸死得好慘，請你替我查出眞兇。」姚清香向胡紹興哭叫。

胡紹興吸口氣，壯着膽道：「別哭，我一定會替妳捉到兇手。」接轉看着蕭原。「你是誰？」

蕭原忙道：「我叫蕭原。」

炳森父親嚷叫起來：「胡隊副，就是他殺死我兒炳森！請胡隊副將他鎖起來！押回鎮公所法辦！」

蕭原急急道：「胡長官，我根本沒碰過他兒子，更遑論殺他兒子，請不要聽信他含血誣告。」

姚清香接口道：「胡隊副，蕭大哥絕不是殺死炳森的兇手，他曾不顧一切跳落河救起我……」

「哦，原來你就是救了她一命的那個人，這件事我聽聞過。」胡紹興朝蕭原點點頭。「你們別吵，都給我出房外，待我查察完畢後，自會着手辦理！」吩咐同來的士兵趕房內的人出房，並着兩個士兵看着蕭原。

蕭原泰然處之。

胡紹興壯着膽查察姚康的屍體，又在房內搜查一遍，然後着兩個士兵將姚康屍體抬到床上，跟着要清香檢視可有失去財物。清香仔細檢查房中箱櫃後，表示沒有失去財物，胡紹興便走出房外，與兩個士兵沿着通道向後院走去，沿途細察搜尋，看看可有線索，走出後院，來到炳森伏屍的地方，拿走炳森手上刀，最後將一干人等——姚清香、蕭原、李貴良父子，永祥及阿根帶返鎮公所問話。

至於炳森屍體亦一併抬回鎮公所檢驗。

幾個熱心的隣里自動留在姚家，替清香打點姚康的身後事。

胡紹興亦留下一個士兵守着姚家。

* * *

胡紹興聽完蕭原、姚清香、李貴良父子、永祥、阿根的口供後，加上現場查察所得，得出結論，蕭原雖有嫌疑，但却沒有證據顯示是他殺死炳森。因爲炳森致死的傷口是刀子造成的——一在小腹一在背心要害，而蕭原手上根本沒有刀，亦找不到兇器，加上永祥、阿根兩人亦說祇看到蕭原手上拿着棍子，因此，他不大相信蕭原是殺死炳森的兇手，無奈李貴良父子一口咬定蕭原是兇手，還說出一番似是而非的話，他唯有要蕭原在未洗脫嫌疑之前，不得離開古河鎮。

對於胡紹興這個要求，蕭原並無異議。

他亦想弄清楚到底是否炳森殺死姚康，而殺死炳森的兇手又是誰。

對於姚康被殺，他感到內疚。要不是他買了那麼多魚肉酒菜，跟姚康父女好好吃一頓，姚康便不會請人替更，在家裏給人殺害（他也認爲兇手是炳森），因此，他認爲姚康之死，他難辭其咎。

他要留下來幫忙清香料理姚康的後事。

至於姚康之死，胡紹興也認爲是炳森所爲。

因爲蕭原看到炳森從姚家後院奔逃出去，而他手上的刀異常鋒利，而且染有血漬，加上日間曾與姚康吵罵，對姚康要退親之言懷恨在心而起殺心，因而對姚康下毒手。

至於炳森之死，胡紹興認爲其中頗多疑點，若蕭原不是兇手，兇手便另有其人，而他隱隱覺得，兇手極可能另有其人。

他不相信一個帶病捨身跳下河中救人的蕭原，會在毫無因由之下，殺死炳森。

他雖在這窮鄉僻壤當差吃餉，却不是個糊塗蛋，不會聽信李貴良父子一面之詞。何況，他在知道蕭原是幹甚麼後，更加不相信蕭原是兇手。

以前，他曾認識一個幹追捕手的朋友，可惜那個朋友於一次追捕一個大賊時，不幸死在賊手下。不過，他却因此而對幹追捕手這一行的人有所認識。他不相信那些爲了賞金而追捕匪賊，以及除暴安良的人會知法犯法，胡亂殺人。

蕭原跟清香離開隊部後，天才放亮，擾攘了半晚，又死了父親，清香可謂身心俱疲，但却一點睡意也沒有，跟蕭原急急返回家。

回到家裏，那幾個熱心的隣人已替清香安好靈位，點上招魂燈，擺好祭品，看到清香回來，馬上幫她穿上孝服，讓她在靈前上香。

清香上香後，看着父親的遺體，想到從今後祇剩孑然一身，不禁悲從中來，跪在靈旁，邊燒冥鏹邊哀哀悲哭。

蕭原亦上了香，跪坐在清香身旁，默默燒着冥鏹。

「清香，不要那樣傷心，如今祇剩妳一個人，若妳傷心病倒，便沒人爲妳爸辦理喪事，節哀順變吧，人死不能復生啊。」一個前來致祭的大嬸上完香後，走到清香身前，好言勸慰。

清香含淚道：「容嬸，謝謝妳，有心了。」

這時，陸續有人到靈前吊喪致

祭，都是隣里及鎮上的親朋。

看到姚康慘死，剩下清香孤零一個大閨女，前來吊喪的人莫不悲憐哀嘆。

蕭原忽然省起那幾個幫忙打點辦理的熱心隣里，他們出錢出力，必須付還買辦物品的錢，他知道清香家貧，沒多少錢，於是拿出一張十五大洋的票子，要清香還給那幾個隣里。清香起先不肯要，經不起蕭原一再勸說，才拿了那張大洋票子，招呼那幾個熱心的隣里，先向他們致謝，然後付還購辦物品的費用。

幾個熱心的隣人本不想要，清香執意要付，他們祇好收回辦物品的錢，一共才不過三個大洋，他們身上都沒那麼多錢找還給清香，結果清香將票子塞在一個隣人手上，叫他先收下，待兌了散錢才將多了的數目還給她。

這時，有兩個中年婦人到來幫忙在靈前燒冥鏹及招呼前來吊喪的人，蕭原於是起身走出堂屋，到姚康遇害的寢間去瞧看。

原來蕭原與清香被帶返鎮公所查問後，那幾個熱心的隣里便將姚康的屍體移到堂屋，擺設靈位，將堂屋佈置成靈堂。

自姚康遇害後，蕭原一直沒機會查察房間內的情形，趁這個空隙，他到姚康寢間去看看可有甚麼發現。

在房間內仔細搜尋察看了一遍，結果被他找到一個遺留在床前地上那灘血漬前的隱約鞋印，要不是那個鞋印在一點食指般大的血漬上，便不會留下。

雖則祇有一個鞋印，蕭原却依此推測，那個鞋印是兇手留下的，而且是在殺害了姚康後，離去時踏在那點血漬上留下的。

因爲那個並不完整的鞋印鞋頭向房門。

而附近的地上，亦遺留了幾點血漬。蕭原亦依此推想，那些血漬是姚康中刀後，從傷口洩出來，再從這上面推想，兇手極可能也被濺出的血沾上。

祇要看看炳森的身上是否沾有血漬，不就可以推斷他是否殺害姚康之兇手？

一念及此，蕭原頓時心神一振，但隨即又否決了那個想法。

炳森亦是被刺殺而死，身上難免沾滿從傷口流出來的血，如何分辨那些血漬是從姚康身上濺出的血？那根本無法分辨。

此路不通，他馬上又想到另一個可能辨別的辦法。

既然那個鞋印是踏在血漬上留下的，那麼，兇手的鞋底下必定會沾上血漬，祇要查看一下炳森的鞋上是否有血漬，便能確定他是否兇手。

事不宜遲，他馬上趕往鎮公所，臨行前，他匆匆跟清香交代一句，免得清香發覺他不在，以爲他出了事。

趕到鎮公所，對當值的一個士兵說有要事要見胡紹興，那個隊員却說胡紹興早已回家睡覺。蕭原又問隊長可在，那個士兵說隊長兩日前已外出公幹，還未回來，情急之下，蕭原直截了當地道，要看看炳森屍體，可否讓他去看看。那士兵詫異道，死人有甚麼好看，加上已斷定炳森就是殺死姚康的兇手，何必多此一舉，何況，李家已抬走炳森那條屍體，當眞要看，儘管到李家去看。

蕭原聽到炳森遺體已抬返李家，二話不說，便往李家走去。

走出不遠，猛地省起李家父子對他存有成見，此去恐怕李家會對他不善，不由停下來，心生猶豫，但他馬上立定主意，無論如何也要到李家走一趟，以證他心中之疑，即使遭到李家惡意對待也值得。

一逕來到李家，祇見李家大門已掛起一對白燈籠，唯是門前冷清，大概鎮上的人都認爲炳森是殺害姚康的兇手，不堪其所爲，因此無人前去吊喪。

放慢脚步，蕭原慢慢走到李家門前，往內張望一眼，硬着頭皮往裏走。

才跨入門內，便被靈堂上的李炳林喝住：「喂，你來幹嗎？快走！」

蕭原站住，對急急走出來攔住他的李炳林道：「兄台，我此來是想查證誰是殺死姚康之……兇手。」

「滾！我家不歡喜你來！不要你多管閒事！」李炳林怒氣冲冲，極不友善。

李貴良聞聲從屋裏走出來，氣勢洶洶地走到蕭原跟前，惡聲惡氣道：「你是來羅彩還是瞻興？我不准你踏入我家一步，快走，再不走，我不客氣！」一副欲動手揍人的模樣。

蕭原極力按捺着，心平氣和地道：「我知兩位對我成見頗深，此時我怎麼解說兩位也不會聽。我本不欲來打擾，但爲了證實……炳森是否……兇手，才冒昧前來，我相信兩位不相信炳森殺死姚康，難道兩位不想查證一下，以確定炳森是否沒殺害姚康？說不定，讓我查證後，得以確定炳森並非兇手。」

李家父子聽了蕭原這番話，心裏「活」了起來，臉上惡意稍減，父子倆互相看了一眼，李貴良開口道：「你要怎樣查證？」語氣明顯緩和下來。

蕭原知李家父子意動，暗舒一

口氣，耐着性子道：「我在姚康房間內發現一個兇手遺下的鞋印。」接着將如何驗證對李家父子詳說一遍。「若炳森鞋底沒血漬，便能洗脫他的罪名。兩位意下如何？」

李家父子定定地瞧着蕭原一會，然後互相看一眼，李貴艮開口道：「好吧，炳森身上的衣服鞋子已換下來，拿到屋後去燒掉。糟！不知大嫂已燒了沒有。」

蕭原情急地道：「請快帶我去看看！」

「跟我來！」李炳林一陣風般衝出屋外，往屋後奔去。

蕭原急忙跟着，李貴艮亦隨後跟着。

三人急奔到屋後不遠處的一個淺坑前，蕭原看到淺坑內火光閃冒，一個婦人正用一根棍子往坑內撥弄，不禁心頭一沉——那個婦人已在燒炳森換下來的衣物。

「阿歡，妳在燒炳森換下來的衣物了？」炳林急呼一聲，兩步奔到土坑前。

那年約二十許的少婦正是炳林的妻子，抬頭看到丈夫氣急敗壞的樣子，驚愕地道：「是啊，老爺要我燒的啊！」

「快將火撲熄！」蕭原一眼看到土坑內的火並不太猛，火光中仍可看到一雙鞋子，情急之下，一手脫下身上外衣，往土坑撲打。

「炳林，幹嗎不燒啊？」少婦阿歡好不詫異。

炳林無暇回答妻子，兩人不停掃撥土坑旁的泥土——用以滅火。

蕭原撲打了幾下，突然張開衣服，往土坑內蓋下去，跟着跳下土坑，雙腳連踩，居然讓他踩熄火，眼見火已踩熄，急忙跳上土坑。

他那件外衣已燒穿了幾個洞。

看到蕭原那樣「落力」弄熄火，李家父子都呆住，敵視之意頓減。

「大嫂，快用棍子撥開來看看那雙鞋子燒了沒有？」李貴艮急不及待對媳婦說。

阿歡馬上用棍子挑撥坑內似未完全燒掉的衣物，口裏說道：「老爺，找那雙鞋子幹嗎？」

「快撥開來看看吧，找到再跟你說。」炳林不耐煩地催促妻子。

阿歡不敢再問，閉上嘴巴，一個勁挑撥土坑內的殘缺衣物，終於挑撥出一隻鞋子來，鞋面已燒掉大半。蕭原也不怕燙手，伸手便拿起來，祇看了一眼，便道：「不是這一隻，是另一隻——左脚那隻。」

阿歡繼續挑撥，終於在一塊殘缺的衣物下，撥出另一隻鞋來。

蕭原伸手拿起來，看了一眼，點頭道：「是這一隻。」跟着翻轉鞋子，仔細看着鞋底，邊看邊用手去刮掉鞋底的泥土污漬。

李貴艮父子心急情切地湊過去瞧看。

少婦阿歡亦充滿好奇地伸長脖子瞧着。

「鞋底沾有血漬嗎？」李貴艮忍不住問。

蕭原不答李貴艮，問道：「有刀子嗎？」

李貴艮父子同時搖搖頭。

蕭原隨即蹲下去，撿起一塊石子，仔細地刮鞋底上的泥土漬垢。

李家父子緊張地蹲下去，目不轉睛看着。

鞋底是用布做的，蕭原刮了一會，終於將鞋底的泥土積垢刮掉，仔細地看了一會，又拿到鼻子前嗅了一會，跟着長長吐口氣，正要說話，李家父子已按捺不住齊聲道：「怎樣？」

蕭原正色道：「鞋底沒有沾血。兩位看看，這鞋底是布做的，若是沾了血，一定會沁入鞋底內，留有血污漬，但我怎麼看也看不到，嗅也嗅不到血腥味。」

「這即是說，炳森不是殺死康叔的兇手。」李炳林喜形於色。

蕭原肯定地點點頭：「正是，兩位拿去看個清楚吧。」

李炳林急忙伸手拿過蕭原手上的鞋子，那鞋子不但鞋面已燒掉，鞋底邊沿亦燒焦了大半，湊到眼前仔細察看起來。

李貴艮心急地湊過腦袋去瞧看，邊看邊道：「沒有血漬啊，讓我嗅嗅可有血腥味！」一手拿過鞋子，湊到鼻端前用力去嗅：「嗅不到有血腥味，我也嗅不到。」邊嗅邊連聲說。

做兒子的也不甘後人，從父親手上拿過鞋子，又看又嗅：「阿爸，鞋底果然沒半點血漬，亦嗅不到血腥味。好哪，炳森可以洗脫殺人罪名了，我家不會給人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了。」

一旁看着的阿歡似明非明，開口道：「炳林，搞甚麼啊，一隻鞋子便能洗脫二叔殺人罪名？」

炳林喜不自勝，無暇跟妻子說個清楚明白，祇說了句：「待有空再跟妳慢慢說！」跟着對蕭原道：「你也說炳森不是殺死康叔的兇手，你要爲我們作証啊！」

李貴艮接口道：「請你(蕭原)跟我倆到鎮公所去說個清楚明白，還我炳森一個清白。」

蕭原道：「這個當然，我正要到鎮公所去說個清楚明白，還炳森一個清白。」

蕭原道：「這個當然，我正要到鎮公所去找胡隊副說清楚。」

「謝謝你。」李炳林不由脫口而出向蕭原致謝。

李貴艮猶豫一下，道：「兄台，我錯怪了你，幸虧你大人大量，不記仇，我們那樣對你，你還肯替我炳森洗脫罪名，教我好不慚愧。」

蕭原眼見李家父子對他不再怨恨，暗自心喜，忙道：「過去了的不要再說了，快趕去隊部吧！」

李炳林緊緊抓住那隻鞋子——證物，與父親及蕭原急急往鎮公所走去。

三人趕到鎮公所，那知道胡紹興未返回保安隊(保安隊隊部就設在鎮公所內)，李貴艮二話不說，要蕭原跟他到胡家找胡紹興。

來到胡家，胡紹興在家中，李貴艮才進屋，便搶着對胡紹興道：「胡隊副，我炳森根本不是殺死老康的兇手，我特來跟你說清楚。」

胡紹興被李貴艮說得一頭霧水，不明所以地道：「李貴艮，說甚麼啊？」兩眼詫異地看着李貴艮，接又瞧着蕭原。

李炳林接口道：「胡隊副，我們已找到足以洗脫炳森殺人罪名的證據。」

蕭原伸手指着炳林手上那隻爛鞋子，道：「胡隊副，我從鎮公所返回姚家後……」將他發現血鞋印，從而靈機一觸，到李家去查証，結果發現李炳森所穿的鞋子並無沾上血漬，從而証實炳森不是兇手，詳詳細細說一遍。

胡紹興聽完蕭原的詳述後，看着李炳林手上的那隻爛鞋子：「蕭原，你如何斷定那個踩在血上的鞋印便是兇手留下的？」

蕭原將他的見解說出來：「胡隊副，姚康被殺後，雖然有不少人進入房中，但並沒甚麼人走近床前，除了我和你，還有將姚康屍體抬到床上的兩三個鄰人，而姚康身下的那灘血雖仍未乾涸，但濺在別的地方的血點已乾凝，我察看過附近地上的血點，都已乾凝，有幾點血漬亦遭人踐踏，却幾乎完好無損，祇有那一小塊的血漬被踩得模糊，從這一點可以推斷，那點血漬是在未乾凝之前被人踩過，而第一個進入房中的人是姚姑娘，她脚上穿的是一雙木屐，因此，不可能是她踩中那點血漬，而我是第二個進入房間，但我穿的並不是布底鞋，因此，也不會是我踩上那點血漬。我是憑這些斷定那鞋印是兇手留下的。」

胡紹興留心地聽蕭原說完那番話，凝神想了一會，點點頭道：「嗯，你這個推斷可信，不過，我仍要到姚家去走一趟，看看那個鞋印。」

「那請胡隊副移步即去。」此事關係到兒子的清白，李貴艮比誰也着急。

胡紹興倒也爽快，馬上跟蕭原和李家父子到姚家去。

在姚康遇害的房間內，胡紹興仔細地察看了那個隱約可見的「鞋印」後，又在附近地上細看一遍，情形果然與蕭原說的一樣。至此，他不得不相信蕭原的推斷。

「蕭原，你的推斷不錯，這個鞋印確是兇手留下。既然炳森的鞋底上並沒有沾上血漬，那應該不是殺死姚康的兇手。」胡紹興口裏這樣說，心裏却想着另一個疑問。

「胡隊副，謝謝你，還我炳森一個清白。炳森並不是殺人兇手，我家裏的人可以抬起頭來做人了。」李貴艮好不高興。

胡紹興道：「李貴艮，你該謝蕭原，全憑他找到綫索，替你兒子洗脫罪名。」

李貴艮父子連聲多謝蕭原。

對於蕭原這個人，李貴艮父子已完全改觀，怨恨之心全消。

李貴艮對胡紹興道：「胡隊副，既已証實炳森不是殺人兇手，請你還他一個清白，貼出告示，向本鎮鄉民公告炳森清白無罪。」

胡紹興點頭道：「嗯，待我返回鎮公所，着文書出告示。」

「胡隊副，謝謝你。」李家父子向胡紹興打躬作揖。

胡紹興終於忍不住將心裏那個疑問說出來：「蕭原，炳森既不是殺姚康之兇手，那到底是誰？」

蕭原道：「這個，我無法答你，要想知道兇手是誰，唯有全力追查。」

胡紹興抓抓頭，苦惱地道：「這件連環兇殺案眞棘手，不知從何下手，若殺死李炳森的兇手不是你，那會否是同一個兇手所爲？」

「這個極有可能。」蕭原道：「依我推想，兇手殺了姚康後，剛好撞上潛入姚家的炳森，於是連他也殺死。」

胡紹興連連點頭：「我也是這樣想。可惜一點綫索也沒有，有如老鼠拉龜，不知從那處下手。」

蕭原嘴皮嗡動，欲言又止。

因他忽然醒起不便在李家父子跟前說出如何着手追查的辦法，免得李家父子傳揚出去，妨碍追查。

「蕭原，你眞的沒有殺死炳森？」李貴艮忽然看着蕭原，兩眼眨也不眨。

蕭原正色道：「昨晚我說的那番話，千眞萬確，絕無半句違心之言。」

李貴艮又定定地注視了蕭原一會，忽然吐口大氣，伸手拍拍蕭原臂膀，如釋重負般道：「好，我相信你。」跟着轉對兒子道：「炳林，該回去了，還要料理炳森的喪事啊。」

炳林點了點頭，父子倆向胡、蕭兩人道別，離開姚家——從後院離去。

待李家父子走後，蕭原才對胡紹興道：「請胡隊副千萬不要見怪我多管閒事，我才敢說出我對此案的一己之見。」

胡紹興登時精神一振，睜大眼看着蕭原：「求之不得啊，我又怎會怪你插手這件棘手的命案。請你快說出來聽聽。」

蕭原往房間門外望一眼，沒有人，才低聲道：「胡隊副，要着手追查，必須將這件命案重新推想一遍，方能找出關鍵所在，從而着手追查。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到鎮公所去才詳說如何？」

胡紹興連聲道好，走出房外，看一眼天色，改變主意道：「日頭快落山了，不要到鎮公所去，賞面到我家吃頓晚飯，咱們邊吃邊談，好嗎？」

蕭原推辭道：「這……怎好打擾……」

胡紹興道：「蕭原兄，一回生，兩回熟，無須客氣。說老實話，我不會特別弄多些菜來招呼你，一樣是家常便飯。」

蕭原看胡紹興盛意拳拳，不好再推却，於是說道：「恭敬不如從命，胡隊副，那我厚着臉皮打擾了。」

對於胡隊副這個人，蕭原大有好感，而且頗為感激，要不是胡紹興明白事理，雖則沒有確鑿証據証實他是殺死炳森的兇手，但却可憑大有嫌疑這四個字將他收押，否則，蕭原便要遭「牢獄」之災了。

離開姚家前，蕭原到靈堂對清香說一聲，並對清香說，已找到証據証實炳森並不是殺死她父親的兇手，要清香不要仇視李貴良一家。

「入鄉隨俗」，胡紹興亦到靈前上了一炷香，並証實蕭原所言屬實，並跟清香說，蕭原到他家，是要和他商議如何着手追查兇手。

胡紹興之所以力邀蕭原協助查案，而且毫不介意，乃因他對偵查一道是門外漢，難得蕭原肯加以協助，又是箇中高手，他當然求之不得。要是能在隊長和鎮長自外地回來之前偵破命案，那不但他臉上有光，亦不致顯得他無能。

原來鎮長宋景順與保安隊長杜潤魁聯袂到鄰縣去公幹，最快也要半月才返，鎮上的大小事務暫交給胡紹興主理。

胡紹興當然不想被兩個上司看扁，極想幹出成績來，以証他不是個碌碌無能之輩。

往胡家的路上，路過幾家賣食物的店鋪，蕭原執意要買兩瓶酒，一隻燒鷄及一些鹵味，胡紹興拗不過他，祇好由他買。

蕭原買了酒食後，還買了兩包糖果，因他從胡紹興口中得知，他有兩個年紀不大的兒子，到了胡家，蕭原將手上的酒食糖果交給胡妻。

胡妻見蕭原買那麼多東西來，連聲多謝，兩個孩子拿着糖果，樂得蹦蹦跳。

胡紹興着妻子好好弄幾個菜招呼客人。

胡妻很快便弄好晚飯，她先招呼丈夫和客人坐到桌前喝酒吃菜，然後哄兩個兒子跟她到灶間去吃飯。蕭原大感過意不去，請胡妻與兩個孩子同枱一起吃，胡妻堅執不肯，說此地俗例如此，若家裏來了客人要談正經事，婦女小孩都要迴避，蕭原聽胡妻那樣說，不再勉強。

喝了一杯酒，兩人開始談起來。

「胡隊副，若要追查姚康與炳森之被殺一案，大可從姚康近日可有跟何人爭吵結怨這方面着手，從已知的……情形來看，姚康之死極可能是仇殺，而炳森極可能被同一人所殺。」蕭原將他的見解說出來：「依我推測，炳森潛入姚家，極可能欲殺我，又或是恐嚇姚康，却不料撞上或是看到那個兇手在姚康房中行兇，因而亦遭毒手。這個推想最合情理，因此，祇要找到殺害姚康的兇手，便能偵破這件連環命案，未知胡隊副可同意我的見解？」

胡紹興聽完蕭原所言，食指輕叩桌面，沉吟一會。忽地一拍桌面，疾聲道：「蕭原兄之見解大有道理，就從這方面着手追查。」

蕭原喝口酒：「胡隊副，為了洗脫我的懷疑，可否准許我參與偵查？」

「這個沒問題。」胡紹興一口答允：「能得蕭原幫忙偵查，求之不得。」

接下來，兩人邊吃邊談，吃過晚飯，蕭原便告辭返回姚家。

他還要從清香的口中，詢問姚康生前可有跟人結怨。

胡紹興熱情地送蕭原出屋門外，看着蕭原遠去，才返回屋內。

蕭原的病本來快痊癒，經過半夜一日的「折騰」後，他的病居然不但沒有因此而加重，反而完全痊癒。

他有那種感覺。

幾經波折　查出眞兇

返回姚家，走入靈堂，蕭原感到倍覺(比日間)悽慘，在靈前上過香後，走到跪在靈旁默默燒冥鏹的清香身旁，蹲下來，低聲問清香可有吃晚飯。

清香淚水已哭乾了，答道沒胃口吃。蕭原忙勸解道：「清香，我知道妳很傷心，但妳不能不吃飯

啊！要是妳餓壞身子，不支暈倒，那怎辦？恐怕妳爸更加死不瞑目。無論如何你也要吃點東西，妳要聽我說啊。」

清香啞聲道：「我……實在吃不下……」

「吃不下也要吃。」蕭原道：「來吧，我有話要跟妳說。邊吃邊說吧。」拉起清香，往灶間走去。「煮了晚飯嗎？」

清香被蕭原拉起來，點點頭。「六嬸替我煮了晚飯。她們都吃過了。」

走到灶間，剛好六嬸在灶間內，蕭忙對她道：「六嬸，還有飯菜嗎？清香願意吃飯了。」

六嬸一聽，好不高興。「我留了飯菜在鍋裏。她肯吃就好。她一整天也沒吃過東西下肚，不吃飯怎成啊。唉，可憐啊，看到她那個傷心的樣子，便叫人心痛……」

看到清香泫然欲滴，蕭原忙道：「六嬸，煩妳到靈堂看着，我拿飯菜給清香吃。是了，可有請了道士來唸經做法事？」

六嬸道：「已請了，晚些才來。我正要到靈堂去張羅辦法事要用的物件，我出去了。」說完急急腳走出灶間。

蕭原揭開鍋蓋，從鍋裏拿出一大碗飯，一碟菜，放在鍋台上，將灶堂前面一張矮櫈子移到鍋台前、然後對清香道：「過來坐着吃吧。」

清香聽從地坐下來，拿起那碗飯，却沒有筷子，剛想對蕭原說，蕭原已醒覺地去拿一雙筷子給她。

清香接過筷子，遲疑了一下，扒了一小口飯入口裏，嚼了兩下，欲放下碗飯不吃，蕭原忙道：「香姑娘，吃不下也要吃。要不，我會不高興。」

清香抬眼看着蕭原。「蕭大哥……我吃。」跟着將飯碗湊到口邊，大口大口扒飯。

蕭原忙道：「別吃得那樣急，小心噎了。」

清香吃得很辛苦，但却吃光那碗飯，蕭原馬上倒了一碗開水給她喝。

待喝過水後，蕭原開口道：「香姑娘，妳爸可有欠人錢債，又或是近日與人吵架，結下仇怨？」頓一下，又道：「我這樣問妳，是想從中找到可着手追查的綫索。既然已証實炳森不是殺死妳爸的兇手，在無從追查之下，只好從這方面着手偵查。殺妳爸的兇手既不是入屋劫殺，那只有一個可能，仇殺，我和胡隊副都這樣想。」

清香干咳一聲。「蕭大哥。我爸當眞不是炳森殺的？」

蕭原道：「已証實不是。我和胡隊副都懷疑，殺妳爸與殺炳森的兇手是同一人。」

「蕭大哥，請你替我查出兇手……」

蕭原正答道：「香姑娘，查不出兇手，我絕不會罷休！」

「謝謝你。」清香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我家雖窮，但我爸從不向人借錢，據我所知，絕無錢銀轇轕。至於與人結怨，我沒聽他說過，我爸生性隨和，很少與人爭長短……不過，數日之前，他回家後，顯得很不開心，我問他因何悶悶不樂，他起先不肯說。我再三問他，他才說出來，原來五更將盡的時候，他在一個街口遇到鎮上出了名的光棍孖指三，當時孖指三神色匆匆，跟我爸撞了一下，幾乎跌倒，孖指三一反常態，不但沒有破口大罵我爸，連哼也沒哼一聲便走了，我爸心裏好不奇怪，不明孖指三為何不加計較。鎮上的人都知道孖指三這個人不好惹，若不幸碰上他，唯有自嘆倒霉，我爸雖然奇怪何以孖指三轉了性，並沒有深究下去。豈料轉過一條街巷，孖指三急匆匆追上我爸，一口便咬定我爸剛才跟他相撞時，撞跌了他身上一包東西，並且撿了那包東西，要我爸交還他，我爸起先以為他是使出慣用的誣栽伎倆，屈我爸給他一點好處——錢，我爸不吃他那一套，直叱他想敲搾，回身便走。孖指三却一把抓住我爸，兇惡地對我爸說，若不交還那包東西，別想走，還踢了我爸一腳。我爸不甘心被他敲搾，問他那包甚麼東西。孖指三不肯說，只說那包東西很值錢，抓着我爸不放。我爸憤然對他說，若不相信，大可搜他全身上下，看看可有他說的那包東西。孖指三果然動手搜遍我爸全身上下，還搜了兩遍，甚麼也搜不到，又說我爸將那包東西藏起來，並威脅我爸，不交還那包東西，他不會放過我爸，連我也放不過。

「我爸最痛惜我，情急之下，第一次發火了，說要是孖指三再耍無賴，他便猛敲銅鑼更鼓，驚動附近的人家，還要到保安隊去告他，孖指三大概心虛理虧，居然放開我爸，但臨走前，惡狠狠地對我阿爸說，若不交還那包東西，他不會就此罷休！我爸擔心孖指三遲早會來找麻煩，所以暗自擔憂。」清香一口氣說出來，跟着連喝幾口水。「蕭大哥，會不會孖指三因此殺死我爸？」

蕭原點頭道：「不無可能。但要找到孖指三，查個清楚明白，才能確定他是否兇手，好放心吧，若孖指三是兇手，我絕不會放過他。」

「蕭大哥，你的病未完全痊癒，要小心身體啊。」清香忽然關切地道：「你奔走勞碌了一日，早

點睡覺吧。」

蕭原伸展一下雙手。「我的病已全好了，不用替我擔心。妳不要太過傷心啊，待會妳去睡吧，我替妳守夜。」

清香感激地道：「蕭大哥，你對我太好了。」忽然流下淚來。

蕭原忙道：「香姑娘，別傷心，快抹去眼淚，我不會丟下妳一個人，我會好好照顧妳。」

清香用衣袖抹去眼淚。「蕭大哥，叫我清香吧，我一直聽不慣妳叫我香姑娘，太客氣了。」

蕭原滿口答應，「清香，妳守下半夜，我守上半夜，聽我說，妳馬上去睡，不要胡思亂想。我這幾天躺在床上睡夠了，妳看我精神多好？」

清香確是身心俱疲，順從地點了頭。蕭原陪她走到寢間前，看着她走入房內，才到前面靈堂去守夜。

「蕭老兄，既然孖指三在姚康被殺前，曾恐嚇姚康，他大有嫌疑，從他身上下手，我派人去將他捉回來審問。」胡紹興聽完蕭原所言後，馬上站起身，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他巴不得盡快捉到孖指三，証實他就是眞兇，早日破案。

蕭原跟着站起來，「胡隊副，請准我跟着去捉孖指三。」

胡紹興一口答應，「有你跟着去，孖指三插翅也飛不了！」

蕭原跟兩個認識孖指三的士兵急急趕往孖指三家。

從兩個士兵的口中，蕭原知孖指三姓連，名定三，由於他左手拇指多生一隻畸指，孖指三這個花名由此而來，他家裏甚麼人也沒有，只有一個出嫁了的姐姐，居於縣城，由於他是獨子，且是老來得子——他父母四十出頭才生下他（他姐姐比他足足大十六年），自小便得父母溺愛縱寵，自小到大可謂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也因此，養成他好逸惡劣的劣性，以至不務正業，終日游手好閒，呼朋引友吃喝玩樂，他父母親先後病故。他家本有三十多畝田地，由於要供他吃喝花費，已賣掉二十畝地，待到父母病故，不出兩年，亦將余下的十數畝地賣掉花光，幸得他姐姐不時接濟，但他依舊劣性不改，還聯羣結黨，敲搾勒索，成爲光棍頭兒，惡名遠播。

孖指三住在鎮東頭一條有六戶人家的短巷內，兩個士兵帶着蕭原來到孖指三家門前，但見大門緊閉，一個士兵上前拍門，豈料那扇板門一拍便開。那個士兵怔了怔，張口高叫：「孖指三，孖指三。」一步踏入大門內。

屋內沒有人應。

「孖指三，快滾出來。」當先走入屋內的士兵毫不客氣地呼叫。

仍沒有回應。

最後走入屋內的蕭原打量屋內一眼，但見屋內雜亂無章，有如狗窩一樣，隱隱嗅到一陣異味。「不用呼叫了，他大概不在屋裏，到房間去看看吧。」蕭原邊說邊向裏間走去。

兩個士兵亦分頭向閣樓和屋後灶間裏走去。

蕭原走進頭一個房間，只見房間塵封珠網，顯然丟空了很久，從房間內擺放的一張大床，以及那些古舊的衣箱木櫃，估計是孖指三父母生前的寢間，於是到後面那個房間查看。

後面那個房間更凌亂不堪，到處都是髒衣服，床上還放着一副骨牌，枕頭滿是垢漬，被子又破又髒，不用說，這個是孖指三的寢間。蕭原掩着鼻子在房內察看一遍，馬上退出房外，房裏那股汗酸臭味實叫人吃不消。

兩個士兵分別向蕭原搖頭說找不到孖指三，而後門是上了門栓的，也就是說，孖指三不可能從後門溜走。

「他媽的，孖指三這傢伙不知有多久沒打掃屋子、清除垃圾，屋裏的臭味比狗窩還難聞。」一個士兵邊說邊急步走出屋外。

另一個士兵與蕭原相繼走出屋外，最先走出屋外的士兵道：「找不到孖指三，咱們回去交差吧。」

蕭原忙道：「別急，咱們分頭向那幾戶人家打聽一下，孖指三這兩日可有回家。」

兩個士兵曾聽得胡紹興吩咐，要聽蕭原的話，如今蕭原這樣說，不敢不聽從，於是分別向其餘五戶人家查問孖指三的行蹤。

查問結果，孖指三已有兩日不見人影，換言之，那些鄰居在命案發前一日，已不見孖指三返家。

蕭原對於失了踪的孖指三更加懷疑。也因此，他要盡快找到孖指三。「兩位可知孖指三那伙弟兄的居處？」蕭原問那兩個士兵。

一個士兵道：「我知道一個叫花皮狗的住在那裏。花皮狗和孖指三是形影不離的豬朋狗友。」

「馬上去找花皮狗。」蕭原說着便往短巷外走出去。

那個士兵却叫住蕭原。「從這頭去較快。」指的是短巷另一頭。

蕭原馬上轉身往回走，跟兩個士兵去找花皮狗。

來到花皮狗家，剛好碰上花皮狗要外出，兩個士兵將他截住。「花皮狗，見到你，咱們不致白走一趟。」

花皮狗年約二十一二，面上長了幾塊白斑，大概因此得了花皮狗

這個花名。

「兩位兵大哥找我有何貴幹？」花皮狗一點也不驚懼，神色自若，「我可沒有犯甚麼事啊。」

「給我站直身子！」一個士兵瞪着雙眼，伸手推一下花皮狗。「憑你這副流裏流氣的德性，便可以將你抓回隊部關你一天半日！」

花皮狗咧咧嘴，極不情願地站直身子。

另一個士兵氣得揚手欲摑花皮狗一巴掌，被蕭原拉住。「花皮狗，收起你的嘻皮笑臉。說出孖指三的下落。」

花皮狗上下打量一眼蕭原，輕佻地道：「你是誰？」

那個欲摑花皮狗的士兵哼一聲，一拳擊在他的小腹上。

花皮狗頓時痛得變顏變色，悶叫一聲，彎下腰，用手捂住肚子。

「他媽的，賤骨頭！非要吃點苦頭，才肯正正經經。」另一個士兵踢了花皮狗一脚。

花皮狗挨了一脚，幾乎跌倒。

「快答蕭先生問話！」揍了花皮狗一拳的士兵惡狠地道：「要不，將你押回隊部，讓你嚐嚐咱們的手段！」

花皮狗不敢再充硬漢，慌忙道：「我也想找他，我這兩日四處找他，都找不到他，不知他窩在那裏。」

「你他媽的，膽敢跟咱們說謊話？」踢了花皮狗一脚的士兵從肩頭上卸下步槍，作勢拿槍柄要砸向花皮狗身上。

花皮狗嚇得縮成一團蹲在地上。「兵大哥，我說的都是實話，我確實已兩天找不到他，求你們放過我吧。」

「你經常跟他在一起的，他去了那裏，你會不知道？」另一個士兵厲聲道：「孖指三幹甚麼好事，都少不了你一份。他到那裏去，你會不知道？」

花皮狗連聲叫道：「我眞的不知道啊。他這一次不聲不響失了踪，我毫不知情，你們打死我，我也說不出他的下落。」

「還口硬！」那個踢了花皮狗一脚的士兵怒不可遏。「你他媽的不見棺材不流淚。」提起槍托便往花皮狗身上砸。

蕭原抬起手阻止那士兵砸下去。然後沉聲對花皮狗道：「我暫且相信你的話，我再問你，最近甚麼時候見過孖指三？」

花皮狗瑟縮一下，答道：「前天，前天我跟他吃過晚飯後，他說有點事情要辦，要我先到禿鷹那裏玩兩手，他過一會便來，那知道他一直沒來，自此便失了踪影，昨天我找了他一整天，都找不到他，問過所有弟兄，都說沒見過他，我一直在想，他到底『死』到那裏去了。我剛才正要到他家去找他，看看他可在家裏，三位來找我查問孖指三的下落，我如何答你們。」

「好，我相信你說的話。」蕭原道。「可是，之後若知道他在那裏，或見到他，可要馬上到隊部告知，聽清楚沒有？」

花皮狗連連點頭。

拳擊花皮狗肚子的士兵惡狠狠地道：「花皮狗，別耍花樣，要是給我知道你耍我們，小心你那一身狗皮！」

踢了花皮狗一脚的士兵又踢了他一脚。「滾吧！好自爲之。你也知道，若騙我們，絕不會放過你。」

花皮狗祇恨父母少生一雙腿，急急溜之乎也。

返回隊部，蕭原將找尋孖指三的經過對胡紹興說了一遍：「胡隊長，照花皮狗所說，孖指三是在姚康和炳森被殺那一晚失了踪的，再加上姚姑娘所言，孖指三的嫌疑越來越大，無論如何也要找到孖指三！」

「嗯！」胡紹興點點頭，但隨即攤攤雙手道：「可是，到那裏去找他？」

「據說他祇有一個胞姐，在縣城居住，說不定他躲到他姐姐家裏，何不派人到縣城他姐姐家裏找找看？」

「這個主意不錯。」胡紹興道。「可是，誰知道他姐姐居於縣城那裏？」

「可以派人查問一下他的隣居和他的親戚及豬朋狗友，或許有人知道。」

「好吧。我馬上派人去查問。」

胡紹興馬上派出數名士兵去查問。

蕭原看看沒甚麼可幹，便返回姚家。

姚清香見到蕭原，劈頭便問：「蕭大哥，找到孖指三嗎？」

蕭原搖搖頭，將找尋孖指三的經過說出來。「妳放心，不管他躲到那裏，我誓必將他揪出來。」跟着問道：「打算何時爲妳爸出殯？」

「我跟六嬸、表姨婆幾個長輩商量過，後天可動土安葬，便擇了後天出殯。」

「買了壽材嗎？」蕭原問。

「打算明天去買。」清香有點吞吐。

「明天我跟妳去買。」

翌日，吃過早飯，蕭原跟清香到鎮上那家唯一的棺材店去買棺木。

清香身上沒有多少錢，打算買副最便宜的，才走入店內，蕭原便對老闆道：「老闆，我要買一副上好棺木……」

清香暗地扯扯蕭原衣袖，着急

地低聲道：「蕭大哥……上好的……我……買不起……」

蕭原拍拍清香手背，悄聲道：「別擔心，我有錢……」

「我不能要你……買啊。」清香難爲情地道。「昨天已拿了你十多個大洋……」

蕭原阻止清香說下去。「錢財身外物。妳爸死得那樣慘，要是他的身後事辦得寒酸，怎對得起他，一定要辦得體面。別再說了，就這樣吧。」跟着上前對老闆說：「老闆，讓我看看上好棺木。」

老闆連聲答應，帶蕭原走入店裏頭，指着擺放在牆邊下的三副棺木道：「這是柳州壽福記造的棺木，本店最好的三副，你看看是否合意。」

蕭原仔細看一遍三副棺木，曲指敲打一下，滿意地道：「嗯，合意，老闆，給我這副。」用手指着中間那副棺木。「多少錢？」

「二十個大洋。」老闆道。

「好。」蕭原從身上拿出大洋票子，「我要五個仵工、一隊殯儀、八個吹樂手。多少錢一起算。」

結果要三十二個大洋，蕭原二話不說，馬上付錢。

清香聽說要三十二個大洋，張開口說不出話來，待蕭原跟她走出店外，才曉得說話：「蕭大哥，我……這輩子恐怕也還不了你那筆錢……」

蕭原笑笑道：「那是我對妳爸的一點心意。妳別還給我，我不會要！」

清香還想說話，蕭原擺擺手道：「別說了。看看還要買些甚麼需用的物品，一併買回去。」

清香咬咬嘴唇，欲言又止。

拿着出殯時需用的物品回到姚家，還未放下手上的物品，一個士兵匆匆來到姚家，對蕭原道：「蕭先生，胡隊副請你馬上到隊部一趟，有緊要事。」

蕭原急急放下手上的物品，急急跟那士兵往鎮公所走去。

來到保安隊部，見到胡紹興，蕭原搶先道：「胡隊副，可是有孖指三的消息？」

胡紹興詫異地看着蕭原，「蕭老兄，你怎猜到？」一頓，點頭道：「對！已獲知孖指三的下落。從孖指三一個弟兄口裏查問到的。」

「在那裏？」蕭原急切地問。

「躲在鎮外傍河邊的一間泥磚屋內，那個痞子說，孖指三剛從縣裏回來，偷偷找到他，要他去找花皮狗，要花皮狗天黑後到那裏去見他。」

蕭原以拳擊掌，興奮地道：「終於知道他的下落，太好了。胡隊副，打算何時去抓他回來？」

「我打算馬上帶隊去抓他！」胡紹興道：「他不敢返家，躲在那裏，分明心裏有鬼，我看他必是打算逃到外地……可是，他爲何不一走了之，爲何要溜回來找花皮狗？」

「這個……捉到他，一問便知。」蕭原道：「胡隊副，光天化日之下帶隊去抓孖指三，很易被他發覺。若胡隊副信得過我，我擔保可獨力將他捉回來。」

胡紹興道：「我怎會信不過你。你肯去捉孖指三，最好不過。祇是，這本該是咱隊上的職責，却要勞動你，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蕭原道：「我自願的，何況，我也想洗清嫌疑，我該出一份力，胡隊副若不放心，請派一個熟悉那裏情形的弟兄跟我一道去。」

「嗯，你對這裏的情形毫不熟悉，我差點忘了這一點。」胡紹興道：「我這就出去找一個熟悉那裏的部下帶你去。」說完，往外面走出去。

一會，胡紹興帶着一個士兵走回「辦公」的地方，對蕭原道：「蕭原兄，他叫王英，對那裏的情形很熟悉。」

蕭原伸手跟王英握握手，打個招呼，跟着對胡紹興提出他剛想到的一件事。「胡隊副，有否將那個痞子關起來？」

胡紹興笑着道：「你放心吧，那痞子因偷竊一戶人家的財物，事敗被抓回來，我醒起或可從他口裏知道孖指三的下落，也虧我多口一問，可說無心之得。那痞子犯了事，我怎會放他走，但答應他從輕發落，如今仍關押在拘押室內，絕不會有機會向孖指三通風報訊。」一頓，有點不放心地道：「當眞不需我多派兩三個部下跟你去？」

蕭原搖搖頭。「對付孖指三這種流氓，我一個人足夠！胡隊副請放心吧。」

胡紹興對那個士兵道：「王英，一切要聽蕭老兄的吩咐行事，知道嗎？」

王英答一聲。「是，隊副。」

蕭原招呼王英跟他走。

走出隊部外面，蕭原邊走邊跟王英談話。「那裏除了那間泥磚屋外，還有別的房屋嗎？」

王英道：「附近還有幾座泥草屋子，都是在河上討生活的人家的房屋。至於那座泥磚屋，是一個叫何水生的人所有，是那幾戶人家中最富裕的一戶，據說暗中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與孖指三往來甚密。想不到他躲在何水生的房屋內。」

「何家那座泥磚屋是獨立的麼？」蕭原問。

「是。」王英答。「大概爲了顯示與衆不同，何家那座房屋建在河岸上，與那幾戶人家相距頗遠。」

「你怎會那樣熟悉那裏的情形？」蕭原好奇地問。

王英道：「我有一個表兄住在那裏，小時候經常去玩，還到河裏划船，捉魚，對那裏可謂瞭如指掌。」

兩人邊走邊說，很快便走出鎮外，走出半里路左右，王英忽然伸手往前一指。「蕭先生，就是那座泥磚屋。」

蕭原循指往河岸上望去，果然見到一座頗大的泥磚屋座落在較高的一段河岸上，特別顯眼。再往前望去，二十多丈外一段稍矮的河岸上，有近十戶人家，房屋低矮，都是用泥草建成的。

蕭原示意王英停下來。「你留在這裏，待我走到那幾戶人家後，你慢慢向那座泥磚屋走去。」

王英點點頭，走到一棵樹下站住，看着蕭原不快不慢地繼續往前走。

蕭原猜測孖指三躲在那座泥磚屋內，必會時刻留意鎮上那面的動靜，不會放過從鎮上往河岸走去的任何人。若是被孖指三看到穿着軍裝的王英往泥磚屋走去，必定引起孖指三的思疑，以至打草驚蛇，因此，他才要王英留在那裏，好待他走過那座泥磚屋，從那數戶人家那裏踅抄回去時，王英才往泥磚屋走去，引開孖指三的注意，好讓他順利掩近那泥磚屋。

走到那幾戶人家前，蕭原腳步一轉，走入那幾戶人家之間，然後從屋與屋之間走出來，沿着河岸走向那座泥磚屋。

站在樹下的王英望到蕭原從那幾戶人家之間走出來，馬上走出樹下，逕直向泥磚屋走去。

蕭原放輕腳步，飛快地走向泥磚屋，很快便走近十多丈，驀地，屋內響起一聲悶叫，蕭原聽聞之下，心知不妙，立刻拔腳往泥磚屋奔去，同時拔出帶在身上的匣子槍。

「彭」一聲大響自泥磚屋內傳出來，跟着便聽到王英一聲大喝：「孖指三，你跑不了，發生甚麼事？」

蕭原料不到王英會發出喝叫聲，心裏暗道一聲：「他怎麼搞的，居然發出喝聲驚動屋裏的孖指三！」奔跑得更快。

泥磚屋內突然衝出兩個人，「噗通噗通」飛身跳落河中。

由於事出突然，蕭原來不及有所反應，待到他欲開槍阻嚇已來不及，那兩個人已跳落河中。

跳落河中的兩個人並沒有冒出水面，但在河邊的一隻小艇却忽然斷了繩子，輕快地斜斜順流滑回對岸。

這情形，蕭原一眼便看出跳到河裏的兩個人在水中弄斷艇的繩子，抓着小艇另一邊——向着對岸那邊，泅水拖走小艇。

而泥磚屋前對開的河邊，祇有那隻小艇，好明顯，跳下河中的兩人要令到從兩邊跑向泥磚屋的蕭、王兩人無法追趕他們。

泥磚屋距河邊不到兩丈。

蕭原跟王英先後跑到泥磚屋，河中那隻小艇已被拖到河心。「王英，看到那兩個人是否有一個是孖指三？」蕭原疾聲問，來不及喘口氣。

王英喘着氣搖頭。「看不大清楚。」

要是那兩個「跳河」的人中有一個是孖指三，蕭原會毫不猶豫跳下河中，泅水追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一直以小艇掩遮着，令到蕭、王兩人無法再看到他們的模樣。

「快到屋裏去看看。」蕭原對王英道。「我開槍阻止河中兩人泅過對岸。」話聲未落，蕭原已撲到河邊，往那隻「自動」滑向對岸的小艇連開兩槍。

槍彈射穿艇身，但仍繼續向對岸滑去。

槍聲驚動了那幾戶人家，大人小孩紛紛跑出來瞧看發生了甚麼事情。

走入屋內的王英發出一聲驚叫，「蕭先生，快來看！孖指三在屋內，死了！」

蕭原聞聲心頭劇震一下，不再理會泅向對岸的兩個人，回身衝入屋內。

屋內一張翻倒的椅旁歪躺着一個身上仍流着血的人，反伸的左手拇指多了一隻畸指，蕭原雖從未見過孖指三，却從那隻六指左手斷定那人就是孖指三。

右邊門旁地上有一個破碎的瓦茶壺，一地水濕，屋內除了倒臥在地的血人外，並無別的人。

王英對衝入屋內的蕭原道：「他就是孖指三！」

蕭原對王英道：「到屋裏各處看看。」走到孖指三跟前，蹲下來查看他是否咽了氣。

王英馬上到屋裏各處搜查。

蕭原伸手扳轉那「血人」，看到「血人」身上挨了五六刀，其中一刀斬在右腰腹，一刀斬在左胸上，深可見骨，可看到有兩條胸骨斷了。蕭原伸手探其鼻息，居然還有一絲氣息，但却可看出不可能救得活，忙用力摑打「血人」的臉頰，希望可以弄醒他。

又在那「血人」的太陽穴上輕擊了兩下，那「血人」終於從昏死中醒過來，口裏發出微弱的呻吟聲，眼皮微微跳動，蕭原忙俯下去，在其耳邊大聲道：「誰殺你？快說出

來，你不想白被人殺死吧！」

大概是最後那句話刺激了那「血人」，猛地睜開眼，嘴唇噏動，發出沉悶的咕嚕聲，口角溢出血來。

蕭原聽不到那「血人」說甚麼話，好不着急，恨不得掰開他的嘴巴，教他說清楚：「說啊！用力說，我聽不到，不知是誰殺你，便無法替你抓到殺你的人。」

「咕……咕咕咕……」那「血人」顯然想盡力說出要說的話，可惜被湧出來的血堵塞住他的嘴巴，始終說不出下面的話，突然口裏噴湧出一大口血，身子抽搐了一下，頓一歪，咽了氣。

蕭原看着孖指三咽了氣，呆了一會，慢慢站起來，突然一陣風般衝出屋外，往對岸張望。

他希冀能望到泅往對岸的兩個人爬上岸時，望到兩人的模樣。屋外那條河就是老龍河，約有三四十丈寬闊。

蕭原衝出屋外，望到那兩個人順流斜泅向對岸，因此，蕭原站着的河邊距那兩人泅近的對岸約七八十丈遠，即使那兩人爬上岸，面向蕭原這面，蕭原目光再銳利，也不可能清楚望到兩人的面目。

那兩人終於泅到岸邊，放開小艇，急急爬上岸，頭也不回便跑，很快便消失在蕭原視綫之內。蕭原當然望不到兩人的面目，祇望到背面。

眼巴巴望着那兩個人跑掉，無法追捕，蕭原很不甘心，但又無可奈何。

「蕭先生，屋內除了孖指三，並無別人。」王英在門前向蕭原大聲叫。

蕭原轉過身，快步走到門前：「王英，何水生家裏有些甚麼人？」

王英道：「有妻子，還有一個女兒，聽我表兄說，他兩年前成親的。」

「他妻女去了那裏，怎會不在家？」蕭原看着王英：「請你去問問你表親及那幾戶人家，是否知道何水生及他妻子去了那裏。」

王英答應一聲，往那幾戶人家跑去。

蕭原忽然省起沒有搜搜孖指三身上有些甚麼，馬上走進屋內，搜查孖指三全身上下。從他身上搜出多個大洋，幾張大洋票子，算一下，居然有七十五元之數，心裏好不奇怪，他那來這麼多的錢。除了那些錢外，還有一小包大烟，一把刀子，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幾個數目字。看了兩遍，都無法看出其中的意思，祇好連同那些搜出來的東西一起放在桌子上。

王英從那戶人家那裏跑回來，對蕭原說道：「蕭先生，我問過表兄一家和那幾戶人家，一個叫牛嫂的女人說，她聽何水生女人說，她爸瘋了，要回娘家去探病，今天一大早便由水生陪着回娘家。那裏的人都說不知道孖指三躲在水生家裏。」

「可有詢問你表親及那些人家，何妻娘家在那裏？」蕭原問。

「這個，我沒問過。」王英答：「蕭先生，爲何要知道水生妻娘家在那裏？」

蕭原道：「快去問問，回來我再跟你說。」

王英又往表兄那裏跑去，回來對蕭原道：「問到了，水生妻娘家在下游鄉，姓孫，至於居住在下游鄉那一個地方，沒人知道。」

蕭原道：「辛苦你了，我要你去問何妻娘家在那裏，是要到何妻娘家找何水生。他既然窩藏孖指三，他一定知道孖指三因何要躲藏起來，明白了嗎？」

王英點點頭：「跳河那兩個人跑了嗎？」

「泅到對岸爬上岸跑了。」蕭原道：「你留在這裏看着，我趕回隊部跟胡隊副說孖指三被殺一事。」

王英點頭，蕭原進屋拿了放在桌上從孖指三身上搜出來的財物，往鎮上走去。

走出不遠，便遇上聽聞鎗聲帶隊趕來的胡紹興。蕭原將孖指三的財物交給胡紹興，然後將發現孖指三被殺的經過一五一十說出來。

胡紹興聽完蕭原的說話後，奇道：「孖指三這個光棍哪來那麼多錢？因何有人殺他？」

「胡隊副，或許收藏他的何水生能解開謎團。」蕭原道：「何水生送他妻子回娘家，我打算馬上趕去下游鄉他岳家找他。」

「嗯！何水生必定知道內情，絕不能放過他。蕭老兄，我跟你趕去下游鄉。」跟着轉身對一個隊目道：「岑堅，你帶六個人到何家守着，若何水生回家，捉住他，絕不可讓他跑掉。」

岑堅答應一聲，帶了六個士兵，與蕭原往回走。

原來要到下游鄉須返回鎮上，從鎮西頭趕回鎮上，胡紹興忽然省起蕭原還未吃午飯，對蕭原道：「蕭老兄，你不餓麼？已過了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和他們已吃過午飯，快找個地方吃飽後再趕去下游鄉吧。」

蕭原聽胡紹興一說，頓覺肚餓，却不想躭誤時候：「隨便找家食店買些東西邊走邊吃便成。我不想因我一個要你們等我。」

胡紹興拗不過蕭原，讓他在一家食肆買了幾個包子邊走邊吃。對於蕭原這種公而忘私的精神，大爲敬佩。

蕭原等三人遇到一輛馬車，商請車伕載……

趕到下游鄉，在胡紹興的帶領下，一行人逕往鄉公所走去。來到鄉公所，胡紹興向鄉公所一個文書表明身份，並要見鄉長與鄉自衞隊的隊長。那個文書馬上派人去請鄉長與自衞隊長到來。

原來下游鄉屬古河鎮所轄。怪不得那個文書不敢怠慢。

鄉長與自衞隊長先後趕到鄉公所，見到胡紹興都很恭敬，熱情地招呼胡紹興與蕭原到裏面坐下說話。

胡紹興不想躭擱時間，開門見山將來意說出來。

鄉長與自衞隊長聽畢胡紹興所言，互相看一眼，同時微微搖一下頭，然後由鄉長道：「胡隊副，姓孫的本鄉有數十戶人家，我和陳順都不知道鄉中那一個姓孫的將女兒嫁到古河鎮外河邊姓何的。不過，可以去查問一下，一查便知，請胡隊副稍坐一會，我馬上叫陳順派人去查問。」

蕭原開口道：「不要直接去查問，我們不想驚動我們要捉的人。」

鄉長沒口答應，吩咐自衞隊長陳順派人到鄉中查問。

陳順祇派了一個隊員去查問，他則陪着胡紹興談話。

原來陳順與胡紹興認識。而陳順祇派一個去打聽，乃因聽了蕭原的話，認爲祇要向姓孫的鄉民打聽一下，自會有結果，又不會驚動何水生之岳家。

派去打聽的那個人果然很輕易便查出何水生之岳丈是誰：「鄉長，打聽到了，家中有女嫁到古河鎮外河邊何家的人家，乃是孫德祿，居於本鄉大水井對面。」

「哦，原來是那戶人家。」陳順恍然道：「胡隊副，我帶你們去。」

胡紹興連聲道好，馬上與蕭原，還有六個士兵跟隨陳順往孫德祿家走去。

來到孫家，恰好在門前遇上孫德祿的妻子，看到陳順帶着幾個穿軍服的人到來，好不驚奇：「陳隊長，甚麼事啊？」

一同到孫家的蕭原這時失了影踪。

陳順道：「阿嬸，妳女兒和女婿是否回來探望妳？」

孫妻點頭道：「是啊！」

「咱們來找妳女婿，在嗎？」胡紹興邊問邊示意手下士兵往孫家屋裏去。

「他剛走了。」孫妻道：「因何找他？」心裏已知女婿可能犯了事。

「有事找他問清楚。」陳順代胡紹興答。

雖然孫妻已說女婿已走，胡紹

興仍然進入孫家看個究竟，果然找不到何水生，但他妻兒却在。

胡紹興急忙走出屋外，高聲向屋後呼叫：「蕭老兄，何水生剛走了，咱們快往回追。」

蕭原應聲從屋後跑到屋前，原來他在走到孫家前，便獨自一人飛快地抄到孫家屋後守着，以防何水生驚覺之下，從屋後溜走。

胡紹興匆匆別過陳順，與蕭原及六個士兵去追趕何水生。

孫妻則與女兒——何妻纏着陳順追問胡紹興等人是甚麼人，因何要來找何水生，陳順答一句：「我也不大清楚。」便返回鄉公所，剩下孫妻母女心慌意亂，擔心何水生犯了甚麼事。

胡紹興與蕭原及六個士兵一路往來路追下去，大約追出兩三里路，終於見到前面有一個人急急趕路，胡紹興認爲那人就是何水生，不加思索便衝口高聲呼喝：「何水生，停下來！」

前面那人聞聲停下來，扭頭回望，看到胡、蕭等人急急追上來，猶豫了一下，突然飛奔。

不用說，那人就是何水生。

胡紹興料不到何水生會跑，呼喝一聲：「別跑，你跑不了。」發足往前追。

蕭原比胡紹興跑得還快：「何水生，不停下來，我開鎗了。」

何水生充耳不聞，繼續沒命奔跑，比剛才跑得還快。

「砰！」蕭原開了一鎗，往何水生頭上上空射去。

何水生縮了縮身子，並沒有被嚇停下來。

「開鎗！」胡紹興怒喝一聲。

「砰砰啪啪」的鎗聲登時大作，胡紹與六個士兵放了十幾鎗，當然不是集中向何水生射擊，而是嚇唬他。

蕭原又開了一鎗：「再跑，下一鎗射斷你腿。」

那一鎗令到飛奔中的何水生應聲撲落地上，不敢再跑。

原來蕭原那一槍射落何水生兩腿之間的地上，嚇得他脚下一窒，驚跳起來，穩不住身子跌下去。

世間上沒有多少人不怕死，何水生並不是個不怕死的人。因此，不敢再跑，他自知跑得多快也快不過可以射殺他的鎗彈。

蕭原第一個跑到趴在地上不敢動的何水生身旁，拿鎗指着他，胡紹興第二個跑上去，喘着氣踢了何水生一脚，罵道：「跑啊，怎麼不跑了，看我不一鎗斃了你。」從下游鄉一路追下來，他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六個士兵亦跑得喘個不停。

「起來！」蕭原喝叫一聲。

那人驚恐害怕地爬起來：「我在走路，因何要捉我，我沒犯事啊！」

「你就是何水生？」胡紹興盯着那人。

那人點點頭。

「你他媽的！喝叫你不要跑，你偏要跑，害我們追得氣喘如牛。」胡紹興惡狠狠地罵：「你幹了甚麼，心知肚明！要不，爲何要跑？」

蕭原打量一眼附近，看到路旁對開不遠處有幾棵樹，對胡紹興道：「胡隊副，押他到那邊樹下查問他，順便歇口氣，好嗎？」

胡紹興恨不得就地躺下來好好歇一歇，聞言正合心意，點頭道：「嗯，歇歇也好。」跟着轉對六個士兵道：「押他到那邊樹下！」拖着雙脚與蕭原往路旁外那幾棵樹下走去。

歇了一會，胡紹興站起來，走到被六個士兵團團圍着看守着的何水生跟前，喝道：「站起來！」

何水生驚恐地站起來，目光閃爍不定，飛快地閃了胡紹興一眼，低下頭，雙手不安地互相握着，等着胡紹興問話。

胡紹興盯着何水生，好一會，才冷笑一聲：「哼嘿！殺人是死罪，幫兇的罪名也不輕！」

何水生身子抖了抖，抬頭呼冤道：「胡隊副，我沒殺人啊，也沒幫誰殺人，你不要冤枉我。」聽他對胡紹興的稱呼，他分明認出胡紹興是誰。

胡紹興重重地哼了一聲。「冤枉你？哼哈！我要是無憑無據，會那樣說嗎？」

何水生發急地道：「我從沒殺過人，也沒幫誰殺人，你不要冤枉我。」

「那你爲何跑？分明心虛！」胡紹興厲聲道。

「何水生，你爲何窩藏孖指三？」蕭原跟着開口。「你抵賴不了。我們在你家找到孖指三！」

「我……我……」何水生臉色大變，吞吞吐吐。

「說！」胡紹興厲喝一聲。「孖指三甚麼也說了！」

何水生眼珠一轉。「胡隊副，既然孖指三已說了，幹嗎還來問我？」

胡紹興料不到何水生反詰他，登時窒住。幸好蕭原即時道：「咱們要聽聽你怎麼說，看孖指三跟你說的是否一樣！」

胡紹興佩服地看一眼蕭原，隨即對何水生喝道：「還不快從實招供，是不是要吃點苦頭？」

何水生臉色又變，慌忙道：「我說，我甚麼也說出來。」

胡紹興與蕭原交會一瞥眼色，喝道：「你他媽的，快說啊！」

何水生慌不迭道：「我之所以讓孖指三躲藏在我家，是他苦苦哀求，說他已無處可藏，若我不救他，他必定會被找到。我一時心軟，便讓他在我家躲藏。」歇一歇，看到胡、蕭兩人虎視着他，忙又說下去。「孖指三說，他之所以要躲藏起來，是因他偷了一批烟土，本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却被販運烟土的那伙人查出來，他猜想那伙人從他賣了偷來的那批烟土，給鎮上的金牙陸口裏查到出是他幹的，大前天他已夤夜溜到縣裏他姐姐家，後來想想不大妥當，那伙人遲早會查到他姐姐那裏，在他姐姐家住宿一宵，便跑到我家找我，求我用船送他到鄰縣一個叫冲口的地方，他答應送我三十斤烟土作酬勞。我本想望翌日晚上送他走，那知道我女人娘家着人來說，她爸病得很重，要她回去走一趟。我不放心我女人與孩子返娘家，便先送她與孩子回娘家，然後趕回去，要夤夜用船送走孖指三。我說的都是實話，絕無半句假話，可與孖指三對質。」

「若你只是如此，因何見了我們拔脚便跑，不聽我呼喚？」胡紹興並不完全相信何水生之言。「你爲何替他隱瞞殺死姚康和李炳森一事？」

何水生連聲呼冤。「孖指三確實那樣對我說！鎮上發生命案，我亦聽聞。可是，孖指三並沒對我說他殺了人。我發誓我毫不知情，要是知道他是鎮上命案的兇手，說甚麼我也不會答應幫他逃走。」

「你還未答，因何見了我們便跑啊！」蕭原冷冷道。

何水生遲疑一下，硬着頭皮道：「我以爲你們來捉我回鎮上……我以爲我以前曾替烟販偷運烟土的事被你們查知，你們捉我回去法辦，心慌之下……便跑，我說的都是實話。」

胡紹興轉眼看着蕭原，說道：「蕭老兄，你認爲怎樣？」

蕭原一時間無法確定何水生說的是否全屬實話，因此說道：「胡隊副，押他回去再說，好嗎？」

胡紹興點點頭，跟着對何水生道：「若被我查出你說的不盡不實，哼哼，我包管你後悔莫及！」

何水生沒有話說，顯出一副肉在砧板上的可憐相。

在返回古河鎮的路上，走在後面的胡紹興對蕭原道：「聽何水生所言，孖指三似乎不可能是殺死姚康與炳森的兇手，孖指三於案發那一晚應該已溜到縣城他姐姐家。蕭老兄，若查明事實，姚康與炳森那件命案要偵破，恐怕不容易。」

蕭原早已在思想那個問題。「胡隊副，要查明孖指三是否於命案發生那晚到了縣城他姐姐家，只要派人去查問便知眞假，若孖指三不是兇手，要偵破此案確實棘手。」

「但願何水生所言不實，孖指三確是殺人兇手，那便上上大吉，不用費心勞神想方設法去偵破這件命案。」胡紹興仰首望天，喃喃禱告。

取易捨難，乃人之本性。

蕭原聽着，暗暗好笑，却不敢笑出來。再三思想之下，他認爲何水生之話可信。

孖指三已死了，即使未死，他爲了開脫自己，犯不着爲孖指三隱瞞眞相，冒加重罪名之險。因此，他感覺何水生說的是實話。

＊　＊　＊

分別到縣城孖指三姐姐家查證，以及向何水生妻子查問，結果證實孖指三並不是兇手。

據孖指三姐姐所言，孖指三於姚康、炳森兩人被殺那一晚的深夜時分，就到了他家裏，由於她一家已睡了，孖指三要拍門呼叫才醒，她和丈夫、八歲的女兒也給驚醒，還驚動了隔鄰一戶人家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開門察看，剛好看到孖指三姐姐與丈夫開門讓孖指三進屋，而孖指三的甥女兒亦說舅舅那晚深夜到來，驚醒了她。

童言無假，加上隔鄰那個老人之佐証，孖指三確實在案發那晚深夜接近凌晨時分，到了他姐姐家，而姚康與炳森被殺是在接近半夜時分，換言之，姚康炳森兩人未遇害之前，孖指三已身在十五六里外的縣城裏，除非他會飛，否則，他絕不可能飛返古河鎮行兇，何況，孖指三姐姐一家三口皆力言孖指三是在翌日吃過早飯後，突然說省起有一事要趕着回去辦，給了甥女兒二十大洋買東西便匆匆離去，做姐姐的奇怪弟弟何以突然有那麼多錢，想問清楚也沒機會。

至於何妻，亦說孖指三是在命案發生後的翌日午前到來找她丈夫，之後便一直呆在何家房屋內，沒有走出大門一步。

從那兩方面查問所得，足証何水生沒有說謊，亦沒有替孖指三隱瞞甚麼。

「他媽的，孖指三果然不是兇手！眞倒霉！」胡紹興好不失望。「他爲何不是兇手？否則，已破了案！」想到又要從頭着手偵查，懊惱得禁不住發脾氣。

蕭原從這幾天的相處中，看出胡紹興是個有點好大喜功的人。靈機一觸，想到一個可讓他立功的機會，若能助他立功，以後辦事便方便多了，當下安慰胡紹興。「胡隊副，咱們雖然抓錯了人，並不是一無所獲。你別氣惱，只要捉到殺死孖指三的兇手，不但破了孖指三被

殺一案，還捉到私自販運烟土的傢伙，那可是大功一件，你知道，官府正全力禁烟(烟土)，任何人不得私自販賣，犯者嚴懲，這可是一舉兩得，縣府必定會大大嘉獎。」

聽蕭原那樣說，胡紹興頓時氣消意興，一拍桌面，興高采烈地道：「對啊，現成一件可立大功的案子就在眼前，我怎麼想不到，笨蛋！」一頓，一巴掌拍在自己後腦勺上。「爲了姚康、炳森那件案子，我給弄糊塗了，一心只想着那件案子，其它的都想不到！蕭原哥，幸得你一言提醒！」伸手拍拍蕭原臂膀。

「可是，孖指三已死，要查出他偷了那伙私烟販子的烟土，可說無從着手。」胡紹興想到無從着手追查，登時苦喪着一張臉。

蕭原笑笑道：「胡隊副，可從何水生身上追查啊！他曾替私烟販子偷運烟土，又答應送走孖指三，他必知內情。即使孖指三告訴他，相信他必定猜到是那伙私烟販子殺了孖指三。若何水生眞的無所知，還可去找暗地裏買下孖指三那批賊贜的金牙陸查問。你忘了何水生招供那番話了麼？」

胡紹興一拍大腦。「我又急昏頭了，居然忘了，對！何水生曾說，孖指三猜想金牙陸向那伙私烟販子出賣了他！那金牙陸一定知道那伙私烟販子是些甚麼人！」既有頭緒，他又變得興奮起來。

「那個金牙陸是何許人？」蕭原好奇地問。

胡紹興道：「金牙陸名叫大有，姓陸，因他鑲了三隻金門牙，因此花名金牙陸，年約三十五六，高個兒，本縣有名人物之一，他家世代幹的都是見不得光的生意，由於捉不到他的痛脚，因此奈何他不得。」

「聽你這麼說，金牙陸是個難惹的人。」蕭原道：「要是他推個一乾二淨，恐怕奈何不了他。」

胡紹興哼了一聲，「爲了盡快捉拿到那伙私烟販子，他媽的天皇老子也要動！」

「事不宜遲，馬上去找何水生查問，再找金牙陸！」蕭原站起來。

胡紹興跟着站起來往外走。

來到關押何水生的拘禁室內，胡紹興開門見山，問何水生可知孖指三偷了那一伙私烟販子的烟土。

何水生道孖指三沒跟他說，他也沒問，但據他聽到的消息，有一伙的一個名叫杜連威爲首的私烟販子最近不見了一批貨，他猜測孖指三極可能偷了那批貨——烟土，至於是否屬實，他不敢確定。

既然何水生不能確定，胡紹興決定去找金牙陸查問，以確定何水生所言。

雖則蕭原跟他一道去找金牙陸，胡紹興仍然帶了四個士兵隨行。

來到陸家，金牙陸並不在家裏，他家裏人說，約半個時辰前，金牙陸跟一個外地來的人外出談生意。

胡紹興忙問去了甚麼地方談生意。

家人說金牙陸與客人到鎮上最大的那家飯店——珍味居——喝酒去了。

胡紹興與蕭原帶着四個士兵急急趕去珍味居。

由於已過午飯時候，珍味居內食客疏落，胡、蕭兩人甫踏入店堂內，便瞧到金牙陸坐在靠裏貼牆的一張食桌前，面向門口，跟他同桌的客人坐在對面，胡、蕭兩人只瞧到那人的背面。

蕭原雖然從未見過金牙陸，却從那金牙陸的門牙認出他就是金牙陸。

隔鄰一張桌亦坐了兩個漢子，胡紹興低聲對蕭原道：「蕭老兄，坐在金牙陸隔鄰的兩個漢子，是金牙陸保鏢，金牙陸到那裏去，那兩個傢伙像狗一樣跟隨，小心那兩隻狗，身上都帶着刀子。」

蕭原微微點一下頭，與胡紹興走向金牙陸所坐的食桌。

在進入珍味居前，胡紹興吩咐四個士兵留在門外守着，因此，四個士兵並無跟隨進入店內。

金牙陸似乎跟客人談得頗入神，並沒即時發覺胡、蕭兩人向他走去，倒是坐在鄰桌兩個漢子馬上發覺，警覺地拿眼盯着胡、蕭兩人，右手馬上按在腰間，眼見胡、蕭衝着他們行來，兩個漢子霍然站起來，擋在金牙陸坐着的食桌前，「胡隊副，有何貴幹？」右面一個眼如銅鈴，粗壯如牛的漢子嗓門頗亮，目光頗兇。

胡紹興含笑道：「讓開，我有事找金牙陸！」

那兩個漢子居然站着不動，不賣胡紹興的賬。「陸爺正與客人喝酒，沒空跟你說話，待喝完酒，陸爺自會到隊部找你。」說話的又是那個銅鈴眼漢子。

另一個漢子像個啞巴一樣，一直緊閉着嘴巴不吭一聲。

胡紹興怒火上沖，却不動聲色。「好，我回隊部等金牙陸送上門來。」邊說邊往後轉的身子驀地往回一旋，飛脚踢向銅鈴眼漢子的下陰要害。

「呃」一聲痛叫，銅鈴漢子下陰被踢個正着，痛苦萬分地彎下腰用手捂住下陰，一張臉陣紅陣青，五官變了樣。

那個「啞巴」漢子欲動，胡紹興手上的駁殼槍飛快地抵在他嘴巴上，惡狠狠地道：「狗！你敢動一動，送一顆黑棗你吃！」

那個啞巴漢子登時僵住，眼中露出恐慌之色。

蕭原並沒拔槍，却盯着那個痛苦不堪的銅鈴眼漢子，同時留意金牙陸與那個客人的動靜。

「胡隊副，你大人有大量，別跟他兩計較。請問找我有何貴幹？」金牙陸終於轉臉看着胡紹興。

胡紹興冷冷道：「金牙陸，你兩隻狗目中無人！膽敢不將我看在眼內。嘿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兩……」

金牙陸慌忙站起身，陪笑道：「他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請胡隊副多多包涵，我代他倆向你賠罪。」抱拳向胡紹興一揖，跟着向那兩個漢子道：「還不向胡隊副賠罪認錯！」

兩個漢子雖不情願，不敢不聽金牙陸的話，向胡紹興抱拳彎腰，深深一拱。「我倆剛才冒犯了胡隊副，我倆知錯了，請胡隊副高抬貴手，放過我倆。」

胡紹興不爲已甚，哼了一聲，收起駁殼槍。「金牙陸，這裏說話不大方便，跟我回隊部慢慢說。」

「胡隊副，我已跟客人在談生意，不便隨你到隊部，可否在此跟我說？」金牙陸按捺着——他自知惹不起胡紹興。

胡紹興冷笑道：「事關機密，要不，我早已在此跟你說了。」

金牙陸呼口氣。「好吧，待我結賬跟你回隊部。」揚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

付了錢，金牙陸向同枱那個客人說一聲對不起，然後要銅鈴眼漢子送那客人回他家，另一個漢子隨他到隊部去。

由於那個客人一直以背側對着蕭、胡兩人，沒轉頭向他們瞧看一眼。令到蕭原對那人的古怪舉動大感奇怪，一直暗地對那人加以留意，與胡紹興「押」着金牙陸快要走出店門外的時候，忍不住扭頭回望一眼——想看看那人的面目，驀地一聲悶哼響起，剛好轉頭回望的蕭原瞥到那人以短槍砸倒「啞巴」漢子。

蕭原心頭劇震，疾喝一聲：「胡隊副撲倒！」伸手猛推倒胡紹興，同時身子一歪，斜撲地上。

「砰砰砰……」一連三下槍聲乍響，金牙陸慘叫一聲，跌倒下去。斜撲下去的蕭原瞥到那人開槍向他和胡紹興、金牙陸連開三槍。

「砰砰」兩聲，放槍後轉身往店裏疾竄的那人應槍悶叫一聲，身形一歪，跌倒下去，隨即猛地竄起來，但馬上重重地摔下去，再也跳不起身。

接下來的槍聲，原來是撲落地上的胡紹興所放。

店內僅有的幾個食客以及伙計、老闆均嚇得膽破心驚，慌不迭東躲西藏。

留在店外守着的四個士兵聽到槍聲，驚覺店內有事發生，急忙持槍衝入店內，口裏吆喝連聲，以壯膽量。

蕭原在地上疾滾而轉，緊接竄起來，撲到那個被擊倒的襲擊者身前，一脚踏在那人握槍的手腕上，手上的槍經已抵在那人的頭上。

那人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定眼一看，便斷定那人已咽了氣，禁不住在心裏暗嘆一聲！唉，胡隊副的槍法太準，扭頭對先後衝入店內的士兵道：「別緊張，那傢伙已死了。」

四個士兵馬上收住脚步，鬆口氣，放開扣在扳機上的食指。

胡紹興咧着嘴，滋着牙滿臉痛苦之色，口裏發出哼哈吸氣聲，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蕭老兄，他媽的那賊頭死了？哼！該死！膽敢暗算咱們！死有餘辜！」用手捂着的左臂側鮮血從指縫沿掌汩汩滲流。

蕭原關切地道：「胡隊副，你受了傷！傷得重嗎？」

胡紹興用力吸口氣。「擦傷了皮肉，痛得很！若非蕭老兄你及時發覺，出聲示警，恐怕我已倒地不起。」

兩個士兵馬上走前去動手替胡紹興包紮傷口。

蕭原擔心金牙陸(倒地後一直沒有動靜)中槍身亡，無法從自他口裏查出要知道的事情，急急繳去那個死人手上的槍，邊走向金牙陸，邊對胡紹興道：「胡隊副，金牙陸不是死了吧？」

胡紹興扭頭望一眼趴在地上聲息全無的金牙陸。「他死不了，中槍的地方在肩背上，大概昏死去，毋須爲他擔心，這種人死了倒好。」

蕭原走到金牙陸身前，察看之下，正如胡紹興所言，左肩背上中了槍，血漬殷然，彎腰伸手探探他的鼻息，果然仍活着，忙對另外兩個士兵道：「快替他包紮傷口，抬回隊部醫治，絕不能讓他死！」

胡紹興厲聲地對那兩個士兵道：「還站着不動手？一定要救活金牙陸！」

兩個士兵答應一聲，上前去替金牙陸包紮傷口。

蕭原走到抱起「啞巴」漢子的環眼大漢跟前，沉聲道：「回去對陸家的人說，金牙陸勾結賊匪，胡隊副要將他拘押在鎮公所內審查。別擔心他的死活，他死不了的。」

胡紹興不等兩個士兵替他包紮好傷口，對其中一人道：「快去找人來將金牙陸和那個死賊頭抬回鎮公所！」

那個士兵答應一聲，急急走出店外。

蕭原走到胡紹興跟前。「胡隊副，返回隊部後，無論如何也要將金牙陸救醒過來，咱們要從他口裏查問出要知道的事情。」

胡紹興連聲道：「你不說，我也會那樣做！他媽的，我非要問個清楚明白不罷手，那死賊頭到底是甚麼人，因何襲擊我們！要不，我挨的那一槍豈不冤枉？」

＊　＊　＊

金牙陸醒過來。

左肩背上的槍傷雖然已請鎮上的跌打醫師替他醫治包紮妥當，但醒來後仍然痛得他連聲呻吟。

喝過半碗水後，金牙陸的精神好了點，站在床前看着的胡紹興馬上開口喝問金牙陸：「你他媽的別哼哼哈哈了！我也拜你所賜，挨了一槍！你死不了，算你命大。說！那個賊頭到底是甚麼人？因何突然向你和我及蕭老兄開槍射擊？」

金牙陸呻吟一聲，閉上眼，不答胡紹興所問。

胡紹興見金牙陸裝死狗，對他的查問毫不理會，登時臉色陡變，咬着牙惡狠狠地道：「你他媽的膽敢不回答我的問話？你以為我不敢動你？嘿嘿……」伸手去抓金牙陸胸前衣服，要將他扯起來。

蕭原忙伸手攔住胡紹興，向他打個眼色，跟着沉聲對金牙陸道：「你不說話，自以為有種麼？我坦白對你說，在背後突然開槍的傢伙其目的是要殺你！殺你滅口！胡隊副是因押你出去，才遭到池魚之殃，你今次命大死不了，你以為他們會放過你？祇怕你才踏出鎮公所一步，他們便會取你狗命！你硬是不肯說，我們不會勉強你。胡隊副會馬上放你走！」說話時接連向胡紹興打了兩個眼色。

胡紹興從蕭原的眼色意會到他的意思，向蕭原眨眨眼，表示明白他的意思，跟着裝腔作勢道：「金牙陸，你既狗咬耗子，好心當狗肺，我不為難你，你馬上給我滾！滾出鎮公所，要不我派人將你扔出去！」

蕭原突然哦一聲：「我差點忘了告訴你，那個欲殺你滅口的傢伙已被胡隊副擊斃，但我要胡隊副放出消息，說那傢伙因你向胡隊副點破他的身份，才會被胡隊副所殺，相信消息已傳了開去，那傢伙的同黨肯定已得到消息。」

金牙陸立刻睜眼大叫：「卑鄙！你們這樣做會害死我！」

胡紹興冷笑道：「哼！你這種

人生平幹的都是壞事，死有餘辜！」頓一下，厲聲道：「說，你要生還是要死？兩條路任你選！」

金牙陸臉色連變，頹然道：「你們若保我不死，我……甚麼也……說。」

「先說出槍擊咱們的傢伙是甚麼人？」胡紹興喝問。

「馬家坤。」金牙陸答。

「幹甚麼的？」

「私烟販子。」

「嘿嘿，你跟他談生意，可是談私烟買賣生意？」胡紹興冷冷地盯着金牙陸。

金牙陸避開胡紹興的目光，不吭聲。

蕭原用手肘悄悄碰一下胡紹興，示意他別在這個問題上問下去。

「那傢伙為何要槍殺你？」胡紹興重重哼一聲。

「他……大概怕我洩了他的底……」金牙陸乾咽一口口水。「恐怕我將知道的……都說出來，因此欲殺我滅口。」

「將你知道的都說出來。」胡紹興沉聲厲喝。

「馬家坤是……本縣最有……實力最強的一個私烟團夥的第四把手。」

「那夥有多少人？」

「二十多三十人。」

「老大是誰？」

「許金虎。」

「認識許金虎嗎？」

金牙陸點點頭，「跟他見過幾次面。」

「孖指三可是偷了那夥私烟販子的烟土，因而被殺？」蕭原插口問。

金牙陸點點頭。「孖指三……老虎頭上釘蚤，自尋死路，他偷了那伙人一百斤烟土。」

「對於姚康和李炳森被殺一案，你知道些甚麼？」蕭原再問。

金牙陸翻起眼，瞥了蕭原一眼，不作聲。

他似乎因不知蕭原是何許人，因此不屑再答。

「說！」胡紹興厲喝一聲。「他問你甚麼，都要答。」

金牙陸不敢不答。「據我所知，更伕老康和那個炳……森並不是孖指三殺的，殺死兩人的是狗嘴安。」

「狗嘴安是誰？」蕭原看着胡紹興。

胡紹興一臉訝異之色。「狗嘴安姓羅，名天安，狗嘴安是他的諢號。跟孖指三是難兄難弟。」頓一下，以不相信的口吻道：「狗嘴安跟姚康無仇無怨，因何殺他？」

「還不是為了孖指三掉了的那包烟土。」金牙陸道。「狗嘴安以為老康眞的撿了孖指三掉失的那包烟土，那晚潛入老康家，欲逼老康交出來，一時失手殺了老康……」

「你怎會知道的？」胡紹興問。

「李炳森也是他殺的嗎？」

金牙陸點點頭。「李炳森可謂喪門星照命，他潛入老康家要找老康晦氣，那麼巧遇上殺了人的狗嘴安，一不作二不休，狗嘴安順手幹掉李炳森。」

「你怎會知道眞相？」胡紹興狐疑地看着金牙陸。

金牙陸乾咳一聲，「他親口告訴我的。」

「殺人這種犯死罪的事，狗嘴安怎會輕易告訴人？」胡紹興兩眼瞇起來，直視着金牙陸，彷彿要看穿他的五臟六腑。

金牙陸不自然地眨了眨眼。「他殺人後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想逃之夭夭，身上連毫錢也沒一個，向我借，一開口便借二十大洋，拿屋契作抵押，我奇怪他因何抵押二十大洋，逼他說出因由才借給他，他被我逼迫不過，向我和盤托出。」

「你有借錢給他嗎？」蕭原急急問。

金牙陸搖頭道：「沒有，我還勸他別逃。若跑，任誰也想到是他殺了老康和李……炳森。若沉住氣留在鎮上沒人會思疑到他頭上，結果，他被我說服。」

「哼嘿！你對狗嘴安的事那樣操心，一定不安好心，若我猜得不錯，你一定以此要脅狗嘴安替你做事，是嗎？」胡紹興冷笑目注金牙陸。

金牙陸嘴皮牽動，垂下眼皮，不作聲。

「給我說中了！」胡紹興冷笑一聲。「你這個人從來不幹利人不利己事。」

蕭原心急要捉到狗嘴安，好替姚康報仇，急急打斷胡紹興的話。「胡隊副，金牙陸遇襲受傷，被你押回隊部一事，必定已傳遍鎮上，驚動了狗嘴安，他必定會擔憂金牙陸將他的事供出來，說不定已急急溜逃。」

一言提醒胡紹興，疾聲道：「我怎麼想不到？捉拿狗嘴安這個兇手要緊，咱們馬上去捉拿狗嘴安！」話未說完，已經一陣風般往拘押室外走。

蕭原二話不說，緊張着走出拘押室，一直守在室外的那個士兵馬上將室門關上，下了鎖。

私烟販子　殺人滅口

不出蕭原所料，狗嘴安果然「聞風」遁逃。

胡紹興與蕭原帶着一小隊士兵

趕到羅家，狗嘴安已不在家裏。

據羅父說，其子於一個時辰前匆匆返家，向他强索了點錢，拿了兩件衣服，便急急離家而去，追問之下，祇說跟朋友到縣城去做工，大概十天半月才返來，羅父跟着迭聲問其子犯了甚麼事。

羅父自知兒子一向不務正業，如今胡紹興帶着保安隊員到來找其子，他心知其子必是犯了事，要不，胡紹興不會親自帶保安隊上他家找其子。

胡紹興嚴厲地對羅父道：「他殺了人，更伕老康和炳森都是他殺死的，他犯了殺人大罪，我要捉拿他歸案，你難道一點也不知情？你剛才所言，全是實話？」緊盯着羅父。

羅父大驚失色：「阿安殺了人？殺了老康和炳森？胡隊副，你查清楚了麼？阿安雖然不務正業，一向手脚不好，但從來沒犯不得了的壞事，他怎會殺人？他跟老康和炳森不會結下仇怨的啊，胡隊副，你不要冤枉阿安。」

胡紹興冷哼一聲，厲聲道：「我沒有冤枉你兒子！我若沒有眞憑實據，絕不會來捉拿他，你不要包庇窩藏他，查出來，你也有罪！」

頓了一下，重重地道：「你要是知道你兒子的下落，如今說出來還來得及。」

羅父驚得變顏變色，口裏喃喃道：「阿安爲何殺人，那是死罪啊，爲何如此糊塗。」

蕭原一直在旁看着不吭聲，這時才開口道：「胡隊副，捉人要緊，別再躭擱了。」

一言提醒胡紹興：「對！抓人要緊！」但馬上又道：「可是，他已跑了個多時辰，又不知他是否眞的往縣城跑，不知該往那裏追才是。」

蕭原一時間也不敢肯定狗嘴安是否眞的往縣城跑去，呆了呆，馬上有主意：「光天化日之下，他不可能完全隱藏行踪，祇要派人到幾處進出鎭上的地方問，一定有人看到了他出鎭，祇要查到他從那裏離鎭，便知道他往那裏跑！」

「對，蕭老兄你眞行，一下子便想到。」胡紹興頓時精神一振：「我馬上派人到那幾個進出鎭上的地方查問。」

羅父對於胡、蕭兩人帶隊離去，毫不理會，一直呆站在那裏，手足發冷，全身抖顫。

想到兒子犯了殺人死罪，怎不教他心膽欲裂。

蕭原帶着兩個士兵，往鎭西出鎭，急追下去。

蕭原之所以從鎭西那頭追出鎭外，乃因派出去查問的士兵從一個老人家的口中，得知狗嘴安於一個時辰前從西匆匆出鎭，因此，他朝那個方向追下去。

從鎭西那頭出鎭，一直走下去，通往一個叫烏頭的地方，而不是通往縣城，該從鎭南頭那面出鎭，狗嘴安對其父說往縣城，根本就是謊話。

兩個跟隨蕭原追下去的士兵，一個叫王英，另一個叫楊明。本來胡紹興要親自帶人追下去的，蕭原勸胡紹興留在鎭上，畢竟鎭上祇有他一個主事人，要他主持鎭上的事務，不宜輕離。

一直往前追出十里許，沿途詢問途人及在路旁耕作的農人，都說沒有見過一個像狗嘴安那種長相的人路過，令到蕭原心裏起了疑念，走到路旁一棵大樹下，忽然停下來，對王、楊兩人道：「暫且歇一歇脚，我要仔細想一想。」

王、楊兩人正想歇一歇，聞言正中下懷，二話不說便一屁股坐在樹根上，伸長雙脚，靠在樹身上。

蕭原站在樹下，兩眼直往前路望去，好一會也不言不動。

王、楊兩人大感奇怪，互相看了一眼，王英忍不住開口道：「蕭先生，不累嗎？想甚麼？」

蕭原恍似從夢中驚醒般，扭頭對王英道：「王兄弟，從鎭西頭一直往前走，祇通往烏頭那個地方麼？」

王英搖搖頭：「從鎭西那頭出鎭，路過那個小岔路口時，我曾告訴你，那條岔路通往五六里外的一處地方——山坑村。除了那條小岔路，便沒有別的岔路。」

蕭原點點頭：「嗯，我記得。」抬手輕撫下巴，口裏喃喃道：「狗嘴安絕不會逃往距鎭上那麼近的地方，可是……他若是一直往前逃下去，沿途上的路人及在路旁田地上耕作的農人，絕不會沒一個人見到他，除非他會隱形，又或是並無往前一直跑下去。」陡地心頭一動，兩眼一亮，疾聲對王、楊兩人道：「兩位可知道那條小岔路通到山坑村後，從那裏可到甚麼地方？」

楊明接道：「從山坑村那裏無路往別的地方去，唯一可到的是山上。」

蕭原聽楊明那樣說，頓時如當頭淋了盆冷水，好不失望。

「山坑村的後面就是石劍山。」楊明並沒有留意到蕭原臉上失望的神色：「山坑村就在山脚下一條大山坑的旁邊，因而得名。」

蕭原在失望之餘，忽發奇想：「那裏可是山連山？一直連綿下去？」

楊明搖頭：「石劍山與壽桃山相連，翻過壽桃山那面，山脚下有一條路，聽說可通往縣城。」

蕭原一聽，登時雙眼發亮，驚

喜地道：「楊明，怎麼不早說？」

楊明不明所以地道：「你沒問我。」

「咱們終於找到狗嘴安溜逃的確實方向了。」蕭原喜不自勝：「他阿爸不是說他去縣城麼？他確實去縣城，沒騙人。但奸滑得很，他不直接從鎭南那頭離鎭往縣城跑，却從這面繞路翻山溜往縣城。我幾乎上了他的大當，幸好越想越不對勁，沒有繼續追下去，否則，越追越遠，即使咱們會飛，也不會追上他。」

王英一拍大腿，霍地站起來：「狗嘴安這條惡狗不但兇殘，而且奸狡得很，使出一招暗渡陳倉之計，若非蕭先生機智過人，不被他騙倒才怪，他媽的，害咱們跑了十多里冤枉路，捉到他，非敲斷他的狗腿不可。」

楊明豎起拇指讚道：「蕭先生不愧是追捕高手，及時警覺不對勁。若不是蕭先生與咱倆一道，我和王英那想到，還不是盲頭烏蠅般瞎追下去。」

「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往回去，追下去。」蕭原說走便走，轉身往回急走。

王、楊兩人急不迭追上蕭原。

往回走出不遠，遇上一輛從後趕上來的馬車，蕭原念頭一動，截停馬車，商請那趕車的漢子載他們到山坑村去，送他三個大洋作車資。

那趕車的漢子本要趕回前面七八里那個叫沙溪的地方，橫豎空車走，樂得有錢賺，一口答應。蕭原三人坐上馬車，趕車漢子應蕭原要求，將馬車趕得比空車走時還快。

有馬車坐，不用走路，舒舒服服趕去山坑村，王、楊兩人好不高興，對蕭原的慷慨好生感激。

來到山坑村，三人跳下馬車，待趕車的漢子趕着空車往回走了，才往村口走去。

走到村口，三人遇上幾個趕牛歸來的村童，蕭原上前詢問可有見到一個長相像狗嘴安那樣的人往山上走，幾個村童都搖頭表示沒有見到有陌生人路經，特別是長相那樣「觸目」的人。

狗嘴安由於嘴巴長得有七分像狗嘴，故而得了那個綽號，也可說生成「異相」，他那個嘴巴確實較常人「觸目」。

楊明有些失望並且信心動搖：「蕭先生，那幾個放牛的村童說，一直在山脚上放牛，却沒看到有陌生外來人上山，莫非……狗嘴安並不是往這裏走，翻山跑往縣城？」

蕭原並不因此而動搖：「那幾個村童看不到，並不表示狗嘴安沒有到此。況且上山的路應該不單止一處，咱們何不到村裏詢問一下，說不定有人曾見到狗嘴安在別處上山。」

王英同意蕭原的見解，心裏頗佩服蕭原那種不輕易放棄的韌勁。打從他跟隨蕭原去捉拿孖指三那「一役」開始，他便對蕭原處事之決斷迅速大爲欽佩：「蕭先生說得對，咱們不能單憑那幾個村童之言，便斷定狗嘴安並不是往這面跑。」

三人走入村裏，分頭詢問，得知登上烏頭山有四條路之多，可惜問了不少村人，都說沒見過一個像狗嘴安那樣的人在村外出現，可是，最後却得到一個意外的驚喜，一個從山上打獵下山回來的村漢在山上曾見到一個人在山腰上出現，往山頭上走，由於距離頗遠，他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但他却斷言那人是從距村口約半里遠的一處地方上山。因他對每一處上山的地方都很熟悉，他看到的那個人祇有在那處上山，才會在那處山腰出現。

蕭原忙問那村漢，他所說的那處山上地方在那裏，那漢子不厭其煩，跟三人走出村口，往三人來路那頭指去，口裏說那處可以登山的地方就在約半里遠的路旁一棵大樹下前十丈左右，便有一條頗陡斜的山路可上山，但比從村後那條山路上山要走多不少路。而村裏的人亦甚少從大樹後那條小路上山。

雖則那村漢看不到那個登山之人的樣貌，因而無從斷定那人是狗嘴安，但蕭原却認定那人是狗嘴安，決意馬上追下去。

謝過那個村漢，拿錢向那村漢買了點乾糧，蕭原馬上跟王、楊兩人往村後那條登山路走去。

三人登上那條登山路時，日頭已快落在兩邊山頭上。

楊明有點擔心摸黑翻山，開口道：「蕭先生，登上山恐怕天已黑了，何不在村裏借宿一宵，明天一早才上山，摸黑在山上走，不但難走，而且危險。」

蕭原脚步不停，往山上張望一眼：「咱們先是走了一大段冤枉路，狗嘴安又比咱們早走約一個時辰，算起來咱們比他遲了兩個半時辰有多，換言之，他已走出二十多里路，咱們若不摸黑急追下去，恐怕無法追上他。你要是害怕摸黑走山路，可以折回去，我不會勉强你。」

「我不怕！」王英馬上表態：「楊明，你怕甚麼？又不是祇有你一個人，你不是個膽小鬼啊！」

楊明並不是膽小，而是怕辛苦，聽王英那樣說，唯有硬着頭皮頂着上：「我不過說說罷了，你和蕭先生敢在山上摸黑走路，我怎麼不敢。」

登上山頭上，天色果然黑下來，蕭先生停下來，着王、楊兩人歇一會，他却沒有歇下來，乘着天色似仍未完全黑下來，放眼打量前面與石劍山相連的壽桃山。

夜色下，但見與石劍山相連的壽桃山形如一個大壽桃，蒼蒼茫茫，偶爾傳來一聲淒厲的烏鴉聲，教人心驚膽寒。

望着眼前那黝黑的「大壽桃」，兩山相連隱約可見的「黑帶」山徑野路，蕭原估計要走兩個多時辰左右才能到達壽桃山。

上山時，他已決定袞夜摸黑翻山越嶺追下去，希望盡快在天亮前追上狗嘴安。

深深吸口氣，蕭原回身走到已坐下來的王、楊兩人跟前：「咱們在這裏吃點乾糧，然後摸黑趕路。我估計狗嘴安這時已在壽桃山上，多半會在山上露宿一宵，天亮下山再跑往縣城。因此，咱們無論如何也要在天亮前追上他。」

「蕭先生，那豈不是要通宵不眠趕路？」楊明有點不情願。

蕭原直視着楊明，肯定地點點頭：「嗯！你不願意？」

楊明不敢與蕭原銳利的目光接觸：「不！胡隊副說要聽你的……吩咐去做……我怎敢不聽從。」

王英橫了楊明一眼，語帶不滿地道：「楊明，蕭先生在山上時已對你說了，若你不願意，他絕不會勉强你。如今你這樣說，分明是說晦氣話，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好逸惡勞，眞奇怪你怎會幹上保安隊。扛上鎗，不但要不怕吃苦，亦要不怕死！」

蕭原擺手示意王英別說下去，認眞地對楊明道：「我不想一個滿心不情願的人跟着我追下去，你下山去吧，我會對胡隊副說，你身子不舒服，是我要你回去的。」

楊明怎敢半路折返，即使蕭原不說，難保王英不會說出眞相。對於蕭原那樣爲他着想，他很感動，霍地站起身，激動地道：「蕭先生，我很慚愧，我不會半途而廢，我甘心情願跟你和王英追下去，不怕艱苦。」

蕭原笑了，拍拍楊明肩頭：「這才是個有志氣有衝勁的年輕人。」

王英跳起來，笑着用力拍一下楊明肩頭。「楊明，我收回剛才說的話！咱們辛苦一晚，要是能夠捉到狗嘴安，值得啊，還有，也少不了你我一份功勞。」

楊明抓住王英一隻手。「你剛才說得對，我剛才太不像話了……」語氣充滿悔疚。

「別說了。」蕭原首先坐下來「站着幹嗎？快坐下來吃乾糧，吃飽了好趕路。」

蕭原估計得沒有錯，他們袞夜摸黑走山路翻上壽桃山，已是半夜時分，亦即走了將近三個時辰，其間他們遇到兩頭山豬，幾乎要開槍才能趕走兩頭兇惡的山豬，又遇上一道裂溝，三人幾乎跌下去，幸好都有驚無險。

到達壽桃山頭上，楊明不住放眼四處搜視，王英輕輕碰一下楊明，奇怪地道：「你張望甚麼？可是怕突然有山魅樹妖撲出來……」

楊明口裏輕輕吼一聲。「跟你和蕭先生在一起，我怕甚麼山精妖魅！我四處張望，是省起蕭先生在石劍山上說的話——狗嘴安可能在這個山頭上露宿，所以四處張望，說不定他就在附近露宿。咱們千萬別弄出聲響，驚動了他，被他偷偷溜了。」

蕭原聽聞兩人說話，扭回頭道：「山頭這麼大，要搜尋很難，咱們馬上下山，在路上必經之處守着，便不怕他飛掉。這叫以逸待勞，也叫守株待兔。」

楊明佩服地道：「蕭先生主意眞多，我和王英便想不到這麼好的主意。」

王英扯扯楊明，跟着蕭原往山下走。

走下山，蕭原辨別方向後，對王、楊兩人道：「往左手那面走去，應該是通往縣城，右手那面則不知通往那裏，你倆知道嗎？」

楊明會在這條路走過兩次，馬上答道：「從右手面沿路走下去，通往我家鄉武山村，距這裏約二十多里路。從我家鄉往下走，則通往鵝頭山，翻過鵝頭山便出了本縣縣境……」

蕭原心頭一動。「爲防萬一，你倆往左面前路找個地方匿起來輪流歇睡一會，千萬不要兩個一起歇睡，一刻也不可錯過路上的情形。我在右面前路找個地方堵着，這樣，無論狗嘴安往那頭走，也逃不過咱們的堵截。」

王英首先贊成。楊明却道：「蕭先生，萬一狗嘴安並沒有在山上露宿，豈不是……」

蕭原滿有信心地道：「這點我早已想到，你不用擔心。狗嘴安也是人，他也會累，要睡覺，何況他以爲騙倒咱們，心裏沾沾自喜，自然不會亡命奔逃，摸黑鼠竄。我不敢說有十成把握猜中，亦有八九成。天亮後，他一定會在這條路上出現。」

王英開口道：「我相信蕭先生的判斷。楊明，走吧，快點找個地方匿起來歇一會，距天亮不到一個時辰，你我輪流睡一會。」拉着楊明往左面前路走去。「蕭先生，小心啊。」

蕭原應了一聲，快步往相反方

向走去。

* * *

天亮了。

蕭原匿在一棵樹上，一直沒有闔上眼。

最先出現的是飛鳥，跟着是一頭野狗。蕭原深深吸一氣，振作精神，留神注視樹下路上是否有人出現。

由於在樹上可以遠眺，因此，他亦不時往通往縣城那面眺望，留意那面是否有動靜。

驀地，來路那面傳來沙沙的脚步聲，蕭原登時兩眼睜大，從撥開的枝葉空隙間往路面上張望。

未幾，他看到路上有一個頭戴笠帽，肩上扛着一支獵槍，挑着幾隻山雞野兔的男子脚步不疾不徐地往這面走來。由於那人頭戴笠帽，因此看不到那人的面目。

本來，一個從山上打獵回來的獵人這麼早便在路上行走，乃是平常不過的事，但蕭原却感到路上那個獵人有點不對勁。一個獵人除了隨身攜帶獵槍外，刀子是少不了的，還有裝火藥鐵沙的皮包袋子。那是一個獵人隨身攜帶的必備物品，可是，路上那獵人身上祇扛着一支獵槍，除此甚麼也沒有。因此，這個獵人便顯得奇怪了。

就這一會之間，那獵人已從樹下走過。

此時，蕭原已確定那獵人有問題，但却沒有馬上採取行動，跳下來截住他。待那獵人從樹下走過，走出丈許外，他才自樹上輕巧地跳落地上，半蹲着身子，身上的短槍已拔出來，口裏疾喝一聲：「狗嘴安，站住！」

丈外的獵人聞聲渾身一震，霍然回身，同時間從肩上卸下獵槍，「彭」然一聲，朝後面的蕭原開了一槍。

蕭原先是開了一槍，槍彈射在狗嘴安脚旁地上擊起一蓬塵土，繼之厲喝：「站住！再不停下來，下一槍射斷你一隻脚！」

狗嘴安登時窒住，但祇是一霎間的事，跟着又撒腿沒命狂奔。

蕭原冷哼一聲，瞄準了開了一槍。

隨着「砰」然乍響的槍聲，狂奔中的狗嘴安怪叫一聲，整個人蹦跳起來，跟着重重地跌在地上。

蕭原這時候才跳起身，快步走前去。「狗嘴安，乖乖地趴在地上不要動，要不，我會射斷你一隻手！」

狗嘴安趴在地上，發出哼哼唧唧的痛苦之聲，乖乖的趴在地上不敢動。

他右脚肚內側血流如注，好明顯受了槍傷。

蕭原走到狗嘴安脚前，喝道：「慢慢爬起來，雙手擧起！」

在那「獵人」轉身向他放槍的刹那，蕭原已從其嘴形認出其人正是狗嘴安。

狗嘴安全身震動一下，賴在地上不起來。

蕭原厲喝：「起來，別詐死！可是要我教你跳起來？」

狗嘴安這一次，先是慢慢撐起身，驀地，身後遠處傳來一聲呼叫：「蕭先生……」蕭原聞聲略一回首，口裏回應：「王兄弟、楊明，我已捉到……」慢慢撐起身的狗嘴安陡地彈起，一個風車疾轉，手上握着的獵槍砸向蕭原身上。

蕭原豈會如此容易爲狗嘴安所乘，眼角瞥及之下，急忙向後躍跳開去，「呼」一聲，獵槍自他胸腹掃過，他馬上飛起一脚，踢在狗嘴安臂肘上。

狗嘴安痛叫一聲，手上獵槍脫手飛了出去，身子打了個半轉，斜跌開去。

「想死嗎？」蕭原拿槍指着狗嘴安厲喝：「再動，一槍射爆你膝頭！」

狗嘴安却像瘋了般，從地上跳起來，狂吼着撲向蕭原，毫不理會蕭原的警告。

蕭原豈會對付不了狗嘴安，口裏暴喝一聲：「自找苦吃！」身形疾閃，手起槍落，擊在狗嘴安腦後側，再加一記手刀劈在狗嘴安肩頭部位。狗嘴安悶叫一聲，軟軟地倒跌下去，死狗一樣，無力動彈。

你道狗嘴安因何不要命般狂攻蕭原？原來他自忖捉回去後，難逃一死，因而豁了出去，望能拚出一條生路，豈料他遇上的是身手高强，匪賊尅星蕭原，當然無法得逞。

蕭原標前一步，一脚踏在狗嘴安的右肩背上，槍嘴抵在他頭上，「狗嘴安，即使你有三頭六臂，亦無法從我手上逃脫，認命吧。你殺了人，該受到法辦！」

狗嘴安居然沒有暈死過去，破口大駡，口裏噴出一連串粗俗不堪的髒話。

蕭原聽而不聞，扭頭對奔到來的王英、楊明兩人道：「快動手將他鎖起來，這傢伙已變了一頭瘋狗。」

跑得氣喘吁吁的王英、楊兩人眼見捉到狗嘴安，好不高興，馬上用手扣將狗嘴安反鎖起來。

王、楊兩人是聽到槍聲，從那頭急奔過來的。

狗嘴安仍在破口大駡。王英怒從心上起，在附近地上拔了一把野草，塞入狗嘴安口裏，狗嘴安登時駡不出聲。

楊明踢了狗嘴安一脚，駡道：「他媽的，眞狡猾，要不是蕭先

生機警，便中了你的奸計，被你逃之夭夭。」

王英呼口氣。「你根本就不是跑去縣城，祇想逃出本縣，然後遠走高飛。要不是蕭先生神機妙算，料事如神，一定被你逃掉，狗嘴安，你是罪有應得，遇上蕭先生，你插翅也飛不了！」

蕭原收起槍，一把扯起狗嘴安，「你認命吧！殺人賠命。要是被你跑掉，豈不是天無眼？」

狗嘴安有口不能言，像條鬥敗的惡狗，臉色死灰，搭拉着腦袋，全身瑟縮發抖。

「蕭先生，這次能夠捉到狗嘴安，全是你的功勞。」楊明對蕭原心悅誠服。「要不是你堅持夤夜摸黑翻山越嶺趕路，趕在狗嘴安前頭，咱們那能這麼快便捉到他。蕭先生，你眞了不起。」

蕭原拍拍楊明肩頭，含笑道：「這次捉到狗嘴安，你和王兄弟也出了力，一樣有功勞。你倆累不累？要不要歇息一會再押狗嘴安返鎭上？」

王英抖擻精神，「捉到狗嘴安，我心裏興奮得很，一身疲累一掃而空，巴不得一下子飛回去，將好消息告訴胡隊副。」

楊明挺挺胸道：「不用歇息，馬上押他回去！」

蕭原眼見兩人精神抖擻，笑着拍拍兩人肩頭。「畢竟是年輕人，年輕力壯，押他回去！」

王、楊兩人吆喝一聲，前拉後推，押着狗嘴安往回走。

* * *

走了大半天路，在路上還搭了一輛「順風車」——馬車，蕭原和王、楊兩人懷着喜洋洋的心情，終於返回鎭上。

可是，當他們走入鎭口，眼見有七八個士兵神色緊張地守着，鎭口幾家店舖都關了門，頓覺不對勁，心裏的喜悅一掃而空。

王英馬上跑到一個身佩短槍的士兵跟前，問道：「徐班長，發生了甚麼事？因何要守着這裏？」

原來那士兵是鎭上保安隊內擔任班長之職。

徐承富神色異常沉重。「王英，胡隊副受了傷……」

王英截道：「這個我知道，昨天的事……我早知道……」

徐承富打斷王英說話。「胡隊副又受了傷，傷得很重！他的家也給燒掉了！他老婆也被燒傷。」

蕭原大驚失色，疾聲道：「甚麼時候發生的？」

徐承富揑着拳頭道：「昨天晚上！鎭上的人全都睡了，突然間胡隊副家起火，火頭不止一處。」

蕭原無心聽下去。「胡隊副在那裏？」

徐承富道：「給安置在隊部內，其實，隊部也不安全，拘押在隊部關押室的金牙陸亦被人殺死了，被人潛入隊部下手殺死的。」

蕭原聽不到徐承富下面的說話，因他已像一陣風般往鎭內奔去，並拋下一句話：「王兄弟，小心押狗嘴安到鎭公所去！」

一口氣奔了鎭公所隔隣的保安隊部，蕭原一頭衝入隊部，口裏疾聲道：「胡隊副在那裏？」

隊部門前明顯加强了守衛，幸好保安隊的人對蕭原這個常客都認識，故此沒人攔阻他，一個姓劉的隊目還熱心地帶蕭原到胡紹興養傷的地方。

胡紹興養傷的地方，亦是他全家給安置暫住的地方，在隊部內最裏那一進一明一暗的大廂房內。

胡紹興確實傷得很重，除了手腳有幾處地方被燒傷外，頭髮也燒焦了一大撮，腰側還捱了一槍，躺在床上幾乎全身都包紮起來。

他的妻子傷勢比他輕很多——左臉頰及右手均傷了少許，正自帶傷服侍丈夫和一雙兒女。

慶幸的是，胡紹興一雙兒女在他夫婦的全力救護下，雖則受驚，但毫髮無損。

「胡隊副，傷得怎樣？」蕭原搶到床前，着急關切地打量着躺在床上的胡紹興。

胡紹興一張臉又青又白，哼了一聲，牽唇强笑，「蕭老兄，托你的……福，死不了，唷……別替我擔心，燒傷的地方很痛。」

「爲何不到縣裏請醫師醫治？」蕭原看到胡紹興强忍傷痛的樣子，替他感到難受。

胡紹興吁口氣，「毋需到縣城去……醫治，鎭上那個專醫跌打刀傷的鍾老醫師有家傳秘方醫治燒傷，他替我敷藥後，痛楚大減。他說不需十日，我身上所有的傷都會痊癒。」

「甚麼人幹的？」蕭原問。心裏已料到幾分。

胡紹興頓時咬得牙齒格格作響。「雖然看不到是甚麼人向我放冷槍，也捉不到人，但我敢肯定，欲燒死我一家及潛入隊部內殺死金牙陸的人，除了那伙私烟販子，沒有別的人。」頓一下，恨恨地道：「我猜他們是報復昨天咱們殺死了馬家坤，因此向我下手，至於金牙陸，肯定是被殺人滅口！」

「嗯！」蕭原點點頭，「他們報復的手段未免太惡毒了！居然想放火燒死你……絕不能放過這伙人！」

「你放心，我絕不會放過他們！」胡紹興兩眼怒睜。「待我傷好後，我要一個個將他們抓起來。」

那知道帶動傷處，痛得他直吸氣。

蕭原要讓胡紹興歡喜一下。「胡隊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已捉到狗嘴安，王英和楊明大概已快押他到隊部。」

「捉到狗嘴安了！」胡紹興兩眼射出興奮的光芒。

蕭原點點頭。

「蕭老兄，有你這個追捕高手出動，狗嘴安即使會飛，也逃不過你雙手。太好了，老康和炳森兩件命案，終於了結。」

蕭原不想打擾胡紹興太久，妨礙他養傷。「胡隊副，好好養傷，對付那伙私烟販子的事，包在我身上。」

胡紹興道：「蕭老兄，你辛苦了，快去歇睡吧。」

蕭原走出廂房前，將一張三十大洋的票子塞在胡妻手上，不等胡妻說話，快步往外走，令到胡妻無法不收下。

對於胡家險遭火噬，蕭原感到內疚，他認爲乃因他而起，姚康之死他認爲若不是那天他買了鷄鴨酒菜回姚家吃喝，姚康不會喝醉，若不喝醉，便不會被狗嘴安所殺，若非他要捉到眞兇，便不會去找金牙陸，馬家坤要不是死在胡紹興槍下，那伙私烟販子便不會向他報復，因此，他算來算去，歸根究底都是他引起的，如今胡家被燒毀，在情在理，他應該幫忙，要不是他身上所帶的錢所剩無幾，他還會給胡妻多一點錢。

她是一個對朋友有情有義的人。

他已視胡紹興是朋友。

* * *

關於胡紹興一家險遭火噬身亡及金牙陸在保安隊部內被殺一事，蕭原經過一番審問後，知道得一清二楚。

據目睹及救火的人說，胡家是於深夜起火，火頭有四處。起火後，火勢便很猛，幸好胡家養的那條大黃狗不斷狂吠，驚醒了睡夢中的胡紹興，那時，火勢已差不多吞噬了整座房屋，胡家呼救的叫聲驚動了附近的鄰居，紛紛趕去救火，而胡紹興亦奮不顧身，分兩次將妻兒救出屋外，因此而燒傷，當時他全身被烟火燻得黑黑的，就在他放開被救出的妻子時，有人在隱蔽的地方向他放冷槍——一共兩响，射傷了他的腰側，聞訊趕來救火的保安隊立刻循聲撲到發射冷槍的地方，偷襲者已逃了，胡紹興一家亦被護送到隊部暫住，豈料隊部內竟發生命案！

在隊部內被殺的人是金牙陸！

有兩個士兵被擊暈。

剎那間，隊部內一片緊張，經過一番內外大搜索，毫無所獲。

據守在隊部的四個士兵說，當時隊部內只有他們四人留守，餘者都趕去救火及防範有事發生。兩個守在大門內，另兩個守在拘禁人犯的後進。被擊暈的就是那兩個士兵，而守在大門內的兩個士兵對於兩個同僚被擊暈及金牙陸被殺，竟然懵然不知，因此，沒人知道殺死金牙陸的兇手如何潛入隊部內，有多少人。

雖則不知欲放火燒死胡紹興一家人，以及潛入隊部內殺死金牙陸的人是甚麼人，蕭原的推斷却與胡紹興相同，乃是那幫伙私烟販子所爲，除此之外，他想不出有甚麼人要對付胡紹興並殺死金牙陸。

他推斷的理由跟胡紹興相同：報復。

從金牙陸被殺一事，蕭原還推斷那是殺人滅口。他推測金牙陸必定還知道那伙私烟販子不少秘密，諸如他們收藏烟土的地方，藏身的地方，甚至販運烟土的路綫，否則，無需要殺死金牙陸。

想到胡紹興一家被火燒，幾乎死在大火中，他預料那伙私烟販子也會向他下手報復，因他昨天隨胡紹興去找金牙陸，那自然不會放過他。

他更推測昨天在食店內，極可能有馬家坤的人在附近暗中看着，目睹發生的一切，那幫伙私烟販子才會向胡紹興下手報復。

看來，那伙私烟販子不但手段兇殘惡毒，亦無法無天，不將保安隊放在眼內。

蕭原既如此推斷，自不免暗加小心，提防那伙私烟販子向他下手。

一宗命案，居然牽連到一幫私烟販子，那是蕭原始料不及的。

看過被拘押在隊部內的狗嘴安後，蕭原到姚家向清香報訴好消息。

清香聽聞捉到殺父兇手後，臉上始現出喜容，對蕭原好不感激。「蕭大哥，謝謝你，我阿爸可以瞑目了，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會保佑你的。」

看到清香重現笑容，蕭原好不歡喜。「清香，我該做的，不用謝我。」

清香忽然道：「你吃過飯沒有？」

蕭原給清香一言提醒，省起自己打從捉到狗嘴安押他返回鎭上，一直忙着，忘了吃午飯，登時肚子咕咕作响，搖頭道：「沒吃啊……」

清香馬上道：「你坐着歇歇，我馬上去煮飯給你吃。」

蕭原忙道：「不用勞煩妳了，我到外面去買些東西便成。」

清香沒有理會蕭原的話，逕自到灶間去淘米煮飯。

蕭原唯有坐着等候。

大約一刻鐘左右，清香端來熱騰騰香噴噴的飯菜，放在蕭原面前的桌面上。蕭原也不客氣，端起飯碗大口吃起來。

他實在餓極了。

看着蕭原那狠吞虎嚥的吃相，清香忍不住莞爾。

蕭原馬上察覺，怪不好意地笑笑，咽下一口飯菜，尷尬地道：「我剛才的吃相是不是很難看……」

清香極力忍住笑，搖搖頭。「怎會呢，快吃吧，我去倒杯水給你。」

端了杯水給蕭原，清香忽然幽幽地道：「蕭大哥，兇手已捉到，你是否要走了？」

蕭原並沒有留意到清香臉上幽戀不捨的神色，搖頭道：「不！昨天晚上胡隊副一家遭人放火，險葬身火海一事，妳該知道吧？」看到清香點點頭，他才接說下去。「那伙私烟販子太猖狂了，目無法紀，我會留下來對付他們！」

清香聽聞蕭原不會這麼快離去，心裏一陣歡喜，但又擔心他的安危。「蕭大哥，那伙人連保安隊也不怕，你留下來對付他們，恐怕很危險……」

蕭原輕鬆一笑。「別替我擔心，在情在理，我都不能袖手不理，抽身離去，再說，他們是因昨天死了一個同伙，才下手向胡隊付報復！我有份參予，他的同伙一定不會放過我！因此，爲了我自己，也要對付他們。」

清香頓時憂形於色。「蕭大哥，你在明，他們在暗，豈不很危險？你留在屋裏，不要輕易外出……」

蕭原看到清香憂心忡忡的樣子，心裏很感動，「清香，放心吧，我會多加小心，我應付得了。」

他不想在這件事上再說下去，免得清香惶恐不安，改變話題道：「清香，如今兇手已捉到，今後妳有何打算？」

觸及切身問題，想到從此孑然一身，清香不由悲從中來，鼻子一酸，幾乎流出眼淚。「我……還未想過……」用力咬咬嘴唇，「有一雙手，不會餓死的！」

看到清香兩眼發紅，泫然欲滴，蕭原心裏一陣惻然。「清香，妳願意做我妹妹，跟我到省城去嗎？」

「願意！」清香驚喜不已，但又有點失望。「眞的嗎？」

原來打從蕭原救了她，清香對蕭原這個救命恩人心存感激，經這數天相處，她漸漸由感激敬佩而生出情愫，如今蕭原要認她作妹妹了，想到今後能夠與他在一起，當然歡喜不已，可是，既是兄妹，那豈不是不能結爲夫妻？又令她心裏好不失望。

「妳既願意，待擇個日子，邀來親朋戚友，我跟妳結爲兄妹。」蕭原認眞地道。「待對付了那伙私烟販子，我便帶妳到省城去居住。」

「大哥，你待我這麼好，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清香感動喜極流淚。

蕭原兩眼發熱，忙吸口氣，忍着。「清香……」

「大哥，我是喜極而泣。」清香以爲蕭原誤以爲她不知因何流淚，忙表白，「我太高興了，有你這個大哥，是我的福份。」就這一會之間，她心裏又生出一份希望，今後跟蕭原日夕相對之下，說不定會日久生情。

蕭原笑道：「給妳嚇了一跳，傻丫頭，快擦去眼淚……」忽然一陣睏意襲來，忍不住大大打個呵欠。

清香忙抹去淚水，看到蕭原一臉疲睏，忙道：「大哥，去歇睡一會吧，看你眼皮快垂下來了，一定睏極了。」

蕭原確實很睏，點點頭，又打了個呵欠，到客房去睡覺。

想到今後有了依靠，清香臉上出現歡悅的笑容，快手快脚拾碗筷到灶間清洗。

* * *

蕭原一覺醒來，才知道這一覺睡了很久，因他掏出懷錶，看到長短針指着八時一刻，忙收回懷錶，下床穿上鞋子，拉開房門往外走，那知道幾乎與一個人撞上，幸好他反應敏捷，往旁一閃，右手已按在腰間槍把上。

門外那人發出一聲低叫，蕭原聽出是清香的聲音，鬆口氣，放開按在槍把的右手。「清香，幾乎撞跌妳，對不起。」

由於房內沒有點燈，房外很黑暗，難怪蕭原在那刹那間看不清楚門外是誰。

「大哥，你醒哪。」清香開口道，一雙眼眸在黑暗中分外明亮。「我來看看你睡醒沒有，幾乎跟你撞上，快去洗個臉，我留了飯菜給你，熱在鍋裏，我去給你端來。」說完，便往灶間走去，想到蕭原輕輕碰了她一下，一顆心沒來由蹦跳起來，臉上一陣發熱，幸好在黑暗中蕭原看不到。

蕭原欲言又止，看清楚嬌娜的身影轉入灶間那面，才甩甩腦袋，往後面天井走去。

他是個正當盛年的精壯男人，對着清香這個秀麗的女子，要說毫不心動，那是騙人的！無奈他已有未婚妻，因此，他只好壓下那股衝動。

吃過清香留給他的飯菜，蕭原對清香說，要到隊部去一趟。

清香擔心他會遭遇意外，「這麼晚了，到隊部去幹嗎？」關切之情，表露無遺。

蕭原道：「我去看看胡隊副，我不大放心他……」

「大哥，我也不放心你這麼晚還外出……」

「放心吧，我會多加小心。」蕭原笑笑，「妳一個人在家，關好門窗，若發現甚麼不對勁，大聲呼叫，知道嗎？」

清香點點頭，送蕭原出門。「小心啊。」

蕭原向清香揮揮手，大步往隊部走去。

一路上又黑又靜，偶爾才碰到一個人。蕭原一直暗加提防，提高警覺。

來到隊部，他才暗中鬆口氣。保安隊內外明顯加了防範，不但加了人手在大門內外當值，還派出人手內外巡邏，胡紹興一家暫住的廂房亦派了士兵守衛。

這麼晚了，躺在床上的胡紹興仍未睡，看到蕭原來看他，顯得很意外和高興：「蕭先生，這麼晚還來看我，眞有心，昨天你奔波了一日一夜，怎不呆在老康家好好歇息？」

蕭原站在床前，燈光下，看到胡紹興的臉色比日間好看多了：「傷處不很痛了吧？我不大放心，所以來走走，如今放心了。」

看來胡紹興身上的傷痛輕了很多：「蕭先生，我不知怎樣謝謝你的關心。鍾醫師的藥眞管用，身上的傷痛逐漸減輕，你回去吧，不用擔心我。」

「胡隊副，我除了來看你之外，還有一件事。」

「我想查問何水生，他既然替私烟販子偷運過烟土，必定知道被槍殺的馬家坤那伙私烟販子的來龍去脈，要對付那伙人，必須知己知彼，才能制敵先機。」

「你去問吧！」胡紹興道：「我已將隊上一切事務交給丁世昌處置，你有甚麼事去找他，我已吩咐他，若你有甚麼需要，都要聽你的。」

「這……胡隊副，我是個外人，怎能叫……」

「蕭老兄，我信得過你！」胡紹興打斷蕭原的話：「有你幫忙對付那伙烟匪，我十萬個放心。」

蕭原來到拘押何水生的囚室前，陪着他的丁世昌看着守衛那裏的士兵打開室門，讓蕭原進去。

蕭原走入室內，忍受着室內那股難聞的異味，看着在床上坐起來的何水生：「提起精神，我有話問你。」

何水生懶洋洋地道：「要問的不是都問過了麼？還有甚麼好問？」

蕭原盯着何水生：「要不是有事問你，我會來找你麼？」突地提高聲調道：「坐直身子！」

何水生窒了一下，被蕭原鎮住，乖乖地坐直身子。

「聽着，你認識馬家坤那伙烟販子嗎？」

何水生遲疑一下，點頭道：「認識其中幾個人。」

「叫甚麼名字？」蕭原緊接問。

何水生眨眨眼，不答。

「說！」蕭原沉喝一聲。

何水生眨眨眼：「說出來，我有甚麼好處？」

蕭原反問：「想要甚麼好處？」

「若我將知道的說出來，放了我。」何水生道：「我不過犯了算不了甚麼的事，我這個要求不算過份。」

蕭原想也不想便道：「好！祇要你將知道的說出來，我擔保放你走。」

何水生居然相信蕭原的擔保：「你問吧，我知道的都會對你說，但我先此聲明，我對那伙私烟販子知道的並不多。」

「你知道馬家坤那伙私烟販子的頭兒是誰嗎？」

「金毛虎許金虎。」何水生答。

「排在他下面的有那幾個？」

「除了馬家坤之外，我祇知道一個蔣光。」

「你認識的那幾個，叫甚麼名字？」

「一個叫勾鼻根、一個叫肥福、第三個叫黑仔。我祇認識這三個人，我每一次替他們偷運烟土，都是跟他們三個接頭和押運。」

「都在甚麼地方？」

「都在兩個地方。」何水生答：「一個地方叫龜頭灘，另一個地方叫水鬼口，兩個地方都很偏僻，不要說夜間，日間也罕有人到。」

「在河的上游還是下游？」

「都在下游。」

「你見過許金虎嗎？」

「沒有。」何水生搖搖頭：「聽勾鼻根三個說，許金虎頭上有一撮黃髮，因此外號叫金虎，爲人兇狠，手下都懼怕他三分。」

「勾鼻根三個有槍嗎？」

「有。」何水生答：「販運私烟的人沒槍怎成？遇上黑吃黑，如何應付？」

「他們要你幫忙運送，如何找你？」

「都是他們到我家找我。」何水生答：「每次都在深夜。」

「每一次的日子都相同？」

何水生搖搖頭：「每次日子都不同，時間也不同，每次來找我，

都是立刻要我搖船去裝貨運走。即使我想耍花樣也不能夠。」

「一共替他們運過多少次？」

「五六次。」

蕭原沒有再問下去：「好好睡一覺吧，我明天對胡隊副說，擔保放你走。」跟着往外走。

走了兩步，突然停下來，回身對何水生道：「放你回去後，若許金虎那伙人找你運送烟土，要你妻子馬上前來舉報！要是給查出你知情不報，絕不會放過你，聽到嗎？」

「聽到。」何水生不情願地答。

蕭原一脚踏出室外，馬上長長呼口氣，跟着深吸一口氣。

室內那股異味教人吃不消。

翌日，丁世昌下令放走何水生。

* * *

一連兩日，許金虎那幫烟販毫無動靜，並沒有如蕭原推測，找他晦氣——報復。

而蕭原兩日來暗中查訪，亦毫無所獲。大概許金虎那伙烟販眼見保安隊在鎮上四出巡查，加强防範，因而不敢輕舉妄動。

蕭原並不因此而放鬆大意。

眼見蕭原平安無事，最高興的莫過於淸香，這兩日每當蕭原外出，她都提心吊膽，恐怕蕭原遭遇意外，看到他無恙回來，一顆心才放下。

放走何水生，原來蕭原是另有目的，放長綫釣大魚。他認爲許金虎那伙烟販並不會因爲死了一個馬家坤而停止販運烟土，祇要他們找上何水生偷運烟土，他相信何水生不敢不告密，祇要捉到一個烟匪，便不難查出其藏身之地，將之一網打盡。

這兩天，保安隊皆有派人暗中盯着何水生。

短短兩天，胡紹興的傷勢已大有起色，那個跌打老醫師的草藥果然靈光。

接下來數日，鎮上皆風平浪靜，那伙烟販似乎就此罷休。

蕭原倒希望他們再次生事，那才有機會對付他們。

蕭原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因他曾對胡紹興說過，要對付那伙烟販，他不是一個言而無信之人，因此，他希望越快解決那個夥人越好，否則，他便要繼續留下來，可是，他身上所帶的錢已所剩不多，故此，他希望速戰速决。

這天晚上，那伙烟販終於有動靜了。

深夜時分，何妻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保安隊部告密，在她跑來告密之前，那伙烟販派了兩個人，勾鼻根和黑仔來找何水生從水路偸運一批烟土，待何水生跟勾鼻根兩人走後，她馬上跑來告密。

經過數日醫治，胡紹興的傷已痊癒了七八分，可下床走動，日前已吩咐了世昌，若有重大事情，要告知他，有關那幫烟販的事屬大事，丁世昌當然要告知他。

聽聞那伙烟販的消息，胡紹興好不興奮，不管還未傷癒，要親自帶隊去捉人。

幸好蕭原聞訊趕來（原來丁世昌接報後馬上派人趕去姚家告知蕭原，那是蕭原向胡紹興要求的，若有那伙烟販的消息，無論甚麼時候亦要告知他，對付那伙烟販絕不能少他一份），力勸胡紹興留下，有他跟着去，絕不會空手而回，胡紹興才作罷。

事不宜遲，丁世昌帶了一隊人與蕭原火速往下游趕去。

爲防那伙烟販使詐，來個調虎離山，聲東擊西，留守保安隊的人加强防範和巡哨。

跑出鎮外，沿河跑了一段路，蕭原跟丁世昌便兵分兩路，一路趕往水鬼口，一路趕往龜頭灘。因他們不知那伙烟販要何水生在那一處裝「貨」上船。

龜頭灘在下游六七里遠的地方，水鬼口則在對岸下游五里處的河叉內。丁世昌帶一隊人直撲龜頭灘，蕭原則帶另一隊人乘船直指水鬼口。

原來，這數天保安隊找了一條快艇泊在一個偏僻的小渡口旁，隨時應用。

蕭原所帶的那隊人，有兩人曾到過水鬼口。

十槳齊划之下，加上順流而下，快艇有如飛箭般在河上滑行，快到水鬼口時，艇首一擺，斜斜划向對岸，跟着轉入水鬼口所在的河叉內。

在轉入河叉口時，祇剩下四支槳在輕划，快艇無聲地往前滑行，每一個人都不由緊張起來。

轉入河叉口內不到五十丈遠的地方，便是水鬼口。

水鬼口形如一個張開的大口，不知怎的，被人稱爲水鬼口。

坐在船頭的蕭原緊握匣子槍，睜大兩眼，直往水鬼口望去，由於夜色黑暗，加上距離有四十丈遠左右，蕭原根本看不到甚麼。

快艇貼岸而行，往前滑出約十丈，蕭原終於望到水鬼口內，凹入最深的岸上，隱隱有人影晃動。

蕭原馬上抬手揚動一下，快艇馬上停下來。

往後招招手，蕭原第一個跳上岸，七個士兵跟着一個接一個跳上岸，快艇跟着又無聲地往前滑去。

蕭原帶着七個士兵沿着岸往前掩去。

他們是採用水陸夾攻一招。

蕭原帶着七個士兵掩到水鬼口前，他們已看到岸上搬貨落船的人影，以及堆放在岸上的一小堆「貨物」，還有岸邊那隻大篷船。

細數一下，搬「貨」落船的人有六個人，守衞四人。

蕭原擺擺手，示意七個士兵散開來，他已當先往前掩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驀地响起一聲鬼叫般的驚叫：「那面有人偸偸掩過來，快開槍！」跟着响起一陣「砰砰啪啪」的槍聲。

蕭原與七個士兵急忙撲伏下去開槍還擊。

刹時間槍聲如炒豆一樣暴响，驚破沉寂的夜空。

「衝！」蕭原聽到河中快艇上亦响起槍聲，馬上跳起身，往水鬼口掃射了半梭子彈，弓着腰往前衝。

七個士兵吶喊一聲，紛紛從地上竄起來，邊放槍邊往前衝去。

那幾個烟匪散伏在岸邊，貨堆後拚命抗擊，可是，加上心虛的關係，頑抗了一會，終於支撐不住，撒腿便跑。

快艇亦已將大篷船堵截住。

蕭原第一個衝到那小堆「貨物」前，稍爲停了一下，便繼續向剛好瞥到的一條人影追擊。

他僅來得及瞥到那條人影竄入數丈外的一叢野樹後。

七個士兵衝到那小堆貨物前，都停了下來，發出歡呼聲，一個士兵提起一個蔴袋，用力往上一提，口裏歡叫：「烟土，都是烟土，這筆賞金不少啊，哈哈……」

原來縣府有明文規定，凡緝拿到走私的烟土，不論任何人，都可得到賞金。而賞金的多少，則視緝拿到的烟土多寡而定，難怪那些士兵那樣開心。

突然間，一個士兵奇怪地道：「唏，聽到嗤嗤聲嗎？」

「聽不到，那裏發出的？」另一個士兵詫異地看着那個士兵。

「這堆烟土包內。」那個士兵指着那小堆蔴包：「聽到沒有？」

其他士兵聽聞，都閉上嘴巴，看着那堆蔴包，傾耳靜聽。

這一次每個人都清楚地聽到蔴包堆內發出嗤嗤聲响，一個士兵詫異道：「是甚麼聲音？」

驀地，其中一個士兵驚心動魄地大叫：「燒着的火藥引，快躲呀，炸藥呀！」

其他士兵嚇得魂飛魄散，慌惶四散走避，但已來不及，「轟」一聲巨响，七個士兵皆離地飛跌開去，那堆烟土包被炸得土崩瓦解。

追到樹叢前的蕭原被那聲爆炸震得血氣翻湧，雙耳嗡嗡作響，急忙彎低腰扭頭回望。

幸好他停下脚步彎低腰，否則，必被一顆從他頭上掠射的槍擊中。

被炸倒的七個士兵發出痛苦的呻吟和慘叫。

蕭原顧不了追逐那個逃匪，往前開了三槍，飛奔回爆炸的地方。

本來堆放「烟土」的地方炸開一個大土坑，殘留的破蔴包內露出的貨物根本就不是烟土，而是碎泥塊！附近地上橫躺竪倒着那七個士兵，看到這情景，蕭原頓時呆住。

眼前的情形，再蠢的人也看出，那伙烟匪是有預謀誘害他們。

蕭原若不是一心去追逐捉拿那個逃匪，亦不能倖免。

用力一頓脚，蕭原跑向最近那個傷者。

若不是他們兵分兩路，恐怕傷亡更慘重。

快艇上的士兵亦被那一聲爆炸震得魄動心驚，除了兩個跳上大篷船搜捕的士兵外，其他人於靠岸後，急不迭跳上岸，救護死傷者。

經過一番檢視救護，被炸倒的七個士兵二死五傷，其中兩人傷勢頗重。

就在他們搶救時，對岸陡地傳來一聲巨響，夜空中火星四洩，一個士兵脫口驚叫：「爆炸聲！丁隊目他們亦遭到暗算！」

其他人早已想到，心頭登時一沉，其中一個士兵希冀地道：「但願丁隊目他們吉人天相，避過暗算。」

蕭原兩眼大睜，遙望對岸，左手緊握，沒有作聲。

他恨透了那幫兇殘奸狡的私烟販子。

他發誓要將那伙烟匪鏟除。

爲了盡快將傷者送回鎮上救治，蕭原吩咐將傷者抬到快艇上，火速運返對岸渡頭。

兩個在大篷船上搜捕烟匪的士兵押着一個人走上岸，其中一人對蕭原道：「蕭先生，船上祇有何水生一人，搬到船上的蔴包內所裝的並不是烟土，而是乾泥塊。」

何水生驚恐地在蕭原跟前跪下來，惶急地道：「蕭先生，我全不知情，我祇是聽從你的吩咐去做。」

兩個士兵看到同僚兩死五傷，恨得牙癢癢的，將怒火全發洩在何水生身上，其中一個首先一槍托砸落何水生身上，口裏罵道：「你媽的還說不知情？分明與那伙烟匪串通誘騙咱們上當，可惡！該死！」

另一個士兵亦不後人，抬脚往何水生身上踢，口裏亦怒罵連聲，「拳」（槍托）脚如雨下，往被揍得倒在地上滾動慘叫的何水生身上招呼。

有兩個士兵咬牙切齒地跑過來，欲對何水生饗以拳脚，蕭原忙加喝止，免得何水生再受皮肉之

苦，若他不加理會，恐怕那些士兵在盛怒之下，活生生將何水生毆斃！

他認爲何水生並沒有說謊，確是毫不知情。

理由很簡單，何水生要是串同那伙烟匪暗算他們，他絕不會還留在船上，早已跳水遁逃了。

那些烟匪不是全都逃之夭夭嗎？

他明知何水生冤枉，而不及時阻止那兩個士兵痛毆何水生，因他知道在怒火遮眼下，他若出言阻止，恐怕會弄巧反拙，令到兩個士兵遷怒懷恨他，因此，他在兩個士兵怒火稍洩後才加阻止。

果然，兩個士兵怒火稍洩後，與跑來的兩個士兵都聽從蕭原的勸阻，不再毆打何水生。

何水生躺在地上縮成一團，口裏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他並沒有說謊，他確實毫不知情，要不，他早已跳水跑了，還留在船上等着咱們捉他？」蕭原看一眼那四個怒意未消的士兵。「我猜那伙烟匪存心要對付咱們，而咱們的意圖又落在他們眼內，他們於是利用何水生這個餌誘咱們上當，可惜咱們一時不察，一心祇想捉拿他們，沒有識破他們的惡毒奸謀，以至死傷慘重。你們別遷怒於他，要怪，怪我吧！」

四個士兵聽完蕭原那番話後，都認爲有道理，不再仇視何水生。

「蕭先生，謝謝你相信我，替我開脫，我確實不知他們預謀暗算你們，否則，我絕不會叫我女人趕去隊部告知你們。我有妻兒，我怎會冒拋妻子之險，跟他們一道，自尋死路？」何水生爬起身，跪在蕭原跟前，向他連連叩頭。

蕭原一把將他拉起來。「到你家找你的是誰？」

「勾鼻根和黑仔。」何水生一口回答。「他倆祇跟我說了一句話：今晚有貨要你運。便馬上帶我走。我女人早已得到我吩咐，待我走後，馬上趕去鎮上保安隊報告。」

「這裏一共有多少個烟匪？」蕭原問：「除了勾鼻根和黑仔之外，還有那一個你認識？」

「他們一共有十個人。」何水生道：「我看到的祇有十個。肥福不在，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聽勾鼻根稱呼一個人『二爺』，我猜是他們那伙人中的二頭兒，不知是否蔣光。」

蕭原看到已將傷者及死者分別抬到快艇和大篷船上，便對何水生道：「走吧，回去再說！」快步往快艇走去。

＊　＊　＊

胡紹興對於部下遭到金毛虎那伙烟匪設阱暗算，兩死五傷一事，大爲憤怒。「我若不將那伙烟匪一個不留鏟除掉，誓不爲人！」

丁世昌所帶的那一撥士兵由於聽到對岸水鬼口傳來的爆炸聲而有所驚惕，因而僥倖祇炸傷了三個士兵，加上三人共傷了八個。

丁世昌接口道：「那伙烟匪膽敢暗算咱們，他媽的無法無天，不將咱們放在眼內，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丁世昌那句話有如火上加油，胡紹興想到自己一家差點死在大火中，怒不可遏，無法按捺。「不管那伙烟匪躲在那裏，即使上天入地，也要將他們揪出來！世昌，馬上召集所有人，我要親自帶隊去將他們翻出來！」

蕭原冷靜地勸道：「胡隊副，我跟你和隊上的弟兄一樣悲恨憤怒。可是，這個時候咱們千萬不可衝動，亂了陣脚，那祇會給予那伙烟匪可乘之機。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千萬要冷靜行事。若咱們像盲頭蒼蠅那樣四處亂找，祇會徒勞無功，中了他們的計。若我猜得不錯，他們必定派人暗中窺視着咱們的一舉一動，咱們千萬別中奸計，否則，咱們不但鏟除不了他們，還會遭到他們的再次暗算。」

胡紹興負氣地道：「聽你所說，咱們豈不是要吞下這口氣，讓他們恥笑咱們是縮頭烏龜，怕了他們！」

蕭原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這個時候咱們必需沉住氣，切不可魯莽行事。跟他們鬥智！想辦法揪出他們暗藏在鎮內外的奸細！祇要抓到一個奸細，不愁找不到他們的窩，將他們一窩砸碎！」

胡紹興越聽越覺有理，怒氣漸消，「蕭老兄，虧你一盆冷水淋熄我滿胸怒火，要不，我必定會盲衝瞎撞，悔錯恨遲。」

丁世昌見胡紹興轉了語調，馬上跟着轉調，「蕭先生，依你看，下一步該怎樣走？」

蕭原道：「一時間我也沒甚麼主意。咱們且先冷靜下來，待心平氣靜，然後咱們一起動腦筋，必定能想出對策。」

「嗯。」胡紹興已完全冷靜下來。「奔走了一夜，都睏倦疲累了。蕭老兄，回去睡一覺，然後再商討對付那伙烟匪之策，我去看看受傷的弟兄。」

丁世昌巴不得胡紹興那樣說，打個呵欠，馬上去睡覺。

蕭原離保安隊部，看一眼初升的旭日，長長呼口氣，往附近張望一眼，往姚家走去。

來到姚家，才抬手拍門，屋內馬上有回應：「誰呀？」是姚清香的聲音。

蕭原忙道：「是我，開門吧。」

兩扇門即時打開來，姚清香站在門內，高興地道：「大哥，快進來，昨晚你去了隊部，一夜不歸，我擔心得睡不着覺。」

蕭原邊走進屋內，邊打量着姚清香，見她衣衫整齊，髮絲不亂，但却滿臉倦容，猜到她一定徹夜未眠，等他回來，心裏好不感動。「清香，妳昨夜沒睡？我昨晚出門時不是對妳說了，不要擔心我，放心睡覺嗎？爲何不聽話啊？妳這樣……我心裏很不好過啊。」

姚清香開心地笑道：「我不睡一晚沒甚麼大不了，看到你平安無事回來，甚麼也值得！快去睡吧。」

蕭原道：「妳也去睡吧。」

姚清香聽話地點點頭，兩人各自回房睡覺。

看到蕭原安然返來，她才放心去睡。

這日午飯過後，保安隊忽然緊急集合，傷勢未癒的胡紹興居然親自帶隊，匆匆往鎮外跑去。

義結金蘭　捨身救兄

保安隊連奔帶跑離開隊部不遠，便有一個壯漢從一戶人家的旁邊走出來，不着痕跡地「吊」在保安隊後面，跟到鎮口後，便沒有再跟下去，站着遙望保安隊往東面跑得沒了影踪，才微微露齒一笑，搖搖頭，回身走回鎮內。

走不了幾步，驀地一個人出現在他面前，擋住那壯漢的去路。

那壯漢脚步一窒，抬眼瞪着擋着去路的那個人，沒好氣地道：「你幹嗎擋我去路？快讓開！」

擋着那壯漢去路的不是別人，原來是蕭原。「朋友，怎麼不跟下去啊？大概看出保安隊並不是趕去你們那伙烟賊藏身的地方，所以懶得跟下去，放心走回鎮內，是嗎？」

那壯漢陡地臉色驟變。「是你！」陡地一拳擊向蕭原面門。

蕭原咧嘴一笑，「你認識我？」上身一歪，右手疾攫那壯漢手腕。

豈料那壯漢乃是虛招，右手暴縮，同時疾退一步，左手探入懷中，看樣子要拔槍。可是，隨着蕭原一聲疾喝：「動槍麼？你快不過我！」那壯漢登時僵住，兩眼駭然看着蕭原左手。

蕭原左手赫然握着一支匣子槍！槍嘴向着那壯漢的身上。

「舉起雙手！」蕭原喝叫。

那壯漢慢慢舉起雙手，陡地飛脚踢向蕭原左手。

蕭原冷笑一聲，手起槍落，砸在那壯漢的脚面骨上。

那壯漢痛叫一聲，站不住，跌倒落地上，蕭原一步標前，一脚踏在壯漢胸口上。「跟我動手脚，你還不夠斤兩！」右手從他腰內拔出一支左輪手槍！

那壯漢臉色漲紅(因蕭原用力踏住他胸口的緣故)氣促地張口叫罵：「有種的一槍斃了我！」

蕭原冷冷哼一聲。「我要殺你，你早已死了！哼哼，暫時我不會殺你！」跟着手起槍落，砸在那壯漢的太陽穴上。

那壯漢來不及哼一聲，便暈死過去，蕭原收起槍，從身上拿出一副手銬，將壯漢雙手銬起來，拴起他，搭在肩頭上，大步往保安隊走去。

圍觀的人中，有不少好奇之人都跟着蕭原走。

蕭原將那壯漢托回隊部不久，胡紹興便帶隊返回來，劈面便對蕭原道：「蕭老兄，有發現嗎？」

不等蕭原回答，旁邊的王英與奮地搶着道：「胡隊副，捉到了！蕭先生捉到一個烟匪。」

「太好了！」胡紹興兩眼閃亮，好不高興。「蕭老兄，這一招引蛇出洞果然使得。」

一頓，急不及待地道：「那個該殺的烟匪在那裏？」

王英又搶着答：「關在第四號拘禁室內。蕭先生擊暈他，不知醒了沒有。」

「蕭老兄，跟我去看看。」胡紹興拉着蕭原往裏面走去。「一定要從那烟匪的口中，問出他的同伙的下落！將之一網打盡，替死傷的弟兄報仇！」

對於那伙——許金虎爲首的烟匪，胡紹興可說恨之入骨。

蕭原踢了躺在地上的壯漢腰上一脚，那壯漢頓時醒過來。

胡紹興狠狠地踢了那壯漢一脚，喝道：「站起來！你他媽的裝死？再不站起來，我有七八種方法令到你跳起來！」

那壯漢痛叫一聲，急不迭爬起身，站起來。

他不想受皮肉之苦，那並不好受。

胡紹興瞪着那壯漢，恨不得一口吞掉他，怒喝道：「他媽的！居然膽大包天，無法無天，連番向我和保安隊下毒手，簡直不將咱保安隊放在眼內！嘿嘿嘿，咱保安隊可不是泥塑豆腐做的，今日，我要你知道咱們的厲害！」先是一個大耳光，跟着拳打脚踢。

那壯漢雙手被反銬着，無從反抗，被揍得倒在地上殺猪般嚎叫，

蕭原看着並不阻止。

那伙烟匪委實可惡該死，所以，他袖手旁觀，好讓胡紹興一洩心中怒火。

看看差不多了，蕭原才拉住胡

紹興。「胡隊副，咱們還要向他問話，你手上的傷還未好，別因此弄到傷處而破損。」

胡紹興不甘願地停止動手，喘口氣，餘恨未消地罵道：「若不是還要留住活口，我恨不得一刀將你身上的肉割下來，拿去祭奠被炸死的弟兄！」怒氣漸消後，他感覺身上幾處傷口隱隱作痛，特別是手上被燒傷的地方和腰上的槍傷。

被揍得倒地滾動嚎叫的壯漢聽聞胡紹興恨不得一刀割下他身上的肉，駭得猛打個抖顫。

蕭原蹲下去，對那壯漢道：「你想活還是想死？想喝敬酒還是罰酒？」

不等那壯漢回答，又道：「你們先是放火及放冷槍，欲燒死胡隊副一家，這已犯了死罪，繼之利用何水生作餌，誘咱們跌落你們預先設下的陷阱內！炸死炸傷咱們好多弟兄，更加無法饒恕！念在你只是從犯，咱們可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你仔細想想吧！」

胡紹興咬牙切齒道：「你他媽的若不識好歹，我會好好招呼你，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壯漢嚇得變顏變色，顫着聲道：「眞的放過我？」

「只要你將知道的說出來！」蕭原道：「咱們絕不食言！」

「我甚麼都說。」

「說出你的姓名。」胡紹興喝道。

「石志。」壯漢答。

「除了你，還有同伙潛伏在鎭上嗎？」蕭原在胡紹興示意下，接口發問。

「有一個。」

「在那裏？」

「他是鎭上人，住在鎭公所前面不遠的那條貴慈巷內頭一家。」

「姓甚名誰？」

「方樹貴。」

「他媽的，原來你窩藏在那裏，怪不得對咱們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胡紹興又驚又怒。「方樹貴這狗東西，居然爲烟匪所用，簡直沒天良！我馬上派人去捉他回來！」

蕭原道：「胡隊副，我怕方樹貴早已聞風遁逃了，不過，仍要派人到他家看看。」

胡紹興馬上走出外面，要守在外面的那個士兵去找丁世昌，傳他的命令，帶人到方樹貴家抓人，跟着返回室內。

「金牙陸是誰殺的？」蕭原問。

「馬四爺的親兄弟馬家勇。」

「也是他放火燒胡隊副的房子？」

石志猶豫一下，才吞吞吐吐道：「不……我和方……樹貴……放的火，放冷槍的是馬家勇，跟着趕去隊部潛入裏面殺金牙陸，然後夤夜離去，將馬四爺的死訊告訴虎爺。」

「虎爺可是許金虎？」胡紹興問。

石志點點頭。

「二爺和三爺是誰？」蕭原問。

「二爺毛海，三爺阮標。」

「有多少人？」

「三十一人。」

「如今窩藏在那裏？」

「烏鴉窩。」

「嘿嘿，原來烏鴉窩是你們的老巢，眞教人想不到！」胡紹興面露詫訝之色。

「烏鴉窩在那裏？是甚麼地方？」蕭原看着胡紹興。

胡紹興道：「烏鴉窩是一條小村子，全村不到三十戶人家，約離此十里不到的一處山脚上，村旁有一個樹林子，林內棲息了很多烏鴉，因而叫烏鴉窩。由於田地少，那裏的人都很窮，青壯的男人大多外出打工，想不到成了烟匪的窩巢。」

「你們那伙人可是有不少人是烏鴉窩的人？」蕭原問。

「大半是烏鴉窩人。」石志答。「虎爺便是，我也是。」一頓，又道：「村子裏的人都很窮，生活很苦，年中幾乎有一半日子吃不飽，所以才鋌而走險，跟虎爺販運烟土。」

「政府已命令禁烟，你們還私運烟土，豈不知法犯法！」胡紹興沉聲道：「這個世上有很多窮人，難道他們都要去幹殺人放火的事？」

「你可知道長年吃不飽的滋味？」石志忿憤道：「那個想幹犯法之事？爲了活得好一點，別無他法之下，只好鋌而走險！你知道嗎？自從幹上販運私烟這勾當後，咱們村裏的人每一個都有飽飯吃！日子好過多了，我和村子裏的人都是心甘情願的！」

「你他媽的還自以爲是大條道理，死不悔改！」胡紹興怒罵。「要不是答應放過你，我一定會送你到縣裏法辦！」

蕭原一手拉着胡紹興往外走，走出室外，待衞兵將室門關上，才道：「胡隊副，既已知道那伙烟匪的窩巢，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趕去那裏抓人！」

胡紹興却遲疑道：「待世昌回來，看看抓到方樹貴沒有，才去烏鴉窩抓人，要是方樹貴跑了，必定去通風報訊，金毛虎那伙烟匪不溜之乎也才怪……」

話未說完，一個士兵匆匆自外跑進，對胡紹興道：「報告胡隊副，方樹貴跑了，並不在家裏，丁隊目特派我回來報告，同時派人到

鎭上四出搜尋，並派出數人追出鎭外追尋。」

「蕭老兄，果然不出你所料，石樹貴那傢伙聞風溜了，一定趕去烏鴉窩報訊，咱們若是趕去抓人，恐怕會撲個空！」

蕭原點頭道：「嗯，這個極有可能，咱們若到烏鴉窩抓人，說不定撲個空……」

胡紹興道：「肯定撲個空，傻瓜才會呆着不走，等咱們去捉拿他們。」

蕭原却有他的見解：「胡隊副，話雖如此，但不能一概而論。咱們對付的不是一般的匪賊，而是如你所說，一伙無法無天，猖狂兇惡的烟匪，因此不能以常理去看待他們，以他們的膽大妄爲行事手法猜度，他們有可能再次借機使計對付咱們……」

「你是說，他們敢跟咱們硬碰？」胡紹興並不信似的。

蕭原搖搖頭。「他們如此奸狡，怎會不知死活跟咱們硬碰！胡隊副，從他們一再使出惡毒的手段對付你和保安隊，好明顯他們要殺你替馬家坤報仇而後才甘心，因此，殺不了你，他們絕不會罷休，而方樹貴跑去烏鴉窩報訊，他們猜到你一定會親自帶隊趕去捉拿他們，你對他們恨之入骨這一點，他們必定知道，因此，你絕不會放過這個將他一網成擒的機會。」

「蕭老兄，你在說甚麼，直截了當說吧，我明白。」胡紹興性急地道。

蕭原是怕胡紹興不大信服他的見解，才會說那些「廢話」。既然胡紹興那樣說，於是他便簡明地道：「胡隊副，我猜他們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殺你的大好時機，他們會再施奸計，在路上伏擊咱們，又或是誘咱們落陷阱。因此，我猜他們不會溜之大吉。」

胡紹興想了一會，點頭道：「你的推測未嘗不合事理，嗯，越想越覺你所言有理，他們已使過一次詭計暗算咱們，必定以爲咱們都是笨蛋，自以爲智計過人，因而再一次施計對付咱們，而這一次是個大好機會，換了是我，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蕭原接口道：「因此，咱們一定要到烏鴉窩走一趟。」

胡紹興擔心地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蕭老兄，他們在暗，咱們在明，雖則猜到他們極可能會施計對付咱們，咱們想小心提防，但却防不勝防啊……」

蕭原成竹在胸地道：「胡隊副，咱們大可將計就計，打蛇隨棍上。只要如此如此……我擔保咱們不會吃虧，必能一網打盡，雖然冒險也值得，若放過這個機會，讓他們溜到別處躲藏起來，要對付他們恐怕難上加難。」

胡紹興咬咬牙，用力拍一下蕭原臂膀，斷然地道：「嗯！要打虎，絕不能怕虎噬！就依你之計行事！」

＊　＊　＊

保安隊幾乎傾巢而出，直撲烏鴉窩。

爲防金毛虎那伙烟匪乘虛而「入」，於離鎭之前，胡紹興依照蕭原的話，臨時招來了一批民兵，與留守鎭上的十數個士兵擔負起防衞之責。

烏鴉窩果然是一條小村子。

村子裏不論大人小孩，對突然出現的保安隊抱敵視態度，對於士兵的查問，一問三不知。

大肆搜查了一番，一無所獲，對於這個結果，胡紹興毫不感到意外，因他早已料到。

令他感到難受和氣憤的是，不少老人和小童對他們這批「不速之客」不斷謾罵，甚至有人乘他們不留意時，向他們擲石頭，扔牛屎。幸好他還能按捺得住，因他知道，村裏的人都被那伙烟匪所帶來的「好處」蒙蔽了理性，不曉得分辨是非了。

事實上也難怪那些愚昧的村民被蒙蔽得不辨是非，誰願過又窮又苦的日子，那些烟匪讓他們有好日子過，吃得飽，他們當然視之爲恩人，誰要對付他們，不將之視爲仇人才怪。

搜尋不到那伙烟匪，在這種環境下，胡紹興和部下都不想在村內逗留，免得遭受辱罵和突如其來的「襲擊」。

他們在村民的辱罵聲及噓聲的「歡送」下，退出村子，一個士兵按捺不住，朝天開了兩槍，才將那些村民的罵聲和噓聲鎭壓下去。

剛退出村外，便見到兩個士兵匆匆跑來，向胡紹興報告：「胡隊副，在西南面警戒的弟兄發現有一伙人在竄逃，我和吳南追下去，在路上發現一包烟土，立刻跑回來向你報告。那伙竄逃的人十成是金毛虎那伙烟匪。」一個士兵將手上拿着的一塊用油紙包着的東西遞給胡紹興。

胡紹興接過，拿到鼻端嗅了一下，隨即對那兩個士兵道：「你們發現那伙人時，已竄逃出多遠？」

「聽樹材說，相距約六七丈遠。」

「立刻追下去！」胡紹興舉手一揮。「那伙烟匪帶着烟土竄逃，跑不快的，咱們必定是能追上他們。」

一呼百應，胡紹興率領部下飛一般朝西南方那面追下去。

追到一處山坡脚下時，他們看

到附近的地上有幾大包（蔴包袋）東西，胡紹興示意暫停，着兩個士兵上前查看那幾個大蔴包袋內裝着的是甚麼東西。

「胡隊副，都是烟土！」上前查看的其中一個士兵從打開的蔴袋中，拿出一塊狀如泥磚大小的油紙包，朝胡紹興舉起來。

一下槍聲驀然乍响，跟着是那個舉起烟土的士兵出一聲慘叫，倒跌下去。

「劈劈啪啪」一陣槍聲緊接爆响，又有兩個士兵痛叫跌倒，胡紹興彎低身竄避，邊急喝：「快找地方躲避還擊！」抬起手握着的匣子槍往山坡上射擊。

其他士兵慌忙作鳥獸散，各自找地方躲避，不管三七二十一朝山坡上還擊。

那一陣彈雨是從山坡上面暴射下來的。

好明顯，山坡上有人伏擊保安隊。

可是，保安隊的人在倉促間，根本看不到伏在山坡上的人匿在那裏。

驚魂稍定，胡紹興喝令部下集中槍火往山坡上射擊，一時間槍聲大作，震天動地。匿在山坡上伏擊他們的人雖然仍有人放槍，但似乎被保安隊的槍火壓住，只有疏落的槍火抗擊。

胡紹興眼見山坡上的槍火被壓住，馬上喝令：「王英、周全，帶隊衝上去！其他人留在原地掩護！」

王英與周全馬上跳起身，在己方的槍火掩護下，招呼所屬士兵往山坡上衝去。

槍聲加上吶喊聲，保安隊這方面聲勢大盛，王英、周全帶領的十數個士兵一口氣衝上山坡。

就在這刹那，山坡對面，胡紹興等人的背後，突然槍聲暴响，匿在原地掩護的士兵中，有人發出慘叫，而衝上坡脚上的士兵亦有人中彈倒下，刹時間保安隊這面陣脚大亂。

「殺呀！」山坡上吶喊聲震天，十多人從隱匿的地方現身跳出來，邊開槍邊往下衝。

衝上坡脚上的王英和周全及十多個士兵在腹背受敵之下，無法穩住陣脚，唯有狼狽地往下竄。

坡脚下的胡紹興以及留下掩護的士兵亦陣脚大亂，若不是胡紹興振聲大喝，將之穩住，情形不堪設想：「沉住氣，全力抗擊，千萬別亂陣脚，有誰驚慌走避，軍法論處。」

「轟轟轟……」前後夾攻的烟匪扔出手榴彈，爆炸聲中，往下急竄的士兵和「就地」抗擊的士兵有數人被炸倒，慘叫聲撼人心魄。

胡紹興一邊嘶聲喝叫部下頑抗，一邊心急如焚——怎麼作爲黃雀的援兵還未趕到，這樣下去，他們肯定支持不了多久，恐怕會被那伙烟匪殲滅。

他急得幾乎忍不住放開喉嚨大叫援兵快出現。

王英與周全所率的十數名士兵已從坡上竄奔下去，各自找地方躲伏抗擊。

從山坡上衝殺下來的烟匪已衝到坡脚上，而另一隊自另一面夾擊的烟匪亦不斷逼進，保安隊已快支持不住，在烟匪的兩面夾擊下潰敗。

胡紹興急得在心裏罵出一連串髒話。

烟匪又扔出三個手榴彈。

看來，烟匪不將保安隊殲殺，絕不罷休。

手榴彈爆炸聲中，一陣急驟的槍聲恍如天外傳來般，乍然暴响，從坡脚上往下衝的烟匪刹時慘呼驚叫，刹那間亂了套，至少有五六人倒下。

「殺……呀……」胡紹興從飛揚的塵烟中，瞥到一隊人從坡脚的那一面衝殺出來，立時精神一振，從地上跳起來，往背後那伙烟匪衝去。

刹那間形勢急轉直下，原本「氣勢如虹」，佔了上風的烟匪被突然殺到的那隊人殺個措手不及，登時亂了套，落荒竄逃。

「胡隊副，千萬別讓這伙烟匪逃掉。」及時「殺到」的那隊人中，領頭的那一個大聲呼喊：「務必將之全殲！」

那人不就是蕭原！

數十個保安隊士兵眼見「援兵」殺到，莫不心神振奮，呼喊連聲，聲勢大盛，奮力追擊那些返身竄逃的烟匪。

那伙烟匪已潰不成軍，鬥志全消，祇顧逃命。

經過一番追擊，保安隊幾乎全殲那伙烟匪，逃脫的不多，其餘的非死即傷或被捕。

這一仗，保安隊大獲全勝，吐氣揚眉。

胡紹興胸中那股怨恨之氣亦全消。

保安隊發出的歡呼聲代替了剛才那叫人心驚的槍聲。

除了幾乎全殲許金虎那伙烟匪外，保安隊還繳獲不少槍械，並根據那些被俘的烟匪所供，在山坡側後的坡脚上一個山坑內，起出數百斤烟土，這一仗的收穫可大了。

胡紹興在興奮之餘，並沒有忘了看看可有捉到匪首金毛虎或是將之擊斃，下令部下將所有生死的烟匪集中起來，加以辨認。

逐一辨認的結果，除了認出坐

第二把交椅的毛海屍體外，找不到許金虎與「三爺」阮標——不管生死。

胡紹興不甘心，命令兩個士兵拉出兩個活擒的烟匪，再加辨認。

結果，兩個烟匪都搖頭說金毛虎和阮標並無落在保安隊的手上，換言之，許、阮兩人跑掉了。

「他媽的！居然被金毛虎跑了！」胡紹興氣恨恨地用力跺跺脚：「斬草不除根，豈不功虧一簣？」

蕭原拍拍胡紹興肩頭：「胡隊副，別懊惱，我向你擔保，那兩個傢伙逃不了的，包在我身上。」

胡紹興咧嘴一笑——苦笑：「蕭老兄，若非你想出這條黃雀在後之計，這次怎能一仗功成，幾乎將那伙烟匪全殲滅，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蕭原笑笑道：「若非胡隊副與隊中弟兄冒險作餌，我的主意再好也不管用，功勞最大的該是你和隊上那些弟兄。」

胡紹興忽然神色一黯，傷感地道：「這一次死傷了八個弟兄，功勞最大的該是他們。」

蕭原心裏一陣難過：「胡隊副，有生必有死，別再說這些叫人難過的事了，時候不早了，這裏離鎮上頗遠，該收隊回去了。」

胡紹興點點頭，吁口氣，下令返回古河鎮。

歸途上，胡紹興想起蕭原所說的話，忍不住道：「蕭老兄，憑甚麼那樣有把握跟我說，擔保金毛虎和阮標跑不了，包在你身上？」

蕭原前後打量一眼，才壓低聲音道：「我之所以敢那樣說，實因許金虎必不甘心就此土崩瓦解，必圖報復。你想想，他手下第四把手馬家坤被咱們槍殺，他也容忍不了，派人放火欲燒死你和家人，以圖報復，如今他遭此慘敗，幾變喪家之犬，你說，他會甘心麼？」

「對！」胡紹興一拍大腿：「像金毛虎這種有仇必報的人，他絕不會就此罷休，蕭老兄，他在暗，咱們在明，這可不好對付啊！」

蕭原成竹在胸：「這一點你別擔心，咱們返回鎮上後，祇要立刻加以防範，便不怕金毛虎使出任何鬼域技倆。」

胡紹興臉上露出不大置信的神色：「蕭老兄，你擔心金毛虎會不顧一切，立刻向咱們報復？」

蕭原認眞地道：「不是擔心，而是猜他有此可能，俗語有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對付金毛虎這種奸狡兇惡之徒，切不可輕敵，更不能以常理去猜度，必須全神貫注地去防範，否則，恐怕後悔莫及。」

胡紹興豎起大拇指，衷心讚道：「眞不愧是個高手，若不是得你幫手，焉能這麼快便將金毛虎這伙烟匪瓦解。遇上你，是我的運氣。」

蕭原笑道：「哈，你讚得我天上有地下無，令到我飄飄然，其實，我和普通人沒有兩樣，單憑我一人，即使有通天本領，也對付不了那伙烟匪。若非你與隊上弟兄肯冒險作餌，我的主意再妙，也不能施行，說到底，功勞最大的是你和隊上的弟兄。」

胡紹興興高采烈地道：「這次瓦解剷除了那伙烟匪，回去後要好好慶祝一番。」

蕭原本欲出言勸阻，突地改變主意：「嗯！確是值得好好慶祝一下，我拿出十個大洋買酒食。」

胡紹興搖手道：「不需你拿錢出來，咱們這次緝獲數百斤烟土，上繳到縣裏可拿到近百大洋賞金。隊上可先墊出酒食錢，拿到賞金後，自可塡補。」

蕭原也不勉强，因他身上所剩的錢不太多。

* * *

聽聞幾乎全殲那伙烟匪，姚清香大爲高興，但又有點擔心：「大哥，金毛虎若是逃之夭夭，我怕他會不肯甘休，暗中下手報復，可防不勝防啊！」

蕭原笑笑道：「放心吧，他若不知死活，暗中進行報復，管教他變成一隻死老虎。」

「大哥，我買了好些菜餚，慰勞你，今晚吃多些啊，這幾天你操勞奔波，瘦了……」

蕭原心裏感到過意不去，但又不能不說實話：「清香，今晚我不能陪妳吃飯，保安隊擺了慶功酒，我不能不去，很對不起。其實，單是去飲慶功酒，我不會去，今晚可能有事發生，爲防萬一，妳今晚不要留在家裏，偷偷到一個親戚家裏住宿一晚吧！」

姚清香心裏充滿疑問，看到蕭原一臉認眞，知道必有道理，點頭道：「嗯，待會我到二嬸家裏去。大哥，千萬要小心在意啊！」

蕭原含笑道：「妳不用替我擔心，我會照顧自己。記着，到二嬸家後，不要再回家。」

姚清香順從地點點頭，忽然想起一事，抬眼看着蕭原道：「大哥，差點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九姑已替我擇了一個好日子跟你結拜……」

「那一日？」

「大後天。」姚清香高興地道：「九姑說，那是本月最好的日子，所以替我們擇了那一日。」

「既然是好日子，就那一日吧。」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拿去買辦應用的物品，弄幾桌酒菜，這麼大件事，該宴請親朋

戚友。」

姚清香不肯要：「你給我的錢，還剩大半，足夠那一日的開銷有餘。」

蕭原硬是將大洋票子塞在清香手上：「拿着吧，我身上還有錢。別省錢，要辦得體面，不要失禮人，知道嗎？」

清香拗不過蕭原，祇好收下。

蕭原說身上還有錢，並沒有騙清香。不過，祇剩下七個大洋。

看看時候差不多，蕭原離開姚家，往保安隊走去。

姚清香在蕭原離家後，悄悄從後門離去，到二嬸家裏去。

來到保安隊，祇見隊部內一片熱鬧，蕭原正欲問一個士兵胡紹興在那裏，快步從裏面走出來的王英一眼看到他，馬上高興地道：「蕭先生，你來了，太好了，省得我去姚家找你。」

蕭原笑道：「王兄弟，胡隊副呢？」

「胡隊副在裏面張羅一切。」王英道：「請跟我來。」回身往裏走。

蕭原跟着王英來到中院（其實是個大天井），一眼便看到胡紹興在指手劃脚，指揮七八個士兵擺放枱欖，當下張口呼叫：「胡隊副！」

胡紹興聞聲望向蕭原那面：「蕭先生，你來了，今晚我要跟你喝個痛快。」笑着迎向蕭原。

「有陳年米酒，有鷄有肉，還有魚，擔保你大飽口福。」一頓，接道：「走，到我那裏喝杯茶，我已泡了一壺上好的山茶。」

來到胡紹興一家暫住的居處，胡妻忙招呼蕭原坐下，替客人和丈夫倒了杯茶，才退出外面。

喝了兩口茶，蕭原連聲道：「好茶，果然不俗。」

「喝多杯。」胡紹興拿起茶壺替蕭原斟茶：「蕭先生，我已依照你的話，佈置妥當。」後面這句話說得很低，低到祇有蕭原才聽到。

蕭原嗯了一聲：「咱們今晚大可放心吃喝了。」

胡紹興目光閃閃，咬着牙沉聲道：「我希望一如你所猜度，金毛虎今晚會乘虛而入，跌落羅網中。一日不將他擒殺，我一日放心不下。」

蕭原滿有把握地道：「我猜他今晚不來，明晚也會來，不解決那頭兇虎，咱們確是難以安枕。」

兩人談說了一會，一個士兵到來請兩人到中院「入席」，酒菜已全擺放在桌上。

兩人來到中院，祇見五張大木枱上，都擺放滿了酒菜，丁世昌、王英及一衆士兵看到兩人來到，發出一陣歡呼聲。

除去死傷的士兵，保安隊還有近五十個士兵飲這頓慶功酒。

兩人被安排在當中那一席坐下，胡紹興首先舉杯敬部下一杯，接下來敬蕭原一杯。丁世昌等人先後敬胡、蕭兩人一杯，一輪敬酒後，喧嘈哄叫聲才暫歇。

計一下，蕭原發覺自己已喝了五杯酒。

這頓慶功酒一共吃喝了一個時辰有多，大半人都醉薰薰的，就連蕭原亦幾乎醉倒，結果要在隊部留宿，而胡紹興已醉倒了，要兩個士兵扶他去睡。

擾攘過後，保安隊內變得一片沉寂。

除了當值的士兵外，其餘人等全都尋夢去了。

夜闌人靜。

保安隊部左右兩側的墳頭上，悄沒聲地，像鬼魅般冒出幾條身影，跟着往內翻跳落圍牆內。

大概因為大多數人喝醉的關係，保安隊除了當值放哨的士兵外，並沒有派出人手在隊部內外巡邏。

那幾條人影潛入隊部內，如入無人之境，在隊部內摸黑亂竄，似乎要找尋甚麼。

隊部內忽然響起一聲狗吠。

那幾條在隊部內亂竄的人影都被那狗吠聲震住，慌忙匿藏起來。

可是，隨着各處驀然亮起的燈火，令到那幾條人影無所遁形！

「不想死的舉手走出來！」一聲大喝如雷打般乍然響起，跟着是一陣吆喝聲。

匿在中院一堵牆下的兩條人影嚇得渾身抖顫一下，其中一人馬上將槍抛出去。「別開槍，我……走出來。」站起身，舉高手，一步一步自牆角後走出去。

另一條人影亦將手上的槍抛出去，舉手現身。燈光照耀下，那兩個人搭拉着腦袋，臉無人色，全身抖顫。

中院內，起碼有七八支槍對準了那兩個舉手投降的人。

驀地，中院後面響起「啪砰」兩下槍聲，跟着響起一陣急驟的槍聲及吆喝聲。槍聲中，有人發出一聲嚎叫。

原來被困在後進的三條人影居然拚死也不投降，負隅頑抗，向圍困他們的保安隊開槍射擊，結果在保安隊的猛烈還擊下，兩個人被擊倒，剩下的一個嚇得那裏還敢頑抗下去，慌忙大叫不要開槍，將槍扔出去，舉手投降。

被擊倒的兩人一死一傷，投降的那個指認傷者是三爺阮標。

不用說，潛入保安隊部內的幾條人影，是金毛虎許金虎幾個漏網之魚。

除了阮標被槍傷被擒外，其餘的烟匪都舉手投降。

數一下，潛入保安隊部的烟匪一共有九人。

可是，九人之中，並沒有金毛虎在內。

莫非又被金毛虎跑掉了？

胡紹興急忙查問那幾個烟匪，金毛虎是否跑了。

一個烟匪答，金毛虎並沒有跟他們一起潛入保安隊部，而是在鎮外與幾個新招募的烟匪負責接應，話聲未落，鎮口東面傳來一陣槍聲，同時那面夜空中閃起一片火光。

鎮上的人都被驚動了，膽大的起床跑出門外瞧着發生何事，膽小的躲在房子內，有人甚至躲到床底下。

整個古河鎮都從「沉睡」中「醒」過來。

「他媽的！好奸猾的金毛虎！」胡紹興惱怒地用力頓一下脚。「派手下冒險潛入鎮內送死，他却躲在鎮外，有個三七二十一，拔腿便溜，不是人！」

蕭原握着拳頭揮動一下，「可恨！想不到金毛虎不入阱！要捉到他，恐怕不容易。」

「無論如何也要捉到他！」胡紹興一拳擊在牆上。「絕不能留下這個禍患！」

就這一會之間，鎮口東面的槍聲逐漸疏落下來，代之是隱隱傳來的喧嘈救火聲。

「胡隊副，我去看看火燒的地方火勢大不大。」蕭原匆匆往外走。

胡紹興大聲道：「小心啊，王英，帶四個人跟蕭老兄去。」

王英答應一聲，帶四個士兵追出去。

胡紹興吁口氣，吩咐部下將擒下的烟匪押到拘禁室關起來，那個被擊斃的傢伙則抬出大門外示衆。

對於未能將金毛虎許金虎一舉擒下，他一直耿耿於懷，不甘心。

原來包括他在內——還有蕭原，以及那些「喝醉」了的士兵，都是假裝的，他們喝的大部份是凍開水。而他們亦沒有眞的睡過去，返回宿處後，便持槍在宿處內外戒備，暗中佈下羅網，等待金毛虎那條漏網之魚再入羅網。

而在飲慶功酒之前，胡紹興依照蕭原所出的主意，暗中在鎮內各處及隊部附近佈下「眼線」，若有人出現，都逃不過那些「眼線」的雙眼。因此，潛入隊部內的九個烟匪自始至終都落在他們的眼內，落入佈下的羅網中。

蕭原之所以讚同飲慶功酒，就是想到許金虎可能會乘他們興高采烈之際，乘虛而入，來個大報復！於是想出這個以防萬一的主意，也幸虧有此一着，否則，不堪設想。

事實上，胡紹興於知道有人潛入隊部內，已暗暗捏把冷汗，暗讚蕭原有先見之明。

蕭原與王英五人趕到起火的地方，火勢已快撲熄，一顆心才放下來。打量一番，有數座房屋被燒毁，幸好沒人被燒死，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絕無疑問，火是金毛虎放的。

一個設在那裏的「暗哨」加以證實。「王班長，我和匿在這裏的阿旺和羅添發現有四個人潛入鎮內，立刻加以喝止，那四個人一聲不響向我們開槍射擊，我們隨即還擊，跟着便見有一座房屋起火，接着另一座也起火。四個賊匪乘着越燒越猛的火勢跑掉。」

「往那裏跑？」王英問那個士兵。

「那面！」那個士兵往偏東那個方向一指。

王英轉對蕭原道：「蕭先生，要不要追下去？」

蕭原往那面盡是看不透的夜空看一眼，搖頭道：「不用，夜色這麼黑，很難追尋到那幾個賊匪。」

「被他們跑了，眞不甘心！」王英不甘心地揮動一下手上的槍。

蕭原拍拍王英肩頭。「別惱，跑不了的，遲早我也會將那隻兇惡的金毛虎獵殺！」稍頓一下，然後道：「你們留在這裏看着，不要大意，提防金毛虎使出回馬槍。我先返回隊部。」說完，回身往保安隊部走去。

往回走出不遠，便聽到隊部那面傳來兩下槍聲，跟着是一陣雜亂的槍聲。

蕭原心頭登時劇跳一下，暗呼一聲：「不好！金毛虎乘亂潛入鎮內，摸到隊部去，放冷槍暗算隊上的弟兄！」拔脚飛奔跑往保安隊。

槍聲忽然變得疏落，代之的是幾聲吆喝。蕭原如飛跑到保安隊部前，祇見大門前附近站滿了士兵，持槍戒備，左側那面吆喝聲音，顯得很喧嘈。

蕭原跑到一個士兵跟前，急促地問：「發生甚麼事？」雖則已料到，仍禁不住詢問。

「蕭先生，是你。」那個士兵忙答：「剛才有兩個賊匪攀上牆頭，向胡隊副等人放冷槍……」

「胡隊副可有中槍？」蕭原一顆心揪了起來。

「沒有。」那個士兵道：「走在胡隊副旁邊的丁隊目中了槍……」

「胡隊副呢？可是在隊部內，」蕭原急問。

「胡隊副帶了七八個弟兄追下去。他發誓要捉到金毛虎。」

王英叫道：「該打十八槍的金毛虎，原來並沒跑掉，暗中潛到隊部來，欲暗算胡隊副！」

蕭原不是吩咐王英留在火燒的地方麼？他怎會忽然在隊部前現身？

原來他在聽聞隊部那面忽然傳來槍聲，驚急擔心之下，忘了蕭原的吩咐，拔腳往隊部飛奔。他素有飛毛腿之稱，跑起來比蕭原快多了，因此他比蕭原慢不了多少便跑到隊部前。

蕭原乍聞王英在他身後大叫，差點嚇一跳，陡地心頭劇跳一下，疾聲對王英道：「快跟我跑入隊部！」箭一樣標入隊部內。

王英呆了一呆，雖則他不明白蕭原何以突然衝入隊部內，但却猜到必有原因，於是急急跟着跑入隊部內。

衝入隊部內的蕭原直往後面跑去。

隊部內幾乎空無一人。

蕭原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他之所以突然衝入隊部內，乃因他忽然想到，萬一金毛虎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而隊部內又空無一人，那暫居在隊部內的胡妻與一雙兒女便危險。

不幸的是，他猜中了。

慶幸的是，他總算及時警覺。

就在他疾衝到中院的時候，裏面傳出一聲婦女的驚叫聲，跟着是「砰彭」一聲震響——像關門聲又像踢門聲，跟着是一陣孩童的驚喊聲。

蕭原一顆心揪得緊緊的，張口發出一聲厲喝：「金毛虎！好大膽啊！我要你進得出不得！」「砰砰砰」一連向天開了三槍。

緊跟在蕭原後面的王英這刹那已明白是怎麼回事，跟着扯開喉嚨大叫：「金毛虎潛入隊部內，弟兄們，將隊部團團包圍起來，不要讓金毛虎跑掉！」

隊部外的士兵被喝叫聲和槍聲驚動，發出一陣驚叫急呼聲，有人衝入隊部內，有人往兩邊跑——將隊部包抄起來。

一陣風般疾衝到裏面廂房前的蕭原，一眼瞥到一條人影閃沒於牆角後，馬上連放四槍。槍彈擊在牆角磚上，火星濺射，可惜射不中那條人影。

那面牆角後陡地閃吐出連串槍火，幸好蕭原已改變方向，斜衝向左前方，否則，極可能被牆角後閃吐出來的槍火射中。

蕭原斷定那人就是金毛虎許金虎，雖聞兇名已久，至今仍未能一睹眞面目。

「掩護我！」蕭原扭頭對後面的王英急叫一聲，隨即在王英的槍火掩護下，衝向牆角那面。

一口氣衝到牆角那面，蕭原不敢貿然閃到牆角後，恐防金毛虎向他放冷槍，但又不能匿着躭誤時間，讓金毛虎乘隙逃掉。因此，他馬上往下一蹲，隨即閃身轉到牆角後，食指一勾，連開數槍。

槍火閃吐中，他瞥到一條人影已攀上牆頭上，一團閃着火光的物事就在那瞬間自牆頭上扔過來，蕭原嚇一跳，急忙閃退回牆角那面。

由於那伙烟匪曾使用手榴彈，因此，蕭原不能不提防扔過來的物事是手榴彈。

「轟」一聲，那團物事在牆角前的地上砸落，爆洩起一大蓬火光，像一面火牆一樣，遮擋住閃匿到牆角後的蕭原兩道目光。

衝到牆角後的王英幾乎將閃退回去的蕭原撞倒。

「啪啪啪」接連三聲爆響，廂房瓦面上及窗旁牆上火光閃閃，燒了起來。

廂房內的胡紹興妻兒突然發出驚惶失措的呼救聲。

蕭原心頭大驚，顧不了追擊金毛虎，急急對王英道：「快去救胡隊副妻兒！房子內可能燒起來了！」

兩人轉回廂房門前，雖然看到——從門縫房子裏面火光閃閃，蕭原忙呼叫道：「胡大嫂，我是蕭原，不用怕，快帶兩個孩子跑出來！」

「蕭先生，房門口被火封着啊，跑不出去。」裏面傳出胡妻驚慌惶急的叫聲。

蕭原忙叫道：「不用怕！我進來救你們出去！」話聲未落，「砰彭」一聲將房門撞開，衝入廂房內，祇見裏面房門前地上火光熊熊，不但將房門口封堵住，還燒着了門框，對上的瓦面上破了一個洞，不用說，從圍牆上擲過來的「火燒彈」砸破了瓦面，落入裏間門前地上，因而燒起來。

「蕭先生，火勢將房門口封住，如何是好？」王英急得不知所措。

蕭原目光一掃，馬上有主意，兩步標到桌旁，兩手各抓一桌腿，舉起木桌，走到房門口前，呼一聲將木桌往前一扔，乘着木桌帶起的風勢將火勢逼開的空隙，一頭衝入房內。王英看着，對蕭原的急智大爲佩服。

幸好被困房內的胡妻及一雙兒女一直躲在床尾那頭，因而沒被扔入去的木桌砸中。

蕭原呼吸一口氣，兩步搶到床前，對瑟縮着摟作一團的胡妻道：「跟着我衝出去，不要怕！」說話時，已一手抓起床上一張薄布被子，跟着一手抱起男孩。「胡大嫂，抱起女兒，跟在我身後，像我那樣用被子罩在頭上，甚麼也別想，跟着我衝出去！」

待胡妻抱起女兒，將被子罩在

頭上，蕭原馬上喝一聲：「衝！」當先往房外衝。

難得的是，胡紹興一雙兒女雖然驚怕，却不哭。

蕭原當先從猛烈的火光中衝出去，可是，跟在後面的胡妻却在門口猛地絆倒，母女倆一齊摔跌在地上，懷中的女兒哇一聲痛哭起來。最糟的是，火勢一下子噬着了罩着胡妻上半身的被子，亦噬着她的褲子。

胡妻發出驚惶的嘶叫聲。

王英看着，嚇呆了。

蕭原的反應好快，一手將胡家兒子往王英懷中一塞：「抱住！」接着回身一手抓住從身上滑落地上的被子，往上一掀，被子倒掀起來反罩回去，將火勢逼開，蕭原就乘這一瞬間的機會，一個箭步標前去，一手抓住胡妻一隻手，口裏急喝一聲：「抱緊女兒！」發力往回拉扯，險險將胡妻母女從火光中拉扯出來，被逼開的火勢跟着反噬回去，將房門口那片地方完全封堵住。

將胡妻母女拉出來的蕭原，飛快地拿起放在一個木几上的大瓦壺，將壺裏的水傾倒在胡妻着火燒着的褲褂管上，將火淋熄。

蕭原只顧救人，並沒理會自己的頭臉被烟火熏得黑一塊白一塊，甚至頭髮和眉毛亦被炙焦了幾撮，那模樣好不怪相惹笑。

「王英，還站着幹嗎？」蕭原邊從胡妻手上抱起女孩，邊急叫：「胡大嫂，快跑出外面！」

這時，火勢不但將房門噬着，亦蔓延到房內，並向外蔓延。

死裏逃生，逃出廂房外的胡妻驚魂甫定，對救命恩人蕭原感激零涕，千謝萬謝。

王英對蕭原奮勇救出胡妻及一雙兒女的行爲，敬佩得五體投地，對自己剛才的失措大感汗顏。

經過保安隊士兵一番撲救，終於將火撲熄，只燒毀了大半個廂房，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於金毛虎，又給他跑掉了，只擊斃了那個在圍牆上接應他的烟匪。

而金毛虎之所以能夠跑掉，乃因那個遭擊斃的烟匪捨命引開保安隊，他才有機會溜走。

胡紹興驚悉隊部起火，火速趕返隊部，知道妻兒險葬身火海，幸得蕭原捨命搶救，對蕭原感激零涕，緊緊握住蕭原雙手，說不出話來。

——他知道說甚麼也難以表達他對蕭原的感激之情，因此以行動來表達。

這一次他們又一次鬥敗金毛虎許金虎。雖然妻兒受了驚，胡紹興也認爲值得。

遺憾的是，又讓許金虎跑掉。

至於許金虎因何於一日之間，招募到六個「伙計」，審問那些被擒的烟匪後，得到解答。

原來許金虎與被擊傷就擒的阮標跑掉後，隨即溜向烏鴉窩，在村裏招募了六個男丁，以圖潛入隊部來個大報復，並要搶回被繳去的烟土。許金虎可說膽大包天。

* * *

一連兩天，鎮上皆風平浪靜。許金虎大概自知鬥不過保安隊，因而溜之乎也。

可是，蕭原却並不那樣想。他認爲不能以常理去猜度許金虎這個膽大包天的烟匪！從他三番兩次意圖報復，他不相信許金虎會放手罷休。

胡紹興認同蕭原的見解，這兩日他都不敢大意，下令保安隊日夜加强在鎮上巡查及防衛，每一個進入鎮上的外地人，都嚴加盤查。

雖然明天便是與姚清香結拜的好日子，蕭原亦沒有鬆懈下來，連日來都在鎮外一帶地方搜尋許金虎，可惜一無所獲，許金虎像是從人間蒸發了。

終於到了跟姚清香結拜的日子。爲了隆重其事，蕭原早已要清香廣邀親朋戚友，計算人數之下，一共要擺六桌酒席。至於胡紹興，當然少不了他一份。

大清早，姚家便屋門大開，裏外皆張燈結彩，像辦喜事一樣，來觀禮祝賀的親朋戚友亦陸續到來，加上看熱鬧的孩童，姚家門前圍滿了人。

胡紹興來了。特地穿上一套嶄新的軍服，比平時神氣多了。

本來，他的妻兒亦是被邀的座上客，他恐怕會有事發生，所以沒帶妻兒來。

一日捉不到許金虎，胡紹興一日不放心。

吉時快到，姚家內外都是人，表面上看來毫無防範，實則附近有不少士兵暗中防衛。

吉時已到。

姚清香先在祖先及父親靈前上香，跟着蕭原亦上了一炷香給姚康。然後兩人在一個叫厤婆的親戚指點下，依照習俗，一齊拜天叩地，再在姚康靈前叩拜，宣讀盟誓，最後互相三叩首，便結爲異姓兄妹。

禮成後，有人點燃了掛在姚家門前的一串鞭炮，「辟辟啪啪」之聲不絕於耳。

一衆親朋戚友紛紛祝賀蕭、姚兩人結爲兄妹，祝賀之聲不絕於耳，好不熱鬧。

姚家一衆親朋戚友都對清香能夠得到蕭原這個異姓兄長感到高興欣慰。

從今以後，他們不用替清香擔

心她一個人孤苦無依。

有蕭原這個兄長照顧清香，他們都十二萬分放心。

在他們心目中，蕭原是一個有情義及富有，絕對可靠的人。

——一個好人。

胡紹興上前祝賀蕭原，「蕭老兄，看到你與姚姑娘結拜為兄妹，眞替你高興。甚麼時候喝你那杯喜酒，那可開心死了，哈哈……」別有意思地向蕭原扮個鬼臉。

——對於蕭、姚兩人結為兄妹，而不是結為夫妻，胡紹興感到可惜，他認為姚清香與蕭原很匹配。

蕭原很開心，打個哈哈道：「若我請喝喜酒，一定少不了你，恐怕你嫌遠不來啊。」他說的是與未婚妻張鳳琴成親之事。

胡紹興卻會錯意——以為他說的是與清香成親那日，頓時咧開嘴巴直笑：「你請喝喜酒，我怎會不到，即使遠至天脚底，我也會去！」

「各位，請入席。」姚清香一個遠房堂兄高聲招呼客人。

本來晚上才開酒席的，蕭原恐怕許金虎會乘黑生事，所以改在中午開席。大白天，他不相信許金虎膽敢潛入鎮內下手報復。

「胡隊副，請到這一席入座。」蕭原招呼胡紹興到屋堂當中那一席入座。

由於屋堂擺不下六桌酒席，所以屋堂內只擺了三席，有三席擺放在屋前的空地上。

換言之，有一半親朋在屋外入席喝酒吃飯。

擾攘了一會，一衆親友全已入席落座，圍在門前看熱鬧的人逐漸散去。

開始上菜了。

蕭原逐一替主家席每個客人斟了酒，跟着站起來奉杯敬酒，忽然間外面響起一陣喧嘈聲，只聽一把母鴨叫般的聲音響起：「行行好，賞我這個老婆婆一碗飯吃，我已兩日未吃過一粒飯，請……大發慈悲，積福積德，……」刺耳的哀叫聲中，夾雜着幾聲喝阻聲。

「老乞婆，別喧嘈！快走吧，給了你一碗飯，還賴着不走？」是一把不耐煩的男聲。

「桌上滿是魚肉，我老乞婆很久未吃過肉，求你們大發善心，賞我魚肉……」

「得一想二，眞討厭！」另一把男聲道：「大元，給他幾塊肉要她走，別掃了興。」

驀地，那個老乞婆發出難聽的嘶罵聲：「無陰功啊！將我老乞婆推跌，還不認啊，不願意給老乞婆肉吃便不給啊……何需使陰手推跌我……你會不得好死……」

外面的喧嘈吵鬧聲弄得本來端坐着的胡紹興按捺不住，起身離座往外走。「那來的老乞婆在此撒賴胡鬧，好不掃興！」

蕭原欲起身勸阻胡紹興別出去，卻來不及，唯有跟着走出門外。

胡紹興一脚走出門外，便看到一個亂髮披頭遮面，一身破爛衣服的老乞婆躺在地上撒賴，一個婦女與兩個漢子圍着那老乞婆趕她走，但卻老鼠拉龜，無從入手，因那老乞婆在地上不住掙扎，坐滿了三張大桌子的客人都因那老乞在撒野而停筷不吃。

胡紹興氣往上衝，喝道：「老乞婆，再不走，賴在這裏胡鬧撒野，我叫人來將妳鎖起來。」

喝聲未落，那個老乞婆突然跳起來，手舞足蹈地衝向胡紹興，口裏胡言亂語：「長官，評評理啊，老乞婆豈是好欺負的……」

追出門外的蕭原一眼看到那老乞婆從披面的亂髮中，露出的雙眼射出兇光，登時心頭劇跳一下，衝口疾喝：「胡隊副，小心……」下面的話被一下槍聲震斷。

喝叫聲雖被震斷，蕭原仍然來得及做了一件事——伸手一把將胡紹興扯跌！

可是，胡紹興仍然挨了一槍，右肩胛上血流如注，開了個血孔，痛得他在地上打滾。

要不是蕭原及時將他扯跌，那一槍可能射在胡紹興的右胸上，將他斃命。

蕭原救了他一命。

放槍的你道是誰？竟然是那個老乞婆！

老乞婆的身上居然藏着槍！

簡直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所有的人都被那一下槍聲震住，無法相信目睹的「怪事」。

只有蕭原沒有震驚得呆住，那剎那他飛快地拔槍，向那個老乞婆放了一槍。

那老乞婆來不及放第二槍，握槍的右手便挨了蕭原那一槍，手腕中槍，手上的左輪槍鬆跌落地上。

蕭原口裏厲喝：「許金虎，要命的不要動！舉起手！」

雖然從未見過許金虎，蕭原卻斷定那老乞婆就是許金虎！

那老乞婆根本就是假扮的。眞正的老乞婆身上怎會藏着槍，要射殺胡紹興，只有許金虎才會那樣做。

蕭原手上的匣子槍對準金毛虎。

金毛虎對蕭原的厲喝充耳不聞，亦不理會受傷流血的右手，一步步走向蕭原：「開槍啊！怎麼不開槍？你要我不要動，我偏要動！」

從地上站起來的胡紹興忍着傷痛，恨怒地吼道：「蕭老兄，開槍呀！射斷他的兩條腿，看他還能行走！」跟着放聲吼喝：「來人呀！快來將這個賊頭抓住！」

蕭原盯着金毛虎，並沒有開槍。

——對於金毛虎那不怕死，豁出去的舉動，心裏大起思疑。

——他隱隱感到，金毛虎心有古怪。

胡紹興眼見蕭原不理會他的話，急怒得不顧一切搶前，突然搶去蕭原手上的匣子槍。「金毛虎，我要你變成一隻跛脚虎！」撥動扳機向許金虎開槍。

「不要！」蕭原陡地大驚失色，一手推開胡紹興握槍的手。

許金虎陡地爆發出一陣得意放肆的大笑聲。「開槍呀，為何阻止他向我開槍！

「蕭老兄，那……可惡的賊頭死有餘辜，為何阻止我……」胡紹興生氣地向蕭原怒叫。

蕭原澀聲道：「胡隊副，看清楚許金虎身上綁着的東西？」

胡紹興定睛往金毛虎身上看去，登時倒抽一口冷氣，目瞪瞪僵住。

你道胡紹興看到許金虎身上綁着甚麼東西。

原來許金虎身上綁滿了炸藥，而他的左手亦多了一支小手槍，槍嘴對準了身上的炸藥，他身上那件又髒又破的外衣是在蕭原推開胡紹興的手時，陡地扯開來的。

蕭原就是在許金虎扯開外衣的剎那，瞥到他身上綁着的東西，雖然未能確定是甚麼東西，為了衆人的安危着想，他急忙推開胡紹興的手。

——他不敢冒那個險。

——要不是身上綁着的東西有古怪，許金虎怎會有恃無恐。

「炸藥！他身上綁滿炸藥！」一人突然失聲驚叫。

本來還「坐得住」的客人，被那一聲驚叫嚇得登時驚呼慌叫，雞飛狗走，好不混亂。

「站住！一個也不准走！」許金虎張口發出兇厲的吼喝聲。「誰敢走，我贈他炸藥。」

本來雞飛狗走的客人頓時被震住。個個都像泥塑木雕那樣，不敢再走半步。

就連小孩也停止了哭喊聲，被大人捂住嘴巴。

至於屋內的客人，幾乎全都從後門溜走或躲起來，祇有清香留在屋內，甚至走到門前。

吸口氣，蕭原放緩語氣道：「許金虎，你想怎樣？」

直到此時，雖然他跟許金虎面對面，仍然無法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披散在許金虎頭臉上的亂髮一直將他的臉孔遮掩了大半。

毫無疑問，許金虎頭上的又長又亂又髒的頭髮，是假髮。

而他亦假扮得眞像一個老乞婆，不然，不可能「瞞天過海」，騙倒所有人。

這時，附近的保安隊——士兵，紛紛聞訊趕到，在附近持槍戒備，卻不敢造次。都被許金虎那一身炸藥震住。

蕭原估計許金虎身上的炸藥足以夷平方圓十多丈的地方。換言之，凡在場的人都無一倖免，所以，他才不敢動許金虎。

許金虎口裏發出桀桀的怪笑聲。「我想怎樣？嘿嘿……眞好笑！」陡地語聲變得異常森厲：「我要跟你和穿黃狗皮的胡紹興同歸於盡！」

在場的人都禁不住倒抽一口寒氣。

胡紹興一顆心幾乎停止跳動，「許金虎，別以為咱們怕了你身上的炸藥，休想嚇唬咱們，你今日跑不了！」他的聲音很不自然。

許金虎嘿嘿笑道：「為何不向我開槍？為何驚得手發顫？嘿嘿嘿，我今日來了，便不打算走！你們殺了我的弟兄，毀了我和弟兄所有一切，我要向你們討回！」陡地用受傷的右手扯掉頭上那個假髮，露出他的眞面目。

好猙獰的面目。

許金虎頭上果然有一撮黃髮，原來面目很難看，臉皮像橙皮那樣凹凸不平，厚嘴唇，招風耳，一雙眉毛又粗又短，兩眼微凸，兇光閃閃，好不嚇人。

蕭原吸口氣，冷靜地道：「你要的是我和胡隊副，無需殃及無辜，何不讓他們走。你想怎樣，我也奉陪。」

胡紹興又驚又急，方寸已亂。「你們那伙烟匪無法無天，罪有應得！」

「住口！」許金虎吼喝一聲。「你我從來河井不相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你們卻多管閒事，太歲頭上動土。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們幹的是犯法之事，我有權將你們那伙烟匪抓起來法辦！」胡紹興半句不讓。

「好啊！我就在這裏，你來抓我啊，幹嗎站着不動？」許金虎不屑地向胡紹興噘起厚嘴唇。

蕭原悄聲對胡紹興道：「胡隊副，沉住氣，千萬要捺着性子，別弄到近三十人陪我和你無辜慘死。」

一言提醒胡紹興，登時涼了半

截,長長呼口氣,捺着性子道:「許金虎,你走吧,我答應你,放過你!」

許金虎嗤道:「你放過我,我便會罷休,心滿意足?哈哈……你太瞧得起自己了,你以爲你是甚麼人,皇帝老子?呸!在我眼裏,你是個死人,祇要我一扣扳機,你便會被炸死!居然口出大言!」

胡紹興被罵得氣往上衝。「你他媽的,給你三分顏色上大紅,大不了跟你同歸於盡。」

蕭原忙阻止胡紹興說下去,「許金虎,一句話!你想怎樣?你要我,我可以跟你走,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否則,大不了與你同歸於盡。」

許金虎一雙兇眼亂轉,片刻,開口道:「好!我要你和姓胡的跟我走!走前,向我叩三個響頭,求我放過他們怎樣?」

「你……」胡紹興憤怒得一張臉漲紅,甚至忘了右肩上的傷痛。

要他向許金虎叩頭,簡直奇耻大辱。

「胡隊副,爲了二十多個老少無辜的安危,請千萬忍辱負重。」

蕭原低聲開解胡紹興。

胡紹興深深吸口氣,壓下心中怒火。

「怎麼樣?答不答應?」許金虎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

「我叩!」蕭原重重吐出兩個字。

胡紹興雙手揑得指節發白,咬着牙,胸口急急起伏,突然跪倒下去,咚咚咚向許金虎叩了三個響頭。

蕭原舒口氣,跟着跪下叩了三個響頭。

衆人看着,都替蕭、胡兩人感到難過。

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輕易向人下跪。

胡紹興樂得哈哈大笑。

「金毛虎,讓他們離開!」胡紹興下唇有三個深深的齒印。

許金虎朝那二十多個老少男女喝道:「還不滾!趁我還未改變主意!」

「哄」一聲,二十多個男女老少如聞大赦,發足四散奔走,轉眼間,走得一個不剩。

「人都走了,你兩個跟我走!」許金虎兩眼兇狠地盯着蕭、胡兩人。

蕭原往前走出一步,突地臉色大變,脫口疾聲喝叫:「王英!不要!」

胡紹興一怔,神色好不奇怪,不知道蕭原因何大驚小怪。

許金虎對蕭原的咋唬亦大惑不解,但從蕭原那氣急敗壞的神色,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有人自後向他襲擊,禁不住悚然一驚,下意識地扭頭回望。

背後那有人。

許金虎頓知上當,但太遲了,隨着一聲槍響,許金虎左手中槍,手上那支手槍跌落地上。

那一槍是蕭原開的。

在許金虎扭頭回望的刹那,他以不能再快的手法,拔出藏在右脚肚內側的勃朗寧手槍,朝許金虎握槍的左手腕開了一槍。

那一槍將許金虎的左手腕臂射穿!

許金虎兩手已被槍傷,經已無法引發身上的炸藥引子,換言之,他已變成一頭被敲掉虎牙的老虎。

胡紹興大喝一聲:「快!快撲上去抓住他!」

站在附近頗遠(早已暗中悄悄退避開去)的士兵聞喝呼應一聲,拔脚衝向許金虎。

歪跌出兩步的許金虎突然仰頭大笑(笑得很難聽),邊笑邊衝向蕭、胡兩人。「來啊,來抓我呀!你他媽的!我死也拖你們落地府!」身上綁着的炸藥中,赫然有一縷烟冒起!

沒有人看到許金虎如何觸發了炸藥引子。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許金虎身上的炸藥爆炸之下,不但蕭、胡兩人及衝撲過去的士兵退避不及,亦無人可能倖免!

換言之,蕭、胡兩人及那些士兵都會陪許金虎一道去見閻羅王。

胡紹興駭得臉色慘變,驚呼惶叫:「蕭老兄,射殺他,不要讓他跑過來!」

那些士兵急不迭掉頭走避,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飛離那裏。

蕭原那刹間亦駭得如墮冰窟,但他仍然飛快地向許金虎的額頭射了一槍。「快趴下去!」口裏疾喝。

許金虎「應槍」全身一震,脚步窒住,額上多了一個紅棗般大的血洞,可是,他居然沒有倒下去,窒停的雙脚一動,駭人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蕭原被那怪異的景象懾住。

他肯定許金虎已喪命。

任何人額頭上中了一槍,都絕對活不了。

如今一個死人竟然仍會走動,如此怪異的現象,即使見識過不少怪異駭人的詭事的蕭原亦爲之心裏震懾。

胡紹興駭得站在那裏,既不懂得驚叫,亦不曉得趴下來。

蕭原又向許金虎開了一槍。

許金虎上身劇晃一下,仍然不倒下,而且又繼續往前走……雖然走得比剛才慢了一點。

他身上的炸藥隨時會爆炸。

蕭原似無能爲力。

他手上那支勃朗寧手槍祇有三顆子彈,此時他手上握着的,是一支空槍。

他唯一能做的是竄起來,將駭呆住的胡紹興推落地。

一條人影就在蕭原將胡紹興推倒的刹那,從他身旁飛撲過去,衝到許金虎身前,奮力將許金虎推得往後飛跌出去。

「清香……」蕭原口裏發出心膽撕裂般的駭叫聲。

「轟」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將蕭原那一聲駭叫蓋住,爆射的硝烟塵霧霎間亦將所有人吞噬。

鎮上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感到脚下的地皮震動。

* * *

硝烟散,塵霧落,許金虎失了影踪,被炸得支離破碎,那個炸出來的大土坑附近,佈滿了血肉碎肢,有一塊血肉連着一片衣袖掛在三丈高的一支樹椏上。土坑旁邊地上趴着一個血肉模糊的人——清香,看樣子已經死了。至於伏在地上的蕭、胡兩人,並無動靜,不知是生是死。

走避出頗遠的士兵都被震得魂飛魄散,好一會才能定下心神,看到那個約一丈方圓的大土坑,莫不咋舌。

「胡隊副、蕭先生!」有兩個驚魂稍定的士兵急急跑向蕭、胡兩人倒伏的地方。

半邊身壓在胡紹興身上的蕭原身子微動一下,跟着聳動一下,口裏發出低微的呻吟聲。

兩個飛跑前去的士兵登時歡叫一聲:「蕭先生還活着!」

被蕭原壓着的胡紹興仍無動靜。

活着的蕭原掙扎着撑起身,緩緩甩動腦袋,似乎要將神智甩醒。

飛跑到蕭原身前的兩個士兵伸手扶起蕭原,一個士兵道:「蕭先生,沒事吧?」

另一個士兵拍去蕭原滿身塵土。

蕭原似仍然七葷八素,「我……爆炸聲……很厲害。」

「蕭先生,聽到我的說話麼?」那個士兵凑到蕭原耳邊高聲說。

蕭原惘然的眼神一定,跟着睁大眼,用力拍拍腦袋,終於完全清楚過來。「清香,在那裏?她怎樣了?」兩眼往前張望。目光落在血肉模糊的清香身上,像被電擊雷劈了一下,猛地掙脫兩個士兵的扶持,瘋了般狂衝向清香倒伏的地方。「清香……你怎麼哪?千萬不要死啊!」

血肉模糊的清香沒有回應蕭原。

蕭原衝到清香身前,蹲下去,一把將清香抱起,轉過身,口裏急切地道:「清香,醒醒,是大哥呀!妳應我啊。」語聲抖顫帶哭。

背面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清香,那張臉出奇地安祥,沒絲毫痛苦之色,就像熟睡過去一樣。

「清香,跟大哥說話啊,妳……醒啊,大哥還要同妳去省城……」蕭原眼裏流出淚來。

他知道清香永遠不會醒過來。

「大……哥……」蕭原忽然聽到清香口裏發出僅可聽聞的語聲,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欣喜若狂。「清香,妳還活着,太好了,太好了!」

「大哥……抱緊我……」清香奇蹟般自口裏吐出幾乎不成聲的語聲。「要是……讓我……擇我寧願……做你……你妻……子,能夠做你……妹子……我一樣……喜……歡……」語聲陡地戛然而止,嘴角現出一絲笑容。

蕭原那刹間像被巨鐘撞擊一下,身子劇烈晃動一下,跟着緊緊抱着清香,口裏喃喃道:「清香,睡吧,睡吧,大哥抱着妳,沒人會吵醒妳……」

「蕭老兄,請別太傷心。」一把沙啞的聲音在蕭原背後響起。「我跟你一樣傷心難過,清香……是個了不起的女子。要不是她,我和你……都不會活着。我不曉得說話……我不會忘記她……」

在蕭原背後說話的人是胡紹興,被兩個士兵左右扶持着,神色悲痛。

原來在蕭原抱起清香時,胡紹興被那兩個士兵救醒。

蕭原沒有說話,默默地站起來,抱着清香漸冷漸僵的身體,脚步蹣跚地走向屋子。

他臉上淌淚,心裏滴血。

他失去一個好妹妹。

人世間失去一個好姑娘。

(全文完)

武俠短篇小說/

文・朱雀
圖・可飛

保鏢

賑災黃金　黑道覬覦

雲淡淡，雨濛濛，一聲霹靂貫長虹，漢家朝野刀兵動，五嶽三山一戰中，說甚麼追風閃電，道甚麼出谷五龍，滾滾江流血染紅，堆堆白骨如山聳，似這等江湖豪氣，大地兒女誰英雄？

酒！

酒的種類很多，出名的也不少，如茅台、汾酒、大麴、陳紹，當然，這都是人發明的酒，還有一種很名貴的酒，卻不是人發明的，那是猴兒酒！

傳說猴兒酒原是山野間的猴子，由於採集的山果太多，由儲存而至腐爛、發酵，很自然的成了一種酒，這種酒不是花錢可以買到，有緣的才能遇上。

除猴兒酒而外，當然還有更好的酒，那是玉皇宮祇有王母娘娘開蟠桃大會的時候，諸天仙佛才能嘗上一杯，這種酒並不是平凡的人可以吃到，但猴兒酒卻有仿釀。

仿釀猴兒酒的地方，是在湖北武陵小區的一個小鎮，叫李家河。

李家河東北通鶴峯縣；西南達來風縣；正北走宜恩縣；正西是咸豐縣。這個鎮市雖然不大，但卻能夠四通八達，往返的路客眞不少，因此李家河的酒店雖然祇此一家，倒也相當出名，主要的原因是他能仿釀猴兒酒。

這家酒店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名字，她就叫做李家店，十數間平平的小瓦屋，及一座闊大的院子，院子裏當然也有亭台樓閣，假山荷池，它有着山村的寧靜，及古典的風雅，據聞李家店的主人翁，還是一位落第的秀才，因中途看破名利、脫去枷鎖，才開了這座客寓兼酒館的小店，一方面方便過往的路客，另一方面也可依此為生，閒時便徜徉於山水之間，尋求一些造物者所給予的樂趣。

李家店的外堂三間，是專門應付酒客，裏面七八間為路客投宿之所，平常時間酒客路客並不太多，每天收入也僅夠維持開銷，但最近一陣子卻特別旺盛起來，因為上門的顧客，不但是酒客與路客，而且還有刀客與劍客，以及江湖豪客。

主人翁雖然不在店中，但店小二的臉上，卻常泛着純樸的笑意，生意雖然不是他做的，但抽紅打賞卻少不了他的。

李家店的店門是向東開着，早晨的陽光總免不了先在他的店門口巡一次禮，然後再緩緩的向上爬行，當太陽爬到頭頂的時候，店堂

裏已坐滿了人。

靠門口的一張桌子上，是兩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大漢，每人背上插着一柄闊面厚背薄刃的大砍刀，雖然刀未出鞘，那一股凜人的殺氣，透着凶狠，不用說，這當然是兩位刀客。

提起了這兩位刀客，當今武林之中，也有人會翹起了大拇指，這並不是他們的聲譽好，而是武功不錯，他們是哀勞雙刀紀氏兄弟，老大紀明，老二紀亮。這兩兄弟原是雙胞胎，雖活了三十年，卻全是孤家寡人，但他們那一手雙旋風迴刀法，的確譽滿了半個江湖。

哀勞雙刀很少在外圍走動，這次竟然雙雙來到了這李家河，當然是有為而來，為了甚麼呢？你不聽他們在說麼？

老大紀明道：「老二，你得的消息可確實麼？」

紀亮道：「當然，如果不確實，也犯不着跑這麼遠的路，何況……」

他邊講間邊向四週掃了一眼。

紀明悄聲道：「莫非這件事情愈來愈棘手了？」

紀亮也悄聲道：「你先看看四週的人物，何況這次領鏢的是江南第一家，金陵虎威鏢局，總鏢頭的虎頭護手雙鈎名鎮江南不算，就是局中的二三流鏢師，也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

紀明道：「不錯！」

紀亮道：「更何況為這次鏢而出動的武林人物，不在少數，據我目下所知，其中最厲害的一股，要算五條龍了。」

紀明道：「這五條龍在綠林中雖具盛名，但為兄的對他們的底細仍是不太清楚，據說這五個人眼界特高，如果不是很大的買賣，他們是不太輕易移駕的，你的消息很靈通，不知這次虎威所走的鏢，究竟是甚麼東西？」

紀亮道：「我也祇是聽聞而已，據說這次鏢有十萬兩黃金，原是賑災用的，今年川中患蟲災，數十萬飢民面臨絕境，大哥想也知道？」

紀明道：「這麼大的消息，為兄的那能不知，既是賑災黃金，恐怕除去鏢局中正經主兒而外，尚有很多俠義中人暗護，這件事情恐怕很棘手。」

紀亮道：「那還用說，我們兄弟在綠林中混了十多事，也闖出了個比較响亮的萬兒，但如果想獨吞這十萬兩黃金，恐怕胃口還是大了一點。」

紀明道：「你的意思是要找人合夥？」

紀亮道：「不錯，我們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因為這次鏢銀太多，不但白道中人要暗中保護賑災黃金，黑道中人也會互相搶奪，細想起來，確是凶險異常。」

紀明道：「你一向比我機智，你看着辦吧。」

語聲才了，鄰座傳一聲冷哼道：「兩位既有此雅興，老夫倒極願幫襯上一腳。」

紀亮轉首看去，見是一個身着藍色長衫的老人，花白的頭髮，銀灰色的長鬚，猴兒臉上斜飛着兩道濃眉，機智中帶着威嚴，祇是此人除去一襲長衫拖着兩隻大袖而外，並未帶着兵刃。

紀亮雙手一恭道：「前輩既有此意，何不並座一談。」

藍衫老人自動搬了杯箸過來，嘿嘿一聲冷笑道：「兩位想還不認識老夫？」

紀明道：「正想請教。」

藍衫老人道：「老夫公羊絕。」

兩人同時一愣，刃袖公羊絕乃是當今綠林中獨行巨寇，上陣不用兵刃，全憑內氣貫注於兩隻大袖之上，袖出如刃，鋒利無比，因此有刃袖之稱，一生作案，皆是獨來獨往，很少與人同謀。

紀亮怔道：「原來是公羊前輩，愚兄弟能得公羊前輩聯手，眞是三生有幸了。」

公羊絕嘿嘿一笑道：「老夫生平最怕與人合伙，纏手纏脚，作事也不爽快。」

紀明道：「可是這次……」

公羊絕道：「正如適才賢昆仲所云，十萬兩黃金，老夫的胃恐怕也容不下，何況賢昆仲在綠林中聲譽也不低，能與你們合作，並不辱沒了老夫身份。」

紀亮道：「前輩過獎。」

公羊絕道：「老夫一生不喜作客套語，我說的也是實話。」

紀明道：「對這次事件，前輩可有腹案？」

公羊絕道：「此種事怎能有腹案，祇有臨機應變，不過……」

正說間，忽聽得一陣得得的馬蹄聲，由遠而近，開始猶如雨打芭蕉，異常急促，然後便逐漸慢了下來，到達店門口戛然而止，半晌後走進一個美艷的少女。

這女子大約在十七八歲，生得粉面蛾眉，妙目含秀，一身紅底白條的緊身短裝，背上還插着一枝長劍，黃色的劍穗，絳紫色的劍鞘，閃閃發光，右手還提着一條短短的馬鞭，柄長一尺，鞭長三尺。

那女子一進了店門，便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坐下，當然，店堂中客人太擠，沒有空的桌子，因此那張桌子上早已坐着一個人，那是位風流俊俏的書生，着一襲白緞灑花的長袍，但手中拿的不是摺扇，而是一枝白玉製成的長簫。

簫長三尺三，七孔兩頭單，橫置在桌上，散發出柔和的光彩，令人有一種純樸的美感。

這兩人雖然坐在一張桌子上，又並未互交一言。

此際有人大叫一聲說：「喝！好個標緻的丫頭。」

另一人笑道：「標緻的丫頭，就專門喜找標緻的小伙子，咱們這張桌子上明明也可以擠上一擠，可是人家却偏偏喜歡向那張桌子上坐，你說氣不氣人呢？」

又有一人笑道：「誰叫你爹娘生下你這張鬍子臉如周倉般的面孔，這能怪人家嗎？」

一個較嫩的腔子道：「這丫頭雖然生得很標緻，但刺却長得很，不但刺長得很，而且還全是毒刺，小心刺着了，可無藥可以醫得好。」

這講話的四個人，一式青布短裝，每人腰際斜插一枝金鐗。

這四個人可也不是默默無聞的人物，他們是齊家四鐗，這四人有一套聯手武術，叫四象合手連環鐗，在綠林中闖出了响噹噹的字號。

這四個人雖然口沒遮攔，但那少女却很沉得住氣，祇管向小二叫了酒菜，自酌自飲，目不斜視，好像這李家酒店祇有她一個人似的。

紀明悄聲道：「前輩剛才說不過甚麼？」

公羊絕道：「不過以令弟的機智，加上我們三人的功夫，雖不敢說有十成十的把握，但總可一試。」

紀明道：「那五條龍怎麼樣？」

公羊絕道：「五龍在綠林中聲望雖高，但也神氣得很，他們姓甚麼叫甚麼？住在甚麼地方？當今武林之中知道的人，可以說少之又少。」

紀明道：「所以才請教前輩。」

公羊絕道：「這五條龍老夫雖未會過，但却知之甚詳，第一條就是赤背龍胡雄，盤踞在太行陰風谷……」

* * *

太行山起自河南濟源縣，至山西晉城縣迤向東北，跨臨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縣、和順、平定、昔陽及河南之輝縣、武鄉、直棣、井徑、獲鹿，長約千里，河北諸州皆從其趾，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共分八徑。那陰風谷就在黎城、武鄉之間，此際谷口塵頭大起，有一彪人馬自谷內衝出，約二十餘人，當頭一人，赤背紅鬚，手持雙斧，週身虬肉，此人正是赤背龍胡雄。後隨的二十餘人，全是紅色勁裝，身背短刃，一支白色的三角旗上，繡着一條妖嬈曲折的紅龍，姿態生動，大有飛去之勢。

這彪人馬沿着陰風谷的山路，走平定，昔陽，穿過中原，直向湖北武陵山區進發。

* * *

紀明道：「前輩所說的是第一條龍，尚有第二條龍呢？」

公羊絕飲了一杯酒才冷聲道：「那第二條龍麼，外號人稱黃面龍，盤踞六盤山的虎狼谷……」

六盤山在甘肅的固原縣西南，接隆德化平二縣界，山路隘狹，曲折峻阻，盤旋上下，古代稱之峪盤道，那虎狼谷在峪盤道的中段，兩山夾峙，谷深百丈，谷中多虎狼之跡，但却在那險惡之地，住着一彪悍匪，匪首中等身材，面如黃蠟，善使一柄銅背大刀，手下匪目十二人，皆是江湖中一二流高手，人稱黃面龍薛霸。

這天虎狼谷的金鐘大响，嘍囉齊集，薛霸高登將台宣佈道：「兄弟們，本山立寨以來，向抱着兵不輕發的宗旨，因此歷年來我們雖祇出山三次，而每一次皆能得心應手的滿載而歸，所得也足夠維持本山數年之計。」

他講到這裡停了一下，嘍囉們响起了一陣掌聲。

黃面龍又道：「自前年劫奪歸來，兄弟們皆能各安本份，足不出山，本寨主頗爲欣慰。日前得到消息，有十萬兩黃金的鏢貨，由江南第一家的金陵虎威鏢局押鏢，賑濟四川蟲災的難民，機不可失，因此本寨主決定再出山一次。」

衆嘍囉叫道：「我等願隨寨主同行。」

薛霸道：「祇是這次路途遙遠，人多了不獨有礙行程，更容易引起官府注意，因此我決定祇帶十個頭目、三十名嘍囉，由本地起程，揀山川小道，直撲湖北的武陵山區，其餘的人守住大寨。」

於是數十騎健馬，由薛霸率領，離開了甘肅，飄揚在上空的三角白色大旗上，一條黃色金龍，張牙舞爪。

* * *

紀亮道：「不知那第三條龍又住在甚麼地方？」

公羊絕道：「那第三條是盤踞在伏牛山的白骨谷，人稱白衣龍江平。」

紀明道：「白骨谷那地方，我好像聽人說過，據聞此谷中毒蛇猛獸特多，附近的人一入谷中，便難以生還，年深日久，那谷中白骨疊疊，所以當地人稱他爲白骨谷。」

公羊絕道：「不錯！」

紀明道：「那種地方難道還能盤踞麼？」

公羊絕道：「你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谷中毒蛇猛獸雖多，但

少數人入谷，自然危險重重，人一多了，有何可懼，何況祇有那種險惡的地方，百姓不敢近，官兵不敢去，才是最安全的所在。」

紀亮道：「不錯！」

公羊絕道：「白衣龍江平是個武功機智雙全的人，因此才會選中那種地方。」

* * *

江平不但武功機智很高，而且還生得一張非常秀氣的臉，他盤踞在河南伏牛的白骨谷中已十數年，未曾動附近的一草一木，甚至尚有很多人不知道白骨谷中住着一彪悍匪。

江平手下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叫燕子飛佘永，此人一身輕功卓絕，七八丈高的樓房山崖，脚尖一點地面，便能穿身而上，他這次應邀出動，更與旁人不同，除了他自己本身而外，祇帶了燕子飛佘永。兩人輕騎簡從，由白骨谷出發，經由內鄉、鄧縣，而進入湖北的光化，走襄陽、鍾祥、荊門、宜昌，而進入武陵山區。

公羊絕與紀氏兄弟正談間，忽聽門口有一陣拍板的聲音，原來是一個叫化子，在門口邊打邊唱，唱的是：

打竹板，到武陵，武陵山區起風雲；江湖豪客齊聚會，不知發生何事情。大姑娘纏着少年子，老婆婆足下打伶仃。和尚道士齊聚首，年老花子發神經。

打竹板，問蒼天，蒼天因何不語言；莫非是爲黃金紅了眼，八方盜賊起烽煙。哀勞雙刀對一怪，齊家四鐗到山邊；玉簫書生周秀策，驚虹一劍王雲霓。

打竹板，笑呵呵，諸位大爺聽我說，不義之財尚可取，救濟災金別囉嗦，誰說皇天沒有眼睛，黑心事兒別做多……

他歌聲未了，由店堂中飛出一人大喝道：「臭花子你找死麼？」拐杖一起，向對方攔腰掃去，原來此人是個老婆子，不但白髮蒼蒼，而且滿臉皺紋，但身法奇快，出手也相當威猛。

花子一見大叫：「了不得啦！打死人啦！」拔足轉身便跑，這兩人一逃一追，晃眼已消失於山野之間。

公羊絕掃了紀氏兄弟一眼道：「你們知道這兩人的來歷麼？」

紀亮道：「這兩人晚輩皆未見過，但看那長相與裝束，好像是江湖中傳聞的鐵拐婆子李珊珊及丐幫中左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

公羊絕點頭道：「不錯，正是他兩人，李珊珊的一支鐵拐包含着三十六種打穴手法，凌厲之極，論她在綠林中的名頭，並不在老夫之下。那竹板神丐涂老五的一對竹板之中，更藏了七種精巧細小的暗器，江湖送他一個綽號，叫七絕飛星，兩位以後遇上，可得多加小心。」

紀明道：「謝謝指點，看來這件事情愈來愈棘手了。」

公羊絕道：「力勝則鬥力，力不勝則鬥智，你老二素有小諸葛之稱，這件事情祇要肯多用用腦筋，仍是大有可爲。」

紀亮道：「前輩過獎，目下我們想先了解一下五條龍的情形，然後再作定奪。」

公羊絕道：「老夫適才講到第幾條龍了？」

紀明道：「第三條龍。」

公羊絕道：「那第四條龍是青爪龍鄒清，盤踞在大酉山千面谷中。」

大酉山在湖南洗陵縣西北四十里，山勢方圓約百里，千面谷位於大酉山的南端，谷中氣候變化莫測，有名雲蒸霧湧，有時柳暗花明，有時炎熱無比，有時寒冷異常，據聞谷中有水火二穴，寒熱之氣，不時透出地面，千面谷亦因此而得名。

青爪龍鄒清體形矮小，善用一支判官筆，左手更練成了一種奇毒的功夫，每當運功之時，皮色發青，故有青爪龍之稱，此人盤踞在千面谷已八九年，他的作風與白衣龍一樣，不動附近的一草一木，因此這七八年，竟然能讓他平安的度過。

鄒清沒有很多的嘍囉，連他自己在內，一共是五個人，但每人皆具有了不起的身手。各用一柄短柄的金槍，更合練了一種槍法，能夠迴環呼應，放五絕金槍。

當白衣龍江平剛出發的時候，鄒清五個人，已經接近了武陵山區。

* * *

紀亮道：「那第五條龍呢？」

公羊絕道：「這第五條龍盤踞在哀牢山天絕谷！人稱黑鬚龍鍾豹。」

哀牢山在雲南新平縣西，界元江與阿墨江之間，綿亙八百餘里，最高處六月冰雪不化，而山下則奇熱，林深障重，溪水多毒，古名安樂山，那天絕谷靠近元江，深山大谷，本是人跡罕至的地方，黑鬚龍鍾豹盤踞此處已近十年，此人年近五十，生性粗魯，善使一對百斤重的鐵鎚，手下有一個謀略之士，人稱小天罡張托，此人武功不高，但計謀却高人一籌。

黑鬚龍鍾豹接到了邀約書，便與他商量，準備盡起谷中之兵。

張托道：「此去武陵山區，要經過貴州、湖南兩省，沿途所經多是山路，崎嶇難行，人多了反而不

便，不若選三五高手，輕騎簡從，如脚程快的話，半月之內，可以趕到武陵。」

鍾豹道：「這票買賣，本是五龍合作，得益均分，萬一人手去少了，會不會引起別人閒話？」

張托道：「我想不會，既是五龍合作，當然是以五龍爲主，祇要寨主親自到場，我想絕無多大問題，何況五龍中的第四條龍鄒清鄒寨主，合計全寨也祇有五個人，第三條龍江寨主爲人機警，我想他也不會帶很多人去。」

鍾豹笑道：「到底還是你有些見識，那麼我們就挑選四個高手，加上你我，合計六人前往，你以爲如何？」

張托道：「這才是上策。」

於是鍾豹選了四名高手，六騎健馬，即日登程，風塵僕僕的直撲湖北武陵山區。

* * *

紀亮聽完後沉思了半晌才道：「聽前輩的語氣，這五條龍不但各有所長，而且他們事先俱是相識的。」

公羊絕道：「不但事先原是相識，而且遇事皆能互爲呼應，江湖上有一句口話說：五龍聯手揚名天下。從這一點就可以想像到他們的威勢了。」

紀亮道：「不錯！這句話晚輩也聽說過，不過以目下情形看來，憑我們三人之力，尚不足以勝敵，欲想安全得到這批鏢銀，還得找人聯手。」

公羊絕道：「老夫一向獨來獨往，這次與賢昆仲聯手，已是破例，如果再找別人，那就不行的了。」

紀亮點頭道：「這點晚輩知道，但我們可以……」他在公羊絕的耳邊說了幾句，連紀明也沒有聽清楚。

公羊絕却連連點頭道：「妙計，妙計，不愧江湖中人稱你爲小諸葛了。」

正說間，忽聽一聲怒哼，一條人影如閃電般的闖入店中，竟是適才去追那竹板神丐的鐵拐婆婆李珊珊。

紀亮突然站了起來一躬身道：「這位想是鐵拐李老前輩了？」

鐵拐婆婆正有一肚子氣無處發洩，聞言兩眼一翻道：「你這小子問我做甚麼？莫不是你家中少了祖母娘娘了？」

紀亮陪笑道：「前輩休得說笑，晚輩是有一件事情想向前輩請教。」

李珊珊冷哼一聲：「我老婆子沒有那麼多閒工夫，跟你們這些後生小子閒聊。」

紀亮仍笑道：「前輩且請過來坐一下，晚輩確有很重要的事情請教。」

鐵拐婆婆李珊珊怒喝一聲道：「你這小子當眞是想挨揍了。」鐵拐一起，「呼」地一聲向紀亮打去。

紀亮退身閃過，但拐頭却被公羊絕抓住，他陰陰一笑道：「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是如火爆的脾氣，不怕令人齒冷麼？」

李珊珊怒道：「你是甚麼東西，竟然敢管我李婆婆的閒事？」

「老夫刄袖公羊絕。」

「我當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原來是一個縱橫江湖的獨行大盜。」

「彼此，彼此！」

「你再敢說一句？」

公羊絕冷哼道：「明人眼中揉不進沙子，妳一個人無緣無故跑到這荒山野店來做甚麼？」

李珊珊陰笑道：「你呢？」

公羊絕道：「彼此，彼此！」

李珊珊冷聲道：「看來你這老匹夫倒也很坦白。」

公羊絕道：「不要搶劫未成身先死，那就化不來了。」

李珊珊向四周看了一眼，微微一愣說：「依你老匹夫的意思？」

公羊絕陰陰的說：「咱們好好聊聊，這兩位是哀勞雙刀紀氏兄弟，人家輩份雖小，但在綠林中爭的名頭，並不比咱們兩個老不死的差多少。」

李珊珊點頭道：「老婆子確曾聽說過這麼個名號。」

紀亮趁機笑道：「前輩過獎，在下小諸葛紀亮，那是家兄紀明。」

李珊珊的火氣似乎已消了大半，點點頭道：「說吧！有甚麼事？」

紀亮道：「我們身在綠林，當然沒有別事可談，還是那票貨色。」

「怎麼樣？」

「這件事已震驚了江湖上的黑白兩道，黑道要互相爭奪，白道要盡力保護，前輩自問有那麼大的胃口麼？」

「依你之見？」

「禍福與共。」

李珊珊點頭道：「好吧！我們先研究研究，如何分法？」

紀亮道：「三一三十一，我兩兄弟得一份，兩位前輩各得一份如何？」

在大庭廣衆之前，他們竟公開的談論起打劫分贜之事，倒眞是旁若無人了。

此際忽地一陣朗吟之聲，遠遠傳來，聲音雖小，却異常清晰，朗唱的是：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殺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白杯……

這本是唐李白的「將進酒」，不知是那位雅士，竟在這風雲際會的時候吟了出來。

吟聲未了，人已進了店門，却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文士，一襲灰布長衫，已染成了黃塵，但却不減他清逸的神韻。

店小二趕忙迎了上去說：「東家回來了？」

那灰衫中年文士朗聲大笑道：「今兒是甚麼日子，竟會贏得這許多江湖豪客會聚一堂，幸甚，幸甚！小二取酒來，我要奉敬各位一杯。」

小二應聲便走，一會兒搬出一個十斤重的酒罈，封泥未開。

中年文士又笑道：「這酒雖不是玉皇宮裏王母娘娘的玉液瓊漿，但也是儲存了十年以上的猴兒酒，可惜存量不豐，無法讓各位盡興，但每人一杯，尚足足有餘，區區微物，聊表小店對各位的致意。」講完後又喝道：「開罈！」

店小二用鐵鎚敲去封泥，又滲了些新酒，然後又傾入一個很大的錫壺之中，在每人面前，斟了一杯。

猴兒酒本來已是難得，再加上存了十年以上的猴兒酒，那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酒剛開罈，已芳香滿屋，傾入杯中，更透着晶瑩的淺藍色，武林中人沒有不好酒的，因此酒剛入杯，已有很多人饞涎欲滴。

灰衫中年文士先端起一杯笑道：「些須微物，恐怕貽笑大方，在下還是先乾爲敬了。」

「骨嘟」地一聲，仰首飲下。立時有很多人舉酒回敬。

中年文士又朗聲一笑道：「謝謝各位賞臉，在下想進去換一件衣裳，暫行告退了。」講完先向店小二一施眼色，大步向後面走去。

就在他身形剛剛進入後院，忽聽店小二大笑叫道：「倒也！倒也！」一陣噗咚噗咚的聲音，李家店的酒客，已倒了十之七八。

中年文士身形一旋，又退了回來，原來倒下來的固然不少，但沒有倒的仍有十個。

第一個是刄袖公羊絕，第二個是鐵拐婆婆李珊珊，其次是哀勞雙刀紀氏兄弟，齊家四鐧，還有靠窗口坐的一對青年男女。

男的是白緞灑花長袍手持玉簫。

女的是紅底白條的緊身短裝，背插長劍，手邊還放着一條柄長一尺，鞭長三尺的短鞭。

灰衫中年文士微微一楞，便道：「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刄袖公羊絕冷冷一哼道：「想不到老夫等並未中了你的詭計是麼？」

灰衣中年哈哈大笑道：「諸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麼？」

鐵拐婆婆怒道：「現在是日下西山，黃昏時候，難道你眼睛瞎了麼？」

中年人冷哼一聲道：「老夫說的不是這種時候。」

紀亮道：「是白道武林保護鏢車，黑道武林爭奪鏢車的時候。」

灰衣中年人道：「不錯，因此老夫這樣做，不但對自己有益，就是對各位也有益處。」

公羊絕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啊，眞是想不到！」

「你想不到甚麼？」

「想不到這小小的李家河，竟然還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更想不到一個小小店東，竟會是個江洋大盜。」

灰衣中年文士灑然一笑道：「這宇宙間的機變，瞬息萬千，你想不到的事情，確實太多了。」

公羊絕道：「尚未請教閣下的萬兒。」

中年人道：「老夫久隱深山，姓名早忘，不問也罷。」

公羊絕道：「老夫一生當中，自問也沒有做過甚好事，但像閣下這樣在眨眼之間，毒殺了這麼許多人，尚是第一次見到。」

灰衣中年人道：「你以爲老夫毒殺他們麼？」

「難道這些人並沒有死？」

「老夫祇在酒中下了些昏迷與散功的藥物，一刻鐘之後他們會自動醒轉，但已武功全失，而離開此地。」

「一個練武的人，你使他們失去武功，這與殺了他們又有甚麼差別。」

「像他們這樣粗劣的武藝，如果不在黑道上行走，可能還會多活幾年，老夫這樣做並沒有甚麼不對。」

公羊絕一聲冷哼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常在黑道上行走的人，沒有一個人沒有仇家，你這樣做無異是將他們送入仇人手中，任人宰割。」

灰衣中年人朗聲大笑道：「這個麼？仇是他們自己結的，祇要他們不死於老夫之手，也就是了。」

鐵拐婆婆李珊珊霍然起立，正待發話，忽見靠窗口桌上的一男一女，兩個青年人，雙雙向店門外走去。

灰衣中年人大喝一聲：「站住！」

兩人身形一停道：「甚麼事？」

灰衣中年人道：「老夫有一事未明，想向兩位請教。」

紅衣少女冷若冰霜的臉上，現出極嚴肅的表情道：「說吧！」

中年人道：「在座的如鐵拐李珊珊、双袖公羊絕、紀氏雙刀、齊家四鐗，都算得上是一流的老江湖，老夫這一點小玩意兒，自是難入他們法眼，但兩位年紀輕輕，竟然也能逃過了這一關，實非老夫始料所及。」

紅衣少女道：「你欺負我們是後生晚輩？」

中年文士一笑道：「話不是這麼說，自古英雄出少年，老夫想請教一下兩位的姓氏。」

書生一震玉簫，冷冷的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玉簫書生周秀策，至於這位姑娘……」

紅衣少女搶着道：「驚虹一劍王雲霓。」

「兩位想是一道的了。」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這話怎麼說？」

「如果你想找麻煩，我們自然是同一條陣線，聯手抗拒，如果你不想找麻煩，他是他，我是我。」

灰衣中年人一聲豪笑道：「答得妙，答得妙，但老夫生平有個脾氣，一擊不中，不再二次，除非以後碰上。兩位可以走了。」

兩人互看一眼，大步向外走去。

這兩人一走，接下的齊家四鐗、紀氏雙刀、及李珊珊、公羊絕等人，互施一眼色，也相繼而出。

此時李家店除去不能動的，能走的都走光了，灰衣中年人發出一聲冷笑，叫道：「星兒。」

原先那店小二走出來道：「師父是在叫我麼？」這店小二竟然是灰衫中年文士的徒弟。

灰衫中年文士道：「將店門關起來，然後用冷水將中毒的人噴醒，並告訴他們，如果願意與老夫合作，可以給他們恢復武功，鏢金到手，仍少不了他們一份，不願意的，請他們自行走路。」

講完便走向後院，院的末端，有一排矮屋，約三四間，他走進正中一間，用手在牆上一按，立時現出一道密門，走進密門，裏面是夾板牆，有一條隧道直通地下室。

這地下室修飾得古色古香，異常淡雅，床榻桌椅，一式是紅木製成，石室的頂端，還鑲着一粒夜明珠，疏暗的光華，仍可照遍全室，那中年人躺在牀榻上閉目沉思，顯然他正在考慮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半晌之後，床前的小銅鈴突然响了起來。

灰衫中年文士輕喝一聲：「進來！」

外面閃進一人，却是那店小二，正是灰衫中年人的徒弟，名叫常星，他一進便叫：「師父。」

中年文士道：「怎麼樣了？」

常星道：「這些人初醒之時，不肯屈服，與徒兒動起手來，被徒兒好好的揍一頓，然後才告訴他們武功已失，欲想恢復武功，必需聽我師父之命。」

中年文士道：「他們怎麼說了？」

常星道：「他問我師父是誰？我說目下尚不能奉告，但有一件事情可向各位保証，只要鏢金到手，仍少不了各位一份。結果他們都答應了。」

灰衫中年人道：「很好！」

「是不是現在就給他們服食恢復功力的藥物？」

「爲了防他們反悔，最好加入定期毒藥，以方便控制。」

「這一點徒兒也想到了。」

「很好！」

常星告退了，那灰衫中年文士又陷入沉思之中，此人好深沉的心智，他究竟是誰呢？沒有人知道。

李家河雖然路路暢闊，交通四通八達，但畢竟總是山野小鎮，往返的路客雖然也有，但並不多，可是這一次爲了十萬兩黃澄澄的鏢金，竟然來了不少綠林巨梟、江湖怪客，甚至尚有好多已經金盆洗手的，這次也重新出山，這也難怪，因爲十萬兩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這時在李家河的東南三里處的一座破舊的關帝廟中，正躺着一個老花子，這老花子不是躺在石階上，更不是躺在拜墊上，而是躺在神枱上。

這神枱早已破舊不堪，甚至有兩條腿已經快斷了，但他躺在上面仍是四平八穩，由此可見這老花子有一身很好的輕功。

天色已經暗了，這正是月底二十七八的時候，空中不但沒有月亮，更看不到星星，說得恰切一點，是伸手不見五指。

此際廟門外又現出個嬌小的黑影，一閃身已進入廟中，悄聲道：「師父！」聲音尖嫩，顯然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

老花子道：「消息打聽得如何了？」

那女孩道：「這趟鏢的確是由江南第一家、金陵虎威鏢局保鏢，他們是上個月底起程，由水路朔江而行，經烏江、當塗、蕪湖，現在已可能接近銅陵了。」

老花子道：「看情形他們是準備由望江登陸，然後去宿松、廣濟、希水再轉入湖北。」

那女孩道：「不錯，因此我們尚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老花子道：「這附近呢？有沒有新的發展？」

女孩道：「據聞五龍已到其一了。」

「那一條龍？」

「第四條龍，青爪龍鄒清。」

「住在甚麼地方？」

「兄弟們正在打聽。」

「還有別的事麼？」

「目前是沒有了，待有事時我再來稟告。」一條嬌小的黑影，又沒於灰暗夜色之中。

此際廟中已亮起了一星燈火，老花子也下了神枱，打開酒葫蘆在大口痛飲。

原來這花子不是別人，正是在李家店門口唱竹板歌而被鐵拐婆婆李珊珊趕走的丐幫中左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

丐幫在江湖上素具兩大特點，第一是消息靈通，子弟遍佈大江南北；第二是忠義正直，專喜打抱不平。幫中共有左右二護法，左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右護法無影神丐張老三在丐幫中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丐幫的人貧困自守，寧可乞食度日，却不取非分之財，上至幫主，下至最小的弟子，都沒有公款可耗費，一旦任務交到自己頭上，不管如何困難，都得自己設法解決，但丐幫中的人，似乎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傻氣。

丐幫的財力物力雖然缺乏，但人力却綽綽有餘，他們可以用人力來補助財力物力的不足。

竹板神丐涂老五這次便是奉了幫主之命，來保護賑災鏢銀，他們毫無可求，這次的行動，純憑着一股忠直之氣。

在這荒廢的破廟裏，涂老五一面喝着酒，一面在思攷着如何應付這一次爲鏢金而來的黑道中人。

他表面玩世不恭，遇事却能膽大心細，處理得有條不紊。

夜，已經很靜了，靜得像一潭死水，不但靜，而且黑，夜風在呼呼的吹着，吹得廟中燈火搖晃不定。

涂老五喝了兩口酒，連眼睛也瞇了起來，輕輕咳嗽一聲說：「廟外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不請進來喝上兩口酒，消一消長夜的寂寞。」

一聲巧笑，走進一個人來，那是個二八美妙的少女，紅色底白條貼身緊裝，背上插着一技長劍。

這姑娘生得美艷動人，猶其在燈光下面看來，更覺另有一種風韻。

涂花子哈哈一笑道：「天太冷了，看情形今夜可能會下雪，姑娘一個人守在廟外，不怕僵了身子？」

紅衣少女道：「謝謝前輩的關懷。」

涂老五道：「姑娘深夜到這荒山破廟中來，敢情是探我老花子的底吧？」

紅衣少女道：「就算是吧！你又作如何打算？」

涂老五一笑道：「用不着妳費心，妳想知道甚麼，我老花子毫不隱瞞的告訴妳就是了。」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不怕洩漏了自己秘密，我會暗中整你？」

老花子也大笑道：「姑娘是甚麼人物，我老花子清清楚楚，如果連這一點也不知道，那我枉在江湖上跑了幾十年了。」

紅衣少女面容一整道：「你知道我的名，其他呢？」

涂老五道：「武林中後起之秀，名震大江南北的驚虹一劍王雲霓。」

紅衣少女嬌軀急縱，右手已按上了劍柄。

老花子雙手連搖說：「慢來，慢來！妳目前連我的底細尚未搞清楚，萬一失手殺了我，豈不可惜？」

驚虹一劍王雲霓道：「依你之見呢？」

涂老五道：「妳想知道甚麼，先讓我告訴你，然後再作決定。」

王雲霓在拜墊上坐了下來道：「說吧，你到此有甚麼目的？」

涂老五道：「十萬兩黃金。」

王雲霓面色一沉道：「果然未出所料，那麼你是想打劫他們的鏢車了？」

涂老五笑道：「老花子既無金堂大厦，更沒有嬌妻美妾，生平連一件好衣服都不願意穿，要那麼多的黃金做甚麼？」

王雲霓冷冷的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涂老五正色道：「老花子雖然是爲了十萬兩鏢金而來，但不是劫鏢，而是保鏢。」

「你是受了金陵虎威鏢局之聘？」

「沒有！」

「那就奇了，一個人的作爲，權利與義務要求得平衡，你這樣不爲名不爲利，幫人家保甚麼鏢？」

涂老五道：「姑娘妳錯了，所謂權利義務相等，那是現實人生的看法，我老花子一生作事，但求心之所安，何況這次鏢車，仍是賑災所需，萬一落入賊人之手，不但會使賊勢强大，更加擾亂地方，就是

那數十萬飢民，恐怕也難以活下去了。」

王雲霓道：「不錯。」

涂老五道：「就拿姑娘來說吧，雖然跟老花子不是一路的，但目的是相同的，此事姑娘跟我老花子而言，祇有義務，沒有權利，彼此皆抱着救人救世之心，各盡所能，但求心之所安。」

王雲霓道：「原來我的底細你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涂老五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老花子一生作事，了解準備的時間，往往佔了百分之九十，眞正實行的時間，祇是十分之一而已。」

王雲霓道：「尙未請教前輩貴姓？」

涂老五道：「此事姑娘早已想知道，我老花子也早已想說，只是不得暇，現在可以坦白的告訴你，老花子身爲丐幫左護法，人稱竹板神丐。」

王雲霓道：「原來竟是涂老爺子，小女子失敬了。」

涂老五哈哈一笑道：「姑娘想知道的，現在全知道了，是不是還要拔劍向老叫化的頭項上送？」

王雲霓嬌面嫣紅的道：「不知者不罪，前輩見笑了。」

涂老五正色的道：「這次十萬兩黃金的賑災鏢金，固然引來了不少白道武林人準備暗中保護，却也引出了綠林巨梟，想趁機打劫。姑娘對此事，可曾有一個腹案？」

王雲霓道：「晚輩祇是抱着一腔熱血，想替天下人做一些事情，並無通盤計劃。」

涂老五道：「如此說來，那金陵何時起鏢，押鏢的是些甚麼人物，黑道中究竟有多少人要劫奪此鏢，姑娘是一些都不知道了？」

王雲霓搖搖頭道：「晚輩到此也不過一二日，除去在李家店見到幾個可疑人物而外，尙無所發現。」

涂老五嘆道：「姑娘名氣雖高，但江湖閱歷却差得太遠了，凡是進行一件事情，必需先隱秘自己的行踪，這次事件，不知引出了多少黑道人物，那李家店龍蛇混雜，豈是留宿之所！」

王雲霓道：「以前輩之見？」

涂老五道：「那李家店店東原是銷聲匿跡的江洋大盜，如今身份已暴露出來，妳自是不能再到那邊去住，不如收拾一下，明晨離開此處。」

王雲霓吃了一驚道：「前輩的意思是不讓我再管這件閒事了？」

涂老五搖搖頭道：「妳錯了，目下以妳的聲望，黑道中當然會有不少的人認識妳，妳這一現身他們當然會防着妳，但如果妳明晨一走，必定有很多人看到，以爲妳眞的走了，事實等到入夜之後，妳再暗中轉回來，再到破廟中與老花子會合，那樣妳已由明轉入暗處，再辦起事來，就容易多了。」

王雲霓讚道：「前輩高見，祇是晚輩尙有一事不明。」

涂老五道：「甚麼事？」

王雲霓道：「那李家店的店東，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前輩可知道？」

涂老五道：「此人原來也是江洋大盜，人稱惡秀士朱倫，一生作事，與刄袖公羊絕相同，獨來獨往，祇是他已隱跡二十年之久，想不到却在這種地方做起店東來。」

王雲霓道：「我想他大概早已金盆洗手，祇是這一次數目太大，他又眼紅了。」

涂老五道：「不錯，套用一句俗話，他這是賊性難改。」

王雲霓道：「就目前我所知道的，已有鐵拐婆婆李珊珊、刄袖公羊絕、紀氏雙刀、齊家四鐧，再加上李家店的店東，這些人都是黑道上有名的人，不知虎威鏢局這次出鏢派了多少鏢師，能不能擋得住這些黑道中的巨梟？」

涂老五道：「虎威鏢局雖稱爲江南第一家，但一次能保十萬兩黃金的機會並不多，因此他們不會馬馬虎虎的隨便派幾個鏢師，我想，除去他們本局的人手而外，必定尙有別人。何況總鏢頭霍元朔的虎頭護手雙鈎，名震江南，再加上局中數十名龍虎鏢師，皆不是等閒之輩，如果沒有萬全的準備，他們不會大膽的承受下這十萬兩黃金的重鏢。」

王雲霓點頭道：「不錯！」

涂老五道：「所以本來我們大可不必替古人擔憂，祇是這次鏢金關係着數十萬飢民的生命，就不得不多費些心機了。」

王雲霓正欲答話，老花子以指示意，顯然外面又有了來人。

不一會工夫，王雲霓果聽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這不但是風，而且還是一陣旋風，眨眼下旋進一個人來，着一襲白緞灑花長袍，手持玉簫，一副灑脫不羣的神態，使人有敬而遠之的感覺。

涂老五乾咳一聲道：「外面下雪了麼？」

原來他已發覺到白衣書生的身上，浮着幾朵雪花，衣服是白的，雪花也是白的，要不是目光尖銳，根本無法發覺到。

白衣人拿了一個拜墊，離着兩人遠遠的坐了下來道：「不錯，外面是在下着雪。」

涂老五道：「閣下大概是江湖上人稱玉簫書生周秀策吧？」

白衣人道：「是又如何？不是

又如何？」

王雲霓冷冷一哼道：「這是甚麼話，人家好心好意的請教，你却自認爲自己很了不起。」

白衣人道：「在下的事情希望姑娘少管。」

王雲霓冷笑道：「誰稀罕管你的事情，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你想姑娘管，姑娘還沒有興緻呢！」

白衣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音波震得樑間吱吱作響，這年輕人內力竟然會這樣的充沛。

涂老五嘆道：「難得！難得！年紀輕輕的竟有如許的內力，難怪自視很高。」

王雲霓冷冷的道：「有甚麼了不起，這種人本領再高，本姑娘也不會瞧他一眼。」

白衣人不笑了，但也不再理她，竟自瞑目打坐。

王雲霓瞥了一肚子的氣，心裏煩得慌，不由起身向廟外走去。

涂老五道：「姑娘要走了麼？」

王雲霓道：「廟中的氣氛太差，晚輩到外面透透風，舒散一下。」

涂老五道：「天寒地凍，姑娘穿得太單薄了。」

王雲霓一笑道：「謝謝前輩關懷，我走走就來。」

廟外現在不但下着雪，而且還下得很大，再加上西北風吹着，的確是有點冷。

王雲霓冷颼颼的打了個寒顫，正待轉身進廟，忽聽得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處傳來。她身形一停，向遠處看去，果見一個小小的黑影，如飛而至，近前一看，是一個小叫化，後面好像還有一個人緊追不捨。

小叫化一到廟門便大叫：「師父！」

語聲才了，涂老五已到廟外說：「是霜兒麼？」原來那小叫化竟然還是個女孩。

那女孩肩頭上已負了傷，鮮血濕透了單薄的棉衣，她未及開口，那人已追到面前，却是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大漢。

涂老五沉喝一聲：「站住。」

黑衣大漢怒道：「臭花子，憑你也配管老子的閒事？」厚背刀一舒展，直撲對方前胸。

涂老五如閃電般的已抓住他執刀的右腕，同時左手也點上了他的軟痲穴。

「嗆郎」一聲，刀已脫手墮地，那黑衣大漢也軟軟的癱在地面之上。

涂老五沉聲道：「你是甚麼人，爲何要追趕我老花子的徒弟？」

黑衣大漢雙眼一翻說：「你管不着！」

王雲霓道：「前輩，這種人何必跟他嚕囌，宰了算了。」

涂老五道：「我老花子先要弄明白他究竟爲甚麼要傷了我的徒弟！」旋又喝道：「你爲甚麼要傷我的徒弟，說！」

黑衣大漢怒道：「老子高興。」

涂老五冷笑道：「大概你還未嚐過我老花子的分筋錯骨的滋味，現在就讓你嚐嚐。」

右手懸空一指，罡氣已透進了那黑衣大漢的穴道，那漢子全身一陣扭曲，在地上滾了起來，開始時尙强自忍着，一會兒便哀哀告饒道：「前輩手下留情，我說，我說！」

老花子伸手在他背上一拍道：「你說，你叫甚麼名字？」

黑漢道：「小的叫何雄，江湖上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旋風刀。」

王雲霓道：「你爲甚麼要追趕這位小妹妹？」

「小的是奉命行事。」

「奉了誰的命令？」

「李家店的店主人。」

涂老五道：「那是惡秀士朱倫派你來的了？」

何雄道：「那李家店的店東叫惡秀士朱倫？」

「怎麼？你既是奉他之命而來，連他姓甚麼叫甚麼都不清楚麼？」

「別提了，小的這次是吃了暗虧。與我同時上當的，尙有不少人。」

「這話怎麼說？」

「小的是誤飲了散功毒酒，然後他就以此威脅我們，如要恢復功力，必需聽從他的命令。」

「結果你們就答應了。」

「小的原是假意答應，想等他替我們解了毒後，再找他算賬，那知他在解藥內又放了一種定期毒藥，每隔三日必需服解藥一粒，否則便毒發身死。」

「結果你們就屈服在他淫威之下？」

「不錯！」

「你們中毒的人數多少？」

「據聞除了有數幾個人而外，其餘的全部中毒。」

王雲霓道：「不錯，那日本姑娘也在座。」

何雄道：「難怪這位姑娘看來如此面善。」

王雲霓道：「你們那批中毒的大約有二十五六個人吧？」

何雄道：「連小的在內，一共是二十五個。」

王雲霓道：「你這次奉命出來，大約是想探探這位前輩的底吧？」

何雄道：「不是！小的這次出來，原是探探李家河附近的動靜，

與我同時出來的有十二個人，分頭打探，小的無意間遇上了這位小姑娘，見她年紀幼小，又懂得武功，因此想抓住她問問，不想竟是這位前輩的徒弟。」

王雲霓道：「你知道這位前輩是誰麼？」

何雄道：「小的不知。」

王雲霓道：「他就是黑道中人聞名喪膽的丐幫左護法，竹板神丐涂老爺子。」

何雄大吃一驚道：「小的着實不知，前輩饒命！」

涂老五哈哈一笑道：「我老人家豈能跟你一般見識，祇是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你先跟我進廟來吧。」

旋風刀何雄乖乖的隨老花子進了廟。

王雲霓搶着替小女孩將傷口包紮好，見她雖穿着一身破衣，却生得甚是秀氣，不覺十分喜愛。

涂老五向何雄道：「你祇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話，少不得有你的好處。」

何雄道：「前輩請問，小的知無不言。」他此時的穴道已被解，行動也自由多了。

涂老五道：「你來此初意是爲了甚麼？」

「劫鏢！」

涂老五笑道：「以你這樣的身手，如果在江湖上隨便混一碗飯吃，那是綽綽有餘，但這次爲十萬兩黃金而來的綠林巨梟，不知凡幾，你自問能吃得下麼？」

何雄嘆道：「小的現在想起來，的確太過猛浪了一點。」

涂老五道：「不用說你，就是那李家店的店東，惡秀士朱倫來說吧，此人二十年前已名震大江南北，單身作案，獨來獨往，從未聽說他的贓物分給別人的，連他那種本領，尚恐力量單薄，因此才想到利用你們，一旦黃金得手，你想他會眞的分給你麼？」

何雄打了個寒顫道：「小的也是無可奈何。」

涂老五道：「因此老花子推測，那惡秀士朱倫不管能不能得到這批黃金，你們的命總是完了，如想活命，祇有和我老花子合作。」

何雄道：「前輩難道也想……」

涂老五正色道：「你錯了，這批賑金關係着數千萬災民的性命，豈可任人劫取，我是要你們幫着我保護那十萬兩鏢金，結一場小小的功德，至於你的解藥，老花子負責取來，讓你們恢復自由之身，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何雄爬在地上叩了個頭道：「前輩眞能如此，那是恩同再造了。」

涂老五道：「目下你且回去暗通消息，凡是有願意隨我老花子結這場功德的，一律可以得解藥，三日內回我消息，不過你要仔細考慮一下，不要拿生命開玩笑。」

何雄爬起來道：「前輩放心，小的如果言不由衷，必遭雷殛。」講完轉身出廟，瞬息而消失於夜色之中。

王雲霓道：「前輩，我們廟內怎地少了一個人？」

涂老五道：「姑娘是說那玉簫書生周秀策麼？他早已走了。」

王雲霓奇道：「何以晚輩未曾發覺？」

涂老五道：「就在我們在廟門口審問何雄的時候，他由後門溜走了。」

王雲霓道：「前輩說笑了，這廟中那有後門？」

涂老五用手一指道：「那左牆角不是有個後門麼？」

王雲霓道：「那不是後門，祇是個五寸見方的貓洞子。」

涂老五道：「這五寸見方的貓洞子，如果以一個普通人來說，當然很難出入，但以上乘修爲的人，而又練過縮骨法的人來說，則並非難事。」

王雲霓吃驚的道：「前輩是說那年輕人會縮骨法？」

「不錯，我老花子雖然沒有看到，但耳朵却聽得出。」

「他有這樣高的武功，如果也是爲了那十萬兩黃金而來，那就不好應付了。」

「近半個月內，凡是到李家河來的人，十有九個是爲了那十萬兩黃金，但我觀那小子相貌端正，雖然狂了一點，但人很正派，我想他不是爲了劫鏢。」

「保鏢？」

「可能。」

王雲霓道：「但願如此了，否則我們將又多一個强敵。」

竹板神丐涂老五突然目睹那小女孩道：「霜兒，妳這次來，是不是有甚麼消息要告訴我？」

原來那小女孩叫于霜，今年才十二歲，原是一個孤女，被老花子撫養長大，並傳了她的武功。

于霜道：「那五條龍中又到了一條龍了。」

涂老五道：「是那一條龍？」

于霜道：「第二條龍黃面龍薛霸。」

「落脚在甚麼地方？」

「據說與第四條龍青爪龍鄒清同是藏在附近山裏。」

「快去轉告你的師兄弟們，繼續監視附近的動靜。如再遇上人，不可隨便出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于霜走出廟，徐老五嘆道：「這孩子才練了一二年功夫，就動不

動喜歡出手。」

王雲霓道：「如果遇上敵人，怎能不容她下手。」

涂老五道：「姑娘你不知道，這孩子的武功基礎打得扎實，從三歲開始，我便叫她站樁，十歲始便叫她練內功心法，去年才開始學習過手應招之術，對敵經驗差得太遠，這次老花子奉命行事，她一定要跟來，因此我臨時教了她一種幻影迷踪步法，祇要她一逞强出手，一般高手絕無法困住她。」

王雲霓一笑道：「這位小妹天資聰慧，宅心也不壞，正如一塊璞玉，照前輩這樣雕琢，不難成爲武林中一代奇人。」

涂老五笑道：「祇是她太小，不懂事，尚請姑娘多多照拂。」

王雲霓道：「我跟她一見投緣，我很想認她做我的妹妹呢。」

涂老五大笑道：「一言爲定，這件事情我做主了。此時天色也快亮了，姑娘可以動身了，但千萬記住，晚上仍回到這裏來會合。」

王雲霓拜別涂老五，背上驚虹劍，大步出廟而去。

此際李家河附近一帶，已經大雪封山，銀光閃爍，看來是多麼的純潔雪白，但誰也想不到，在這種純潔的地方，將會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宇宙間的變化，本來就是難以逆料的。

雪仍然是在下着，天已經亮了，在李家河的西南一座秘谷之中，剛到了一隊人馬，約四五十騎，爲首之人是一個黃面短身的漢子，手提銅背大砍刀，此人正是第二條龍黃面龍薛霸。

這數十人駐紮在一處山崖之下，引火炊飯。

黃面龍薛霸大叫一聲：「嘍囉們！」

衆人齊應了一聲：「有！」

「可曾打探到其他四條龍的下落？」

「稟寨主，探子尚未回來。」

「回來時讓他先來一趟。」

「是！」

佔山爲王的人，大都如此，黃面龍薛霸雖然勇武有餘，但機智不足，這樣重大的事情，他祇隨隨便便的派了個探子出去，也太粗心大意了。

這時在李家河的正南山中，已隱秘地到了五個人，這五個人皆有一身極好的功夫，爲首之人體形矮小，精芒四射的眸子中，流露着智慧，此人正是第四條龍鄒清，這五個人一式黑色勁裝，除去鄒清多一支判官筆，藏在懷中而外，每人皆用一支紅纓短槍，鮮紅的槍繐兒，就像是人身上的血。

這五個人到達李家河已經兩天了，在這兩天中，他們一直隱秘着自己身形，輕易不出深山一步，他們好像是胸有成竹，在等待着甚麼。

此際從鶴峯縣方向，馳來了兩騎駿馬，馬身上馱着兩個中年人。

第一個人中等身材，身着白色長衫，面容俊秀，除去那雙眸子偶發邪光而外，一身都是書卷氣。

後面一人着深藍色勁裝，體形短小，嘴巴上還留着一撮山羊鬍子，看來精明能幹，此二人正是第三條龍白衣龍江平及他的得力助手，燕子飛余永二人。

兩人的馬匹本來是一前一後的奔馳，此際後面的一匹馬，突然加上一鞭，與前面的一匹並轡而行。

燕子飛余永道：「寨主，此地離李家河不出十里路，我們是否一直進入李家河的集鎮？」

江平道：「你說呢？」

余永道：「這次十萬兩的鏢金，由於數字太大，可能已轟動了整個武林，如果屬下猜得不錯，那李家河在近半個月來，可能已到了不少江湖人物，如果我們大搖大擺的進去，太過顯眼，也必定會驚動了很多人，不如在這附近的民家，借個地方安頓了馬匹，給他們些銀子弄上一壺酒，大事休息一下，打黑再進入李家河，打聽一下其他四條龍的消息，順便看看情形。」

江平道：「不錯，我看前面山凹裏有一家人家，那地方比較隱秘，我們就到那邊去吧。」

余永一催坐騎，當先馳去，再等江平到達之時，一切已準備就緒，農家的老太太正在爲他們準備酒食。

李家河的附近，黑道中人愈來愈多。

此際在東南的山區裏，正有一隊人馬，緩緩而行，大約有二十多個，從他們走路的形態上看來，顯然也經過長途跋涉，人馬皆困頓不堪，而且馬匹祇剩下了三四騎，當頭一人，赤背紅鬚，手持雙斧，週身虬肉，看年紀大約在五十上下，身後尚有一人擧着一面旗子，上面繡着一條紅龍，有騰挪欲飛之狀，其餘的人，一式紅色勁裝，身背短刀，個個皆現着慓悍之氣。

此人正是第一條龍，赤背龍胡雄。

赤背龍胡雄坐在馬上一聲大喝道：「孩子們，前面已到了甚麼所在了？」

手下回道：「稟寨主，前面五里左右，便是李家河了。」

胡雄道：「我們就在這兒紮營休息，埋鍋造飯，吃過飯後，由劉七、馬五到前面哨探，有甚麼消息，立時回報。」

劉七、馬五雖是胡雄手下的兩個小頭目，但爲人却異常精靈，立

時答應一聲，旋各自找地方休息。

這時在李家河的正面，也到了一批人，這批人並不多，祇有六人六騎，領先的是一個五十上下的粗漢，黑鬍子佈滿了兩腮，手執兩柄百斤重的大鎚，身後跟着一個比較瘦的人，鷹勾鼻、三角眼、目透邪光，顯然此人有一肚子鬼主意。

其餘四人全是各背奇門兵刃，步履之間，身手俐落，看來皆江湖上一流好手。

此人正是第五條龍，黑鬚龍鍾豹，身邊的是他唯一謀士小天罡張托，其餘是他帶來的四個武功較高頭目。

小天罡張托道：「寨主。」

黑鬚龍鍾豹道：「甚麼事？」

張托道：「以屬下估計，此處離李家河至多不會超過十里，這是大白天，大搖大擺的進入鎮集，必定會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在目前黑道人物會集之際。」

鍾豹道：「依你之見呢？」

張托一笑道：「我們不妨在此處歇脚，先填飽了五臟廟，然後再派人入鎮打探一下敵我情勢，那樣敵明我暗，辦起事來就比較容易多了。」

鍾豹道：「好主意，反正我們祇有六個人，夜晚找一處山洞便可棲身了。」

張托道：「不錯，飯後派兩個人入鎮打聽情況，順便購些食物回來，另派兩個人在附近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別處的黑道人物隱藏在此地。」

鍾豹一笑道：「還是你想得週到，就這麼辦了。」

六人旋即找一處避風所在，安歇下來，生起一堆野火，烤熱乾糧，匆匆吃了一餐，四個頭目分成兩路，兩奔李家河，兩個分道尋查附近。

那堆野火，仍在熊熊的燒着，鍾豹與張托圍着野火，在計劃着劫鏢之事。

張托道：「我們初到此地，一切情形尚未能完全了解，更未能與其他四龍取得聯繫，目下算得上是孤軍奮鬥，不下一番心機，恐怕難操勝算。」

鍾豹道：「講求實打硬幹，我是甚麼也不在乎，如果講到動心機的事情，那祇有靠你了。」

張托道：「因此屬下感到這次的責任重大，我必須好好的思考一番。」

鍾豹道：「有良好的開始，才有成功的希望，你是該好好的想一想了。」

張托不再講話。

太陽雖已高高的升起，由於剛剛下了雪，氣候仍是寒冷異常，西北風如利箭一般，向人的衣衫內鑽。

天空密佈着淡淡的雲，李家河附近的形勢，也愈來愈緊張了。

紅黃青白黑五條龍亦已到齊，雖然彼此尚未取聯繫，但這祇是早晚的事情。

李家店早已關了門，那店東惡秀士朱倫既已露了狐狸尾巴，這個店當然不會再開下去，店中的客房，即供給一些爲他威逼的江湖朋友住宿，但他本人並不常常露面，有甚麼事情，全叫他徒弟常星傳達，這些江湖朋友，定期毒藥未解，祇有聽他擺佈。

那鐵拐婆婆李珊珊、刃袖公羊絕、哀勞雙刀紀明、紀亮兩兄弟，及齊家四錋，齊龍、齊虎、齊獅、齊豹四兄弟，已經約好聯手劫鏢，以公羊絕與鐵拐婆婆的武功，再加上紀氏兄弟的旋風迴刀法，及齊家四錋的四象合手連環錋，實力也相當雄厚，其餘是否尚有黑道人物在打此十萬兩黃金的主意，目下尚不得而知，光就以眼前這批人來說，也夠令人驚心動魄的了。

玉簫書生周秀策既在李家河現身，當然也與鏢有關，祇是此人目下意圖未明。

至於有意義務護鏢的，除去丐幫的一批人而外，就要算那驚虹一劍王雲霓了。

王雲霓本出身於武林世家，幼承庭訓，以剷奸扶弱，除暴安良爲宗旨，一支驚虹劍，能在江湖上闖出這樣响噹噹的名頭，的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她那一手飄花劍法，在江湖上尚未遇到敵手。

這一次由於老花子密授機宜，因此她天一亮便離開了朱家河，向來風縣城方向馳去，到達來風縣未曾停留，祇是買了點飲食，又轉了回來，當她再次到達那所破舊的關帝廟時，已是子時左右。

西北風並未停止吹，而雪又開始下了，夜仍然是那樣的黑，一星燈火在廟中搖曳着。

王雲霓一進廟便叫了一聲：「涂老爺子。」

廟中並沒有涂老五，祇是他小女徒弟于霜一個人坐在拜墊上打盹，一聽王雲霓的呼聲，忙道：「是王女俠回來了，我師父叫我在這兒等妳。」

王雲霓道：「你師父呢？」

于霜道：「我師父有事出去了。」

王雲霓一笑道：「小妹妹，妳傷好了麼？」

于霜道：「上了藥，已經合口啦。」

王雲霓道：「以後妳不必再叫我王女俠，妳可以叫我姐姐啦！」

于霜小臉一紅說：「我不敢，師父知道了會罵我的。」

王雲霓拉着她的小手笑道：「怕甚麼，這是妳師父親口答應我的，他讓我與妳結爲姊妹，以後在江湖上行走，彼此也好有一個照顧。」

于霜小眼一翻說：「眞的？」

王雲霓道：「我怎麼會騙妳，不信妳問師父。」

于霜這才喜洋洋的叫了聲：「姐姐。」

王雲霓道：「聽說妳自小就沒有父母，是妳師父收養了妳是麼？」

于霜兩眼一紅說：「姐姐怎麼知道的？」

王雲霓道：「是妳師父告訴我的，姐姐雖然有父母，但父母早已被仇家所害，又無兄弟姊妹，因此姊姊跟妳一樣，也祇是一個人。」

于霜道：「姐姐的仇報了麼？」

王雲霓點點頭道：「報了，要不然我怎能放着自己的事情不管，反而去管別人的閒事。」

于霜道：「姐姐今年幾歲啦？」

王雲霓道：「十八，妳呢？」

于霜道：「十二歲，聽說姐姐的武功很好，妳教教我好麼？」

「妳聽誰說的？」

「師父！」

「妳師父武功才高，他會一件一件的傳授給妳。」

「我師父光叫我站樁練氣，却不教我打架的功夫。」

王雲霓笑道：「小妹妹，這妳就不懂了，一個人武功成就的高低，全看基礎紮得夠不夠硬實，站樁是拳脚的基礎，練氣是內功的基礎，這是妳師父的一番苦心。」

于霜低頭道：「我知道，我師父要把我造就成武林一代奇才，但是我恐怕不行。」

王雲霓拉起她的手道：「妳行，別洩氣，妳練過暗器麼？」

于霜道：「沒有。」

王雲霓道：「姐姐教妳一種暗器，就算是給妳見面禮吧，而這種暗器用不着妳去練，祇要有內功基礎，運氣擲出即可。」

她邊講間邊從懷中掏出一物，長不盈寸，有頭有尾有翅，竟然是一隻鐵製的燕子，當中是空的，背上有一小孔，後面尚有一條極細極細的鋼絲連着。

王雲霓一笑道：「這名字叫飛燕神鏢，擲出之後，便會自動追擊敵人，等到不用的時候，將手中鋼絲用力的向回一帶，便可自動飛回。」

于霜笑道：「有這麼好玩，我來試試看。」旋即按照王雲霓教她的手法隨手運力擲了出去，立時發出一聲尖嘯，驚心動魄，她將左腕一帶，那燕子又自動飛回手中。

（未完・一）

上文提要：「無憂門」的花滿天率人前來尋寶，遇到冷若水帶着柳仙兒等人亦來尋寶，花滿天看到冷若水手上的盒子，誤會是寶，其實是載着毒蟾蜍……方寬厚坐山觀虎鬥，並與師弟左長庚、熊霸天約定逢初一、十五見面……沙成山傷癒，要找方寬厚報一掌之仇，但遍尋不獲，剛好「虎躍山莊」總管伍大浪找他尋寶，價碼十萬兩，沙成山一舉兩得……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借刀殺人移目標　粗中有細黑天剛

伍大浪笑道：「當然是越快越好，並不限期！」

沙成山怎知又要上當？他重重的點點頭，道：「好，我答應接辦老爺子這件事了！」

姓伍的提起小包裹，「咚」的一聲放在桌面上，道：「這裏是兩百兩銀子你先用着，老爺子的意思，你用完還可以去虎躍山莊取！」

沙成山道：「下次去虎躍山莊，便是取我應該取的銀子了。」

起身，抱拳，伍大浪道：「伍某在虎躍山莊候駕，沙兄，我衷心祝你馬到成功。」

沙成山並沒站起來，他祇淡淡的道：「不送，伍總管好走！」

眞快，伍大浪走出平安客棧，刹時不見踪影。

沙成山起身拎起桌面上的包裹，對伙計道：「兩百兩銀子替我保管着，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伙計驚異的望着沙成山，心中嘀咕，看不出這個病懨懨的膽大漢子，竟然會有人送他銀子花用。

雙手接過包裹，伙計滿臉笑容道：「客官，銀錢要當面點清，等我數完你再走。」

沙成山沒有走，那伙計打開包裹，五兩一錠銀子，整整四十個，看得另一伙計眼睛都直了。

沙成山走出平安客棧，往西繞上了槐樹坡，他當然是查探地形而來！

就在一片殘垣廢墟中，沙成山想起自己住的門房，便不由得走近前去，祇見燒焦的樑柱，半倒的屋牆，極目望去，好不淒慘！

緩緩的，他走到後院的水井邊，他曾在此挨了方寬厚一掌。

沙成山臉上露出個殘酷的笑，緩緩的走向凶宅的後山坡，那夜他是從側面追上坡頂，坡後崗巒起伏，尚有一個數丈高的瀑布。

這次沙成山直接走上坡頂，很快便到了瀑布前面，很深的一個大水潭，從山谷中往西南延伸而入山溪，這裏相當荒涼，草藤雜生。

沙成山就是看不見甚麼地方可以躲藏，他在山谷中走了半個多時辰，五里外的另一谷中方才有一戶人家。

沙成山走過去打探，却是一對老夫婦，問也問不出甚麼名堂，到了這時候，沙成山才發現方寬厚果然不簡單。

看來要找到方寬厚藏身之地，尚需花費些時日了。

沙成山緩緩的踏上斜坡，十分無聊的坐在水潭邊上，他伸手拾起地上石子往水潭裏面投擲着，心中思忖，要想捉到方寬厚，甚至殺了他並不難，但如果想逼他交出秦百年的兩件寶物就不容易了。

想想方寬厚一家三口被他兄弟以酷刑逼迫，尚且堅不吐實，他又怎會對自己說出東西放在何處？

每個月的初一與十五，便是他們師兄弟三人見面之日，這也是方寬厚定下的見面夜，當然，沙成山並不知道，甚至於柳仙兒也不清楚方寬厚會定下這麼一條見面日。

就在沙成山沉思在瀑布下的水潭邊，隱隱然聆聽得山那面傳來金鐵撞擊之聲。

一怔，沙成山望望天，天上無雲。

於是，他匆匆的又走上山坡頂，隔着樹林望向那片燒焦了的大宅子，祇見男女數人正在玩命——殺得可眞熱鬧！

就在一段高牆下，兩男兩女對殺對砍，冷芒四濺光焰流閃，另外七個女子三個大漢却正在燒毀的宅子裏翻東找西，似是在尋覓甚麼。

好奇心令沙成山往坡下走來。

沙成山尚未走近，突然有個手持金杖女子沉聲道：「再過去兩個，早早把這兩個蠢東西放倒，別叫他們在此誤了我們大事。」

就在這女子的吼聲裏，立刻又撲過去兩名身穿紫衣女子，見二人相對揮出蛇尾尖刀，花蝴蝶也似的便分從兩面往兩個大漢殺過去。

沙成山現在已看清了，那不正是昨夜與方寬厚在荒林斷崖下面會面的熊霸天與左長庚嗎？

「這兩個人絕對不能死」，沙成山心中在想着。

是的，這兩個人如果死了，誰能去誘出方寬厚那老狐狸呢？

當然，方寬厚如果不被誘出來，自己便無法找到他，而秦百年尚封了十萬兩銀子在等着自己去取。

就在沙成山沉思中，猛然傳來一聲尖叱，尖叱甫落，那面，左長庚「哇」的一聲，背上出現一道血口子。

他全身猛烈的痙攣，張口吐出鮮血，人也往側面旋去。

猛然暴吼一聲，「黑天剛」熊霸天道：「三師兄快退至牆下面，看我收拾這些婊子養的！」

熊霸天身高七尺，孔武有力，右手雙刃斧，左手牛皮盾，呼轟着立刻攔住四個紫衣女郎幹起來。

姓左的一刀眞不輕，從左肩到後腰，露出尺長一條血口子，後面的衣褲幾乎盡濕。

「黑天剛」熊霸天抖着一臉虬髯，揮舞着一柄雙刃利斧，左手的牛皮盾便凌厲的攔腰狂砸，刹時便將四個紫衣女子堵截在身前一丈地。

院子裏面，那手持金杖女人冷叱一聲：「平日要妳們勤加練習武功，妳們盡在虛應故事，到了用時方知道自己一無是處。」

她邊說邊走向高牆邊，冷聲厲叱，道：「都退下去！」

「黑天剛」熊霸天黑得發亮的臉上一緊，道：「老婆子，妳大概就是『無憂婆婆』了吧？」

冷視着熊霸天，那女人嘿嘿冷笑連聲，道：「不錯！」

她一頓，又道：「看你這身骨架倒是挺唬人的，黑大個子，十招之內我把你擺平，你可要小心了。」

熊霸天忽的哈哈大笑，道：「老婆子，妳別把老子大鳥吹歪了，有甚麼本事盡管使出來，熊大爺一概照單全收。」

嘿嘿笑，「無憂婆婆」花滿天托着金杖直逼熊霸天，道：「就憑你這句話，我先摘下一雙照子。」

她已平舉起金杖，熊霸天的牛皮鑲鋼盾平舉當胸，他哈哈又是一聲梟笑，道：「老太婆，熊大爺不聽嚷嚷，倒是妳的那顆泛白人頭，當心我一斧頭把妳劈成兩半。」

猝然傳來一聲冷叱：「大個子，你的話才叫吹牛！」

此聲傳來，便「無憂婆婆」花滿天也回頭看去。

熊霸天望向發聲地方，叫起來，道：「甚麼人，給老子走出來。」

沒有等他的話聲落，幾株槐樹後面，一個人正慢慢的走出來。

那個人臉色蒼白，深陷的眼眶透着疲乏的意味，挺直的鼻尖上面微微見汗，青得泛藍的鬍楂子像是塗了一層顏色，拖着四方步，搖晃着上身，那麼一副慘兮兮的模樣，宛似三天未吃飯。

是的，這人正是「二閻王」沙成山，因爲，沙成山就是這副樣子。

風吹拂着他的頭髮，顯得枯槁的臉上更加削瘦。

「黑天剛」大刺刺的哈哈笑起來。

沙成山走到牆邊站定。

熊霸天已冷笑道：「一大早我就在找你，方家集老子走了三趟就是不見你的影子，想不到你竟然送上門來了，嘿……」

沙成山聲音微帶嘶啞，道：「找我？有甚麼事？」

熊霸天哈哈大笑，道：「沒有事，但也有事，小子，你可是叫沙成山？」

「二閻王」沙成山見「無憂門」的人在，不過他相信「無憂門」不一定就會知道臥虎山上自己曾殺了他們兩個人。

笑笑，沙成山道：「不錯！」

仰天一聲笑，笑聲未已，一邊的「無憂婆婆」花滿天已雙眉一聳道：「你就是大鏢客沙成山？」

側臉一笑，沙成山看出花滿天尚不知自己曾殺了她的兩名侍女，

還以爲是死於方寬厚之手，心中正自寬慰！

豈料熊霸天粗中有細，立刻聯想到那夜方寬厚對他提及的——臥虎山把兩個無憂門女子踢落深崖之事。

熊霸天粗聲笑道：「沙成山，聞得你是一位不打誑語說一不二的大鏢客，江湖上的頂尖殺手，是吧？」

沙成山倦容滿面的道：「刀口舐血過日子，勉力混飯吃，那些大鏢客或頂尖殺手怕輪不到我沙成山。」

嘿嘿一陣冷笑，道：「聞得我師兄說，閣下曾經助過他一臂之力？」

沙成山立刻警覺，他知道熊霸天的目的，志在戳穿臥虎山那檔子事了。

然而，沙成山就是沙成山，他淡淡的道：「令師兄可是項城捕頭方寬厚？」

熊霸天也是一驚，此時此地，他怎敢承認方寬厚尚活在世上？看來姓沙的也不簡單！

果然，沙成山又接道：「這事你閣下是怎麼知道的？」

他一頓又道：「當然，若非是我說出來，那一定就是方捕頭了，可是方捕頭不是已經死了嗎？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一邊，「無憂婆婆」花滿天凌厲的眸芒直逼二人。

她心中在想——她的兩個貼身侍兒的武功不弱，能殺敗她二人聯手之人，方寬厚不一定有此能耐。

熊霸天強詞奪理的道：「是我大師兄將辭官的那晚上講出來的，怎麼樣？」

一怔，沙成山咬咬牙，心中暗罵——這個王八蛋，眞會說謊言！

當然，此時他絕不能戳穿方寬厚尚隱藏在這附近的事，因爲，他不但要搏殺姓方的，更要把秦百年的兩件東西奪回來。

於是，沙成山笑笑，道：「黑大個子，你的說謊，就如同喝口涼水那麼稀鬆平常，倒是令沙某意外。」

熊霸天冷冷挫着牙，道：「你說熊大爺說謊？那麼臥虎山上是不是你閣下在我師兄危機的時候，及時伸出援手把兩個『無憂門』女子踢落在山崖下的？」他一頓之後又道：「倒要看你這位大鏢客敢不敢承認了！」

「無憂婆婆」花滿天嘴巴緊閉不開口，然而從她的眸子裏面却正在冒火！

而熊霸天竟然對於沙成山援救他的大師兄，不但不對沙成山言謝，反而倒打一把耙，恩將仇報——而且言來順理成章似的毫不臉紅。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臥虎山上我是救了二位的大師兄——方寬厚，這件事我記憶猶新。」

「彷彿你們的大師兄那一刀挨得不輕，若非是我及時出現，方捕頭早已爲『職』盡忠了！」

熊霸天仰天一聲大笑……

花滿天已厲聲怪叫道：「孩子們，別再找寶了，先把這小子圍起來，替我那兩個侍兒報仇了！」

她的話就是命令，所有九名女子與三個大漢便立刻拔出蛇尾刀吆喝着圍過來。

熊霸天冷冷對花滿天道：「老婆子，妳應該謝謝熊大爺，我替妳找到眞正的仇家沙成山。」

花滿天重重的道：「你們走吧，老婆子這回放過你二人。」

熊霸天伸手在牆下扶起左長庚，回頭對沙成山一聲得意的笑，道：「姓沙的，我爲你祈禱，希望你還能活着，而且活得長命一些。」

臉無表情，沙成山道：「我活得命長些，祇怕你的命就不長了。」

熊霸天沒再開口，嘿嘿笑着往方家集走去。

「無憂婆婆」花滿天冷叱一聲，道：「沙成山，原來是你在臥虎山上助鷹犬們殺害我的兩名侍兒，可惡啊！」

沙成山感喟的搖搖頭，道：「當初我並沒料到事情會如此複雜，還以爲官兵抓强盜，我就那麼隨便幫了個忙。

「花門主，在那種情況下，恁是誰也會出手助拳，我……」

花滿天怒叱道：「你怎麼樣？你是大鏢客沙成山，就更應該出手？」

沙成山冷淡的道：「既然遇上了，便也沒有選擇餘地！」

花滿天哆嗦的雙目泛紅，道：「沙成山，我早已聞得你……你雙手染血……殺人如蔴，你……你是個凶殘的豺狼，可惡的刀客。」

「你知道否，就因爲你的中途插手攔閒事，害得我即將到手的東西又被姓方的老狗吞沒，你說……這筆帳我們如何算法？」

仇恨正在花滿天的血液裏沸騰，也在她的肺腑之間澎湃，那種逼使她幾乎發瘋的忿怒之火，正自燃燒着她的週身，便再多言，此刻也是多餘的了！

嚥了一口口沫，沙成山道：「殺戮對我而言，原是一項無奈，說我嗜殺，沙成山絕不承認，比如眼前，如果我想走出此地，我能嗎？」

桀桀怪笑連聲，花滿天道：「

臥虎山上你殺了我的人，今日你還想活着離去？」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臥虎山上我沒出刀，祇是把她二人踢落山崖，如果她們的輕功夠好，應該不致於喪命。

「當然，她二人死了，我除了內心負疚之外，却也無可奈何！」

花滿天忿怒的道：「聽聽，他娘的，你說得好輕鬆，沙成山，你怎麼不想想，那是兩條人命啊！」

沙成山一嘆，道：「我說過，無可奈何！」

花滿天怒吼一聲，道：「殺！」

便在花滿天的怒吼聲裏，三個大漢已自三個方向往沙成山圍殺過去。

三支「蛇尾尖刀」發出「咻」聲不絕，冷芒激盪在沙成山的週身上下，氣勢上似要把沙成山亂刀斬一般。

十名紫衣女子團團圍在四週，個個怒視着敵人，因爲眼前的沙成山是殺死她們兩位同門人的兇手。

沙成山動作之快，幾乎和不動毫無分別——那眞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他的身子尚未展現出影子的晃動，倏然裏，「銀鍊彎月」繞體盤旋。

那刺耳的金鐵撞擊之聲猶在人們的耳朵裏嗡嗡作響，「銀鍊彎月」已重歸原位，於是，三個大漢便隨着盪回的「蛇尾尖刀」而倒翻三丈外。

花滿天看得雙眉聳動，便在場的人誰不一楞？

緩緩的，花滿天托着手中金杖走向沙成山，她臉上一片肅煞，灰蒼蒼的頭髮微抖動：「寒江月刄！」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正是寒江月刄！」他一頓又道：「花門主一眼看出，倒令沙某十分佩服。」

雙目厲芒直視，手中金棒抬起，花滿天道：「老婆子見獵心喜，且來領教了！」

沙成山平淡的道：「花門主的『毒蛇金杖』，沙某也早有耳聞！」

他稍作後退狀的又道：「如果傳言是實，花門主的金杖之內藏着不少暗器，好像是……七十二支梅花針，三十二支喪門釘，開花毒彈一顆，是吧？」

嘿嘿一聲笑，花滿天道：「沙成山，你倒是很瞭解老婆子手中兵刄，那麼，你可要小心了！」

沙成山冷冷一哂，道：「我會的，花門主，因爲我還不想死，尤其是死在妳手中，那該有多窩囊！」

沙成山眞是罵人不帶髒字，花滿天當然聽得出來，氣得她哇哇吼道：「沙成山，你是個不可饒恕的狂徒，我要你立刻死在我的脚下！」

花滿天的動作眞快，她好像根本就在沙成山的頭上一般，金芒閃掣發出尖嘯之聲，宛似夕陽噴出的萬道彩霞，那麼凌厲的罩向敵人！

一對一的撲擊，高手之間的過招，快則轉眼之間，慢能打上一天一夜也沒完沒了！

「銀鍊彎月」便在沙成山的右手猝翻裏，宛似摔碎一蓬雪球也似的在他的頭上半尺之地炸開。

滔滔流矢飛射穿擊，銀芒點點的連成束，然而祇在轉眼之間，甚至不聞金鐵撞擊，便立時又趨向幻滅！

是的，一切又歸於沉寂！

對搏的二人也站在原地，更是以原姿式對峙着，彷彿剛才的一招，祇是小菜一道！

花滿天的臉孔上出現一股子灰濛濛之氣。

她的嘴巴緊閉而彎出數條紋綫於兩邊嘴角上，視線直在沙成山的週身上下打量着，似乎在尋找她欲下手的地方！

青衫微微擺動，沙成山的表情一片木然！

驀地——

花滿天暴起三丈有餘，當人們的視線隨着她的移動而仰面看去的刹那間，她的身影怪異的在空中停滯着，手中的金杖猛然抖閃，便見金芒中濺出一蓬幾乎肉眼難以辨識的細小梅花針！

沒有聲音，更分辨不出她的動作，幾乎除了金杖中的機簧微響，那蓬梅花針已到了沙成山的頭上！

果然，花滿天的暗器歹毒！

沙成山的身法看似未動，實則他已交互偏移十二步。

但見一片極光出現在他的頭上，宛似他根本頂着一個大帽子般，「銀鍊彎月」已在狂捲極洩！

花滿天擰身空中看得眞切，她心中相當滿意，一蓬梅花針正自射入那片極光之中，沒有一根被阻擋於外！

倒翻三個空心觔斗落於地上，花滿天就等成果豐收，砍下沙成山的人頭了！

然而，沙成山依然挺立在她的對面，而且古井不波的冷冷直視過來……

於是，花滿天楞住了！

花滿天嘿嘿一聲怪叫，道：「沙成山，你怎麼不倒下去？難道你已練就金剛不壞之身？」

輕搖着頭，沙成山冷笑道：「沒有人能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便眞的有一天妳得到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也祇能在功力上高人一等，當然，我沒有那種雄心！」

花滿天重重的道：「沙成山，老婆子的一排十二支梅花針清晰的

穿入你的那片銀光之中，顯然都已打中，你怎會不即倒下？」

沙成山笑了……

是的，他應該笑，因爲他的那把「銀鍊彎月」……

現在，沙成山緩緩的提起「銀鍊彎月」，右手食中二指挾着那把四指寬的彎月形刀身，左手指輕輕的在刀身之上輕柔的抹拭——輕柔得宛似他在抹拭着愛人的臉龐！

就在沙成山的抹拭下，花滿天已看見那蓬射出的梅花針從沙成山的「銀鍊彎月」刀身上掉下來！

於是，她雙目驚異的怪叫道：「可惡的小子，原來你的刀還會把我老婆子的梅花針吸在上面，難怪你有恃無恐！」

笑笑，沙成山道：「花門主，我們可要再打？」

花滿天重重的一跺脚，吼道：「沙成山，你給我聽清楚了，我『無憂門』從今天起，抱定一個絕不更改的宗旨！」

沙成山淡淡的道：「請花門主明示此項宗旨！」

花滿天咆哮一聲，恨不得撕了沙成山，她咬牙道：「奪寶第一，殺你爲先！」

花滿天的話甫落，立刻金杖一揮，叫道：「我們撤，他日再來！」

沙成山怔怔的望着花滿天率衆離去，心中着實不是滋味，想來想去，全是熊霸天的一句話，不由得嘴角冷酷的一牽，緩緩往方家集走去！

回到方家集的平安客棧，沙成山踏上台階，他不由得怔住了！

沙成山沒有舉步入內，但屋子裏却已發出銀鈴似的聲音，叫道：「進來呀，酒菜都已齊備，等你回來就要端上桌了！」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你們要請我？我看免了，孫悟空遇上蜘蛛精——我們兩『變』！(便)」

屋子裏面便在這時候走出個俏佳人。

祇見她打扮得眞可愛，果眞是出水芙蓉面，花嬌柳蟬身，色艷桃李樣，吐氣如蘭香，光景誰不以爲她是個大美人？

沙成山心中暗罵：「娘的，如果我不認識妳這隻『毒蜘蛛』，別說是妳請我喝酒，便是由我掏腰包我也幹，哼，祇可惜……」

是的，從屋內走出來的女子正是「毒蜘蛛」柳仙兒！

果然吐氣如蘭，柳仙兒笑對沙成山道：「過來嘛，先認識我們的大公主！」

沙成山望向店房內，冷冷道：「百毒門『毒王』冷泉的大女兒？」

點點頭，柳仙兒道：「是呀！快過來吧！」

沙成山暗中咬咬牙，臉皮子一緊，便跟着柳仙兒到了屋中央的一張桌上，冷若水未站起身，她輕輕的點了一下頭，道：「坐下來說話！」

拉過椅子坐下來，沙成山道：「敢情妳們是專門等我的了？」

冷若水點點頭，道：「不錯，已經等了一個時辰了！」

沙成山望着柳仙兒道：「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

「咭」的一聲笑，柳仙兒道：「方家集不過數家客棧，我祇要找到你騎的馬，就知道你是住在那一家了！」

沙成山冷冷道：「嗯，妳倒是個有心人了！」

冷若水已對柳仙兒吩咐，道：「叫他們上酒菜！」

根本不用柳仙兒叫伙計，兩個年輕伙計已往灶上跑！

沙成山眸芒烱烱道：「我還不餓，且先說說，妳們等我的原因！」

冷若水直視着沙成山，低聲有力的道：「合作！」

沙成山冷冷的搖搖頭，道：「大公主，難道妳會摒棄彼此之間已經造成的仇恨？妳不再找我報仇？

「百花谷中我曾搏殺了妳的妹子冷若冰，妳能不報仇？」

沙成山輕搖着頭——不停的搖着……

笑意掛在冷若水的臉頰上，笑意中包含着冷酷，有一種尊貴的儀態表現在她的眼神中，沉聲的直視沙成山，道：「我們不會忘記報仇，當然，你這位大鏢客也不怕有人找你報仇，不過，我們在衡情量勢之後，覺得報仇之事尚可稍緩時日！」

一笑，沙成山望着伙計端出來的四種可口熱炒，道：「那麼，在妳們找我報仇之先呢？」

冷若水望了柳仙兒一眼，道：「妳把細節告訴他！」

柳仙兒美眸一亮，沙成山看得一哆嗦，因爲柳仙兒的雙瞳水汪汪，像是那浩瀚的海洋，這種女子最是會媚人！

祇聽得柳仙兒道：「沙成山，我們找你合作！」

深邃的眼神透着迷惘，沙成山道：「合作？我們之間還能談到合作？」

柳仙兒立刻笑道：「能，難道你忘了我說過的話？昨日敵人今日就能成爲朋友，對吧？」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從不把妳的話擱在心上，因爲我怕再吃虧上當！」

柳仙兒「咭」的笑起來，她俏媚的睇着沙成山，道：「難道你眞的把我當成一隻毒蜘蛛？別糟改我了！」

沙成山臉皮一緊，道：「有時候我以爲妳比一隻毒蜘蛛還可怕！」

柳仙兒不怒反笑，她把椅子拉近沙成山身邊，道：「酒菜已端上桌，沙成山，我們一邊吃喝，一邊細談，這次合作，你祇有好處而無絲毫壞處！」

沙成山知道這桌酒菜絕無問題，因爲全是平安客棧灶上端出來的，也就大方的舉箸吃喝起來……

柳仙兒伸出纖纖玉手拾起桌上酒杯，道：「來吧，先爲我們的合作乾一杯！」

沙成山坦然的道：「大公主，沙成山借花敬佛了！」

冷若水擧杯呷了一口，放下酒杯，道：「沙成山，在雙方合作期間，我保證你的安全！」

一笑，沙成山道：「我的安全由我自己保證，從不假手別人，大公主的美意我謝謝了！」

柳仙兒已輕聲道：「沙成山，秦百年的東西丟了，然而秦百年一直按兵不動，你不覺得奇怪？」

沙成山心中暗笑——秦百年能執武林牛耳，成爲「武林老爺」，絕非倖致，更不是簡單人物，早已以十萬兩銀子要自己爲他尋找兩件寶物，妳們又怎會知道？

笑笑，沙成山道：「那是姓秦的事，與我何干？」

柳仙兒哈哈一笑，道：「沙成山，事情十分明顯，我們要在秦百年按兵不動期間，盡快的把兩件東西找到！」

又是一笑，沙成山道：「那是你家的事，與我何干？」

柳仙兒側着臉斜視沙成山，道：「怎說與你無關，祇要你答應合作，就是與你有關了！」

沙成山乾了一杯酒，道：「可是要我助妳們奪寶？」

柳仙兒立刻點頭，道：「就是這樣，你幹不幹？」

沙成山挾着桌上可口炒菜，嘴巴裏猛嚼着，半晌，他把嘴巴抹了一下，道：「幫你們奪寶，我有甚麼好處？」

柳仙兒立刻低聲道：「除了不再找你報仇之外，送你白銀一萬兩！」

沙成山哈哈笑道：「柳仙兒，我很奇怪，聞得『苗疆百毒門』門主冷泉的一身武功高絕之外，更兼一身毒物，他的口技便能驅使毒蟲爲他所用，他怎麼不親自前來……」

冷若水冷眼望向柳仙兒，輕輕的點着頭……

柳仙兒先是環視四週，然後又把椅子拉近沙成山，這才低聲的道：「我若不說，你自然是不會知道……」

沙成山見柳仙兒一本正經，便知事態嚴重，也就放下筷子，專心細聽！

柳仙兒又看了冷若水一眼，道：「沙成山，希望你聽在耳裏，擱在心上，切莫對他人言及我對你說的話！」

沙成山點着頭，道：「有那麼嚴重？」

柳仙兒重重的點頭，道：「是的，這件事相當嚴重！」

沙成山伸手攔住柳仙兒說下去，道：「既然很嚴重，妳便不必說出來！」

柳仙兒眨着一雙美眸，道：「爲了取得你的合作，這事非說不可！」

沙成山楞然的不開口！

柳仙兒已語音含悲的道：「我們『苗疆百毒門』爲了替門主夫婦二人祛除迴蕩於經脈中運行的劇毒，必須得到那本『百竅神功秘笈』方能得救……」

沙成山冷冷的道：「就我所知，冷若冰已潛伏在秦百年身邊近四年，難道你們門主夫婦二人已痛苦了四年之久？」

柳仙兒立刻接道：「五年了，每個月圓之夜，門主夫婦二人就會滾地哀號，全身如萬蟻鑽心，必得兩得時辰之後方能恢復過來！」

一邊，冷若水接着低聲道：「苗疆第一大夫叫藥老子，是他在爲我爹診治之後，說出祇有練一種叫『百竅神功』，方能把脈中所含劇毒加以控制與運用，藥物是救不了的！」

柳仙兒接着又道：「沙成山，你該明白我們爲甚麼不惜一切犧牲的要奪取秦百年的秘笈了吧？」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又能爲妳們做些甚麼？」

然而，沙成山心中明白，秦百年已交出銀子兩百兩，「百竅神功秘笈」自已非要到手不可！

柳仙兒立刻又解釋道：「東西在方寬厚手中，你我早已知道，這些天來，我相信姓方的必定藏在某一神秘地方苦練了。

「如果我們雙方合作，設法誘出姓方的，我們負責奪寶，你替我們對付『無憂門』，事成之後，我們按約送上萬兩銀子。

「沙成山，這事對你應該是極爲平常，你三思！」

沙成山半晌未開口，冷若水與柳仙兒直視着沙成山，就等他的一句話了！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好，我答應妳們，雙方合作！」

冷若水緩緩站起身來，道：「沙成山的話我信得過，柳仙兒，妳在此陪沙大俠喝酒，我先走一步了！」

柳仙兒立刻起身相送，沙成山

仍然古井不波的坐在那兒吃大菜！

柳仙兒送走冷若水，笑嘻嘻的坐到沙成山身邊，道：「現在，你不會再怕我對你使手段了吧？」

沙成山一笑，道：「雖是合作期間，我仍然提高警覺，柳仙兒說吧，我們怎樣着手？」

柳仙兒舉杯笑瞇瞇的道：「沙成山，某一方面而言，我十分欣賞你，來，先乾一杯，再談正事不遲！」

沙成山端起酒杯喝乾，柳仙兒立刻替他斟滿一杯，這才笑道：「沙成山，我老實對你說，我們並不怕『無憂門』。

「但對『無憂婆婆』手中的那支金杖，大公主有些忌憚，上次交手，大公主心愛的『綠蟾蜍』幾乎被她的暗器射死！」

沙成山笑笑，道：「如此說來，妳們找我替妳們挨花滿天的暗器了？」

柳仙兒呵呵笑罵，道：「沙成山，放眼江湖，你大概足以應付無憂婆婆的金杖，我相信沒有看錯人！」

沙成山淡淡的道：「柳仙兒，別給我戴高帽子，今夜我在方寬厚那燒焦的大宅子後面等妳！」

說完便站起身來，又道：「謝謝妳這一桌無毒酒菜，我要回房去睡了！」

柳仙兒掩口一笑，道：「可要我侍候你上床？」

一怔，沙成山道：「儂本佳人，奈何言談粗俗，令我倒足胃口！」

柳仙兒不惱反笑，道：「這在我苗疆本就是平常事，自以為中原文明，把那平常而聖潔的男女關係，故意文縐縐的神秘起來，名之曰廉恥，其實呀，哼，你們那一個不是一肚皮的齷齪無賴！」

沙成山雙眉一揚，道：「敢情妳把那回事當成家常便飯？涼水一碗？」

柳仙兒坦然低聲道：「你以為呢？」

猛然回頭，沙成山大步走回客房！

後面，柳仙兒重重的往桌面上放了一錠銀子，起身便往店外面走去！

這光景看得兩個伙計直瞪眼……

沙成山回到客房裏，關上房門便睡下來，心中思忖着！

原來「苗疆百毒門」門主這些年未到中原來，竟是練甚麼毒功奇術而走火入魔，運行在體內的劇毒不能受到有效的控制，才要奪取「百竅神功秘笈」。

「毒王」冷泉本就是江湖頂尖驅毒高手，聞言他不論走到甚麼地方，祇要口吹尖銳哨音，便有毒蟲向他身邊走來，世上奇能之士本就不少，但似他這般的驅使毒物為他所用，天下少有！

沙成山便在迷迷糊糊中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外面已是掌燈時候！

＊　＊　＊

這夜天空仍然不見月色，沙成山繞道來到槐樹坡，他選了一棵高大的樹攀上去，幾乎，他就坐在樹梢頭！

那棵樹長在槐樹坡斷崖上，既能看到方家集，也可以看到坡兩邊，雖在黑夜，沙成山仍然極目看得遠！

此刻，二更天剛到，從方家集那面一條人影如飛的往這邊撲過來！

黑影到了小廣場中央，祇是稍一頓，便往圍牆後面繞過去！

沙成山立刻認出正是柳仙兒，他心中暗想，這時候怎不見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出現？

沙成山眞怕柳仙兒被熊霸天遇上，那麼，今夜豈非是白來了？

沙成山又向四週望了一眼，便立刻躍下樹，柳仙兒的聲音已經傳來：「沙成山，你在那兒？」

木然似的走近柳仙兒，沙成山道：「柳仙兒，妳這般明敞着呼叫我，敵人早被你嚇走了！」

柳仙兒拉着沙成山道：「此刻尚早，敵人不會來的，沙成山，我們找個地方先躲起來，祇要姓方的出現，我們便立刻捉活他！」

沙成山望向方家集，道：「妳們大公主呢？她怎麼不來？」

柳仙兒低聲道：「她回苗疆去了！」

沙成山怔怔的道：「她怎麼放心得下？這時候回苗疆幹甚麼？」

柳仙兒有些無奈的道：「先找個地方躲起來，我再細細告訴你！」

指着那棵大樹，沙成山道：「走，到樹頂上去，那樹枝葉繁茂，是個好地方！」

柳仙兒抬頭望去，笑着同意的道：「眞難為你會找到那棵樹，我們上去！」

沙成山與柳仙兒先後登上大樹頂，柳仙兒十分自然的倒向沙成山懷裏，笑道：「你還怕我嗎？」

一聲苦笑，沙成山道：「溫柔鄉也是死人塚，若說不怕便是欺人之談，不過，沙成山見怪不怪，樹頂之上妳施展不出叫人心跳的舉動，有甚麼可怕的？」

柳仙兒呵氣如蘭的道：「那可不一定，如果你不怕，雖在樹頂上，我們仍然可以折騰一番，沙成山，你信不信？」

一笑，沙成山道：「別逗了，倒是妳快說，冷若水為何回轉苗疆？」

重重的在沙成山臉上吻了一下，柳仙兒道：「沙成山，我們百毒門在苗疆是個大門派，七壇主八護法個個武功不俗。

「就是因為門主夫婦二個人練毒入魔，他們十五位便輪流守護在總壇，這事已經有五年了！」

沙成山不解的問道：「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眞的就能治好冷泉夫婦身上的毒？」

柳仙兒點着頭，道：「能，藥老子的話很有道理，祇要門主練就『百竅神功』，便能立刻自由操縱週身經脈。

「所留體內劇毒，更能轉為有利武器，出掌揮拳，毒氣便能傷人於無形。

「沙成山，你想到沒有？如果你助我們得到秘笈，往日一段仇恨，自然也就迎刃而化解了！」

沙成山心中暗吃一驚，如果眞的讓冷泉練就「百竅神功」，中原武林還有好日子過？

便在他思忖間，柳仙兒的嫩臉也貼上了沙成山臉上泛青的鬍楂子上面，她磨呀磨的口中發出「啊」聲不斷！

沙成山宛如濤濤江心的大石頭而不為所動，左手却仍然摟住柳仙兒，低聲細語的道：「柳仙兒，敢情妳想在樹頂上開闢另一種戰場？」

柳仙兒咦咦唔唔的道：「沙成山，我向你挑戰了！就怕你不敢接受！」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是不敢，是不能！」

柳仙兒仰起赤紅的嫩臉，道：「為甚麼？莫非你……你受過宮刑……」

沙成山冷叱道：「胡說八道，單就我的粗鬍楂子，就可以知道我是十分正常的大男子漢了！」

柳仙兒立刻笑問：「那麼又為甚麼你不能？」

沙成山重重的道：「因為，有人來了！」

柳仙兒忙挺直上身四下看，道：「沒有人嘛，你……」

沙成山冷冷的道：「有，而且是大隊人馬往這邊走來了，妳因為心中存有雜念，所以未曾注意到罷了！」

柳仙兒忙靜下心來聆聽，不由臉色大變，道：「不錯，是有不少人往這邊來，而且……而且……」

沙成山立刻接道：「而且不下百人之多，柳仙兒，你猜這會是誰？」

柳仙兒雙眉一緊，道：「我怎麼猜得出來？總不會是八大門派的人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如今的八大門派自以為清高，他們表面上不屑於奪取秦百年之物，甚少出動，我看這必是另有他人了！」

柳仙兒尚未再說話，遠處人影幢幢，宛似出洞的一羣黑螞蟻，往這面奔過來……

不錯，來的人沒有一百也足有八十多，這些人到了燒毀的宅子前面廣場上，立刻成隊形的站在一起，有個大漢揮舞着手中刀，分派着人員……

就在這時候，六個女子簇擁着一個灰髮老婆婆走來，大漢立刻上前恭迎！

樹上，沙成山笑了！

柳仙兒忙問道：「你笑甚麼？沙成山！」

指着遠處廣場上面，沙成山笑道：「妳還未曾看出來嗎？那是無憂婆婆，她今夜率領這麼多人趕來此地，不知她在弄甚麼鬼？」

不錯，來的正是「無憂婆婆」花滿天！

祇聽她尖聲吼道：「高護法，把人手分開來，立刻動手挖，別再躭擱了！」

大漢立刻應道：「門主寬心，今夜一定把這宅子翻個身！」

果然，就在花滿天走入燒毀的宅子不久，姓高的已把人手分好，從前院到後院，每個院子三十人。

祇見這些人都扛着大鋤頭鐵鈀子，斧頭鑽子也全帶來了！

於是，祇聽得方寬厚的宅子裏叮咚之聲不絕於耳，挖地掀牆此起彼落！

遠處的大樹上，柳仙兒尖聲笑道：「沙成山，花滿天蠻幹起來了，哈……」

沙成山笑笑道：「如果花滿天知道方寬厚未死，她就不會如此亂來，祇可惜她不知道！」

柳仙兒柔馴得宛似一頭小貓般，在沙成山的懷裏笑道：「花滿天想寶想得快要瘋了，怎麼不多想一想，方寬厚怎麼會把那麼貴重之物隨便亂放？宅子都燒毀了，東西還能存在嗎？」

沙成山心頭像是自己抱了個刺蝟似的感受，生怕柳仙兒突然玩詐，笑了一下，道：「且等着看花滿天掘地三尺之後無功而退的模樣吧！」

柳仙兒呵呵笑的撫蹭着沙成山的粗而又泛青鬍子，道：「沙成山，那一定是很沮喪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突然遠處黑暗中鐵蹄滾動如雷，一彪人馬捲地而來！

蹄聲也驚動了正在燒毀宅子裏挖地的人們，一個個伸頭引頸的看過去！

沙成山雙眉一緊，低聲的道

：「這批人又會是誰？」
鐵騎來得眞夠快，一下子全來
到宅子前面的廣場上。
天空彎月如鈎，沙成山極目望
過去，不由得一楞，自言自語的道
：「怎麽會是他們？怪了！」
柳仙兒在沙成山耳邊低問：「
沙成山，你認識這批人？他們是
誰？」
沙成山仰起頭又在仔細看，點
着頭，道：「是他，不會錯，『快
刀』閻九子！」
柳仙兒急急的人問：「誰是『快
刀』閻九子？這些人……」
沙成山臉上肌肉微抖，雙目烱
烱的道：「柳仙兒，妳聽過人
說——西陲二十四鐵騎沒有？」
柳仙兒點着頭，一邊開始暗中
數着：「一匹……一匹……嗯……
是二十四匹快馬！」
沙成山冷冷道：「這就對了，
姓閻的吃我削去一耳，受傷不輕，
此刻必是找我而來！」
柳仙兒驚異的道：「這麼說
來，你的仇家追來了？」
沙成山楞楞的道：「妳如果怕
惹出另外麻煩，柳仙兒，我們就此
拆夥！」
柳仙兒猛的抱緊沙成山，道
：「就算是來了二十四天神，我也
認準你沙成山，要拆夥且等寶物尋
到了再說吧！」

隱隱的，祇聽得遠處傳來聲
音，道：「朋友們那條道上的？今
夜來此何事？」
是個粗漢聲音傳過來：「各
位，可曾遇上個叫沙成山的傢
伙？」
樹上面，沙成山立刻聽出是「
快刀」閻九子的聲音，便不由得嘴
角一牽！
聲音傳過來，十分清晰，沙成
山也聽出是「無憂婆婆」花滿天的聲
音：「你們提那個替人辦事混口飯
吃的狗雜種？
「我老婆子前不久還同他打了
一架，哼……若非他手中有把會吸
鐵的怪刀，他早已不存在了！」
一個尖尖的聲音傳來，顯然是
個女子：「你也同姓沙的有過節？」
另一粗漢也問道：「各位是何
門派？在此幹甚麼？」
花滿天的聲音，道：「湘西無
憂門，花滿天就是我！」
一個女子聲音，道：「原來是
花門主，我等來自西陲……」
「無憂婆婆」花滿天立刻驚異的
道：「西陲二十四鐵騎？我老婆子
聞名久矣！」
閻九子指着馬上一位三十多歲
女人對花滿天道：「這位孔二娘，
是我們當家的！」
花滿天笑起來，道：「西陲二
十四鐵騎中竟然有女子，而且又是
當家的，哈哈……不讓我老婆子專
美於前了！」
沙成山也是十分驚異！
傳言西陲二十四鐵騎神出鬼
沒，殺法粗野，其間竟會有個女
的，這個女子必然十分了得，否則
她又如何懾服那麼多粗獷的男人？
馬上面，姓孔的女子沉聲道
：「花門主，我們甚麼地方可以找
到姓沙的王八蛋！」
她又指着一邊的閻九子，道
：「姓沙的自以爲刀法古怪，殺傷
了我家老二，我們是專門找他而
來，還望花門主指點一二！」
哈哈一聲笑，花滿天道：「這
麼說來，各位並非爲搶寶而來
了？」
馬上坐的孔二娘冷冷道：「搶
寶？我們沒有興趣，殺了姓沙的我
們便立刻走人！」
花滿天十分滿意孔二娘的話，
祇要二十四鐵騎不參加奪寶，她便
放心不少！
回轉身，花滿天高聲道：「你
們快找，來的是友非敵，大家盡
寬心！」
花滿天的話甫落，孔二娘立刻
問道：「何處可以找到姓沙的？」
稍作思忖，花滿天心中竊喜的
沉聲道：「各位可以在這附近找
找，如果要我爲各位探聽姓沙的去
處……嗯……三日後我在此地告訴
各位！」
孔二娘立刻點點頭，道：「也
好，就這麼說定了，三日後我們在
此聽消息！」
她話聲甫落，調轉馬頭疾馳而
去！
孔二娘連個「謝」字也不說，好
像花滿天應該爲她傳遞消息般驕狂
自大，不可一世！
站在花滿天身邊的一個女子忿
然道：「這女人忒也囂張，好像我
們應該爲她辦事似的……」
花滿天未動，她冷然的望着絕
塵而去的二十四鐵騎，口中發出得
意的笑聲，道：「我會在三天之內
打探出沙成山的下落。」
「哼……三天，三天之後，我
們早已把此地掘翻個身，至少這三
天之內我不用擔心姓沙的來搗亂
了，哈……」
一邊，另一女子也笑道：「有
他們在四週梭巡，我們還擔心甚
麽？還是門主有見地，屬下等佩服
之至！」
此刻，樹上面的沙成山心中着
實忿怒！
雖然他相信花滿天絕對找不到
那兩件寶物，但花滿天利用二十四
鐵騎爲她在四下裏保護，着實叫人
着惱！

（未完・十）

上文提要：南振岳是洪山道士的徒弟，其師舊患復發，他由山東趕到河南太室山紫竹庵找了因庵主要張秘方……少林超凡阻住他的去路，指他是黑風婆門下，更怒斥他夜盜大旃丹，無奈下他出示師父臨行前交給他的兩張方形小紙，不料少林方丈見了竟致歉，他却不知紙上有何記號……他的黃驃馬被換成青驄馬，更被人指爲是盜丹人騎的……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忠人之事代送信　被困死谷澆藥草

南振岳因自己此行毋須隱瞞，
這就說道：「家師宿疾復發，其中
一味主藥，據說只有雲南烏蒙山才
有，兄弟此行，就是求藥去的。」
龍學文忽然臉露喜色道：「
啊，雲南烏蒙山，小弟先姨丈曾在
宣威做過官，五年前，小弟還在那
裏住了幾個月，也時常到山下去
玩，這烏蒙山方圓數百里，有許多
地方蛇虫出沒，人跡不到之處，不
知南兄要去那裏？」
南振岳聽說龍學文在那裏住
過，心中大喜道：「小弟從沒去
過，龍兄從前住過，正好請教，不
知龍兄可知黃栗樹的地名？」
龍學文大笑道：「巧極，巧
極，南兄如果問到別的地方，小弟
恐怕不知道的，黃栗樹就在宣威城
西北十來里處，是和貴州交界的
一個小鎮，小弟曾到過那裏，所以
知道。南兄要去宣威小弟倒有一
事相托，不知南兄是否方便？」
南振岳道：「龍兄請說，兄弟
辦得到的，自當代勞。」
龍學文道：「其實也沒有甚
麼，自從先姨父在任上故世，姨母
就在宣威城的附近定居下來，已有
多年不通信息，小弟想請南兄順便
捎封信去。」
南振岳爽朗笑道：「既是順
路，捎封信的事，小弟自可辦
到。」
龍學文站起身子感激的道：「
小弟這就去寫。」
說完進屋，一會工夫，手上拿
着一封信束出來，雙手遞過，笑道
：「小弟已在裏面寫好地名，只是
麻煩南兄，心實不安。」
南振岳目光一瞥，只見信封上
寫着：「敬煩南兄袖交姨母大人面
啟」等字樣，信封開着口，他既說
裏面已寫好地名，自己不便再看，
接過之後，就隨手揣入懷中，貼身
放好，才道：「些許小事，龍兄何
足掛齒？」
他因龍學文去過雲南，便向他
問了到宣威去的走法，龍學文詳細
說了，兩人又談了一會，才各自回
房就寢。
第二天早晨，南振岳開門出
去，只見店伙已在門外伺候，迎着
諂笑道：「龍相公一早就走了，他
連你老的帳，都已會過，臨去還賞
了小的一錠銀子。」
南振岳聽說龍學文已經先走，
也並不在意，盥洗之後，吃過早
點，也賞了店伙一錠銀子，便自上
路。
南振岳幸而遇上龍學文，不
然，這條漫長的路程，準會多走上
不少寃枉路，也差幸那個黑風婆門
下，和自己掉換馬匹，這匹青鬃
馬，脚程不知快了多少。
這一路上，曉行夜宿，沒再遇

上少林寺的人，也沒有再遇上佟飛虹和枯竹老人，順利的趕到宣威。

他按照龍學文所說，找到黃栗樹，這裏不過是一個偏僻小鎮，數十戶人家依山而居。

南振岳略一打量，只見鎮口不遠，有兩間草屋，屋外搭着松棚，放了兩張桌子，挑着酒招，正是兜攬路人歇足賣茶賣酒菜的小店，當下一帶馬韁，在棚邊落馬。

他這陣馬蹄聲，早已把屋中的人驚動，迎出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朝南振岳笑笑道：「客官請坐。」

南振岳抱抱拳道：「老丈請了，請問老丈，這裏可是黃栗樹？」

那老者朝南振岳打量了一眼，點點頭道：「小地方正是黃栗樹，不知客官找誰？」

南振岳心知已到地頭，忙道：「在下找木郎中來的，老丈可知他住在那裏？」

那老者微微一怔，笑道：「木郎中從前就住在咱們村子裏，專替人看各種疑難重症，附近幾十里，沒有人不知道他……喏，喏，客官，他本來就住在前面山脚下，還種了許多草藥……」

他伸手指指山脚下那片亂草叢生的荒地，乾咳了一聲，續道：「五年前，他忽然搬走，連種的草藥，都搬得一株不剩。」

南振岳聽得一窒，急忙問道：「老丈可知他搬到甚麼地方了？」

那老者搖搖頭道：「不知道，附近幾十里生病的人，前幾年，還時常有人來找他，可見他是搬到遠地方去了，唉，他本來不是本地人，但在咱們村裏住了十多年來，大家相處熟了，他悄悄的搬走，連說也沒說一聲，咱們這裏的人，大家還都在想念着他哩。」

南振岳很感失望，自己幾千里路巴巴的趕來，沒想到木郎中早已不在此地。

他深感後悔，那天沒向了因師太問個清楚，七色草是如何形狀？否則即使找不到木郎中，自己也好到山中尋覓。

師傅舊傷復發，偏偏又非這種草藥不可！

那老者眼看南振岳站在棚前，一聲不作，怔怔出神的模樣，連忙笑道：「客官請坐下來，喝杯茶水。」

南振岳抱拳道：「多謝老丈，不用了。」

南振岳辭別了那老者，又在附近徘徊了一陣，見沒甚麼人可以再問，只得又走回城中。

回到宣威城中，也有幾家專賣草藥的鋪子。

他向藥鋪子問起七色草，都答稱不知道，看快近中午，就找了一家客店落脚。

想起龍學文托自己投遞的那封家書，他曾說裏面寫有地名，抽出一瞧，除了龍學文寫給他姨母的問候書信之外，果然還夾着一張字條，上寫：「姨母姓左，住龍峒九思谷。」

南振岳不知龍峒在甚麼地方？恰好店伙送茶進來，這就招手問道：「伙計，你可知道龍峒在城裏甚麼地方？」

店伙被他問得一楞，搖搖頭道：「客官，咱們城裏，沒有龍峒這個地名。」

南振岳道：「那麼城外有沒有？」

店伙陪笑道：「這個小的不大清楚，客官有甚麼事，可要小的替你老去問問櫃上？」

南振岳道：「不用了，我就要出去，自己去問吧。」

喝了口茶，就起身出去。

走到櫃上，掌櫃的是一位老先生，見南振岳走近，便站將起來招呼。

南振岳道：「請問掌櫃，這裏附近，可有叫龍峒的地方？」

掌櫃也聽得一怔，沉吟了半晌，才道：「咱們這裏，可沒有龍峒這地方，就是城外附近百里之內，小老兒也是極熟，也沒有一個地方叫龍峒的，不知客官有甚麼貴幹？」

南振岳心中暗暗稱奇，龍學文明明說他姨父曾在宣威城做過官，姨父死後，他姨母就在這裏定居下來，怎會連地名都沒有？

心中暗暗想，一面說道：「在下的朋友有一位姓左的姨父，曾在貴縣做過官，在任上故世，左夫人就在貴縣定居下來，許久沒通音信，托在下捎來一封書信……」

掌櫃沒等他說完，連連點頭道：「有，有，沒錯，只是左夫人住在那裏，小老兒却不清楚。」

南振岳知道龍學文說得沒錯，取出那張紙條，遞了過去，道：「掌櫃請瞧，這就是敝友寫的地名。」

掌櫃瞧了半天，搔搔頭皮道：「龍峒九思谷？莫非是龍峒峯？」

南振岳道：「龍峒峯在那裏？」

掌櫃遲疑的道：「那可遠着呢，唉，不可能，左夫人那會住到沒有人跡到過的龍峒峯去。」

說到這裏，想起自己還沒回答南振岳問他的話，口中啊了一聲，又道：「龍峒峯是烏蒙山最高的一座山峯，客官走出大門，朝西望去，就可以看到雲霧裏面，有三座最高的山峯，中間一座就是龍峒峯，第二座是大里峯，比大里峯低一些的叫樂安峯，這名字不知是誰給取的，大家只是這麼叫着，其實誰也沒有去過。」

南振岳聽得暗暗皺眉，想到紙條上寫的「龍峒九思谷」，這個「谷」字，當然就是山谷，那麼難道眞是龍峒峯？

龍學文托自己帶來的雖然只是一封普通問候信，但自己受人之托，既然答應了他，就得把信送到，何況自己原是爲七色草來的，如今木郎中不知去了那裏，附近採藥的人又不知道七色草之名。

了因師太曾說此草生於幽谷之中，不是輕易就可以找到，由此可見此草在烏蒙山也是罕見之物，七色草，想來必有七種顏色，異於旁草，自己既然來了，反正總要入山去的，不如就上龍峒峯去找找看，順便把信送去。

想到這裏，就會了店帳，正待出門，掌櫃的瞧他要走，連忙叫道：「客官慢走，那深山裏面，從沒人跡到過，客官單身一人，千萬去不得。」

南振岳點點頭道：「多謝掌櫃好意，在下還要趕路。」

走出店門，牽着馬匹，在街上準備了幾天乾糧，就策馬而行，奔出城門，在馬上縱目望去，果見遠處雲端，隱綽綽矗立着三座插天高峯！

心中暗想自己只要朝着山峯奔去，大概錯不了方向，這就一抖繮繩，朝西奔去。

入山漸深，先前還有山徑可循，走到後來，連樵徑也沒有了。

幸好座下這匹青鬃馬，敢情跑慣山路，雖在崇山峻嶺之間，翻山越澗，依然如履平地，走得甚是輕快！

南振岳坐在馬上，只是遇上山坳幽谷，野草叢生的地方，必定要跳下馬來，仔細踩採一番，一路上雖然看到許多不知名的野草，但那裏找得到一株生有幾種不同顏色的草類？

一個下午晃眼過去，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距離那座最高的插天山峯，看去少說也還有幾十里路程，這天晚上，一人一馬，就在叢林中渡過。

第二天他索性不再騎馬，把繮繩圈在鞍上，只是讓牠跟着自己走去。

這青鬃馬居然善解人意，跟在身後，亦步亦趨，寸步不離。

中午時光，趕到峯下，龍峒峯已經到了。

但他經過一天的踩採，可以斷言，像這樣蛇虫雜處，猛獸出沒的人跡罕至之處，左夫人——龍學文的姨母，絕不會住在這種地方。

因此，他毋須再找九思谷，專心一意的尋覓七色草。

龍峒峯，氣勢雄奇，一片參天古木，山腰以上，全被雲霧繚繞，隱綽的矗立天際！

南振岳隨着山勢走去，行不多遠，發現有一個山口，石呈黝黑，四週寸草不生，形態十分險惡，使人有陰森荒涼之感。

南振岳略一打量，覺得這個山谷，除了砂石，寸草不生，自己似乎用不着進去！

不，七色草生長在幽谷，說不定在這座山谷之中，心念一轉，不再猶豫，舉步朝谷中直入！

這條山谷入口，不但曲折甚多，而且越走越狹，兩邊陡壁如削，寸草不生，脚下也盡是大小石塊，長滿青苔，走在上面，滑不留足！

約莫走了半里光景，峯廻路轉，眼前地勢開朗，却是一座小山谷，一條亂石累累的山澗，依然向裏延伸，山下樹木，敢情生機久絕，只剩下一片色呈灰白的枯樹，越發顯出險惡凄涼！

頭上偶然傳來一兩聲怪異的鳥啼，凄厲刺耳！

南振岳只是沿着山澗，往裏深入！

轉過山谷，兩邊又是狹窄峭壁，向左彎去，敢情裏面又是一道深谷。

但就在他走近狹谷入口，目光一瞥之際，發現石壁上鐫着三個大字！

「九死谷」。

「九死谷」？南振岳看得驀然一怔，莫非「九死谷」就是「九思谷」不成？他心中不自禁暗生警惕！

稍一停頓，繼續朝裏走去！

這情形和方才一樣，狹壁盡頭，果然又是一個略呈寬敞的幽谷，迎面是一座饅頭似小山，前面有一座高大石墳，山澗從小山側繞過，繼續向裏延伸而入！

南振岳走近墳前，瞧見一塊一人來高的石碑上，鐫着：「皇清賜進士出身實授宣威州知州左公諱邦亮之墓」。

不錯了，自己誤打誤撞，果然找到了地頭，看來左夫人就住在此谷無疑！

心念方動，只聽一陣桀桀怪笑，一個乾枯之極的聲音說道：「甚麼人，闖進九死谷來了？」

南振岳循聲望去，原來石墳右側，還有一間石屋，此刻只見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婆子，從石屋中探出頭來！

南振岳慌忙拱拱手道：「老婆婆請了，在下受一位朋友之托，替左夫人送信來的。」

老婆婆口中冷笑一聲，弓腰曲背，顫巍巍的走出石屋，兩顆眼睛骨碌碌的向四面打轉，哼道：「左

家的人死光斷絕，有誰要你捎甚麼信來？」

南振岳聽她出口傷人，尤其她這一哼，嘴唇一掀，露出兩根尖尖的獠牙，好像要擇人而噬一般，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厭惡，一面正待掏信！

老婆婆攔道：「不用掏了，你可知道這裏爲甚麼叫九死谷？」

南振岳心中不禁有氣，自己好意送信，她却這般惡言相向，忙掏信封，冷冷的道：「在下只是受人之托，信已送到，爲甚麼叫九死谷，在下倒是不知。」

那老婆婆不但不接，連看也不看，獰笑道：「九死谷，入谷之人，九死一生，我叫你不掏信，就是你死了，我自會從你身上掏取送與夫人。」

南振岳勃然大怒道：「老婆婆妳好沒來由，入谷之人九死一生，在下倒是不信！」

老婆婆嘿嘿的連聲怪笑，說道：「豈但是你，入谷之人，誰都難免一死，你兩個同伴，也是死定了！」

南振岳怒聲道：「在下沒有同伴。」

話聲方落，只聽身後有人冷嘿一聲，兩條人影疾然瀉落！

南振岳回頭瞧去，這兩人正是紅臉峨冠的佟飛虹，和貌相奇古的枯竹老人，心中不由一驚，這兩人跟着自己入谷，自己竟會一無所知，老婆婆的眼光當眞厲害！

枯竹老人神情冷漠，一頓手中竹杖，厲聲喝道：「老婆子，快去叫黑風婆出來！」

老婆婆桀桀尖笑道：「你們找到鬼門，我看還是找閻王爺的好！」

佟飛虹自從現身之後兩道眼神只是打量着老婆婆，此時插口道：「老哥可曾看出，這婆子極似昔年橫行西南的虎婆子漆寡婦！」

枯竹老人點頭道：「佟道兄之言甚是，聽她口氣，就是個作惡多端之人，今日既然遇上了，正好把她除去！」

老婆婆雙目精光一閃，咧嘴厲笑道：「錯不了，我正是虎婆子，你們要是惹怒了我，還要活生生的啃人骨頭，單憑你們三個，能奈我何？」

南振岳聽她說出「還要活生生的啃人骨頭」，再瞧看她兩顆尖尖犬牙，好像她已在血淋淋的啃着人骨頭一般，心頭感到一陣噁心。

佟飛虹濃眉陡軒，從肩頭撤出長劍，朗聲道：「老婆子，今日留不得你！」

枯竹老人道：「正該如此！」

別看虎婆子弓腰曲背，路都走不穩，此刻話聲出口，祇見一條黑影像直線般朝佟飛虹飛去，雙爪疾落，連人撲到！

這一着，奇快如電，銳不可當！

佟飛虹沒想到虎婆子說動手就動手，來勢會有這般快法，心中甚感驚駭。

暗想：無怪她出口大言，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一時連手中長劍都來不及發招，左手疾拂，身軀飄出了六七尺遠。

虎婆子嘿然冷笑，如影隨形而上，雙爪揮舞，長身急撲而至！

她當眞不愧虎婆子之名，撲出的身法活似一條猛虎，突然大喝一聲，手中長劍匹練乍發，一劍朝外劈出，强勁劍風帶起嗡然輕嘯！

南振岳不由瞧得暗讚一聲，佟飛虹果然名不虛傳，這一劍由退反進，使得漂亮已極！

虎婆子左手翻動，朝他劍身抓去，似有奪劍之意，右手中食兩指，却在佟飛虹面前晃了一晃，招式未接，身子忽然朝後退去！

佟飛虹一劍出手，正待連續劈出，瞥見虎婆子不避鋒鏑，朝劍身抓來，還當她手上練有特殊功夫，不畏刀劍。

心中方一遲疑，虎婆子右手中食兩指已晃到面前，才知對方左手祇不過是個虛招，目光自然朝她右手看去！

那知虎婆子這兩招全是虛招，等佟飛虹目光注視她右手中食兩指之際，她人已後退數尺，彎腰弓背，左手當胸箕張，右手依然伸着中食兩指，定在空中，目注佟飛虹，一動不動！

佟飛虹武功精深，經驗老到，眼看對方像一隻大蝦蟆似的蹲着不動，心知對方此時正在凝聚全身功夫，一發之勢，必然强猛無比，好像拉滿了的弓弦一般，必須伺機而發，自己如果躁進，正好授人以隙，爲她所乘！

要知道這種情形，武林中也是常有之事，雙方知道單憑招式拚鬥，已無法取勝，就不惜比拚內力。

在這種情形之下，祇要其中一人稍有疏忽，就會被對方乘隙進招，萬鈞一擊，不發則已，一發便可立判生死。

佟飛虹那肯上當？也立即停住身形，功凝百穴，氣佈劍身，全神貫注着虎婆子，絲毫不敢分心。

枯竹老人站在佟飛虹身後，兩道目光也祇是注意着虎婆子的動靜！

這樣，過了半盞熱茶光景！

虎婆子突然勢子一收，瞇着水泡眼，揮揮手，尖笑道：「你們兩個都已累了吧？快到邊上歇息去，

等我收拾了這小伙子，一併聽候夫人發落。」

佟飛虹一聲不作，收劍入匣，和枯竹老人隨着虎婆子指點，乖乖的朝石墳邊上走去。

神情萎頓，好像果然甚是疲累，需要歇息，兩人並肩在石階上坐了下去，生似對方才動手之事，已經忘得一乾二淨。

這可把南振岳瞧得心頭大感驚駭！

佟飛虹、枯竹老人數得上當代一流高手，武功大非泛泛，怎會在這一瞬之間，失去戰力，聽任對方擺佈？莫非這老婆子使的是甚麼邪法不成？

不錯，她方才右手兩個指頭，停在半空，老半天不動，古怪就在這裏，佟飛虹和枯竹老人敢情祇是注意她手指，才會着了她的道兒！

自己差幸站在邊上，距離較遠，而且注意了佟飛虹，沒去看她，所以沒被她邪法所迷。

心念轉動，祇聽虎婆子桀桀怪笑：「小子，這回該輪到你了！」

說話聲中，人已顫巍巍的走了過來！

南振岳手中還拿着龍學文那封信，這時見她走近，急忙一下揣入懷中，大聲喝道：「好個老妖婆，妳使的是甚麼邪法？」

舉手一掌，當胸直劈過去！

他這一掌怒極而發，掌勢未到，掌風已近虎婆子前胸！

虎婆子因兩個强敵業已受制，似未把這個年輕人放在眼裏，等到發覺掌風有異，立即右手一揮，平胸而出，迎着南振岳掌勢一推，兩股潛力一接，陡然湧起一陣旋風，吹得四週砂飛石走！

南振岳的掌風，她是接住了，但她彎弓的身子，禁不住往後仰了一仰！

虎婆子不覺一呆，陰笑道：「好小子，果然有點名堂！」

左手突然一伸，疾向南振岳右腕抓去，出手迅如雷奔，話聲出口，手指已快要觸近南振岳手腕！

南振岳心頭暗暗一凜，心想：這老婆子身手俐落，當眞快得無以復加！

但他却並不閃避，右手突然一翻，使了一招「武松摔虎」，反向虎婆子左腕脈門上扣去。

這應變反擊，速度之快，並不輸於虎婆子！

虎婆子手臂微微一縮，避開了南振岳反手擒拿之勢，右手一抬，伸出中食兩指，閃電般向南振岳眼前晃了一晃！

南振岳嚇了一跳，因爲虎婆子這一手，正是和方才對付佟飛虹的方法相同，她又要施邪法了！

他連看都不敢朝虎婆子手上看去，左手虛拍，身形朝後疾退。

虎婆子原想引他注意，但南振岳却突然退出去！

不，後退出去更好，因爲雙方隔上一小段距離，正是施展「迷心術」最理想也沒有了！

但就在這一瞬間，突然有一股暗勁，無聲無息的朝虎婆子撞到！

虎婆子似乎未料到南振岳會有此一着！

不，她根本不相信眼前這個年輕人會有如此高深的武學，雙掌護胸，身子後仰，一下躍退了八九尺遠，白髮飄飛，目光淩厲，盯在南振岳身上，一陣打量，又驚又怒的道：「無相神功，你是梵淨山神尼門下？」

南振岳朗朗笑道：「在下是洪山道士門下！」

虎婆子似乎對梵淨山神尼深具畏怯，一聽對方說出是甚麼洪山道士門下，登時兇燄復熾，怒吼道：「小子那你是死定了！」

餘音未歇，人已淩空而起，雙爪箕張，宛如一頭噬人猛虎，朝南振岳當頭撲來！

她恨不得把南振岳立斃爪下，這一撲，衣衫帶起了獵獵風聲，滿頭白髮，根根直豎，五尺之內，全在她爪勢籠罩之下，威勢驚人至極！

南振岳也淵停嶽峙，凜然卓立，口中大喝一聲：「來得好！」

左手揚起，發出一股無形勁氣，硬擋虎婆子全力猛撲，右掌同時一招「五丁開山」，懸空劈去！

虎婆子挾雷霆一擊之勢，撲起的身子，陡覺被一層無形氣體擋得一擋，自己撲擊而下的力道，幾乎全被抵消，心頭不禁大驚！

「這小子……」

她終究是久經大戰之人，這一發覺不對，立即猛吸眞氣，全身向後收縮了一尺五寸，垂直瀉落！

還沒站穩身子，南振岳一招「五丁開山」强猛掌風，已如浪濤般湧到身前！

虎婆子這多年來，從沒有遇到過這般厲害對手，心中又怒又急，暗暗驚凜：這小子武功內力竟然不在佟飛虹、枯竹老人之下！

狂怒之下，身子再次向後縮退半步，厲吼一聲，奮起雙掌朝外推出！

石墳前，響起蓬然巨震！

南振岳、虎婆子各自被震得退後了一步！

虎婆子白髮飛揚，水泡眼瞪得有如銅鈴一般，又是一聲厲吼，彎弓的身軀，疾如流矢直射過去，雙爪揮舞，蹦跳如風，利那間攻出八抓，踢出八脚！

這八抓八脚，當眞像猛虎出柙，招招詭異陰毒，間不容髮！

南振岳也大展神威，身形飄動，運掌如風，他兩手一柔一剛，一守一攻連環劈出，還攻了一十六招！

雙方這一交上手，已成了近身相搏之局，抓掌變化，迅快無比，一會工夫，兩人已交換了四五十招，還是難分勝負！

兩人的搏鬥，愈到後來，愈是激烈，掌爪上的變化，也愈來愈快，呼嘯生風，擴及兩丈。

兩條人影却在五尺方圓之內交錯遊走，疾如輪轉，難分敵我，看得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不對，根本就沒有人看，又有誰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人，倒是有的，佟飛虹和枯竹老人，不就坐在石墳上平台前面的石階上嗎？但他們對兩人的激烈搏鬥，視若無睹，祇是悠然的坐着。

不，另外還有一個人，叉着手站在那裏，兩隻眼睛一霎不霎的盯在場中！

那是一個女婢打扮的青衣少女，她敢情被兩人搏鬥的聲勢吸引住了，幾乎忘了自己是做甚麼來的。

終於，她開口了，吐出嬌脆的聲音：「虎媽媽，快住手！」

虎婆子早已打得性起，連頭也不回，尖聲叱道：「我非把這小子劈了不可！」

那青衣女子眼看虎婆子不肯住手，又叫道：「喂，你們快住手呀，虎媽媽，我是夫人叫我來的。」

「夫人」這兩個字，果然大有份量！

激戰中，交互的人影倏然分開！

南振岳氣定神閑，兩道眼神依聲朝青衣少女投去！

虎婆子却是滿臉怒容雙爪作勢，氣咻咻的道：「夫人有甚麼事？」

青衣少女道：「夫人叫他們進去。」

虎婆子氣鼓鼓的道：「小蹄子，又是你在夫人面前，亂嚼舌根，看我不撕破妳兩片嘴皮才怪！」

青衣少女目光瞟了南振岳一眼，粉臉一紅，噘起小嘴道：「虎媽媽，妳別亂冤枉我，方才是春花姐姐出來瞧到了，夫人才打發我來叫的。」

虎婆子恨恨的道：「春花這小蹄子就是歡喜嚼舌，哼，妳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青衣少女臉色更紅，跺跺脚急道：「虎媽媽，妳再胡說八道，我告訴夫人去……」

虎婆子聽她提到夫人，忽然轉怒爲笑，尖聲道：「好，秋月姑娘，算老婆子說錯了，妳帶他們走吧！」

秋月沒再理她，轉身朝南振岳招招手道：「這位相公，夫人請你們進去呢！」

南振岳心中暗想：她口中的夫人，自然是左夫人了，但佟飛虹和枯竹老人千里迢迢的追上九死谷，是找黑風婆來的，那麼難道左夫人就是黑風婆？

心念轉動，一面說道：「在下原是投書來的，這兩位和在下並非一路，但既蒙夫人見召，他們方才被虎婆子制住了，理該先解開他們受制穴道才好！」

虎婆子冷嘿道：「你祇管走你的，他們用不着你操心！」

說着，回頭朝石階上坐着的兩人說道：「夫人叫你們進去，你們跟她去，到裏面就好了！」

說話之時，用手指指秋月。

佟飛虹、枯竹老人果然點點頭，站了起來。

秋月望望三人，道：「你們隨我來！」

轉過身去，飄然朝谷中走去！

佟飛虹、枯竹老人一聲不作，跟着秋月就走，南振岳跟在兩人身後，青鬃馬不待招呼，也自跟在南振岳身後，得得的朝裏走去。

這道峽谷，跨過一座橫架在山澗上的石橋，脚下加快，逕自朝中間一條石砌路上走去。

幾人走得極快，何消片刻，已到峽谷出口，眼前豁然開朗，一片足有數里方圓的盆地，四面青山如屏，重巒疊翠，隱隱圍繞！

一眼望去，紫泥阡陌，畦畝之間，種着的盡是不知名的花卉異草，顏色不同，形狀各異，清流曲折，綠樹濃蔭，中間隱現樓閣。

天風吹來，清香撲鼻，使人俗慮盡消，心胸爲之一暢！

秋月領着三人，穿出峽谷，跨過一座橫架在山澗上的石橋，脚下加快，逕自朝中間一條石砌路上奔去。

一會工夫，奔近一片花林，穿徑而入，來到一座高樓之前！

祇見從門內走出一個苗條身材的青衣少女，朝秋月道：「妳怎麼去了這許多時間？夫人剛才已經問過，快帶他們進去！」

秋月應了聲「是」，慌忙領着三人朝階上走去。

跨過玄關，（註：家宅正門曰玄關）已可看到裏面是一間敞廳，陳設簡樸，但打掃得甚是乾淨。

中間一把交椅上，坐着一個面垂黑紗的素衣婦人，敢情就是左夫人，她雖然面垂黑紗，瞧不清容貌，但端坐椅上，自有一股雍容端莊之概！

南振岳隨在佟飛虹和枯竹老人

身後，剛一跨過玄關，祇聽佟飛虹、枯竹老人口中同時「啊」的一聲驚噫，好像如夢初醒！

枯竹老人身形一停，張目四顧，道：「佟道兄，這是甚麼所在？咱們怎會身在此地？」

佟飛虹也臉露驚詫，接口道：「這個……貧道也不清楚，好像……好像咱們方才是進入九死谷，遇上一個叫虎婆子的人……」

南振岳聽得心頭暗暗驚奇，想起方才虎婆子對他們說：「你們跟她進去，到裏面就好了」，果然一到裏面，兩人就清醒過來，這老婆子的妖法當眞厲害得很！

秋月走在前面，躬下身去，道：「稟告夫人，三個闖谷之人已經帶到。」

左夫人道：「叫他們進來。」

秋月應了聲「是」，回頭道：「夫人就在裏面，你們進去。」

枯竹老人冷聲道：「妳們夫人是誰？好大的架子！」

秋月沒敢作聲，和那個苗條身材的使女一同回到夫人左右，垂手侍立。

左夫人目光微抬，從黑紗中透射出兩道湛湛眼神，略爲欠身，接口道：「妾身左氏，兩位想必是中原道士的有名人物，不知如何稱呼？」

佟飛虹朝上打了個稽首道：「貧道崆峒佟飛虹。」

枯竹老人冷冷的道：「老朽人稱枯竹老人，不用姓名久矣。」

左夫人點點頭道：「果然大有來歷，這位呢，他是你們的門人？」

南振岳見她用手朝自己指來，立即昂首道：「在下南振岳，受人之托，替夫人送信來的，和他們兩位並非一路。」

說到這裏探手取出信柬。

秋月趕忙過來，接過書信，送到夫人面前。

左夫人連看也沒看，口中應了聲：「好！」

一面轉過頭去，朝佟飛虹兩人說道：「兩位可知擅入九死谷，九死一生嗎？」

「無量壽佛！」佟飛虹朗誦一聲道號，單掌當胸，朝上行了一禮，說道：「夫人誤會了，貧道和老人原是找黑風婆來的，誤入寶山，並非有意擅闖，貧道謹此謝過。」

枯竹老人冷冷的道：「老朽活了這把年紀，江湖上多大的陣仗，也見識得多了，九死谷還能把老朽怎樣？」

左夫人輕哼一聲，道：「你們不說，妾身也猜想得到，都是受人愚弄而來！」

枯竹老人怒聲道：「老朽受誰愚弄？」

左夫人平靜的道：「兩位和黑風婆有仇，這多年來，苦於找不到她的下落，這次可能在途中聽到有關黑風婆的消息，誤把此子當作了她的門人，才一路跟踪下來。」

枯竹老人和佟飛虹聽得同時一怔！

左夫人又道：「但眞正黑風婆的門下，也在路上發現了你們，因此故意托此子送信給我，好把你們引到九死谷來……」

南振岳聽到這裏，不禁暗「哦」一聲，心想：「原來那龍學文竟是黑風婆的門下，他和自己打交道，竟是爲了要自己替他把兩人引開！」

「師傅在自己臨行之時，曾一再交代，江湖上人心險惡，看來當眞不假，像龍學文那樣看去一表斯文，誰知他竟是蛇蝎居心，自己上了他惡當，一無所知，還認眞的替他送封信來！」

他心念電轉，祇聽左夫人續道：「妾身自從先夫亡故之後，隱居此谷，曾立下誓言，任何人擅入谷中，九死一生，因此才取了九死谷之名。」

佟飛虹道：「貧道看夫人並非窮兇極惡之人，怎會訂下這種兇殘規矩，貧道實感不解！」

左夫人輕喟道：「妾身有不得已的苦衷。」

枯竹老人大笑道：「佟道兄難道忘了谷外的虎婆子？」

佟飛虹突然身子一震，目中閃過一絲驚異之色，抬頭道：「夫人莫非就是當年的……」

左夫人沒待他說完，接口道：「當年之事，不提也罷！」

佟飛虹暗暗一驚，心想：果然是這個女魔頭，一面稽首道：「那左夫人要如何處置貧道和老人呢？」

左夫人道：「例不可廢！」

她說這句話時，突然目如霜刃，話聲冷厲。

枯竹老人一頓手中枯竹杖，大笑道：「老朽自知不是夫人對手，但九死一生，總或有望。」

南振岳聽出佟飛虹口氣，似乎已知左夫人來歷。

最奇怪的還是枯竹老人，此公平日目空四海，素性剛愎，此刻居然會對左夫人說出「自知不是對手，和九死一生，總或有望」的話來？

左夫人微笑道：「兩位此刻已無動手之能了！」

枯竹老人、佟飛虹身軀微震，臉色陡然大變，枯竹老人厲聲道：「無形之毒，你……」

左夫人冷笑道：「你們擅闖禁地，原是該死之人，但兩位不是尋常人物，祇要肯答應……」

枯竹老人厲喝道：「你以爲老

朽身中劇毒，便可以此要挾！」

左夫人道：「妾身並無要挾之意，兩位中我無形之毒，也可算是應過了九死一生之名，兩位答應不答應，悉聽尊便……」

說到這裏，回頭吩咐道：「春花，妳給他們兩人一人一粒『百花解毒丸』。」

那身材苗條的使女答應一聲，取出兩顆藥丸，送到兩人面前。

南振岳站在一旁，聽說他們兩人身中劇毒，好像是失去動手之能，心中不由暗暗一驚，急忙運氣一試，覺得自己身上並無異樣感覺，才放了心。

枯竹老人沒想到她既然在自己兩人身上暗中下毒，却又慨然送上解藥，他從春花手上接過一粒「百花解毒丸」，抬目問道：「夫人剛才說要老朽兩人答應甚麼，可以說了？」

左夫人忽然幽幽一嘆，道：「妾身隱居此谷，從無人知，兩位雖然無意闖入，但此谷秘密已洩，原想屈留兩位，在谷中小住三月，三月之後，妾身也要離此谷他去，兩位再走不遲，但妾身因兩位不是尋常之人，故此去留悉聽尊便。」

枯竹老人突然舉手把那粒藥丸吞入口中，大笑道：「原來如此，好，老朽答應留下來便是，佟道兄意下如何？」

佟飛虹道：「老人答應了，貧道自無異議。」

左夫人喜道：「兩位高誼，妾身至爲感激，祇是妾身另有一個不情之請，十年來此谷從無外人進入，這三月之中……」

枯竹老人不待她說完，冷冷的答：「這三月之中，如果有人闖入，那是咱們替妳引上門來的了，可是要咱們替妳擋駕？」

左夫人道：「妾身正有此意，祇是不敢請耳。」

枯竹老人冷哼道：「老朽和佟道兄答應夫人，祇以三月爲期，到時自去。」

左夫人道：「這個自然。」

說到這裏，回頭道：「春花，妳領他們兩位到前谷去，可叫虎媽媽回來了。」

春花躬身領命，引着兩人出去。

左夫人兩道湛湛眼神落到南振岳身上，憤然道：「都是你替我招來的麻煩！」

南振岳道：「在下雖是受人愚弄，但不知其中原委，替夫人送來書信，難道有甚不對？」

左夫人道：「我沒說你不對，也正因爲你替我送信，原是好意，所以也留你一條小命，祇是三月之內，你也別想離開此地。」

南振岳急道：「在下趕來雲南，原有要事待辦。」

左夫人哂道：「天大的事，也由不得你。」

南振岳憤然道：「在下要是不答應呢？」

左夫人道：「你自認還走得了嗎？老實告訴你，你此刻已被我封閉了兩處經脈，再也無法施展輕身功夫，不信你就試試。」

南振岳方才運氣試過，身上並無異樣，這會工夫也沒有見她出手，心中那裏相信，聞言立時暗自運氣檢查。

那知這一運氣，果然發現「足太陰」、「足厥陰」兩處經絡閉塞不通，心中不由大驚，不知她甚麼時候做了手脚，自己怎會一無所覺？

劍眉一剔，怒道：「夫人乘人不備暗做手脚，算得甚麼人物？」

左夫人冷聲道：「你替我九死谷招來麻煩，這已是最輕的量刑了，這種封穴之術，是我獨門手法，若想妄圖衝穴自解，落個終身殘廢，莫怨我言之不預。

「九死谷中，人手不多，沒有吃閒飯的人，這三月之中，罰你替我灌澆谷中藥草，如有枯死，惟你是問。」

接着朝秋月道：「妳領他出去看看，順便告訴他如何澆法，從明天起，這件澆水除草之事，就由他去做了。」

說到這裏，起身朝裏走去。

秋月躬身應「是」，目送夫人進去，一面低聲的道：「南相公，你隨我來！」

南振岳心頭雖是極度氣忿，但聽說要自己灌澆她谷中藥草之言，心中不禁一動，暗想：「自己在烏蒙山中找了無數幽谷，沒有發現一株七色草，如今聽她口氣，這偌大一片山谷之中，種的盡是藥草，可能會有七色草也說不定，自己被她封閉了兩處經脈，反正一時也無法逃走，不如就暫時忍耐着再說。」

秋月見他滿臉憤色，一聲不作，站在原地，祇當他還在倔强，急忙低聲勸道：「南相公，你還是聽夫人吩咐，乖乖的澆水除草，三個月時間一晃就到了，別再使性子啦，來，婢子領你瞧瞧去。」

南振岳點頭道：「好吧。」

秋月抿嘴笑道：「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兩人走出玄關，秋月將他領到一間石屋，一面說道：「相公委屈點兒，就在這裏住吧！這是澆水用的木桶，鋤草的鋤頭也在這裏。」

南振岳想起那匹青鬃馬，不由問道：「姑娘，我的馬呢？」

秋月朝他神秘的笑了笑道：「你那匹馬從那裏來的？」

南振岳道：「在下是在路上和人家換錯了的，本來不是我的。」

秋月笑道：「原來如此，相公可認識這馬的主人嗎？」

南振岳搖搖頭道：「不認識。」

秋月笑得更甜，抿着嘴道：「你方才沒把牠拴好，差點去啃嚼圃裏的藥草，幸虧我發覺得早，把牠牽到樹蔭下去了，待我替你牽來就是了。」

南振岳不知她有何好笑，接道：「多謝姑娘。」

秋月嗤的笑出聲來，道：「你這人看來還不壞，虎媽媽時常說，天下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啊，南相公，你武功眞好，連虎媽媽都和你打成平手。」

南振岳聽得暗暗好笑，自己眞要施展出師父的「擎天三式」來，祇怕虎婆子連一招也接不住，一面問道：「是了，在下正要請教姑娘，虎婆子可是會甚麼邪法？」

秋月笑道：「那不是邪法，是『迷心術』，你祇要朝她兩個指頭望上一眼，就會聽她使喚，其實這個也沒有多大用處，若是知道底細的人，祇要不看她，她就沒法施展了……啊……」

她忽然住口，尖聲道：「這話我不該告訴你的，要是給虎媽媽知道了，準會不肯放過我呢！」

南振岳瞧她說出來了，又害怕起來，一副天眞模樣，忙道：「姑娘不用擔心，妳跟我說了，我自然不會對別人說的。」

秋月喜道：「我知道你是個好人。」

走出石屋，秋月領着他一路走去，邊走邊說，種在小溪旁的藥草，都是需要大量澆水的，反之，種在靠近山脚，離水源較遠的地方的，就是兩天澆一次也沒有關係。

南振岳一路行去，一路留神細看，祇覺田畝之間，劃分整齊，培植的各種藥草，也分得十分淸楚，秩序井然，一面問道：「這都是些甚麼藥草，種了這麼許多？」

秋月道：「你不知道呢，這些，都是夫人花了幾年心血，從各地覓來的解毒靈藥。」

南振岳道：「妳們夫人要種這麼多解毒藥草做甚麼？」

秋月忽然低聲道：「十年前，夫人把這些藥草從各地找來，原是爲了煉製一種解毒藥丸用的。」

南振岳聽她口氣，問道：「後來可是沒有煉？」

秋月道：「是啊！到了五年前，夫人改變了主意，煉毒了！」

南振岳心想：解毒和煉毒，完全相反，可見得她們夫人是個反覆無常的人，口中故作好奇的道：「那是爲了甚麼？」

兩人邊說邊走，轉過一座小山，祇聽小溪淙淙，山脚下濃蔭夾道，四下甚是幽靜。

秋月指着樹下許多綠油油的藥草道：「這些祇是性喜陰涼却不用澆水，澆多了水，根就會腐爛。」

到這裏，忽然低聲的道：「這話說來長呢，告訴了你，可不准亂說。」

南振岳道：「這個自然。」

秋月道：「你不是在前谷看到我們老爺的墳了，老爺在世之日，就在宣州做官。」

南振岳點點頭，表示已經知道。

秋月想了想說：「據說有一個古董商人，拿了一柄鐵銹斑剝的刀，要賣五千兩銀子。」

南振岳道：「一柄鐵銹斑剝的刀，還要五千兩銀子？」

秋月道：「那是一柄寶刀呀，說眞的咯，那柄刀據說十分厲害，祇要一出鞘，就必傷人。」

南振岳道：「妳們老爺買了沒有？」

秋月道：「自然買了。」

南振岳道：「出鞘必傷人，不知妳們老爺買的時候，看了沒有？」

秋月搖搖頭道：「沒有看，老爺一眼就認出那是一柄寶刀，用不着看了，你知道那是甚麼刀？」

南振岳道：「妳不說，我如何知道？」

秋月笑吟吟的道：「斷魂刀，據說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夠抵擋得住它，老爺自從得了這柄刀，視如拱璧，一直把它隨身携帶，寸步不離，有一天晚上，老爺突然在簽押房中風死了……」

南振岳道：「那柄刀可是不見了？」

秋月望了他一眼，驚訝的道：「是啊，你怎麼會知道的？」

南振岳笑道：「妳從買刀說起，又說到妳們老爺的死，可見這件事，是由刀上發生的。」

秋月幽幽的道：「你眞聰明，那你知道我們老爺是怎麼死的？」

南振岳道：「妳說這件事，是爲了解釋妳們夫人爲甚麼要種這許多解毒藥草，和後來又改變主意煉毒了，由此推想，妳們老爺一定是被人毒死的。」

秋月瞪着一雙眼，瞧着他，怔道：「是啊，又給你猜對了，我們夫人原來也是用毒能手，但等夫人聞訊趕到，已經遲了，同時發現老爺眉心有一點針尖大小的紫點，分明是中毒死的。

「而且謀害老爺的人，用毒之能，比夫人不知高明了多少，據說老爺是被『天毒針』害死的。」

「天毒針？」南振岳從沒聽過這種暗器。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吳三桂爲了陳圓圓，自知以三十萬大軍難於抗衡，他引清兵入關了……吳三桂與多鐸的人馬合二而一，致使大順農民軍死傷了十多萬，左氏三兄弟也戰死了，李自成本已在籌備登基，這時親率三十萬大軍奔遵化……吳三桂兵臨城下，李自成殺了他一家後，兵分三路：何用率金氏兄弟十萬往西南殺出；玄機子率十萬往西北；李自成率二十萬直撲居庸關……



李自成綠林外傳／

文・霍去病
圖・可飛

殺戮傳奇

昜作戲李闖王　果然應兆失江山

李自成問道：「三位將軍，本王甚麼地方做錯了？甚麼地方有違天意？老天！」

萬里的資歷最久，他也是位直腸子的人，立刻便回道：「大王，事情壞在一個陳圓圓身上！」

封存壽與侯飛二人齊點頭。

萬里又道：「恕臣大膽直言，大王呀，那個女人是美，可也是禍水呀，她祇不過一名歌妓，大王爲她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李自成道：「是的，她的出身卑賤，秦淮河上一名歌女而已，也正因爲如此，我才以爲無所謂，她又不是吳三桂的女人妻子，更不是吳三桂的大妹子，否則，我怎麼會去奪人之愛？可是……」

他以爲他已是天子之尊了，當一個天子，難道連一名歌妓也不可以召喚？

李自成以後才明白，陳圓圓對吳三桂是重要的，可是已後悔不及了。

李自成正在城樓上自怨自艾，忽見城內人馬集結，果然唐大年與孫大寶二大將集中人馬五萬人，開了城門便殺出城去了。

李自成見唐大年與孫大寶二虎將奔殺出城，他立刻有着孤注一擲的感覺。

李自成緊張的站在城上看上去，祇見黑暗中五萬人馬形成錐形直往敵陣中殺去。

果然如唐大年所料，吳三桂的人馬在一陣追殺中剛剛調頭來，準備紮緊了大營造飯，兩頓飯未吃了，還死傷數千人馬。

這時候忽見城內又殺出一彪人馬，吳三桂這面立刻又迎殺上去。

一方面是兵强馬壯精神飽滿，另一方面却是人疲馬乏，雙方交上手，死傷便明顯的在吳三桂這一方。

黑暗的城樓上，李自成也發現了，他精神一振，又派出于把總與官副將及十二員大將，再帶兩萬人馬自另一方向出城奔殺。

吳三桂也不知李自成還有多少人馬在城中，他有些心慌的拍馬衝上，正遇上唐大年。

吳三桂與唐大年在黑夜中狠殺一陣，被唐大年冒險砍了一刀，唐大年也不知道他那一刀砍在吳三桂甚麼地方，但他肯定是砍中吳三桂了，刀上有血呀。

吳三桂大叫一聲拍馬就走，唐大年急叫：「我殺了吳三桂了，我砍了吳三桂了！」

他這麼一吼，吳三桂的人馬也慌了。

那面，于把總與官副將適時的由另一城內殺出來，又是一股生力軍，於是，吳三桂的大軍亂了，黑夜之間不辨方向，相互踐踏，死了

三萬多，等到逃過渭水河，天色稍亮，才見吳三桂滿身是血的立騎在渭河岸。

唐大年與孫大寶、于把總與官副將等一衆將軍回到了長安城，李自成大爲高興，慰勞大伙，並叫各營多作準備，必要時一舉消滅吳三桂的人馬。

李自成關心的是吳三桂究竟是死是傷，若是死了，去了心腹大患，若是受傷，傷得如何？

於是李自成便把飛毛腿萬里派出去了。

他要萬里盡快打探出吳三桂的生死，他在城內作準備，一旦得知吳三桂的死與生，他仍然會揮軍出城追殺吳三桂的人馬。

李自成退回秦川，他死也不甘心，他忘不了也不相信，煮熟的鴨子會飛掉。

他幾乎就當上皇帝了。

＊　＊　＊

一夜的城樓緊張，李自成帶着疲憊的身心走回他的國王府中，紫衣女坐在屋內並沒睡，桌上有酒，紫衣女見李自成回來，她爲李自成斟酒。

「你怎麼還未睡，小龍睡了吧？」

李自成爲兒子起了個李小龍的名字，也是紫衣女馬紫瓊同意的名字，爹是大龍，兒子當然是小龍。

李自成吃了三杯酒，他接過兒子小龍，雙目緊緊的盯着看，心中想着：「如果他前面的一雙孿生哥活着，我就有三個兒子了。」

紫衣女再接過兒子，對李自成道：「去睡吧，大王，你太累了。」

李自成也眞累了，他看看外面，天色已亮，祇把戰袍解下，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

紫衣女見李自成睡得很香，她便把剛睡着的兒子放在小床上，緩緩的，她往門外走。

紫衣女要親手爲李自成作羹湯，等李自成醒過來，嚐一嚐她的手藝。

自從跟了李自成，紫衣女從沒爲李自成做過甚麼，在這大戰之間，她要緩和一下人們的情緒，因爲她是關心李自成的。

紫衣女往後院走，她走得很平靜，偶爾還會微微一笑，因爲戰爭她並不怕，憑她的武功，江湖上甚麼人能把她留下。

紫衣女邊走邊挽衣袖，後院中有廚房，祇不過當她剛要繞過院門的時候，忽然聽得灶房之中傳來對話之聲，令紫衣女聽得吃一驚。

她立刻站着不動了。

她靜靜的聽着傳來的說話聲。

祇聽得……

「多寃，多寃的，爲了個臭女人，把到手的江山也失掉了，眞不值得。」

「可不是嘛，軍士們那一個心中不痛呀！」

「咱們大王並不是好色之徒，他也會被那歌妓迷上，天意吧！」

「我看是九尾仙狐下凡迷他。」

「別管是不是仙狐，這陳圓圓長得美，大伙都知道。」

「祇有紫衣女夫人不知道。」

「小聲點，被她聽去不得了。」

「她怎麼會到咱們這地方來呀，唉，寃吶！」

「當然寃，當初發兵攻北京，四方豪傑都依歸，如今你看看，兩個軍師也走了，不少大將也不知是死是活的沒有啦，完啦！」

「城外來了吳三桂，他把長安圍起來，早晚殺進來，連咱們也得挨刀子。」

「你們看，吳三桂能殺進來嗎？」

「聽說天快亮的時候咱們這邊小勝了。」

「吳三桂不死，他總是會再殺來的。」

就在這時候，紫衣女轉身走到了灶房門口。

灶房之中有七個男女，七人全楞了。

有個女人指着另一女子道：「她說的。」

那女子再指一個中年男子，道：「他說的。」

紫衣女淡淡一笑道：「盛一碗肉湯給我，我親自爲大王端過去。」

三個女的四個男的，大伙齊動手，很快的盛了一大碗肉湯放在盤子上。

有個女子道：「夫人，妳走前面我端湯。」

紫衣女伸手道：「不用了，我自己端。」

她接過肉湯，那女子道：「夫人吶，剛才我們多口了，你見諒。」

一笑，紫衣女道：「放心，我不計較的。」

她緩緩的往前面走着，但她的臉色却難看極了。

她的心中此刻會想些甚麼？誰也不知道，但見她的臉色泛白轉青，當知她已氣極。

是的，紫衣女馬紫瓊是何許人也，當代俠女呀！

她寧願以身許李自成，自己留在長安城爲李自成小心的生下一兒，她辛苦呀，可是他——李自成，皇上尚未當成，先奪別人女人，怎不令人失望了。

紫衣女走到了內室，她把一碗湯放在桌子上，先是看看兒子，再看看床上睡的李自成，她不知要怎麼辦才是，她以爲這事實在不應該

發生在她的身上。

紫衣女有些無語問蒼天的：「天爺，這不公平呀！」

她終於落下淚來了。

一個仗劍江湖仗義的女俠，一旦流淚，必是到了傷心至極的時候才會哭。

紫衣女沒哭出聲，她却不停的抽噎。

於是她下了個決心，她想找機會離開這裡。

當然啦，帶着兒子一起離開。

紫衣姑娘看着兒子也看着李自成，她也想着自己在李自成困難的時候離開，是否有些落井下石的小人作風？

但她忽然重重點頭，她決心找機會走了。

紫衣女祇是找機會離去，當然，她也要帶走小龍，那不是她對李自成的一種懲罰，她從不想刺激李自成，因爲李自成曾兩次救過她。

她投入李自成的懷裡，便是來報恩，一個報恩的人是沒有刺激自己恩人的道理。

紫衣女祇是不想叫兒子小龍再受到傷害，萬一不幸，那才是對李自成的一次重大打擊。

她要設法對李自成表明，如果有一天兒子長大了，她自然會帶兒子回來，如果天下太平了，天下再也不打仗了，她更會把兒子帶回來。

她要教導兒子，尤其在武功方面會把兒子調敎成一位受人尊敬的俠士。

紫衣女也要向李自成解釋，處在這種時刻，兒子在身邊反而是一項包袱，是一個累贅，倒不如暫時的分離，全力的作戰。

坐在床邊，紫衣女如是的想着，她也看着沉睡中的李自成，木然的，無奈的。

她也有着嗟嘆，怎麼已到手的江山，就那麼輕易的又失掉，這是短命江山，是令人惋惜的。

紫衣女也以爲，李自成身邊的那些軍師與許多將士們，他們爲何棄他而去？

紫衣女想着，那是因爲他們缺乏了中心思想，沒有教育人民，一旦改朝換代，人們便立刻看到新朝代的美麗遠景，而非是無盡的殺戮。

紫衣女忍不住的伸手去摸着李自成的身子、面頰，她的心中在呼叫着。

「自成啊，你起義在陝北，奔戰於四方，在飢荒中救過苦難的人，統領過百萬大軍，你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英雄，不見你自私爲我，不見你穿金戴銀，每日裡戰袍加身，持干戈以救萬民，你……身邊欠缺治國良謀之士，那出身於白蓮教的人物，又如何助你成其大事。」

喃喃的，紫衣女垂淚了。

似李自成這樣的事情，任何人都會一洒同情之淚。

在紫衣女的心中，更爲李自成抱不平者，乃是有許多人趨炎附勢，稱他爲流寇者。

有人說他殘暴不仁，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燒殺，無惡不作。

其實從事實的推敲上便不難明白，這種說法對李自成是不公平的。

李自成初戰在河南，血洗八大縣，他進兵武昌一路殺進陝南，又是殺人盈野，想一想便知道，李自成他本人是否有力量屠殺那麼多的人，而投入他麾下的人馬成千上萬，他很少有機會加以訓練，編入陣營就上前綫。

這些人馬是災民，他們人人恨透了有錢人，這一旦他們造了反，手段當然激烈。

於是，李自成便背了黑鍋了。

當然，更爲李自成抱不平的人有很多，因爲李自成失敗了，他沒有在北京當成皇帝。

如果李自成當成了皇帝，而且當了皇帝以後又仁義天下，那麼他就不會是流寇了。

其實想一想，大中國每一個朝代的改換，都是免不了的血腥一番。

這血腥的結果，便成了那句話：「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說詞。

李自成是敗者，他當然成了寇。

寇者盜賊之流也，李自成擔負了歷史的大罪，他也背了這寇的名譽，眞不公平。

紫衣女的心中在爲李自成叫屈、不平，她忍不住的低頭吻了李自成。

於是李自成醒了，他張開了眼睛。

他發覺紫衣女的目中有淚，立刻伸手抓緊了紫衣女的一臂。

「紫瓊，別離開我。」

一怔，紫衣女道：「我在你身邊。」

「不，我眞怕你離開我。」

「那是不會的。」她的心中泣血了。

李自成道：「紫瓊，他們都棄我而去，走了，走了不再回頭了，爲甚麼？」

紫衣女低下了頭，她當然知道爲甚麼。

李自成又道：「我也是人，人是免不了有犯錯誤的時候，可是我……」他很想向紫衣女說出他是因爲弄了一個陳圓圓在身邊才惹了禍。

但他話到口邊不說了，他吻着紫衣女的手背。

紫衣女黯然了。

忽然，李自成挺身而起，他沉吼：「上天太不公平了，爲甚麼？」

紫衣女道：「大王，別怨天尤人，人吶，祇要盡了做人的本份就夠了，上天是不會絕人之路的。」

李自成道：「可是他們棄我而去，而吳三桂又把清兵引進關內來，誰是大漢民族罪人？」

紫衣女道：「歷史自有評斷。」

李自成道：「我是不甘心的。」

他咬牙，又道：「祇要天下有飢荒，災難仍在人間，我李自成就走在災民的前面，爲他們打拚，絕不後悔，也絕不回頭。」

紫衣女吻了李自成，道：「我支持你，大王，我絕對支持你。」

李自成道：「妳的支持，便是把我兒小龍保護好，我要妳全力保護兒子，我們的兒子。」

紫衣女道：「會的，我以性命，保護我們兒子的安全，我也會教導我們的兒子，叫他將來像他爹一樣的英雄，我不會叫你失望的。」

李自成大爲感動，他用力的抱住了紫衣女。

英雄淚快流出來了。

李自成也想到了那個齊玉兒，齊玉兒就與紫衣女不一樣了，她……

她坑殺自己的兒子，那麼可愛的兩個雙生兒，她會忍心的把他們殺了，而紫衣女……

而紫衣女却是相反的，她要全力的保護兒子，那是多麼令他感到感激的事啊！

李自成抱着紫衣女，他的熱淚滴下來，淌在紫衣女的脖子上，熱熱的。

紫衣女並沒去抹拭，因爲她也落下了淚，她幾乎要與李自成抱頭痛哭了。

李自成忽的推開了紫衣女，他抱起了兒子李小龍。

他的神態又變了，變得英雄了。

「兒子，快長大吧，長大了要像一條龍，是不能也絕不可以當一條蟲，知道嗎？」

「哇！」李小龍哭了，是被李自成抱得太緊了才哭的。

紫衣女接過兒子，他指着桌上的湯，道：「大王，我親手爲大王端來這碗湯，喝了吧！」

李自成道：「紫瓊，這碗湯令我的心平靜許多，如果我們像個平常人家，過着平常日子，我吃着你爲我作的羹湯，逗弄着我們的兒子，那該有多好，多美！」

紫衣女道：「人的命運，在他一生下來就被上天註定了的，大王，你生來就是要爲窮人打拚，因爲那是上天爲你安排的任務，是無法擺脫的！」

李自成雙手捧着那碗肉湯，他呱嘟呱嘟的一口氣喝完，笑笑，道：「從未喝過這麼好喝的肉湯。」

就在這時候，忽的飛毛腿萬里一路奔進內院來。

李自成在屋內看到了，不等萬里走到，他已迎到了門口站定。

萬里奔到李自成面前，他有些喘息的道：「大王，有消息，不太好！」

李自成道：「是你辛苦了，說吧！」

萬里道：「吳三桂打敗了，他往渭河對岸逃，可是一大批清軍出現了，聽說來自成太原的清軍。」

「太原，難道……」

萬里道：「大王，清軍的主攻部隊太快了，他們已把整個山西拿下了。」

李自成一聽，全身一震：「可惡！」

萬里道：「清軍似是知道吳三桂在長安圍攻大王，他們等到吳三桂兵敗才開過來，要聯合起來攻打長安城來了，大王定奪！」

李自成道：「快召集各位將軍來。」

萬里回身便走，李自成看着紫衣女，他難免帶着幾分緊張之色：「紫瓊。」

淡淡一笑，紫衣女道：「大王，休爲我們母子二人操心，專心對敵！」

李自成道：「紫瓊，我們總得有最壞的打算！」

紫衣女道：「大王，我可以對你明說，我本打算帶着我們的小龍不告而別，因爲……」

李自成聽得全身一顫。

紫衣女又道：「因爲我在長安爲你生兒子，你却於北京便有了另外的女子。」

李自成嘆口氣，道：「紫瓊，那個女子只是一名歌女，她不值得你爲她爭名位。」

「她仍然是個女子，而且你爲她而失去到手的江山。」

就在李自成痛苦中，紫衣女又道：「後來我想通了，我們是夫妻，而那個女子又被你拋棄，你又回到長安來，這就夠了，我們應該患難與共的……我們一家三人。」

李自成感動了，他拉緊了紫衣女雙手，道：「是的，我們一家三口……」

但他忽然雙目一厲，又沉聲道：「紫瓊，有件事情你必需答應我。」

「是甚麼事情？」

李自成道：「如果敵人一旦攻入城中，你應該全力保護我們的兒

子。」

紫衣女道：「除非我先死，否則，誰也不能動一動我們的小龍。」

李自成道：「有你這句話，我心安了。」

不旋踵間，只見唐大年、方圓、孫大寶、石九子四人先到，李自成也把封存壽、侯飛、萬里召進屋子裡。

李自成看看每一個人，他帶着幾分自我嘲笑的嘆口氣，道：「我們不怕失敗，就怕不團結。」

他微微一哂，又道：「兩位軍師走了，我相信他們是走了，還有別開東、范沖，以及金家三兄弟，他們一齊都走去了。」

這時候誰也不多口，等着李大王說下去。

李自成又道：「今天如果他們都在，對於我們的士氣是很起作用的，可是他們走了。」

有着英雄末路的悲哀，李自成道：「好了，這些也別再說了，咱們眼前就有清軍壓境，這一戰十分重要，如果擊敗清軍，仍有重上北京的機會，各位，你們的心中有高見嗎，可以說出來了。」

唐大年道：「大王，咱們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拚』，戰至最後一人也要拚到底！」

他這句慷慨激昂的話，立刻有了共鳴，便是侯飛與萬里也應道：「咱們拚到底！」

李自成又熱血沸騰了，他也用力的握緊了一雙拳頭，道：「果眞是板蕩識君子，日久見人心，各位，咱們緊守這長安城，却也在暗中作準備，一旦此城危急難守，我們仍然採用當年的戰法，攻城掠地不固守，交戰之後連夜走，叫敵人永遠也摸不清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那裡。」

看看每個人在點頭，又道：「需知固守一地，容易被敵人包圍，圍得久了，城中糧草一斷，只有把自己推上絕路。」

石九子道：「還是大王明智。」

唐大年道：「大王，咱們的人馬也需重新編排。」

李自成道：「如今尚有多少人馬？」

唐大年道：「連同大王的五千近衛軍，勉强不足二十萬人馬。」

方圓道：「自從咱們退守長安，已不見再有人民前來投效了！」

李自成心中一緊，他體會出彼一時也此一時。

想着攻上北京城的時候，人馬六十萬，沿路還有人民來投靠效忠，那眞是風雷動震山河的威勢，可如今却走樣了。

心念間，李自成忍不住的一聲嘆，道：「各位將軍，但願咱們同心協力，打敗來犯敵人，在清軍未到之前，快先把人馬編排。」

石九子道：「每一城門分派五萬人馬，大王的五千近衛軍作爲各城支援。」

方圓道：「我們以守爲攻，一旦有機可乘，立刻聯手殺出城去！」

李自成的這次召見，也算是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令他難過的乃是這長安城中也只有二十萬農民軍了。

只不過李自成又下了一道命令，所有長安城中百姓，只要能動的，男女一律出動，挑水造飯擔柴送糧運送軍器還連帶的看護傷者。

於是，長安城中的百姓也出動了。

於是，長安城附近四週傳來了喊殺之聲。

* * *

當李自成抓了他的奪魂刀穿上戰袍之後，紫衣女平淡的站在他身邊。

紫衣女也抱着他們的兒子李小龍。

「紫瓊！」

「大王。」

「我把兒子交你了，你偏勞。」

「放心，大王，我必全力把兒子撫養長大。」

「謝謝！」李自成雙目滾淚，但未落下來。

「大王，等他長大了以後，我會告訴他，他的爹是一位爲窮苦災民拚命一生的英雄，叫他活得體面，活得也驕傲有尊嚴。」

李自成重重的看看兒子，他低頭吻了他可愛的小臉，吻了三次。

然後他再吻了一下紫衣女，又道：「謝謝！」

李自成忽然轉身而去，而且走得好像是了無牽掛，毫無遺憾。

一位眞正的英雄，好像也正是他此刻的模樣。

那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表現，紫衣女看得落下了淚，她的淚水一直流，却並未伸手去抹擦，倒是她懷中的娃兒，無意間伸出小手摸着紫衣女的面頰，宛如在爲他的娘抹去傷感的眼淚似的。

紫衣女忽然摟緊了懷中的兒子，她更加的嗚咽了。

* * *

李自成親自登上城門，他的五千近衛軍早已列隊在城內的街道上。

李自成的近衛隊都是善於拚搏善於馬術的戰士，他們幾乎也是百中挑一的好手。

這五千人也與封存壽侯飛等人有交情。

此刻這二人就騎馬在隊的前

面，當李自成提刀走過來的時候，這批人馬立刻有了呼叫：「大王好！」

李自成看得又神采飛揚了。

「兄弟們，大家一條心，殺退胡兒們。」

一衆人馬齊聲吼：「殺，殺！」

就在這時候，城上傳來唐大年的聲音，唐大年的四萬五千人馬有一大半守在城牆上面。

「大王，快上來看。」

唐大年指着城外，道：「敵人有備而來。」

李自成匆匆登上城牆，他放眼城外看去，只見大片大片的人堆，流雲一般往這面衝過來了。

令人吃驚的乃是這攻城的人們手上舉着的是燃燒了的火箭，一邊奔跑一邊吼叫：「殺呀，活捉李自成！」

那緊逼近城邊的人馬，只一到了城邊，便以燃有火油的弓箭，猛往城上射來。

有些更以强弓直往城內射來，顯然要把城內燃燒起來，這是很明顯的。

李自成看得眥目欲裂，唐大年已下令弓箭手：「兄弟們，射！」

於是，雙方先就以弓箭對射，這種情況，四方均有，於是長安城緊張了，城內傳出了救火的聲音。

就在雙方一陣對射，忽見城外衝來一彪人馬，這彪人馬由另一方向轉過來，仔細看過去，正是那吳三桂拍馬又殺來了。

吳三桂在馬上看到了城牆上的李自成，立刻挺槍大吼：「李賊，你還不出來決一死戰！」

李自成大怒，回罵：「吳三桂，你這個漢奸，你把胡人韃子引入關內，大好的河山，你叫清人佔去，你還有甚麼面目在此耀武揚威，漢奸，漢奸，漢奸！」

「漢奸，清人走狗！」城上大順農民軍也大叫。

城外，吳三桂心中也吃驚，他怎知大清眞的已宣佈在北京城立了大清國。

吳三桂如今已騎虎難下，他舉槍大吼：「李自成，你逃不掉了，你還不出城決一死戰。」

李自成却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唐大年在一邊，道：「大王，小心上當！」

李自成收住笑，道：「咱們不上當，一旦開打，那就全憑一股士氣了，我們所要關心的是大軍的士氣！」

唐大年道：「大王，眼前在城中的人馬，人人士氣旺盛，足堪一拚。」

李自成忽然對身邊的萬里道：「立刻把幾位將軍再找來，我們有商議！」

萬里拍馬回城，很快的再把正在督戰的石九子、方圓、孫大寶幾人找來。

李自成對幾位將軍道：「咱們守住長安城，你們以爲能守多久？」

他此言一出，唐大年幾人難下定論。

李自成道：「形勢上本王以爲守城要有目的，可是敵人會越聚越多，一旦吳三桂有了大批清軍支援，而我們城中的糧草用盡，形勢上我們大不利。」

方圓道：「張獻忠的大西農民軍又遠在湖廣，這情況便是想聯盟合作也難。」

李自成道：「所以我以爲我們先創造時機，然後把握時機殺出城去，然後再攻城掠地，我們重新再幹。」

石九子道：「我相信吳三桂把清軍引入關內佔了漢人天下，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必有許多英雄豪傑起而反抗，咱們一方面打着農民義軍旗號，再加上鏟除韃虜的行動，人馬必然結隊而來。」

他說得令人聽了也激動，每個人在點頭。

李自成重重的道：「首先，我們製造機會，只要一聽號炮，立刻率人馬開城往外衝殺，且記每人多帶補給，因爲此去也許要行軍多日，逃過敵人的追殺！」

唐大年道：「大王，咱們的兵馬出城以後，一旦殺出重圍，要在甚麼地方集結？」

李自成道：「太白山十二連環峽是個好地方！」

李自成想的是他在那兒結識了紫衣女，而十二連環峽張家圍子對他是有幫助的。

紫衣女大概也同意去太白峯，因爲那地方也是通往漢江入湖廣的唯一山道。

李自成要出人意外了，敵人以爲李自成會再揮義軍入陝北，因爲他是自陝北起家的。

李自成偏往反方向退走，這是一招險棋，但也是他絕處逢生的一條路。

至少在別人聽來也以爲可行。

於是，計劃決定了，各人又紛紛走入自己的城門樓上，等着號炮殺出城了。

此刻，城外面吳三桂又發動了第二撥攻城命令，而且那一架一架雲梯也由十人一支往城牆上依靠着，配以不停勁射的火箭，一時之間又喊殺震天，懾人心田。

城中早已多處起火，火光帶着濃烟衝天而起。

只不過長安城上的農民軍並不放心上，他們只要守住城不叫敵人攻破，不少登上雲梯的吳軍，被上

面澆下的火油燒得哇哇怪叫着滾在牆下，引起人們的哈哈笑。

這時候能發笑，那是令敵人感到驚怒的，吳三桂不下令收兵，但他卻令人馬緊緊的把長安城圍住。

李自成在城上一直觀望着，他甚至吃飯也在城上用，他看着城外的敵人，也看着那清軍在佈陣，這就令李自成有些憂心了。

* * *

大順國農民軍苦守着長安城，他們已忘了城外敵人每一次的攻勢都是差不多的。

吳三桂的人馬在死傷數千人之後，怎麼尚不見清兵殺過來。

而吳三桂怎麼會不聯合清軍一齊出兵攻，尤其是漸漸的，吳三桂好像把攻城當成了一天三頓飯的例行事情在辦理，尤其是夜裡一到，吼殺之聲更加厲害。

外面吼得凶，城上便也緊張的擺開了架勢，準備同敵人拚命。

於是，就在第三天夜裡，長安城外的吳三桂人馬殺得逼近城下時候，忽見長安城內冒出一批批的辮子軍，只一看便知道是清軍來了。

清軍是怎麼進城的？一時之間誰也想不通這道理，還以為某一城門開了，某一將軍投降敵人了。

李自成還在城上未曾下來，聽了萬里奔行身前大叫：「大王，不好了。」

李自成第一個反應先拿刀：「何事驚慌了？」

萬里指着城內，道：「大批清軍入城了。」

李自成咬牙切齒道：「從那一個城門衝進來的，那一位將軍戰死了？」

他相信，如今在他身邊的幾位將軍，除非戰死，絕對不會開城放敵人進來！

萬里道：「大王，這些清兵出現，必是他們挖了隧道之後，由隧道下面爬進來的，長安四城無一人投降！」

李自成金刀猛一舉，大吼一聲道：「他們偷進來，咱們也早有準備，更是咱們農民軍與敵人一戰的時間到了，兄弟們，跟我殺出城呀！」

「殺呀！」

「狠殺呀！」

於是，祇聽得火炮連聲響，火炮對着城外的敵人放過去，火炮也是信號，通令所有農民軍往城外殺去！

長安城四門大開，人們蜂擁着殺出城去，這時候祇不過二更天剛到！

二更天却又是個月黑頭的天氣，祇聽喊殺不見人，人已變成黑影一團了！

吳三桂埋伏一支他的吳家軍在城外的一道土壕溝陣中，那是足有五千人馬的埋伏軍，準備着李自成的人馬被打敗，李自成身邊護衛的人少了，那就是他活捉李自成的最佳時刻到了！

李自成親率五千近衛軍，這其中是封存壽與侯飛帶領着，緊緊的跟在李自成後面。

這批五千人馬也均是多年在戰場上能征慣戰的人物，唐大年振臂高呼，率領他的不足五萬人馬衝出城外殺入敵人陣中。

雙方就在黑暗中狠幹起來，就聽路上標血聲，卡喳砍人聲，還有兇殘的咒罵聲，此起彼落的與那叮噹噹對砍聲混成了一種嚇人的交響樂章，祇不過這種樂章太淒慘了！

黑暗中祇聽那吳三桂大吼：「李自成，你們休想逃得了啦，內三層外三層把你們包圍了，有種快來決一死戰！」

吳三桂的吼聲有了回應：「吳三桂，你這漢奸，本大王殺過來了！」

果然，黑暗中金光疾閃，李自成拍馬狂砍而來！

吳三桂咬牙切齒，抖起長槍便刺，口中回罵：「我刺死你這惡魔！」

這二人立刻又在這大片草石地上拚上了！

李自成的五千近衛軍，終於發揮了他們的作用，那些急於把李自成亂刀砍落馬下的吳三桂人馬，幾次衝近李自成，反而被活生生的砍死一千多！

唐大年的人馬已衝入另一敵陣中了！

這時候站在城上四下看，四下裏都在搏殺，那黑影幢幢，嘶叫連天，人在此一刻便與蟲蟻一般的卑賤了！

北門外，方圓的四萬五千人馬邊殺邊往東方移動，他們是有計劃的要與在東門的石九子會合！

事情是巧合的，因為在北方，尤其是渭河對岸，有一隻強大的清軍埋伏着！

那是多爾袞的人馬，多爾袞人在北京，他的部隊却由他的手下大將七人一同帶來了！

他們的研判，確定了李自成在退出長安城之後，必會重作馮婦，把人馬拉向陝北！

祇不過這一回他們錯了！

守在西城關的孫大寶部隊，這時候也正往南邊集中，邊殺邊移動，三更天未完，李自成的十幾萬人馬就快要集中在一起了！

有火炮為號，火炮引來了另外的火炮，而李自成與吳三桂二人殺得更加慘烈了！

* * *

帶兵暗中早已設定挖城牆根潛入城中的乃是一支十分兇狠的清軍，指揮着一萬人爬入城中的乃是多爾袞的愛將僧格林旺！

多爾袞手下最能殺的部隊，僧格林旺是其中之一！

當他的一萬人馬潛入長安城中之後，立刻被大順農民軍發覺到，但僧格林旺已嘿嘿狂笑了！

祇見他親率一彪人馬，一千人直撲督軍府殺去！

那兒是李自成的內宮所在！

這僧格林旺在關外長白山習過武功，他也最會東洋刀法與蒙古摔跤！

此人個頭壯碩，長了一雙鷹目，那隻鷹鈎鼻子乍一看，他還眞像是老毛子俄羅斯人！

他已衝到了督軍府門了，就聽他一聲東北罵：「媽拉巴子，最好李自成還在府中，咱們抓活的送上北京城，繩綑索綁遊大街！」

他的話也提高了一千人的士氣，而這時候戰鬥早就移往城外了。

這時候，實際上清軍仍在陣中等殺人，黑暗中的衝殺，那祇有吳三桂的人馬在幹！

而吳三桂的心中怒火仍未熄掉，他是非幹掉李自成不可了，至於開關搬請清軍，至今他還是不後悔！

* * *

僧格林旺仗刀率人一口氣衝進了督軍府，他們一路殺進了李自成的後宮！

府中未逃走的男女使喚等，聚集在一間柴房中，清軍一怒撞開門，嚇得三十多男女一聲驚呼。

於是就見刀光閃耀，血肉在拋飛，一屋子死了一大堆的人！

就聽那門口站的僧格林旺嘿然一聲，道：「我不聽那降將洪承疇放狗屁，叫咱們進關來少殺人，多修好，媽拉巴子欺人之談！」

原來洪承疇失了長安又守不住潼關，他潛逃出關投降大清國去了！

洪承疇要求多爾袞，不要像在關外一樣殺人放火，那樣，可以立威與施恩，方能在關內成大事業！

多爾袞還眞的聽了洪承疇的建議，通令他的人馬入關以後不許掠奪！

* * *

此刻，僧格林旺殺到了後宮門，他的雙目一亮，祇見一女子身上背着個娃兒，像一尊女神一般站在宮門下，她看不出有甚麼特別惹人注意的地方！

僧格林旺一衝而到：「你是甚麼人？」

那女子淡淡的道：「李自成李大王的妻子！」

僧格林旺一聽之下，猛一瞪眼：「你背的是……」

「李大王的兒子！」

僧格林旺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你這女子有頭腦，你看李自成窮途末路了，逃不掉了，所以你獻出李自成的兒子以求自保！」

他撫髯一笑，又道：「好，好，先把李自成的娃兒交出來吧，至於你，哈……」

他笑，露出一股子淫邪的眸芒！

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紫衣女是也！

紫衣女見這批清軍可惡，進得後宮出刀就殺人，而且女人照砍，她那一股俠義之心油然而生，她不走了！

就聽僧格林旺把手一揮，吼道：「把李自成的兒子解過來！」

立刻奔上四個武士，出手向紫衣女的身上抓去！

於是，那雷霆般的青光出現了，紫衣女似乎根本未動，但繞身的一劍劈得四個武士鮮血飛濺，咚咚咚的死在地上！

這種刀法，令僧格林旺大出意外，他閃身又吼：「把她圍緊了，殺死她！」

二十多武士出刀了！

紫衣女祇是冷笑，見四週盡是刀芒，她尖聲厲叱：「殺！」

祇見她身子閃掠，宛如幽靈般奔殺在人羣之中，那種虛無飄渺的身法，就如同一隻花蝴蝶般飛躍在羣蜂之中，然後傳來聲聲的尖嘷！

宮門外又奔殺進來上百人之多，但紫衣女好像並未有退走之意！

紫衣女的背上，仍然背着他們的兒子李小龍，而李小龍已睡熟在紫衣女的背上！

閃展騰挪，出劍有致，紫衣女拚殺得地上盡是屍體，那每一脚均踩在血泊中！

如果仔細看，地上至少死了一百多！

那僧格林旺發了橫，他狂吼一聲揮刀而上！

他的身軀高大，出刀有力，紫衣女見他出刀帶風聲，而刀法走偏鋒，忙閃身豎劍疾阻！

「噹」的一聲，紫衣女的長劍生生被僧格林旺一刀砍成了兩段！

處在盡是敵人的後宮院中，紫衣女毫不考慮的以斷劍猛往這大漢的身上擲去！

她擲劍也藉勢而起四丈餘高了！

紫衣女以為她可以走了，豈料那壯碩的僧格林旺一聲大吼：「那裏走！」

隨着她的狂叱，人也隨尾追上

來了！

紫衣女想不到這人也有絕佳的飛行提縱術，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快走！

紫衣女背着兒子，展開身法，擰身便往城牆那面飛掠過去，她像一團幽靈！

僧格林旺追得更急，那不祇是這女子殺了他一百多武士，而且這女人背了李自成的兒子！

僧格林旺邊追邊吼：「快攔住她！」

人們聽了僧格林旺的吼叫已晚了，祇覺眼前一花間，甚麼也沒看見！

大將軍僧格林旺絕不會放過紫衣女，他決心追到底，不論紫衣女逃到甚麼地方，他必追而殺了！

前面已是長安那高大的城牆了，紫衣女祇一到了城牆邊，她雙臂箕張，攀牆而上如履平地，這光景令僧格林旺直是冷笑！

僧格林旺心中明白，城外有護城河，看你能游水嗎？

他追得更急，而且也上了城牆，低頭城外看，紫衣女已站在壕溝邊上了！

僧格林旺厲聲吼：「臭女人，你跑不掉了吧！」

紫衣女回頭看，她的心中有些急，因爲那僧格林旺正自往城牆下滑落！

紫衣女忙低頭，她很想找木頭，她祇得沿着護城河往前再奔！

有幾具屍體在壕溝邊上！

紫衣女突然出腿，她把屍體踢落在水面上，她一共踢了四具屍體！

就在這月黑風高裏，她星目圓睜，直視水面，然後，當僧格林旺仗刀追來的時候，她尖聲大叫：「走！」

那是令人見了會吃驚的，祇見紫衣女騰空而起，人已踩中水面的浮屍，兩個躍縱間，她已到了對岸！

僧格林旺見這女子過了護城河，心中怔了一下，但他下定決心非殺了她不可！

單是殺了李自成的兒子，就足以揚名立萬！

僧格林旺毫不考慮的他也踩在水面屍體上騰躍而過，也許他的身體太重，他踩得雙足快靴盡濕，而且踩了三次才踩過對岸！

附近的殺聲遠去了，是往南邊移動着。

紫衣女拔身再狂奔，她往長安以南的終南大山中奔去，而僧格林旺追得汗流浹背，但却仍然氣不喘，他是非殺紫衣女不可了！

這二人均是武林高手，功夫了得，一路狂奔中，前面已是首陽山界了！

紫衣女心想，入山之後潛入林中，再上樹上，看你還有甚麼辦法追上我。

她飛躍得更加快了！

她也聽到了兒子的哭聲，是的，這時候應該是餵兒子吃奶的時候了。

然而這時候却又無法停下來，而且更不適於藏身，因爲兒子的哭聲太大了！

紫衣女人不能叫兒子不哭，她祇好發足狂奔在黑暗的山林中。

後面，僧格林旺就快追上了。

僧格林旺的口中咒罵：「本將軍下了決心，媽拉子的，先姦後殺，再吃掉李自成兒子的心！」

月牙兒在樹梢出現，大地一片灰濛濛，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一道紅光出現。

當紅光一現之間，僧格林旺的人頭……宛如巴斗大的人頭已拋飛而飛落在三丈外！

他那巨大的軀體，在他的鮮血自脖子上往外冒而且像噴泉一般的冒出來時候，前面的紫衣女站住了！

隨之聽得「咚」的一聲響，僧格林旺的巨軀砸得身邊小樹也折倒了！

「師姐！」

這是驚喜的紫衣姑娘歡叫，她迎上徐徐走來的那個十分冷傲端莊的紅衣女子！

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的紅衣女俠，人稱她爲紅姑的紅衣女俠！

現在，紫衣女在歡叫中抱住了紅姑，她也垂下了眼淚，抽噎的神情，令紅姑撫摸着她滿臉的淚水與汗水！

「師妹！」

「師姐，我好險！」

紅姑道：「我是聽了哭聲過來的，我更是聽了李自成撤回長安城，打算來接你的，還好，及時！」

紫衣女道：「師姐，我的兒子，他叫李小龍！」

紅姑看看娃兒，道：「你已報了恩，爲李自成把這孩子養大，師妹，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紫衣女道：「不知道何日才能再看到他！」

紅姑道：「聽天由命吧！」她接過娃兒，又道：「你累了，你一身汗濕，對娃兒是不好的，我背他！」

紫衣女很聽她這位師姐的話，實際上紫衣女的武功也是由紅姑傳授，雖是師姐，形同師父！

紫衣女把帶子紮在紅姑身上，那紅姑看着地上沒頭屍，道：「從這人的衣著看來，他是胡人！」

「師姐，他是清軍中一員猛

將，我的寶劍被他一刀砍斷，失去了兵刃，我祇好逃出城外！」

紅姑道：「他對你窮追不捨！」

「那是因爲我說這娃兒是李自成的兒子！」

紅姑道：「你太大意了，這種話怎好隨便出口，一旦還有更厲害的人，你就危險了！」

紫衣女道：「事實上我已殺了一百多韃子兵，我沒把這人放在心上，可是一交手，他太霸了！」

紅姑穩一穩帶子，那孩子也吃完了奶，她對紫衣女道：「師妹，回千佛觀吧，暫時忘掉塵憂，把孩子照顧成人，便完成了你報恩的事了！」

她當先往深山中走去，很平靜的走去！

紫衣女黯然神傷的走在後面，她當然會懷念着李自成，祇不過她也祇能祝告上蒼，祈求平安吧了。

* * *

李自成大戰吳三桂，雙方血戰到四更天，月牙兒剛自升起的時候，斜刺裡衝殺過來一彪人馬。

實際上是三處人馬集結之後殺過來的。

那是石九子、方圓、孫大寶三路人馬集中以後奔殺到南門外，血戰令敵人不敢全都追殺過來，當城門大開的時候，大隊清軍當先衝入長安城，而何用的人馬還在城外同李自成的人馬奔殺不休。

吳三桂與李自成正殺在關鍵時刻，唐大年與封存壽等協同五萬人馬扇形的掩殺過去，唐大年大吼：「兄弟們，砍死漢奸吳三桂！」

「殺啊！」

衆人的吼聲是驚人的，吳三桂忽見又是那個大漢逼近來，他忿怒了。

是的，大力士封存壽舉鐵棍打過來了。

吳三桂逼退李自成的三刀殺，他賣個身法拍馬繞過半圓圈，人在馬上不等封存壽打到，反手一槍扎過去。

就聽錚卡之聲起處，封存壽被吳三桂的長槍挑斷了三根肋骨。

封存壽挨扎一聲狂吼：「喲！」

他的反應快，鐵棍猛一托，托開了吳三桂那要命的槍尖，彭的一聲把吳三桂的長槍托飛出手。

便在這時候，李自成又拍馬逼近，他見吳三桂手無長槍，掄刀狂殺了。

吳三桂一連七閃，反手又拔出佩劍來，可也落在下風了。

適時的，李自成的近衞軍五萬人馬，一路狂殺開道，有人已大叫：「大王，快退！」

李自成以爲，如果再殺下去，他相信有機會殺了這奸賊吳三桂。

但他不能不聽自己方面的呼叫，那是大家決定好了的策略。

於是，就在吳三桂閃退中，混戰下，李自成拋開了吳三桂的糾纏，直往南方拍馬而去。

李自成有五個鐵蹄軍前衞開道，他的後面，唐大年等幾員猛將率領人馬緊緊的追隨着，便一路往大白山方向撤退而去。

看上去好像是沒有追兵了，然而五更天剛過，旭日東升的時候，李自成這面清點人馬，已不足十五萬人了，他們坐下來啃吃着各自帶來的乾糧，忽的傳來吼叫聲，大隊清軍追來了。

這一回不是吳三桂主動追殺，清軍在追殺。

李自成見清軍善戰，殺法厲害，立刻率人往山中遁去，不料清軍毫不放鬆，一路南追。

李自成也火大了，就在通往張家圍子的十二道峽口，他不再退了，決心與清人正面一戰。

於是，李自成因地形而佈下了大陣。

很快的，大隊清軍堵在十二道連環峽口，他們也佈成了方塊大陣，大略的數一數人馬，應有七八萬人之多，把附近的山坡也堵住了。

李自成這面人數有近十五萬，可是一夜奔殺疲憊已露，有的拿着乾糧猛啃，顯然是又累又餓。

雙方排下大陣，清軍這面緩緩的有三匹大馬過來了，三個辮子清軍是統帶人物。

李自成在馬上祇是冷笑，他心中也難過，封存壽受的傷重，用馬匹馱在馬背上。

忽聽唐大年大吼：「夠近了，說吧！」

三人中，那中間一人道：「我們的大將軍僧格林旺被你們抓去了，是不是？」

此人語氣生硬，光景是不說就要殺人了。

李自成向他身邊幾位將軍：「誰是僧格林旺，娘的，咱們沒聽說過。」

方圓道：「且問他一問。」

唐大年問道：「甚麼大將軍，咱們沒聽過。」

那中間怒漢叱道：「還說不知道呀，可惡，媽拉巴子的，李自成的老婆同咱們大將軍殺了一陣，那婆娘劍術厲害，殺了咱們一百多人，才被大將軍打敗，這是咱們在場的人回去報告的。」

李自成一聽，他肯定是紫衣女。

「喂，既然把女子打敗，爲何來找我們要甚麼大將軍呀，混帳！」

（未完‧卅四）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大局爲重暫休戰　借出寶劍破壁行

上文提要：丁玲一番玉蟬金蝶妙論，長髯老人口服心服，此際查玉循光入室，丁玲叫老人攻擊他，要他詳說易天行的陰謀……查子清認出老人是美髯湯萬里……易天行追踪楊文堯入洞室，發現失踪了的丁玲在此地，丁玲命老人出掌，並故意謊說楊文堯所遇之人武功很高，觀言察色，知道易天行最忌諱之人是徐元平，此際傳來楊文堯呼聲……

他這一提，室中羣豪都覺得有些不對，鼻息之間果然嗅到一股異樣的氣味，祇是氣味幽淡，不用心很難辨出。

查子清道：「這味道果然是有些不大對勁。」

羣豪雖然覺出丁玲手中蠟燭動人懷疑，但却無人向她出手，想必是在這等燭火通明的所在，大家心中都對鬼王丁高有着幾分顧慮。

丁玲也嗅到了手中燭火確有一種奇怪的味道，心中暗暗忖道：這毒老人不知要甚麼花槍，難道這隻蠟燭是甚麼毒藥合成之物，想把全室中人盡皆薰倒這室中不成？果能如願，那倒不錯……她早已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對羣豪虎視眈眈之態，視若無睹，緩緩把手中的燭火放置在一座木案之上，冷冷說道：「易天行，你雖在這古墓中佈下了天羅地網，可惜這古墓本身就是一場曠絕千古的騙局，縱然你殺盡了進入此古墓中所有之人，祇不過是爲人作嫁，到最後自己也是難免一死。」

這幾句話，字字動人心弦，室中羣豪無不爲之動容。

丁玲格格一笑，搶先說道：「能進入這古墓之人，不是一方豪雄，就是名重一時大俠，誰都有着豐富的江湖閱歷，你們睜開眼睛看看吧，這座石室可像是百年來無人打掃過的地方麼？」

易天行目光轉動，打量四週一眼，突然高聲說道：「宗兄，宗兄……」原來他目光一轉之間，不見了「神丐」宗濤。

鬼王丁高似是也覺出了那蠟燭發出的氣息不對，冷冷的喝道：「玲兒，把你燃起的火燭熄了。」

丁玲眼珠兒轉了兩轉，高聲說道：「諸位可都選好了對手麼？我就要熄燭火了。」

除了這三人講話之外，室中之人大都閉住了呼吸，一語不發，原來室中之人，大都嗅出那氣息不對，恐怕中毒，不敢隨便出口說話。

丁玲緩緩伸手取過火燭，說道：「爹爹，眼下這室中之人，殺我之心最強烈的就是易天行，亮着燭火，他不好意思對我這晚輩下手，燭火一熄，女兒這條命絕難再保。」

丁高道：「你放心熄去好了，我就不信有人敢在我面前殺害於你。」

丁玲道：「爹爹不信女兒之言，那就不妨試試了。」「呼」的一聲，吹熄了手中的火燭。

石室中陡然間又恢復了黑暗，靜止的局勢，也隨着熄去的燭光急劇變化。

幾聲怒喝悶哼，連續響起，緊

接着掌風、拳勁，激蕩而起，這些人似是都在燭光未熄前，選擇好對手、方位，燭光一熄，立時開始了激烈絕倫的拚搏。

丁玲早已暗中運氣戒備，等待着攻勢的勁道近身之時，再縱身躍避開去。

她們父女之間情意素來冷淡，丁玲自從記事之後，從未受到父親一點關懷惜愛，如今聽得鬼王丁高說出了保護她的諾言，心中忽然動了孺慕之情，竟然以自己的生死，來相試爹爹的承諾，是以竟然站在原地未動。

果然，打鬥雖然激烈，竟然沒有襲向她的掌力拳風。

混亂的激鬥中，忽然響起來鬼王丁高的聲音，道：「玲兒！你還好麼？」

丁玲心頭一喜，叫道：「爹爹啊！我很好。」

丁高道：「果然不出你的預料，燭火一熄，易天行就向你出手，但他却忽略了爹爹的武功，就是距離再遠我也能夠救你，哼！人人都說易天行的武功高絕一時，但在爹爹的眼中看來，算不得……」

聲音忽然中斷，想是易天行忽然強厲起來，迫得鬼王丁高無暇再接說下去。

混亂的激鬥中，突然響起了一個響亮的聲音道：「諸位之中，可有易天行麼？」

這聲音來自壁洞口處，顯然，來人尚未進入石室，加入戰鬥。

丁玲一聽那聲音，立時辨出來人是誰，心中莫名其妙忽然感覺到一陣緊張，高聲叫道：「來人是徐相公麼？」

祇聽來人朗朗大笑，道：「丁姑娘麼？在下正是徐元平，可是些甚麼人在這裏混戰？」

丁玲道：「這裏的人可多啦，易天行、楊文堯、查子清都在這裏……」她微一停頓，趕忙接道：「還有我爹爹也來啦！」

她自從記事以來，從未得到鬼王丁高的關心，此際稍獲惜愛，立時大受感動，心中時時想到父親。

徐元平道：「可是鬼王丁高麼？」

丁玲急急道：「是我爹爹，你怎麼能直呼他的名字。」

徐元平左手一晃，突然亮起了一隻火摺子。

黑暗中，這些人打得激烈絕倫，但火光一亮，忽然都停了下來。

羣豪轉頭望去，祇見一個年輕英俊的少年左手執着火摺子，右手執着一把寒光耀目的短劍，擋在壁洞之處，目光閃閃，凝注在室內。

祇見他右手短劍一揮，劃出了一道寒芒，兩個距他較近之人，不自主的向旁側退後了兩步。

丁玲輕輕嘆息一聲，暗暗讚道：好威風啊！好神氣啊！

火摺子映射壁上的明珠，和他手中的絕世鋒刃「戮情劍」，寶光劍氣，滿室騰輝。

鬼王丁高看清了來人是誰之後，不禁微微一怔，繼而冷哼一聲，罵道：「這人好長的命啊！」

徐元平兩道銳利的目光一直盯在易天行的臉上，緩步行動，旁若無人。

易天行心中一動，低聲說道：「久聞鬼王谷的玄陰氣功，自成一家，剛才試得丁兄陰風指，果是名不虛傳了！」

丁高道：「好說，好說！」心中却暗道：慚愧。

原來他剛才和易天行動手相搏，幾度遇上險招，忽然有人暗中出手相助，才把險招化去，但易天行當面稱讚於他，又不好不硬着頭皮承認下來。

狡猾冷酷的易天行不知何故，一遇上徐元平，心裏就先行輸上三分，眼看他大步行來，不禁一皺眉頭，低聲說道：「丁兄你也識得這個人麼？」

丁高道：「此人已經中了劇毒，不知何故竟然未死？」

易天行笑道：「這人有三條命，我已經親眼看到他受傷死過一次了。」

楊文堯暗中施展千里傳音的功夫，低聲對易天行道：「易兄，此人的武功，似是又較前進步很多，又有『戮情劍』寶刃相助，留着終是禍患，我剛才和他動手，幾乎傷在他的手中，不如借這機會把他除去吧！」

易天行目光一掠查子清，也施展傳音的功夫，答道：「查子清已然背盟毀約，適才我和丁高動手相搏之時，他曾幾度出手攻襲於我……不過此時此地，不宜和他反臉動手，你先和他商量一下吧！」

這時，徐元平已然逼近羣豪，湯萬里爲了顏面，擋在路中，不肯讓開。

易天行突然橫跨一步，和鬼王丁高併肩而立，低聲說道：「丁兄，此人仗劍而來，可是要找你麼？」

丁高道：「祇怕不錯。」

易天行道：「丁兄如若出手，兄弟極願相助。」

丁高冷哼一聲，道：「難道我還怕他不成……」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祇要易兄不在兄弟出手之時，暗算於我，兄弟在百招之內，可要他濺血石室。」

易天行笑道：「不是兄弟長他人的志氣，這石室中人，除了兄弟之外，祇怕都難是他的敵手，丁兄

如不信兄弟之言……」

丁高連受易天行相激，殺機陡起，冷笑一聲，說道：「兄弟不信有這等事。」右手一揚，突然向徐元平點了過去。

一縷冷風隨手而出。

徐元平冷冷喝道：「易天行何苦使別人替你賣命！」右手寶劍一揮，斜斜斬去。

一股冷森的劍風，隨着他揮動的右手推出，鬼王丁高驚叫一聲：「內家劍氣！」陡然一收右手，點出的指風倏而收回。

易天行暗暗嘆息一聲，忖道：這小子的武功又長進了不少，口中却微笑說道：「你當眞要和老夫動手麼？」

徐元平豪壯的說道：「我由古墓之外，追到古墓之中，就是爲了找你一戰。」

狂傲的易天行不自禁猶豫了一下，目光緩緩轉注到楊文堯的臉上，道：「你手中的寶劍借我用用。」

楊文堯慢慢的把手中寶劍遞了過去，低聲說道：「易兄，他手中的『戮情劍』，削鐵如泥……」

易天行接過長劍，說道：「我知道……」提高了聲音，道：「諸位請向旁邊閃閃，這一位徐兄年紀雖然幼小，但在兄弟的心目中，早已許爲當世勁敵之一，他的劍法和功力，都有着極深的造詣，不是兄弟自抬身價，這一場比劍相搏，當算得武林間甚難見到的一場惡戰……」

徐元平仰臉一陣長笑，道：「你這般看得起我，倒是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能得在下許爲勁敵之人，迄今爲止，中原武林道上還祇有你一人。」

徐元平臉色凝重，一字一句的說道：「咱們這一動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在未動手之前，我要問你幾句話。」

易天行搖頭笑道：「我雖然佩服你的武功，但却不願答覆你的相詢之言。」

徐元平臉上一變，道：「爲甚麼？」

易天行道：「老夫生平之中，所作的事情太多，一時之間，祇怕想它不起，但老夫又不願隨口欺騙於你。」

徐元平冷冷說道：「如你打我不過，說是不說？」

易天行道：「哈哈，小兄弟，不覺得口氣太狂了一點麼？」

徐元平右手一揮，「戮情劍」頓時閃起了一道青芒，斜斜向易天行前胸劃去。

易天行讚道：「好劍法！」長劍一振，暴灑出三朵劍花，護住了前胸。青芒、劍花，一接而錯，彼此都向後退了一步。

雙方雖然交接了一招，但兩人的兵刃並未接觸一起，仍然保持着一尺以上的距離。

劍氣珠光相互輝映中，祇見徐元平、易天行兩人的臉色俱都已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顯見兩人都已將自己生命中全部潛力動用了。

一招甫過，兩人身形突地有如石像般兀立不動，祇有徐元平的左掌中的火摺，光燄不住閃動。

易天行目光森冷，瞬也不瞬地凝注着徐元平的眼睛，劍光開始緩緩移動，自左至右，劃了個半弧。

他劍尖每移一寸，室中的殺機便似又加重了一分，沉沉的殺機中，人人俱臉色凝重，手足冰冷，屏息而視，因爲大家誰都知道，武林今後的命運，勢必將決定在兩人今日的一戰之中。

突聽易天行輕叱一聲，掌中的長劍幻作無數點星花，灑向徐元平的胸膛。

接着便是一道驚鴻般的青芒，自徐元平劍上飛起，但聽：叮！叮！叮！幾聲輕響，徐元平掌中火摺一閃而滅，滿室瑩瑩珠光，漫天森森劍氣，立刻隨之滅絕，室中變得有如死般黑暗。

查子清眼見易天行、徐元平方才這驚心動魄的一招相接，心裏不禁暗忖道：易天行雖非我友，但徐元平這人却更加可懼……

一念方生，祇聽楊文堯已在他耳畔輕輕道：「徐元平此人……」

查子清突地一捏楊文堯手掌，兩人手肘輕輕互觸一下，口中雖未說出來，但彼此却都已明瞭了對方的心意。要知這兩人俱是人世間的上智之才，否則怎會在武林中有如此成就。

兩人心念相通，都立下了殺徐元平之心。查子清探手入懷摸出一把毒針，楊文堯手掌緊握，也不知捏的是甚麼暗器。

剎那之間，火光又起，原來丁玲又已點了火摺，徐元平、易天行兩人的身形，却已在火光驟暗的這一瞬之間，互換了個方向。

查子清、楊文堯目光交錯，對望一眼，不約而同悄悄地向徐元平移去。

祇見火焰一閃，滿室之中突地暴幻起一片劍氣，青光與白芒混合成一團激光流轉，繽紛采影如幢，徐元平、易天行兩人的身形，突地隱入這光幢之中，竟似已自地面消失。

方才那兩招將發時還有朕兆，此刻這一招却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羣豪但覺眼前一花，兩人劍氣便已幻做一處，室中這許多冠絕天下的武林高手，竟無一人看出他

兩人這一招劍式。

激光流轉中，突聽「嗆郎」一聲，宛如龍吟之聲，歷久不絕。

餘音嫋嫋，劍氣又分，徐元平青鋒斜舉，易天行疾走三步，掌中的長劍，竟已被徐元平的「戮情劍」截去了一段，但這雄霸一時的武林梟傑，臉上却仍然不動半分聲色。

查子清一瞥易天行手中長劍短去了三分之一，運氣行功，全身勁力完全貫於右掌之上。

熊熊的火光照徹全室，景物清晰可見。

查子清雖已到蓄勢待發之境，但却不敢把毒針揚擲出手。他心中很明白，這一擊如若不中，不但有損自己在江湖上的威名，且可能招惹起徐元平的殺機，他自言無能擋得徐元平那全力一擊的劍氣。

回頭望去，祇見楊文堯也正圓睜雙目，投注過來，；四目交投，換了一個眼色。

丁玲搖動一下手中的火摺子，高聲叫道：「查老前輩，你手中那把毒針，如若揚擲出手，遭殃的祇怕不止徐元平一個人了。」

查子清祇覺怒火上衝，臉色大變，但又不好發作，氣得的乾笑了兩聲，道：「賢姪女，竟然和老夫也開起玩笑了。」

丁玲格格一笑，「楊老前輩……」

楊文堯聽她點破查子清手控毒針之事，心知下面之言定然十分難聽，趕忙接口笑道：「出了這古墓之後，老夫定然作個大媒，替賢姪女和查世兄撮合撮合，向丁兄討杯喜酒吃吃。」

丁玲冷笑一聲，道：「你右手中握的甚麼暗器，可否亮出來給我瞧瞧？」

兩人詞鋒相對，各具用心，言詞對答之間，却是牛頭不對馬嘴。

祇聽易天行徐徐吐出一口長氣，道：「果是我易某人生平遇上的第一强敵。」手中斷劍一揮，斜斜的劈斬過去。

這一擊出手緩慢異常，但神情凝重，似是用盡了全身氣力，頂門上汗水隱見，手臂抖顫，直似舉不起手中斷劍。

徐元平臉色凝重，「戮情劍」緩緩揚起。兩人的舉動，都異常緩慢，但雙劍將觸未觸之際，却突然由慢變快。

易天行斷劍一搖，白芒暴漲，剎那間幻化起一室劍氣，漫天銀花。

徐元平登時被籠罩在漫天的劍花之下。

忽然間青虹大盛，寒芒飛閃，突破了漫天劍花，人影旋轉，同時響起了一聲低吟，悶哼。

劍氣合而又分，滿室光影盡斂。

易天行倒退三步，垂劍作杖，支持着身子。

徐元平步履不穩，雙肩搖擺，有如醉酒一般，幾個旋轉之後，終於勉强站穩了身子。

祇聽兩人同時發出沉重的喘息，一滴滴汗珠滾落地上。

滿室高手都看得屏息凝神，默不作聲。

查子清突然轉過身子，大邁兩步，走到了丁玲身側。

鬼王丁高沉聲喝道：「兄弟還沒有死！」

查子清微微一笑道：「丁兄不要誤會，兄弟絕無暗算賢姪女的用心。」

丁高道：「那是最好不過。」

丁玲突然放下火摺子，急急的奔了過去，叫一聲：「爹爹！」撲入丁高的懷中。

她自從記事以來，從未受到過丁高這般相待，一時受寵若驚，忘其所以。

丁高輕輕拍了拍丁玲的肩膀，道：「這些年來，我這作爹爹的一直沒有好好的看待過你們，讓你們受了很多的委屈……」他黯然的嘆息一聲，道：「鳳兒哪裏去了？如若她不幸死去，不知我這作爹爹的鐵石心腸已經變軟，動了慈愛女兒之情，那是終身之憾。」

丁玲舉手拭去滾在兩頰的淚痕，說道：「妹妹際遇奇佳，得蒙天玄道長收留門下習劍。」

丁高雙目一瞪，泛現起滿臉歡愉之色，道：「眞有這等事麼？」

丁玲道：「女兒怎敢瞞哄爹爹。」

祇聽拳風輕嘯，火光一閃而熄，不知何人忽發一拳，打熄了火摺子。

火光甫熄，青虹暴閃，寶刃騰輝，珠光反映，滿室劍氣，一片殺機。

但聞徐元平怒喝一聲，緊隨着掌風拳勁紛紛擊出，滿室激蕩，激漩成風。

丁玲輕輕嘆息一聲，道：「查子清打出了蜂尾毒針……」

話還未完，耳際間響起了兩聲哼悶，想是有人中了毒針。

混亂中，石室突然開始了急劇旋轉，室中的桌椅互擊，人聲雜亂，夾雜着驚心動魄的猩猩怪嘯，形成了一片混亂的恐怖。

忽然間響起山崩般的一聲大震，石壁一角突然爆裂出一座圓門，兩盞高燃的琉璃燈被强烈的珠光反映過來，照亮了石室。

羣豪凝目望去，祇見一道寬闊的大道，直向對面伸延過去，每隔十步左右，就點燃着一盞琉璃燈，燈下面嵌着一顆明珠，反映得燈光

更加明亮。

室中羣豪似是都被景物吸引，一時間鴉雀無聲。

易天行突然長嘆一聲，說道：「這古墓之中，當眞已有了人麼？」

丁玲道：「你才知道麼？」

易天行緩緩轉過身子，目注徐元平道：「小兄弟，你受了傷麼？」

徐元平冷冷說道：「受了傷又怎麼樣？」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你是我生平中所遇的唯一强敵，我也深望能和你好好的拚上一場，分個生死勝敗出來。不過，眼下的情勢不同……」

徐元平冷笑一聲，接道：「不論情勢如何，咱們也得先拚個生死出來！」

易天行皺皺眉頭，道：「你年未及弱冠，在下正値壯年，難道你還怕我突然死去不成？何況我每和你動手一次，都覺得你武功長進很大，咱們拚搏的時間拖得愈長，對你愈是有利……」他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不知甚麼人，有這等驚人的才智，竟然創造出這樣一個神秘的孤獨之墓。唉！這一場曠絕千古的騙局，流傳於江湖間已有數十寒暑，竟然無人揭穿，一個人能一手遮盡天下英雄耳目……」話到此處，倏而住口不言。

丁玲冷冷接道：「我替你接說下去吧！掩盡天下英雄耳目事小，使你易天行也受了騙，你心中有些不服氣，可是麼？」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可惜你是個女兒之身。」

丁玲道：「我不是女兒身又怎麼樣？」

易天行道：「如若你不是女兒之身，我定把你收歸門下，傳我衣缽。」

丁玲道：「那我還是女兒之身的好。」

易天行目光一轉，笑道：「好一個利口丫頭！如若我此刻和徐元平打一個同歸於盡，你們所有的人都將減少去幾分生機。」他緩緩把目光移注在丁玲的身上，道：「你可是還記恨我適才加諸你的刑罰麼？」

丁玲淡淡一笑，道：「記恨有甚麼用？我又打你不過。」

徐元平突然大步走了過來，說道：「易天行，可要我換個兵刃麼？」

易天行道：「你自信劍術勝得了我麼？」

徐元平道：「咱們生死的機會各佔一半，我如沒有手中寶刃，生機還少你一分。」

易天行點點頭，道：「我一生行事，從來果斷，但每次和你對敵，都生出猶豫之感。唉！難道天生你就是來尅制老夫的麼？我的武功並不輸你，但我的心理上却先輸你三分。」

徐元平道：「那是因爲你作孽太多了。」

易天行臉色忽然一變，說道：「我好意和你相商，並非畏懼。你如步步相逼於我，可不能怪我不擇手段了！」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甚麼手段，儘管施出來吧！」

易天行道：「如若我和查子清聯手對付你，你自信能夠支持幾合？」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個……」

易天行接道：「加上楊文堯，十合我們便取你性命！」

祇聽身後一陣哈哈大笑，接道：「祇怕不是那等容易！老叫化兩隻手沒端豆腐，再加上官嵩，咱們剛好是三對三的局面。」

羣豪轉頭望去，祇見那石壁洞開之處，並肩站着兩人，左面一個蓬髮草履，滿臉油汚，身背紅漆大葫蘆的叫化子；一個藍綢長衫，背插雙劍的長髯修偉的老者。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宗兄來得甚好。」

「神丐」宗濤回顧了那長髯老者一眼，伸手取過背後的紅漆葫蘆，咕咕嘟嘟，喝了兩大口酒，笑道：「你對老叫化這般親切，想來定然是有求於老叫化了。」

易天行道：「不錯，兄弟確然是有點事相求宗兄。」

宗濤道：「這倒是很難得了……」又舉起紅漆葫蘆，喝了兩大口酒，接道：「老叫化洗耳恭聽。」

易天行道：「眼下形勢異常險惡，整個武林同道都被騙了幾十年的歲月，因此，兄弟決心揭穿這一件千古騙局，深望諸位能和兄弟攜手合作。」

宗濤道：「可是要老叫化勸勸徐元平，暫時握手言和……」

易天行道：「那也不必。兄弟祇望借重宗兄之言，把在下和這位徐兄的恩怨，暫時向後壓壓，待揭穿了這一場騙局之後，在下自當和這位徐兄淸結恩怨。」

宗濤爲人雖然豪放，不拘小節，但却心懷大義，識顧大體，沉吟了一陣，道：「老叫化雖然不恥你的爲人，但這幾句話，却是說得正正當當，看來老叫化倒是得幫你這個忙了。」

易天行似是突然有了極大的感觸，目光環掃了全室一眼，說道：「這一場騙局，能否揭穿，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命運，兄弟願盡全力，身爲先驅。」

「神丐」宗濤目光一轉，高聲說道：「老叫化也有一事，請你幫忙。」

易天行道：「但請吩咐。」

宗濤道：「目下這暗室之中，有兩人中了暗器，如若你當眞存下了揭穿這騙局之心，先把這兩人救醒過來。」

易天行目光移注到查子清臉上，「查兄，可有解藥麼？」

查子清默察形勢，如不拿出解藥，立時將變成衆矢之的，當下探手入懷，摸出了兩粒解藥，目注查玉說道：「快給他們服下。」

查玉依言接過解藥，分給兩個受傷之人服下。

查子清蜂尾針雖然其毒無比，見血封喉，但他身懷的解藥却是靈驗異常，兩人服下之後，不到一盞熱茶工夫，人已清醒過來。

「神丐」宗濤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叫道：「小兄弟……」

徐元平似是已知道他要說甚麼，緩緩收起「戮情劍」道：「老前輩是我最爲敬重之人，有事但請吩咐。」

宗濤道：「揭穿這古墓之秘，不但是易天行一人的心願，在場之人，祇怕都有此好奇之心，就是老叫化也想瞧瞧設此騙局的主人面目，此墓機關重重，任是輕功絕世，也難逃得出去，待揭穿此墓之後，你再和易天行總結舊仇不遲。」

徐元平道：「晚輩遵命。」

宗濤笑道：「可惜一宮、二谷、三大堡中的首腦，祇來了四位，尚缺天玄道長和千毒谷谷主，未免使這次古墓中死亡之會，減色不少！」

徐元平道：「千毒谷谷主已和晚輩同入此墓，祇是不知他此刻行踪何處。」

那背插雙劍的修偉老者，突然接口說道：「徐元平，你還識得老夫麼？」

徐元平道：「名重武林道上的上官堡主，晚輩怎會忘去。」

上官嵩道：「老夫想向你探詢一人……」

徐元平道：「可是令嫒麼？」

上官嵩道：「不錯，小女現在何處，是生是死？」

徐元平道：「令嫒和千毒谷谷主同行。」

上官嵩道：「哼！老毒物對我女兒如何？」

徐元平道：「愛護備至，極盡呵惜。」

上官嵩奇道：「此話當眞麼？當今武林有誰不知道老毒物的陰狠毒辣，此事實叫老夫難信。」

徐元平道：「令嫒允予下嫁千毒谷谷主公子，故得千毒谷谷主的百般愛護。」

上官嵩怒道：「我女兒是何等之人，豈肯允婚老毒物那醜怪之子，你信口雌黃，當心性命。」

徐元平想到上官婉倩相救之情，對她的父親自是該忍讓幾分，當下淡然一笑道：「千毒谷谷主和令嫒，都在這古墓之中，不難相遇，如若老前輩不信晚輩之言，見着令嫒時，不妨問她一聲，如有一字虛言，任憑老前輩處罰就是。」

久久未發一言的金老二突然插嘴說道：「令嫒親口允婚千毒谷谷主之時，在下也在旁側，此事實是千眞萬確。」

上官嵩忽然想起女兒服毒待死之事，不禁黯然一嘆，道：「任憑爾等巧舌如簧，老夫終難相信會有此事。」

徐元平知他心中已然相信七成，祇是不願承認罷了，回頭對宗濤說道：「老前輩，這墓中不但機關重重，而且還有甚多毒物守門，此室中暗門忽開，燈火照道，分明是墓中主人有意和我們相見，再延時刻，暗門一閉，那就要大費一番周折了！」

易天行道：「此言有理。」當先舉步行去。

衆豪正待舉步隨行，突聽湯萬里高聲說道：「查子清！」

查子清回頭問道：「甚麼事？」

湯萬里道：「老夫傷在你蜂尾針下，就這麼白傷了麼？」

查子清道：「適才湯兄拳脚交加，幾乎把犬子傷在手下，兄弟不是也認命了麼？」

易天行接口說道：「這一場混戰，不論哪個吃虧，沾光，幸無傷亡，眼下境遇特殊，四顧茫茫，已然是一個同舟共濟的局面，咱們這般人中，大都是在武林各有成就之人，不是名重一時的大俠，就是獨霸一方的豪雄，彼此之間自是難免恩怨牽扯，勾心鬥角；不過此刻的形勢不同，兄弟深望諸位暫時放棄個人恩怨，共謀大計，揭穿這一場曠絕武林的騙局。」

查子清哈哈一笑，道：「易兄說得不錯。」

湯萬里回顧了那長眉老人一眼道：「在下和這位老兄台，算是白白的挨了一針。」

長眉老人道：「你怎能和老夫相比。哼！老夫就是再多他幾枚毒針，也是不會受到毒害。」

查子清微微一笑，默默不語。

湯萬里眼看大勢已去，孤掌難鳴，如若堅持要報一針之仇，勢必激怒羣豪不可，又碰了那長眉老人一個釘子，立時默然，大步向丁玲走去。

鬼王雙目一瞪，喝道：「站住！」

丁玲嫣然一笑，接道：「他是來討藥吃的。」取出一粒藥丸，遞了過去。

湯萬里接過藥丸，一口吞下。

徐元平大步走近那長眉老人，低聲說道：「老前輩，可要晚輩扶着你走麼？」

長眉老人一挺而起，道：「笑話！」舉手在猩猩背上拍了一掌，接道：「走啦！」

那狀似熟睡的金毛猩猩經那長眉老人拍過一掌之後，突然一躍而起。

易天行回頭對宗濤笑道：「宗兄，咱們生離此墓，兄弟要和宗兄你好好交個朋友。」

「神丐」宗濤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大概是知道難以生離這古墓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兄弟的看法，凡是進入這古墓之人，大概都難以逃得性命。」說罷，舉步向前走去。

羣豪魚貫相隨，出了暗門，沿着綠火珠光相互輝映的甬道，大步前行。

這裂開的暗門，似乎是有人在暗中操縱一般，當室中羣豪最後一人走出之後，突然砰的一聲，關了起來。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佈設精奇，巧奪天工。」口中說話，腳下卻加速向前奔行。

這條甬道雖然有十五六丈長短，但羣豪奔行迅快，片刻工夫，已然到了盡處。

甬道至此分向兩側分開，但祇深入丈許，即爲兩道石壁所阻。

祇見左面壁間寫道：死亡之路。右面壁間寫着：求生之門。鮮紅的字跡，在燈火珠光映射下，耀眼生輝。

易天行回顧了宗濤一眼，道：「宗兄，咱們走死亡之路呢？還是走求生之門？」

「神丐宗濤」縱聲長笑，道：「我瞧咱們這般人，都帶着滿臉晦氣，還是走死亡之路的好。」

易天行道：「兄弟也是這般看法。英雄所見略同！」

查子清道：「讓兄弟先試這石壁的堅度。」揚手一記「百步神拳」，直擊過去。

但聞「蓬」的一聲，發出拳勁激散成風。

湯萬里探手從懷中取出鋼鑿，接道：「兄弟開道。」大步直走過去。

這古墓中奇異的佈設，似是已促使這般水火不容的羣豪暫放下糾結複雜的恩怨。

易天行目光一轉，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說道：「徐世兄的『戮情劍』，削鐵如泥，這石壁雖然堅硬，絕難當受利鋒破堅之力。」

徐元平冷哼一聲，大步向前走去。

丁玲高聲叫道：「不要去！」

徐元平愕然止步，回過頭，道：「爲甚麼？」

丁玲道：「你把寶劍借給易天行，讓他去破那石壁吧！」

徐元平忽然想到金老二誤觸機關斷臂之事，不禁猶豫起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丁兄，你這位令嫒好多的心眼。」右手一伸接道：「徐世兄可肯將手中寶刃，借給在下一用麼？」

祇聽「砰」的一聲大震，石屑紛紛下落。

原來湯萬里已掄動手中鋼鑿向那石壁上鑿去。

徐元平舉起「戮情劍」道：「有何不可？」伸手遞了過去。

易天行接過寶刃，笑道：「如若我不肯還你寶刃，等一會動手之時，你又將少去一分取勝之機。」

丁玲接口說道：「你如當眞的賴皮到那等程度，祇怕所有之人都將羣起攻你。」

易天行道：「鬼丫頭，不用激我，揭穿這古墓秘密後，總要讓你見識一下易某人的眞實武學，不論哪一位願意出手，在下都當奉陪。」說罷，緩步向那石壁走去。

祇聽蓬蓬大震不絕於耳，湯萬里手掄鋼鑿，不停的在那壁上敲打，「死亡之路」四個鮮紅的字跡，已被敲得散落一半。

易天行低聲說道：「湯兄請休息一下，讓兄弟試試『戮情劍』的鋒刃如何？」

湯萬里收了鋼鑿，說道：「這石壁堅硬得很，兄弟手中的鋼鑿碰傷了多處。」一面說話，一面向後退了三步。

易天行笑道：「湯兄請再往後退。」

湯萬里奇道：「爲甚麼？」口中說話，人卻依言向後退去。

丁玲高聲說道：「他要你讓開逃命之路！」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好聰明的姑娘，又被你猜對了。」

丁玲冷笑一聲，說道：「哼！不論你耍甚麼花槍，都別想騙得過我。」

易天行不再答理丁玲之言，緩緩舉起「戮情劍」，對着那石壁刺去。

寶刃鋒芒果不虛傳，劍鋒着壁，有如摧枯拉朽，直刺而入。

易天行突然回頭喝道：「諸位退開！」話出口人已倒飛而退，喝聲未完，已到了轉角之處。

羣豪屏息而立，等了良久，仍然不見動靜，那石壁依然完好如。

查子清望了易天行一眼，道

：「『戮情劍』鋒芒如何？」

易天行道：「你再發出一記『百步神拳』試試？」

查子清依言施爲，運氣發出一拳，擊向那石壁上。

但聞蓬然一聲，中拳之處應手碎裂，爆開成一個兩尺見方的圓圈。

原來易天行探劍刺入石壁，試出了厚度之後，運氣施劍疾快的劃了一個圓圈，倒躍而退。

查子清道：「易兄好快的手法！以兄弟的目力，就未看到你的行功運劍，石壁已被劃裂……」

丁玲冷然接道：「哼！甚麼話都說得出口，也不覺得肉麻？」

查子清雖然心機陰沉，也不禁臉上一熱，羞紅直泛雙頰，回頭對丁高說道：「丁兄這位寶貝女兒，實該好好的管教一下了！」

丁高淡淡一笑，道：「可要兄弟殺了她麼？」

查子清怒道：「你不管教，兄弟替你管教了！」

「神丐」宗濤呵呵一笑，接道：「誰敢動我的乾女兒，我要剁了他十個指頭。」

查子清自知難是宗濤和丁高兩人之敵，強忍胸中氣忿，自找台階說道：「宗兄不用賣狂，待出了這古墓之後，兄弟定要領教領教。」

宗濤縱聲笑道：「以老叫化的看法，咱們都別想活着出去。」

丁高楞了半晌，道：「宗兄，小女幾時認到你名下了？」

宗濤雙目一瞪，道：「怎麼？你不願意，那就……」

丁高接道：「宗兄不要誤會，小女得蒙垂顧，收作義女，兄弟極感榮幸。」

丁玲嫣然一笑，道：「乾爹最愛說笑，爹爹不要放在心上……」目光投注到易天行臉上，接道：「你該把『戮情劍』奉還人家了吧？」

易天行點頭微笑，道：「丁姑娘說的是。」緩緩把手中寶刃遞了過去。

徐元平正待伸手去接，忽聽丁玲叫道：「不要動！」徐元平聽得一楞，丁玲已急行兩步，接過寶刃，送到徐元平的手中，笑道：「他不會借還劍之機，把我殺死。」

易天行仰天一笑，道：「丁姑娘，你可知道此間是何人的墳墓？」

丁玲呆了一呆，道：「孤獨老人。」她雖然聰明絕頂，但聽到易天行突然問出這句話來，也不禁有些莫名其妙。

易天行道：「你可知道這老人爲何自號孤獨？」他微微一笑，不等丁玲答話，便又接口道：「祇因此人異於常人，一生中非但沒有朋友，連敵手都沒有一個。丁姑娘，想那孤獨老人，若是突然發現一個敵手，他可會將那敵手暗算殺死？」

丁玲秋波一轉，冷冷道：「孤獨老人雖然不會，但閣下卻說不一定。」

易天行哈哈笑道：「在下若是丁姑娘想像中那角色，那麼，丁姑娘你來接劍，也是危險得很。」

丁玲道：「多承誇獎，謝謝，謝謝。」她面容雖似無動於衷，但目光卻又不禁流露出得意之色。

他兩人言來語去，句句俱都隱含機鋒，查子清父子以及楊文堯等人，自然都已聽出了易天行言下之意，知道他不但已將徐元平視爲武功上唯一之敵手，也將丁玲視爲世上唯一可與他一較心智之人。

宗濤胸懷磊落，生平說話俱是直來直往，聽到這種言語，一時之間竟未會過意來。

祇見徐元平一揮掌中「戮情劍」，便要縱身躍入那兩尺圓的門戶。宗濤、金老二，不禁齊聲喝道：「且慢！」兩人一齊擋在徐元平身前。

易天行笑道：「壁洞既是兄弟所開，還是由兄弟先進去的好。」腳步一邁，由壁洞中跨了進去。

宗濤道：「易天行雖然心腸狠毒，心智陰險，但卻也不愧是條漢子！」

話聲未了，突見易天行又已反身躍出，臉上微帶驚詫之色，道：「徐世兄可否再將寶刃借我一用？」

徐元平問也不問，便將「戮情劍」利刃遞過。

丁玲道：「裏面難道還有一重石壁麼？」

易天行道：「正是！」話聲未了，人已穿入洞壁，徐元平一齊隨之而入，祇見裏面僅有六尺寬狹之地，前面果然又是一重石壁。

易天行揮動利刃，破壁而入，哪知裏面竟然還是一重石壁。

衆人心中俱都大奇。祇見易天行擊破五重石壁，第六重石壁之上，卻留着一張潔白的字柬，上面赫然寫道：「自作聰明，多費力氣。你們若是自『求生之門』進來，便可省去破壁之功。如此辛辛苦苦，又是何苦？」

字跡龍飛鳳舞，易天行臉上突地泛起一種悵然若失之色。

宗濤變色道：「這墓中果然有人！」

易天行長嘆一聲，道：「不但有人，而且還是個人上之人。祇是兄弟費盡心力，卻也想不出此人會是哪一個？」言語之間，又自劃開石壁，當先一躍而入。

羣豪魚貫相隨，進入了最後一堵石壁。

這是個寬敞的大廳，十二盞琉璃燈光焰熊熊，但因這敞廳四壁，都是用黑漆漆成濃黑之色，燈光反映的亮度甚是微弱，形成一種恐怖氣氛。

十二口黑漆棺材，整齊的排在十二盞琉璃燈的後面，棺蓋封閉嚴緊，生似那漆棺之中，在很久以前，已經裝入了死人。

易天行環顧四週的景物一眼，讚道：「這氣氛確然使人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陰沉、恐怖，兼而有之，虧他想得出來……」緩緩轉過身，倒握「戮情劍」，遞到徐元平的手中，說道：「看敞廳擺佈，咱們似已進入禁要之區，隨時都可能發生驚變，此劍鋒利無匹，身懷此利器，當可保幾分生機。」

徐元平接過「戮情劍」，道：「但願你心願得償，見得這墓中主人，揭穿這古墓之秘，留下性命，好和我決一死戰。」

易天行笑道：「在下自信不致使你失望……」突然橫跨兩步，走到一口黑漆棺木之前，伸手欲揭棺蓋。

徐元平目光一掠楊文堯，祇見他雙目凝神，凝注在易天行身上，但却默默不語，徐元平忍耐不下，突然大聲喝道：「住手！」

易天行回頭一笑，道：「甚麼事？」

徐元平道：「我要手刃親仇，不願你死在那棺材中暗算下。」

易天行道：「你的武功和機智，都在極快的長進之中，為我籌謀，眼下就該和你作個了斷。」蓬然一掌拍在棺蓋上，掌落人退，聲音入耳，人已退出了三尺開外。

廳中羣豪紛紛移動身軀，蓄勢戒備。

那堅牢的棺蓋，在易天行大力金剛掌一擊之下，蓬然大震聲中，破裂成兩半。

祇聽那棺材之中，嚶嚀一聲嬌吟，緩緩伸出一雙手臂，十指纖纖，膚白似雪，顯然是女人的手臂。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祇要能遇上一個活人，就不難問出底細。」

那玉臂搖揮了幾下，生似一個人長眠醒來，揮臂伸了兩個懶腰，又緩緩收回棺中。

陰沉的敞廳中，漆暗如墨的四壁，十二盞高燃的琉璃燈，十二具密封棺材，交織成一片恐怖和黯然，使人感覺生命的蕭索，不自禁的聯想到死亡。

羣豪個個圓睜着雙目，盯着那副棺材中伸出玉臂，個個都運功戒備，準備應變。

顯然那玉臂緩緩收回棺中之舉，大出羣豪預料之外，愕然相顧良久，仍然不見那玉臂再伸出來，好像那人收回了玉臂之後，重又熟睡了過去。

易天行似已等得不耐，冷冷的說道：「再要故作神秘，可別怪我易某出手狠辣了，你縱然武功過人，也難擋得我突然出手的一擊！」

但那棺中之人，似是沉沉睡了一般，仍然不聞一點回應之聲。

楊文堯心懷鬼胎，生怕易天行對自己動了懷疑，挺身而出說道：「易兄，請替兄弟掠陣！」大步向那棺材走去，一面運集功力，聚勁右掌，祇要一有變故，立時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舉動，運掌拍出。

易天行回顧查子清一眼，道：「查兄的『百步神拳』專以攻遠，準備接應楊兄。」一面說話，一面放步向前走去。

楊文堯走近那棺材之後，先重重咳了一聲，然後揮手一撥棺蓋。

那棺蓋早經易天行掌力劈裂，稍一用力，立時向一側滑開，「砰」的一聲，摔在地上。

祇聽那棺木中一聲嬌呼，突然坐起來一個長髮散披的女人。

一張美麗的面孔，柳眉星目，瑤鼻櫻口，十分動人。

楊文堯不自主的向後退了兩步，冷冷的喝道：「先把你的雙手舉起來！」

那女人一面眨動着圓大的眼睛，打量廳中之人，一面緩緩舉起了雙手。

一雙赤裸的玉臂，當先伸出棺木。

隨着那舉起的雙手，緩緩地站起了身子。

楊文堯一皺眉頭，喝道：「你沒有穿衣服麼？」

那少女一雙閃動不定的秋波凝注楊文堯身上，邁起了雪白的玉腿，踏出棺材。

上官嵩冷哼一聲，喝道：「赤身露體，成何體統！」

原來棺木中站起的女子，除了一束在前胸的黃綾，和覆在腰胯間的白絹之外，全身再無片衣寸縷，光腿赤足，裸露着雙臂，緩步向前走來。

她似是根本沒聽到楊文堯喝問之言，緊閉着嘴巴，一語不發。

易天行已到了楊文堯的身後，低聲說道：「楊兄，運集五成功力，試她一掌。」

楊文堯右手一揚，斜斜拍出一掌，推擊過去。

一股暗勁直撞過去。

那緩緩行進的女子吃楊文堯掌勢一撞，口中啊喲一聲，仰面向後倒去，「蓬」的一聲，着着實實的摔在地上。

（未完·五十五）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捕快現身誘入彀　施放迷烟困鐵柵

上文提要：黃蜂女帶着杜天龍去見假名叫萬年虎的人，黑暗中萬年虎以蛇怪苗奇身上十萬兩銀票為餌，誘她殺死苗奇與歐陽鳳，並叫她用毒蜂螫死杜天龍，幸虧凌度月悄悄替代了杜天龍……凌度月本大有機會殺死黃蜂女，為了摸清萬年虎的背景，凌度月恩威併用，使黃蜂女改變了初衷……黃蜂女雖得到血目玉鳳，但已中毒，祇能活七天……

沉思良久，才開了一張藥方。

黃蜂女打開小木箱，取出一顆明珠，放在木案上，轉身而去。

購齊藥物，重回客棧，雷慶立時吩咐店家，拿去煎藥。

幾人住了一座大跨院，一正兩廂，房間很多，各居一室。

雷慶對黃蜂女照顧得很週到，直待黃蜂女服下藥，才回到自己房裏。

凌度月住在跨院門口處一間小房間中，杜天龍借雷慶絆着蛇怪，黃蜂女時，藉機會溜到了凌度月的房中，道：「少俠，這一路行來，太委屈你了，如今事過境遷，少俠，也該恢復本來面目，用不着裝扮這趟子手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杜兄，事情似乎是剛剛開始。」

杜天龍一怔道：「剛剛開始？少俠的意思是……」

凌度月接道：「離開中牟縣，咱們一直就沒有脫離過人家的監視。」

杜天龍吃了一驚，道：「在下和雷兄，都已留心及此，怎的全無發現？」

凌度月道：「他們改扮成了各種不同的身份，分段交替，不特別留心，很難瞧得出來……」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對方似是有着很龐大的實力，如是不才沒有看錯，單是這一路監視咱們的人，至少動員有五十個人，進入開封之後，人數似乎更多，每一個路口，都有他們的伏樁，層層交織，嚴密無比。」

杜天龍道：「慚愧啊，我竟然沒有發覺任何一點可疑徵象。」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他們似乎是不太留心到我，才被我發覺了他們連絡的暗記，唉！如是他們再小心一些，也許，不才也無法發覺他們，所以，目前不才還不能恢復本來的面目。」

杜天龍猶豫着道：「少俠，他們的用心呢？」

凌度月道：「這個，目前不才也無法預言……」

杜天龍接道：「今晚他們會不會有所行動？」

凌度月道：「大概還不至於……」

沉吟了一陣，道：「萬善堂和他們也似是有着關係。」

杜天龍心頭震動了一下，道：「當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凌度月道：「杜兄，沉住氣，明天，不才看情形，查查他們在開封的主要巢穴，這似是一個很怪異的江湖組合，表面上看去，他們都是正正經經的生意人，而且，有着各種不同的正當身份掩護，人手衆多，實力龐大，他們的力量，隱於

府鎮鬧區。」

杜天龍楞住了，有這麼一個奇異的江湖組合，他走十幾年鏢經驗，竟然是全無發覺。

凌度月微微一笑，探手從懷中取出了一粒丹丸，道：「杜兄，這粒丹丸，大概可以療治好黃蜂女的毒傷，不過，用不着很早除去她身中之毒，最好是在她毒發之時。」

杜天龍道：「那要在四五天後，難道咱們眞的要和黃蜂女和苗奇混在一起四五天麼？」

凌度月道：「是的，杜兄，你似乎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就以那位自稱萬年虎的人而言，他的武功，高過黃蜂女和苗奇，實不用僱用兇手，對付杜兄，但他們又好像有某種原因要顧慮，不願用自己的力量殺害你。」

杜天龍點點頭，道：「少俠這麼一說，使在下茅塞頓開……」

凌度月笑一笑，接道：「但他們一着失錯，把一件不太困難的事，辦得複雜起來。」

杜天龍道：「在下有些明白了，但如非少俠仗義援手，他們早得手了。」

凌度月道：「雷老英雄幫了很大的忙，他閱歷豐富，合縱連續，智計過人，不才只是和他配合，我放過那萬年虎，也就是想放出一條綫，我發覺他們很謹愼，如是遇上大挫，他們很可能立刻靜止下來，那就很難再找出綫索了。」

杜天龍道：「萬年虎是甚麼樣一個人物？」

凌度月道：「夜色太幽暗，他又戴了一個虎形面具，大約那是一種特殊的標誌，杜兄，不妨想想這麼一個人物……」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江湖上戴這等奇異面具的人，很快會傳揚於江湖之上，但在下想不出這麼一個人物。」

凌度月道：「這也不太重要，重要的，他們爲甚麼要殺你？又顧慮甚麼？」

杜天龍歎口氣道：「也許他們顧慮到綠竹堡……」

點點頭，凌度月接道：「這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不願把綠竹堡歐陽世家中人，再引入江湖，但不才推想，可能還有別的原因。」

杜天龍道：「其實，他們的安排，不能算錯，錯的是他們不知有你凌少俠這麼一位高手，仗義助拳。」

凌度月笑一笑，道：「杜兄太客氣了，不才此次出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想法子回報當年王恩兄救助我們母子的大德，杜兄和在下王恩兄情同骨肉，你杜兄的事，也就是在下的事，杜兄不用放在心上。」

這時，王人傑也行了進來。

對王人傑，凌度月似是有着無比的尊敬，立刻一欠身道：「恩兄請坐。」

王人傑一抱拳，道：「兄弟，用不着這樣客氣，你這樣，反而見外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王大哥說的是。」

王人傑道：「兄弟，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特來請教兄弟一下。」

凌度月道：「恩兄只管吩咐。」

王人傑道：「這件事看起來，似是很複雜？」

凌度月道：「恩兄，對方勢力的龐大，大出了小弟的意外。」

王人傑道：「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個組合？」

凌度月道：「小弟還未查清楚，不過，明天我想法子去摸摸他的底細，不過，看來不容易。」

王人傑道：「照兄弟的說法，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組合？」

凌度月道：「是的，很龐大，也很奇怪。」

王人傑道：「這就是小兄不解之處了，杜大哥和我只是一個保鏢爲生的鏢師，如若保上一趟重鏢，他們出手攔截，還可說得過去，但他們似是志不在此，而且，一出手，就花上十萬銀僱用兇手，金銀珠寶，全不放他們眼中，他們的目的，難道只是想推翻了龍鳳鏢局的招牌？」

凌度月道：「恩兄說的對，他們對付杜總鏢頭，並非是爲了錢，但究竟爲甚麼？小弟也無法說出所以然來，但他們定有目的，小弟盡快查明，奉報恩兄。」

王人傑道：「別這樣叫我，一口一口的恩兄，叫人聽得不舒服。」

凌度月道：「恭敬不如從命，小弟以後改口就是。」

話題一轉，低聲接道：「黃蜂女和蛇怪苗奇，雖不是甚麼好人，但他們是很好的幫手，武功不錯，尤其黃蜂女所施的毒蜂，就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也很難對付，杜總鏢頭和王兄，要好好拉攏他們一下，收爲己用。」

王人傑道：「明天追查敵人的底細時，小心一些，不要太過涉險。」

杜天龍道：「時間不早了，少俠也該休息一下。」

凌度月道：「小弟知道。」

兩人退出了小室，凌度月立刻掩上了房門。

一宵無事，第二天，凌度月一早就離開了客棧。

蛇怪苗奇，似是最關心黃蜂女

的毒傷，用罷早餐，立刻行向黃蜂女的住處。

黃蜂女正在望着兩隻手掌出神。

苗奇大步行了進去，道：「小丫頭，看手上有沒有出現紅色斑點？」

搖搖頭，黃蜂女歎口氣，道：「只怕是很難醫得好了！」

苗奇放低了聲音，道：「小丫頭，咱們可要眞的幫助杜天龍等人麼？」

黃蜂女道：「自然是眞的了，難道還要去幫萬年虎不成？」

苗奇道：「好吧！妳這麼決定了，在下也只好遵從了。」

黃蜂女神情嚴肅的說道：「苗奇，我告訴你，如果你想走，儘管逃命，留這裏就要誠心誠意的和杜總鏢頭合作。」

點頭一笑，苗奇岔過話題，道：「妳要儘快療好毒傷，咱們合力去找萬年虎算賬，要是不幸毒發而死，我一個留這裏，那就太孤單了。」

兩人談話之間，雷慶和杜天龍、王人傑等三個人，魚貫行了進來。

雷慶道：「黃姑娘，好一點嗎？」

黃蜂女道：「沒有，我看萬年虎這無形之毒，很難療治，好在，我還有七日好活，我要盡這幾天時間，找到萬年虎和他拚上一場。」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姑娘，你準備怎麼樣找他們？」

黃蜂女道：「這個，現在我還沒有想到。」

苗奇道：「我有法子。」

杜天龍一拱手，道：「請教苗兄！」

苗奇道：「咱們找一處人多的酒樓，同時出現，那萬年虎看你沒有死，我也好好的活着，而且，又和黃蜂女在一起，用不着咱們找他們，他們就會找咱們了。」

杜天龍道：「苗兄此着高明，這辦法很不錯。」

昨夜，凌度月告訴了所見情形，杜天龍和雷慶等一合計，覺得不能讓凌度月一個人忙，自己坐着不動，與其讓人找上門來，佈置好了動手，倒不如想法誘使敵人現身。

杜天龍昨夜中想了很久，但却一直想不出，萬年虎這般人，何以會千方百計要殺害自己。

他心中太多的疑問，很希望能找到萬年虎問個明白。

此際，但見黃蜂女一躍而起，道：「好吧！我身中毒傷如是無法療好，也該撈他們幾個人來償命。」

於是，五個人商議了一番，離開客棧，行向六順樓。

六順樓是開封府有名大飯莊，黃河活鯉魚，特別拿手。

時間很早，五個人慢行緩走，到了六順樓，人家也才剛剛開門，正在洗刷打掃地方。

店伙計迎上來，欠身一笑道：「五位早啊！現在不能上客，對不起，五位請打個轉再來。」

訂了席位，又點了幾道溫火煨的名菜，杜天龍提議先去龍亭瞧瞧。

這時，雷慶已發覺有人盯上了，一面示意四人，一面說道：「好！這麼早去龍亭，大約還沒有甚麼遊人，辦事也比較方便一些。」

這是北宋大內遺址，高廣數十丈，古屋數楹，環繞左右。

這時，日升三竿，晨間走走的人早已歸去，一般遊客未至，廣敞的龍亭附近，一片靜寂。

五人行過一堵牆角時，迅快的分散開去，隱起了身子。

果然，一個四旬上下的青衣大漢，急步行了過來。

轉過壁角，立時轉目四顧，似在找尋五人的去處。

蛇怪苗奇由一株大樹後閃身而出，冷笑一聲，喝叱道：「朋友，你可是找人麼？」

青衣大漢陡然收住脚步，雙目望着苗奇，淡淡一笑，道：「咱們不相識吧！」

苗奇道：「光棍眼睛裏不揉砂子，朋友盯了咱們一大段路，也應有個交代。」

這時，黃蜂女、杜天龍、雷慶、王人傑都由隱身處走了出來，把青衣大漢圍在了中間。

目光一轉，青衣人已瞧出，四方都被堵死，逃走不易。

但他很沉得住氣，冷哼一聲，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五位這舉動，形同打劫，難道就不怕王法麼？」

苗奇怒道：「你小子好硬的嘴巴！老夫倒要掂掂你一身骨頭，是不是和嘴巴一樣個硬法？」

青衣人道：「好啊！你們找麻煩找到我的頭上了。」

黃蜂女接道：「找到你又怎麼樣？再硬嘴，我就先打落你一口牙齒。」

青衣人道：「反了，反了，你們敢動手，我就立時帶你們到衙門，辦一個劫財傷人的罪名。」

杜天龍一皺眉頭，一面示意黃蜂女不可出手，一面說道：「你是甚麼人？」

青衣人道：「開封府捕快譚五。」

聽說是官府中人，五人都有些意外感覺，武林中人，除非萬不得已，都不和官府中人作對。

杜天龍一拱手，道：「朋友，咱們想看看你有甚麼證明？」

譚五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塊腰牌，紅綠竹塊，打有開封府的官印，而且還有號數。

杜天龍道：「譚五爺果然是官府中人？」

譚五道：「這是欺君大罪，難道還有人敢冒充的不成？」

苗奇道：「很難說啊！」

譚五道：「府衙離此不遠，你們不信嗎，就跟我到衙門裏瞧瞧去吧！」

杜天龍一抱拳，道：「得罪，得罪，咱們看譚兄一路追來，心中不禁起疑，這是一場誤會，譚兄請去吧！」

譚五收起腰牌，冷冷說道：「這是開封府，比不得別的小地方，一眼就可以瞧出諸位是江湖人物，我希望諸位，別在開封鬧事。」

言罷，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譚五的背影，苗奇低聲說道：「杜兄，就這麼放他走麼？」

杜天龍道：「那腰牌竹符，確是開封府中之物，咱們惹不起官府中人。」

王人傑道：「奇怪呀！他如眞是開封府中捕快，盯着咱們作甚？」

杜天龍低聲道：「難道他們的勢力，已然伸入官府中了？」

黃蜂女道：「不管他是不是官府中人，先把他放倒在這裏……」一揚手，就要放出毒蜂。

杜天龍急急叫道：「使不得，姑娘，殺了他勢必要驚動官府中人，就算他死於毒蜂下，找不出兇手，也將鬧個滿城風雨，何況，很可能還有同來之人，一旦被他們找上了，咱們就無法在此立足。」

黃蜂女道：「這樣放他走了，豈不是太便宜他了。」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姑娘，江湖中有一個很嚴厲的戒律，除了保命之外，不會傷害官府中人。」

一直很少開口的雷慶，突然接口說道：「不錯，咱們寧可放錯了，也不能冒險傷他。」

黃蜂女長長吁一口氣，道：「萬年虎那老匹夫果然厲害，官府中人，竟也被他們收作眼綫了。」

雷慶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姑娘，咱們找萬年虎算賬要緊，用不着生這些閒氣。」

五人商量了半天，自覺計劃得天衣無縫，擒得對方一兩個人，逼問出那萬年虎在開封府的落脚之處。

想不到，遇上的竟是開封府中捕快，眼睜睜的看着人家離去。

苗奇眼看譚五走得踪影不見，突然哈哈一笑，道：「咱們去瞧瞧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聖。」

雷慶道：「他已經走得沒了影兒，咱們如何能追得上他？」

苗奇道：「在我苗某人的手下，要想逃出去，還得有點神通才行，你們跟着我走。」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苗老怪追踪之能，天下無人及得。」

苗奇聽得甚是開心，笑道：「咱們分成兩批，我走在前面，諸位遠遠在後面，看看他是不是途中還有接班的人？」

也不待幾人回答，放步向前行去。

羣豪遠遠跟在身後。

雷慶道：「黃姑娘，苗兄可是在那人身上動了手脚？」

黃蜂女道：「苗老怪是玩長蟲的，蛇和鼠，都善於隱藏自己，因此他也有過人的追踪之能，至於他在人家身上動了甚麼手脚，他是一直不肯說出來的。」

幾人遠遠的盯着苗奇，穿了兩條大街，三條小巷，到了一座高大的宅院門前停下。

這是條很僻靜的巷子，緊閉着大門不見人影。

苗奇回手一招，幾人走了過去。

黃蜂女道：「怎麼？那姓譚進了這座宅院。」

苗奇點點頭，道：「我沒有進過衙門，但這地方怎麼看也不像開封府。」

黃蜂女道：「咱們進去瞧瞧。」伸手一推，木門呀然而開，敢情，大門竟是虛掩着的。

門內，是一個很廣闊的大院子，兩面垂柳花蔭，一道紅磚鋪成的人行道，直通大廳。

杜天龍皺皺眉頭，道：「咱們這樣私闖民宅，豈不是變成强盜行徑。」

苗奇道：「那來那麼多的顧忌，咱們是追人而來，而不是偷東西，怕甚麼！」

他說得似是十分理直氣壯，好像他們應該似的。

黃蜂女道：「苗老怪說的是，咱們祇要能搜出那姓譚的，就不算輸理。」

苗奇當先而行，直向大廳走動。

一路上既無人喝問，也無人阻攔。

直走到大廳門前，仍沒遇見一個人。

雷慶低聲對杜天龍及其餘人道：「兄弟，情形有些不對，這一座大宅院，的確有些可疑。」

苗奇右手一揮，蓬然一聲，震開了大廳木門。

是一座寬敞的大廳，高吊着四盞流蘇宮燈，十幾張紅漆太師椅上

鋪着大紅坐墊，正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擺了八個菜盤，擺了五張椅子，五副杯筷。

但却不見一個人。

苗奇望了八仙桌上的酒菜一眼，道：「這麼巧擺了五副杯筷，難道是給咱們準備的？」

杜天龍神情凝重，望了那滿桌佳餚一眼，祇見還冒着熱氣，分明是擺上不久。

酒是很好的陳年老酒，濃烈的酒香，陣陣撲鼻。

雷慶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在下雷慶，求見宅中主人。」

一陣輕微步履聲，內室中緩步走出來一個全身紅裙紅衫的中年麗人。

這中年麗人大約有三十四五的年紀，高挽着一個宮髻，氣度很高貴，神情很鎭靜，鳳目轉動，打量了幾人一眼，道：「諸位找甚麼人？」

巨宅麗人，佳餚美酒，情勢是那麼詭異。這紅衣麗人的鎭靜，更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慄。

蛇怪苗奇重重咳了一聲，道：「我們找一個姓譚的。」

紅衣麗人搖搖頭，道：「這裏沒有姓譚的人。」

苗奇道：「但那姓譚的走進這宅院來。」

紅衣麗人道：「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裏沒有姓譚的。」

苗奇道：「苗某人不會找錯，夫人可敢讓咱們搜搜麼？」

紅衣婦人冷笑一聲，道：「要是搜查不出來？」

苗奇道：「夫人不相信，在下就查給你瞧瞧。」

突然一揮右手，八條青色的小蛇飛了出來。

這些小蛇，都不過尺許長短，但却靈活得很，落着實地，立刻分向四面竄去。

紅衣麗人一皺眉頭，但並無驚怯之色，也沒阻止苗奇，蓮步姍姍走到一處太師椅旁，坐了下來。

裙角飄動，露出來一雙細小的蓮足，穿紅色的綉鞋。

這是一個充滿着成熟的誘惑女人，尤其走起路來的姿態，也許因爲她一對蓮足太小，腰肢兒扭動得很厲害。

但她出現帶着一種神秘的意味，使人不敢生出非份之想。

大廳中，突然間靜了下來，靜得落針可聞。

對杜天龍和雷慶等而言，從來沒有見過放蛇搜人的事，但蛇怪苗奇言語神情中，充滿着强烈的自信，自然是有着絕對的把握。

足足等過了一頓飯的工夫，仍然不見有何動靜。

黃蜂女等得大感不耐，道：「苗老怪，你那幾條長蟲，要多久才能找到那姓譚的？」

苗奇道：「情形有些不對！」

聽出苗奇的聲音，有點奇怪，杜天龍才轉頭向苗奇望去。

祇見他臉色蒼白，是一片又震驚，又急怒的混合神色。

黃蜂女愕然說道：「苗老怪，有甚麼不對？」

苗奇道：「我那八條青竹兒，費了我不少的時間，培養成的，跟了我十幾年，已具有靈性了，這麼長時間，找不到人也該回來了。」

黃蜂女道：「你該把那條又長又大赤練蛇帶來才對……」

苗奇冷冷接道：「青竹兒雖然小，但牠的毒性不在赤練蛇之下。」

祇聽那紅衣中年婦人緩緩接道：「你身上還帶有不少的毒蛇，何不一起放出來呢？」

她的聲音很平淡，但却給人一種震顫的感覺。

苗奇怒道：「你怎麼對付了我的青竹兒？」

紅衣麗人淡淡一笑，道：「我一直坐在這裏沒有動過，怎麼會加害了你的青竹兒呢？」

苗奇突然一揚手，一條紅色的小蛇，箭一般向紅衣婦人射了過去，口中喝道：「妳用甚麼法子傷了我的青竹兒，我跟你拚了。」

紅衣婦人突然回手一彈，一縷指風，應手而出，那飛向面門的小紅蛇，似是遇上重擊，咚的一聲，跌摔在地上死去。

苗奇臉上神色一變，右手一探腰間，手中已多了一條全身如墨，鱗光閃閃的鐵甲蛇。

黃蜂女右手一揚，兩隻金色異種巨蜂，飛了出來，盤旋在大廳中，立時，響起了一陣嗡嗡之聲。

紅衣婦人對蛇怪的毒蛇，似乎是沒看在眼中，但黃蜂女放出的毒蜂，却有些顧忌，臉色微微一變，站起了身子，神情肅然，雙目盯注在那繞廳飛轉的巨蜂之上。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原來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紅衣麗人冷笑一聲，道：「你們擅闖民宅，出言無狀，既放毒蛇，又放毒蜂，難道就不怕王法麼？」

黃蜂女冷冷道：「夫人，妳究竟是甚麼人？可是和那萬年虎一夥麼？」

紅衣麗人冷冷說道：「妳可是覺得幾隻異種毒蜂，眞的能夠傷了我麼？」

黃蜂女道：「別激怒了我，那對妳不會有甚麼好處。」

紅衣婦人冷冷道：「你們最好也適可而止，爲自己留一步退路。」

黃蜂女冷冷說道：「夫人執迷不悟，那就怪不得我了。」

黃蜂女身子一側，攻了出去，右手一掌劈出。

紅衣麗人一雙小脚，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有些嬌不勝力。但一動上手，却是動作快如閃電，一個轉身，紅裙飄飛，讓開了黃蜂女的掌勢，立時揮手還擊過來。

掌勢未到，黃蜂女已感到一股强勁的指力，直逼過來。

黃蜂女一晃身軀，自左閃開幾步。

那知紅衣麗人並不戀戰，一掌逼開了黃蜂女，雙脚飛躍而起，直向內室躍奔而去。

但見紅影一閃，人已閃入室中不見。

黃蜂女冷哼一聲，口中低嘯，右手一指，兩隻毒蜂，流星一般直追了過去。

但聞蓬然一聲輕響，兩隻毒蜂，撞上木門。那紅衣婦人，似乎早已料到，隨手關上了門。

兩隻異種巨蜂，去勢勁急如箭，一下收勢不住，撞得頭顱碎裂而死。

苗奇一皺眉道：「小丫頭，爲甚不早用毒蜂傷她？」

黃蜂女沒有回答苗奇的問話，却呆呆的望着那木門出神。

江湖是這樣的博大，高人是這麼衆多，這一夜半日來，對任性驕狂的黃蜂女而言，有如過了幾年之久。

惋惜的瞧着兩隻撞死的毒蜂屍體，黃蜂女緩步向杜天龍走了過去。

此刻的杜天龍，在她的心目中，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是一位身懷絕世武功的高人。

杜天龍心中暗暗叫苦，但又不能不振起精神應付黃蜂女。

走近了杜天龍的身側，黃蜂女輕輕歎息一聲，道：「杜老前輩，那紅衣婦人的武功如何？」

杜天龍道：「很高明，快如閃電，疾逾飄風。」

黃蜂女道：「但她決勝不過你。」

杜天龍哦了一聲，未置可否。

黃蜂女道：「你如出手，一定能攔住她。」

杜天龍心中苦笑，表面却一本正經，道：「這座巨宅，鬧中取靜，方圓數十丈，沒有人家，這是人家故意安排的陷阱。」

黃蜂女道：「你是說，這巨宅中，藏有很多的高手？」

其實，杜天龍知道的不會比黃蜂女多，但他此刻已被逼上虎背，不得不裝上一副早有所覺的神情，點點頭，道：「是的，咱們已入陷阱，這巨宅中，有不少高手在暗中監視咱們。」

蛇怪苗奇大步走了過來道：「小丫頭，妳死了兩隻巨蜂，老夫失去十餘條久經訓練的毒蛇，難道咱們就此罷手不成？」

黃蜂女道：「我正在向杜老前輩領教啊，咱們應該如何對付目下的形勢。」

苗奇道：「向杜總鏢頭請教？」

黃蜂女道：「不錯，杜總鏢頭說，咱們已進入了人家預佈的陷阱之中。」

苗奇嗯了一聲，沒再多言，心中暗感奇怪，不知何以黃蜂女忽然會對杜天龍如此敬仰。

但聞黃蜂女說道：「杜前輩，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杜天龍暗暗吁一口氣，道：「在下之意，咱們先行退出此地。」

黃蜂女接道：「爲甚麼，咱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們。」

祇聽雷慶急聲道：「小心，迷香。」

就在喝聲之中，幾人都聞到了一股奇異的香味。

杜天龍一面閉氣，一面高聲喝道：「快些離開大廳。」

飛身而起，苗奇等人也都聞到了異香之味，緊隨杜天龍向外衝出。

來不及推開廳門，杜天龍一掌向門上拍去。

這一掌，杜天龍用出了全身的功力。

但聞一聲劈啪之聲，木門碎裂，但不知何時，在那木門外，早已裝上一個鷄蛋孔隙粗細的鐵柵口。

杜天龍左掌推出，抓住鐵條，才算把向前奔衝的身子給穩了下來，一面喝道：「諸位小心。」

雷慶和王人傑等，聽得喝叫之言，及時收住了向前衝奔之勢。

苗奇飛起一脚，踢碎了一扇窗，但見窗外鐵柵橫陳，攔住了去路。

這時，已是日升三竿的辰光，廳裏廳外，景物清明可見。

仔細查看之下，才發覺整個大廳，都在那堅牢的鐵柵困鎖之下。

王人傑暗運內力，抓住鐵柵一搖，祇覺那些橫豎交錯的鐵柵，堅牢無比，竟無法移動分毫。

過關刀雷慶長歎一口氣，道：「好惡毒的手段，既在大廳中施放毒烟，又把咱們困在廳中。」就這說幾句話的工夫，苗奇已蓬然一聲，倒在地上。

原來，苗奇的脾氣暴急，一見鐵柵封住門窗，破口大駡起來，一呼一吸之間，吸入的迷藥甚多，神志一暈，倒了下去。

杜天龍畢竟久年在江湖上走動

的人，臨危不亂，沉聲說道：「諸位，盡量設法減少呼吸，免得暈倒。」

祇聽一陣陰沉的笑聲，傳了過來，道：「諸位，太晚了，那是江湖有名的迷魂香，祇要聞得一點，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任何人都將暈迷過去，而且暫時失去功力。」

羣豪轉頭望去，祇見大廳之中，不知何時，已然多了一個全身黑衣的人。

那人戴着一個虎形面具，手上也戴着鹿皮手套，全身都被衣衫和面具掩遮起來。

黃蜂女大聲叫道：「萬年虎！」

一陣冷森的笑聲，由那虎形面具中透了出來，道：「不錯，正是老夫。」

黃蜂女一躍而起，直撲過去。

黑衣人右手一揚，一股掌風直撞過來，迎住了黃蜂女。

但見黃蜂女躍撲一半的身軀，似受重力擊中，蓬然落地。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中了迷魂香的人，不可提聚眞氣，那將使藥性提前發作，這黃蜂女就是一個例子。」

這時，杜天龍已感覺到眼皮沉重，昏昏欲睡，但他極力想多保持着一刻清醒，咬破舌尖，道：「閣下爲甚麼要千方百計殺我？」

迷魂香的藥性發作了，雖然杜天龍咬破舌尖，也無法再支撑下去。

雙目一閉，暈了過去。

他祇聽到因爲兩個字，以後的話，他已經無法聽得。

雷慶、王人傑也都暈了過去。

五個人，五種不同的姿勢，横臥在大廳之中。

萬年虎舉手互擊三掌，六個勁服佩刀的大漢由內室中走了出來。

六個人齊齊對萬年虎行了一禮，恭立在一側。

萬年虎瞧瞧躺在地上的杜天龍等一眼，道：「把杜天龍送入地下密室，另外四個人抬入後院，架火給我燒了，要他們死得不留下一點痕跡。」

這當兒，那紅衣麗人緩步由內室中走了出來，接道：「黃蜂涙子比她女兒難纏十倍，你不怕樹此强敵麼？」

萬年虎道：「咱們手脚乾淨一些，不留痕跡，就算黃蜂涙子找上門來，咱們硬是不認賬，何況，這座宅院……」

突然一揮手，叱令六個佩刀大漢，帶着五人退下。

六人去遠之後，萬年虎才低聲對紅衣麗人說道：「參加今日之事的人，一個也不留下……」

紅衣女微微一笑，接道：「殺人滅口，連咱們安排在這宅院中十個人，也一起殺了。」

萬年虎道：「安排在這宅院中的人，已然知道了不少機密，就算是不爲杜天龍被擒之事洩漏出去，也不能讓他們活下去了。」

紅衣麗人輕輕歎息一聲，道：「小妹在江湖上行走，被人稱爲辣手仙子，但比起你萬兄，小妹就自歎弗如了。」

萬年虎冷冷說道：「蛇怪苗奇，放毒蜂的黃蜂女，都不是甚麼好人，殺了他們，等於替江湖除一大毒害。」

紅衣麗人道：「但爲甚麼要單單留下杜天龍呢？」

萬年虎道：「不是留下他的性命，而是把他放入密室之後，用黃蜂女的毒蜂把他螫死，把這筆仇恨，移在黃蜂女的身上，但黃蜂女被火燒得屍骨無存，綠竹堡要報這個仇，那就非要找黃蜂涙子不可了……」言罷飄然而去。

中午過後不久，開封府起了一場大火，燒的是唐御史的宅院，但唐御史不住在開封，看守那宅院的一對老頭，也葬身在火窟之中，還找到了不少燒焦了的屍體，官府中找出來的，有十具無名屍首，這些人都燒得全身焦黑，無法辨認，祇得以無名屍處置了事。

本故事暫告一段落，欲知詳情請留意續集之刋出。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石二刀以五百兩銀子叫齊大妹子提供二郎的消息，離開後路過孫二娘新蓋的屋子，遇到西門開等五人搶親……石二刀中了金不換一刀，負傷去找石一刀，石一刀叫一郎去山中打點野味讓石二刀補身子，結果山中遇到「大酒簍子」東方美，一郎跟她走了……天地雙煞失去了一郎、二郎，祇好決定遠奔關外以避風月宮……

欲幹一票撈油水　遠走高飛避宮主

石大山全身一震，道：「甚麼？事關我兄弟呀！」

「而且是生死攸關！」齊大妹子道：「想知道嗎？可以呀，但需銀子！」

「多少？」

「一千兩，少一個不說！」

石一刀道：「算上你答應退的，我兄弟反要再送你五百兩銀子呀！」

齊大妹子道：「我不勉強！」

石二刀道：「哥，不給，咱們收回五百兩銀子以後，馬上走，走得遠遠的！」

他的去處是關外，但他並不說出來。

齊大妹子又道：「走？走到天邊還得再回來！」

石一刀道：「再回來？」

齊大妹子道：「風月宮兩位宮主是甚麼人物呀，她們把兩個娃兒交在你們手中，那不是開玩笑的，她們的作風是一個字『恨』，二位比我知道吧！」

石一刀吃一驚，道：「這事兒你知道？」

齊大妹子道：「咱們是幹甚麼吃的呀，單憑小酒館呀，撐不死餓不着的，多沒意思！」

石一刀道：「你都知道些甚麼？」

齊大妹子道：「知道的比二位昆仲還要多，想知道的話，拿銀子來！」

石一刀看看石二刀：「兄弟，咱們來錯了！」

石二刀未開口，齊大妹子微笑了！

「你們來對了！」

「來給你送銀子呀！」石二刀火了！

齊大妹子道：「這點銀子能救你們的命呀！」

石一刀道：「眞的那麼值銀子？」

齊大妹子道：「我心中還在叫後悔吶，我應該開價五千兩銀子才合理！」

石二刀沉叱：「要銀子要瘋了！」

齊大妹子道：「沒關係，我不勉強，如果不願意，我這就去取五百兩銀子來！」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如果不是養了那麼多人爲我辦事，我就會行善事救你二位了！」

她是越說越玄，聽得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直瞪眼！

齊大妹子轉身往外走，石一刀開了口。

「你等一等！」

齊大妹子道：「想通了？想通了銀子花掉還能找，人命完了一切都完了！」

石一刀道：「你說說，你祇稍稍提一下，你如果話中有玄機，說的叫我兄弟服了氣，咱們花銀子！」

齊大妹子道：「你二人領的孩子不是甚麼人的，更不是你們的！」

「誰的？」

「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他與那江湖美人余凝霜生的娃兒是雙胞胎，對不對？」

石一刀看了石二刀，這兄弟二人在點頭。

石一刀立刻又問：「還有呢？」

齊大妹子道：「還有呀，銀子拿來我再說！」

石一刀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他大巴掌往銀票上壓住：「如果不值，這張銀票你拿不走！」

齊大妹子道：「如果不值，連同你兄弟的定銀五百兩，合計一千兩，你二位全部拿走！」

石一刀道：「好，你說吧！」

齊大妹子看看石一刀手壓的銀票，還眞的是十二顆大紅圖章押蓋的五百兩銀票，她開心了！

齊大妹子伸頭看看屋外面，外面二門處站了個伙計，再看看院子，院子裏沒有外人！

齊大妹子似是放了心的又坐下來，道：「二位，我先問你們，知不知道風月宮中誰結了婚？」

石一刀道：「誰敢娶風月宮的女人呀，這人不想活了！」

齊大妹子道：「那是沒有人結婚了？」

石二郎道：「我們在聽你的消息了，扯別的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哎呀，關係可大了！」

「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我的人有回報，風月宮中冷風香，她身邊多了個小丫頭，長得是美人樣，扮的是小仙女像，怪了，冷月嬌的身邊也有個女娃兒，長得也是巧模樣，你們想一想，這兩個女娃兒是誰生養的呀！」

石一刀看看石二刀又問齊大妹子：「兩個女娃兒多大了？」

「六歲七歲差不多！」

石二刀道：「那是比一郎二郎小了兩三歲了！」

石一刀道：「這兩個冷酷女人，她姐妹在弄的甚麼鬼名堂！」

他忽然又向齊大妹子道：「這消息不關我兄弟的事，我們的事情是甚麼？」

齊大妹子道：「冷月嬌帶了女娃兒，還有個五花瓣女殺手，這些天她船靠在江面，人却在三江活動，好像在找你二位了！」

這件事才眞正的如鐵拳搗在二人心口上一般，令石一刀與石二刀齊瞪眼。

齊大妹子又道：「更重要的是，有件事情我們還在求證，如果證實，那才叫二位嚇一跳！」

「甚麼事？」

齊大妹子道：「先把這五百兩銀票你鬆鬆手，我收下了再說下去！」

石大山祇得鬆手了！

他兄弟眼看着一張五百兩銀票被齊大妹子收了起來，然後又四四方方的叠起來，那麼自然的塞入她的兜袋中，心中眞想拿刀殺人！

齊大妹子淡淡的一笑，道：「二位喝酒吧，我會對二位說的！」

她再看外面，她的動作故示神秘，神秘才會叫人以爲她說的必是十分嚴重的事情！

石一刀與石二刀就相信事態嚴重了！

齊大妹子放低了聲音，道：「二位，千萬小心，城外江河邊就停了君山風月宮的船，不信可以溜去看一看！」

石一刀與石二刀大吃一驚，怔住了！

「怎麼，君山風月宮的船開到這兒河上了？」

「不信去看呀！」

石二刀道：「哥，雲夢不能躭下去了！」

「走！」石一刀抓刀欲走，齊大妹子急搖手！

石一刀道：「還有甚麼消息！」

齊大妹子道：「這個消息值價一萬兩銀子……祇是……」

石二刀大怒，吼叱：「你他娘的獅子大開口呀！」

齊大妹子道：「不，不，這消息尚未經證實，所以不能開口要銀子！」

她微微一笑，又道：「如經證實，這消息至少值十萬兩銀子！」

石一刀道：「何人出得起如此大數目？」

齊大妹子道：「當然有人出得起！」

「誰？」

「君山風月宮！」

石二刀幾乎跳起來，道：「你，好大的膽子呀！」

齊大妹子道：「這不需要膽量，這叫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石二刀道：「風月宮憑恃的是殘酷手段，她們一分銀子也不會送給你！」

齊大妹子道：「那是你說的！」

石一刀道：「好，就算你說的，風月宮出十萬兩銀子，你說，是甚麼未經證實的消息！」

齊大妹子道：「消息未經證實，就不能隨便對人說，那是不好的，那成了謠言，不實謠言，就會

惹上殺身之禍，所以我得提醒二位，這事我祇對你二人說，原因是我們之間交易還算不錯，祇不過……你們二位絕不能對任何人去說，否則我是不會承認是我這兒傳出去的！」

石一刀看看石二刀，石二刀在瞪眼！

齊大妹子道：「如果眞有這回事呀，我得先恭喜二位賢昆仲了！」

「恭喜我兄弟呀，關我兄弟鳥事！」

「關係可大了！」

「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我祇一說，保證二位嚇一跳！」

石一刀怒道：「總是先危言聳聽，再伸手索銀子，你們的這一套，石大爺領教了！」

齊大妹子笑笑，道：「未經證實就是謠言，謠言便帶着危言聳聽色彩，祇不過一旦被我們證實，哈……」

她得意，忍不住笑了！

齊大妹子的每一個動作，均是有一定的目的，她的笑便是强化她的這項消息重要！

果然，石二刀忍不住的道：「甚麼有關我兄弟的，你快快的說出來！」

石一刀更强調，「我兄弟絕不對第三人去講！」

齊大妹子頓了一下，道：「二位，是有關那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石一刀與石二刀聽得獨孤無名的名字，果然如雷貫耳雙雙跳了起來。

石一刀急問：「獨孤無名不是已經中了冷風香冷月嬌的人皮毒手套，死了嗎？」

石二刀道：「毒王煉毒我守在山道上！」

石一刀道：「我守在洞口爲他製了五張人皮！」

齊大妹子道：「你們說獨孤無名已死？」

「是呀！毒王李歧旺的毒，天下難解！」

齊大妹子道：「死要見屍，風月宮尋找獨孤無名的屍體有年，但從未有人發現！」

石二刀道：「多年了，我以爲獨孤無名不可能還在這世上！」

石一刀道：「實在太不可能了！」

齊大妹子道：「這世上有許多不可能的事，偏偏就發生了！」

她一頓又道：「獨孤無名被人救了，至於是何人所救，救到甚麼地方，現在的情況怎樣，他的武功是不是仍然天下第一，這些都是我們全力以赴去挖掘的，可是到現在，我才發覺，我用了一批飯桶，多天了，尚未有消息來，實在是急人！」

石一刀道：「如果獨孤無名尚在人間……」

石二刀道：「對我兄弟二人就是個大威脅！」

齊大妹子道：「萬一獨孤大俠仍在人間，而他又知道你二位帶走了他的一對雙胞兒子，二位，這件事的後果二位知不知道？」

石一刀道：「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

石二刀道：「你這消息多久了？」

齊大妹子道：「快逾一月了！」

她想了一下，又道：「如果獨孤大俠知道了是你兄弟二人守護着毒王李歧旺，煉了人皮毒手套，害了他，獨孤大俠更以爲是你兄弟與風月宮聯手對付他，你二位想一想，獨孤大俠會放過二位？」

石二郎忽的咬牙道：「眞有那麼一天，我兄弟聯手應付，便是拚了命又如何？」

齊大妹子笑笑，道：「石二爺的勇敢，齊大妹子十分的佩服，祇不過我還是提醒賢昆仲，小心遇上江邊風月宮的人吧！」

她哈哈一笑的走出門去了！

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也發了狠，二人提了刀，一路走出了雲夢城，奔到城外的馬場去了！

他兄弟二人需要馬匹，他兄弟也要趕往七虎山莊！

* * *

從齊家酒館中走了天地雙煞石一刀與石二刀，齊大妹子冷冷笑，雙手叉腰喃喃道：「進入老娘口袋的銀子，你們兩個大驢蛋還想再要回去呀，門都沒有！」

齊大妹子正自得意，忽然雙目一亮，回頭便走入二院門，匆匆的走入房中再關上了門。

齊大妹子又平躺在大床上，口中低呼：「當家的，當家的！」她叫了五七聲不聽有回聲，笑了！

她很愉快的拉開棉被蓋身上，又在被中猛滾動，祇見她一件一件的衣衫脫下來，這表示她光赤溜溜的在這一張大被中了！

齊大妹子的動作剛完成，忽的一條清秀精壯年輕人從大床一端像條魚似的溜進了棉被中！

這人的動作眞夠快，爬到棉被那一端，他已是赤裸得身上一絲不掛了！

人們如果不健忘，當知聖人那句話：「食與色者性也！」

其實人家孔爺爺說出這話來，那是有根據的，人從開天闢地那天起，男女就有別，否則天下大亂了！

男女有別以後，天生男的找女

人，然後便是爲了吃的忙，這世上如果除了食與色之外，試問，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甚至不惜男盜女娼爲的是甚麼？

人家這齊家酒館便識個中眞諦，謀銀子，也不忘男女之間的愛！

齊大妹子就明白這些，她也很會把握這些，現在……床上二人不是談戀愛，而是眞刀眞槍的幹起來！

這時候談的甚麼戀愛呀，多麻煩！

大床上男女二人窮折騰，忽然間傳來沉悶的人聲：「你們完了沒有，怎麼折騰那麼久，有完沒完？沒完沒了！叫我等幾時你們才罷休！」

床上二人不動了！

大被中自末端溜出那小子，怪也快，小子落地衣衫褲子全穿在身上，便是扣子也整齊的扣上了！

「當家的，你出來看看嘛，焦風流他是來向我報告的，你誤會了！」

「我他娘的最討厭你把黑的說成了白的，我答應過你，這幾年我還不想走出去，你可以性開放，我不行，這功若練到中途找女人，多年修行白費了，你身邊有順風耳焦風流與飛行太保丁三兩人侍候着，應可以滿足了，我不爲這事而怪罪你，可是你當知一句話，『勤有功，戲無益』呀，正事還是要辦的！」

焦風流一聽，立刻向地下室中打了報告：「當家的，有進一步消息了！」

「快說！」

「風月宮那兩個女娃兒是冷風香身邊的五花瓣中兩個女子所生，好像一個是……」

「狗娘生的東西，我是怎麼交代你們的，消息傳到我這裏，絕不能模稜兩可，不可以好像、似乎、也許，這一類不肯定的字眼！」

焦風流忙道：「是，是，當家的！」

順風耳焦風流乃是齊家酒館最有才幹的消息專家，深得丘文山與齊大妹子的倚賴，此刻他仍然受到倚重，否則齊大妹子是不會赤裸相對他的！

焦風流聽了丘文山的吼叱，忙道：「是，當家的，兩個女娃兒，一個是叫丹桂女生的，另一個則是叫海棠女生下的女兒，如今都稱冷月嬌與冷風香二女魔頭爲娘，她們一人一個女兒！」

丘文山冷冷道：「變成她們的女兒了，這個孽種必然是大有來頭了！」

齊大妹子忽然道：「難道會是獨孤無名的孽種？」

丘文山在地室中，道：「你又憑甚麼如此猜？」

齊大妹子道：「七八年前之事了，當年江湖上不少人知道風月宮兩女魔暗戀獨孤無名，爲了獨孤無名與大美人余凝霜的結合，這二女魔便挖空心機坑害了獨孤無名那麼一個幸福的家庭，想想看，她們必千方百計再去引誘獨孤無名同她們的五花瓣來個苟合而懷孕生了這兩個女娃，這是有可能的！」

丘文山忽的對焦風流道：「快去，針對這一點，盡快找出正確答案來，哈……」

丘文山忍不住的笑了。

有足音往屋外走，焦風流特別故意使脚步聲大些，那當然是叫地下室中的當家聽到的！

焦風流二話不說的走了！

齊大妹子未走，齊大妹子仍然睡在床上。

她睡在床上聽得更清楚！

她可也有了抱怨，抱怨着丘文山不對！

「你是怎麼了，我這兩個月未曾同他二人中任何一人有過正當的快樂，你就不會再等一等！」

丘文山笑了！

「大妹子呀，有急事情嘛！」

「我在聽着，你說吧！」口氣是不高興的！

丘文山道：「大妹子呀，你又笨蛋了！」

「你爲甚麼又罵我這天下最精明女人是笨蛋呀！」

「你不但笨蛋，豬都比你聰明！」

「你說我不如豬？」

「你以爲你比豬聰明嗎？」

齊大妹子漸漸的也懷疑起自己眞的是笨蛋了！

「當家的，你說說，我聽聽，我又怎麼笨蛋了！」

丘文山道：「河岸邊是不是靠了一條君山來的船？」

「是呀，而且船上是冷月嬌主持在船上，風月宮來了五花瓣！」

丘文山道：「這不就結了，你爲甚麼放棄了這麼好的賺銀子機會不去爭取？」

一怔，齊大妹子道：「怎麼說，當家的，你指教！」

丘文山道：「前面來了天地雙煞二人吧！」

「哈哈哈，老娘我又賺了他們銀子五百兩！」

丘文山道：「你却忘了賺五千兩銀子了！」

一呆之下，齊大妹子忙問：「怎麼說？」

丘文山道：「風月宮兩女魔頭把兩個孩子分別交在天地雙煞兄弟二人手中，這事……」

「咱們早已知道這事了，我分

送他小兄弟每人一把寶刀的時候，那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丘文山道：「可是現在他們都把孩子弄丟掉！」

齊大妹子一楞，丘文山又道：「天地雙煞兄弟二人最怕風月宮那兩個女魔頭，他們把孩子弄丟，找不到了，當然會亡命天涯，逃之夭夭，你怎麼不想個辦法，把這消息去賣給船上的冷月嬌呀！」

「對，對極了，哈……我的丘哥哥，你說我是豬，你就是花菓山的猴，我們合一起，就成了孫猴與豬八戒了，對不對？嘻……」

丘文山道：「你是世上最美的豬八戒！」

齊大妹子道：「你是世上最大方的孫猴王，哈……」

齊大妹子說丘文山大方，那是因爲丘文山的老婆同別人睡，他視同不見！

世上還有比這種人更大方的嗎？

其實世上還眞不少，祇是當丈夫的不知道，便是知道又怎樣？吵，打、殺，那是最笨的手段，人家丘文山有的是辦法，辦法早想妥了，祇是時間未到，所以他仍然的哈哈笑！

丘文山道：「我最美麗的豬八戒，快去吧，別叫君山的船開走了！」

齊大妹子道：「何時同你溫柔喲！」

丘文山道：「我的功力練成了，那時候我們都溫柔！

「一開始只說是三年，你苦練『七斗陰風指』，可是匆匆又過了好幾年，我看你是練不成了，你天天只會指導綱領中的經濟第一，我都等得不耐了！」

丘文山道：「等到我的『七斗陰風指』練成功，咱們又積存了大批銀子，那時候咱們就出人頭地了，哈……」

齊大妹子也笑了。

她起身，一身的細皮白肉有彈性。

她穿衣，動作輕巧惹人想到她在被中的情形。

她說話，令人以爲比鳥兒歌唱還好聽。

「當家的，你等着，五千兩銀子我去設法弄。」

丘文山沒有回應了。

再回應，二人的說話就沒完沒了啦。

齊大妹子的聲音再好聽，比不過銀子最誘人了。

* * *

天下事就他娘的有那麼巧，「打更的進門！敲(巧)到家了！」

齊大妹子剛剛走到前面，酒館中的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忽然香風自門外飄進來，齊大妹子抬頭看！嚄呀，那不是風月宮的女子二人進來了嗎？

風月宮的女人有特徵，那是她們穿得艷，頭上挽了一朵花。

齊大妹子笑迎上去了。

「哎喲，稀客呀，甚麼香風把二位姑娘吹來了！」

來的不是別人，水仙海棠二女是也。

這二女也正是風月宮五花瓣女殺手，兩個人只對齊大妹子微點頭，齊大妹子立刻有反應。

「二位，是不是有甚麼重要事情呀！」

水仙向海棠點點頭，海棠道：「有別的地方嗎？」

齊大妹子手一讓，道：「二位姑娘隨我來！」

齊大妹子走前面，海棠水仙緊跟上，三人又走進剛才不久石一刀與石二刀兄弟二人坐過的那間小房間。

齊家酒館只有這麼一間雅座，多一半是爲了生意。

齊家酒館談論消息生意，就是在這小間中，如果外面有別的客人，那就改在這兒了。

此刻，伙計也跟來了，海棠吩咐：「酒一壺，小菜兩個，全是熱的……」

齊大妹子吩咐：「要弄精緻的、可口的、乾淨的送上來，快去！」

伙計回頭就往灶上走，小房間裡三個人，三個都是美女人，你看我，我看你，半天不開口。

半天都在想心事，想的甚麼，不知道，直等到……

伙計把兩盤熱炒送上來。

只見是一盤蟹黃香菇炒蛋，另一盤炆黃鱔却在冒白煙，那酒是黃的，紅米釀製是半帶甜。

齊大妹子叫伙計回前面，她爲二女把酒斟上，然後一聲笑：「請！」

水仙與海棠冷然的吃了酒，水仙看看門外，這才對齊大妹子道：「咱們知道你這兒消息很靈通。

一笑，齊大妹子道：「咱們靠打探各類消息爲副業！」

「副業比之正當酒館賺銀子多了！」

齊大妹子道：「唉，有時賺得好辛苦呀！」

海棠忽然低聲道：「爲我們打探兩個人。」

齊大妹子心一動，她的心口噗通有聲音，心就快跳出口腔外了。

「姑娘，你想知道甚麼消息？」

她頓了一下，又道：「甚麼樣的兩個人？」

海棠道：「兩個人很容易辨識！」

水仙接道：「一個是滿面紅鬍子，另一人則是藍鬍子！」

齊大妹子故意吃驚的道：「他們呀，天地雙煞呀！」

海棠道：「正是他兄弟二人！」

齊大妹子道：「對不起，這二人凶殘成性，出刀就要人的命，咱們不惹他們！」

水仙道：「你提供消息，我們保密！」

海棠也道：「放心，你的安全有我擔待了！」

齊大妹子道：「既然是風月宮的承諾，我齊大妹子接下這筆生意了！」

她把頭一偏，看看門外，遂又低聲道：「二位姑娘，你們想打聽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甚麼事呀？」

海棠道：「他二人忽然不見了，我們要知道他二人去了甚麼地方！」

水仙接道：「還有，他二人各帶一個孩子，孩子又怎麼樣了，這很重要！」

齊大妹子道：「好，你們何時聽消息？」

水仙道：「越快越好！」

海棠已把一包銀子放在桌上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二位姑娘，這越快越好有很大的出入呀！」

水仙道：「怎麼說？」

「價錢不同。」

「你詳細的明說。」

齊大妹子道：「如果期限一月，價碼就與十天的不同，當然啦，如果是三天之內，價錢又不同。」

水仙道：「三 天 之內多少銀子？」

齊大妹子道：「若是一月，我們的人可以活動在千里以外，找到消息便趕回來也來得及！」

笑笑，她又道：「若十天，我們的人活動只在五百里之內，三天那就只有百里之內了！」

她嘆口氣，又道：「當然，如果消息不靈，也只收個成本，餘下的退錢，這一趟就算白幹了！」

水仙道：「關於這個消息，你打算開價多少？」

齊大妹子道：「若是一月，銀子五百兩，若是十天，銀子一千兩。」

海棠急問：「要是三天呢？」

齊大妹子伸出一個巴掌，道：「五千兩！」

水仙出手眞快，一把扣住齊大妹子的脈門，她冷叱：「這是敲竹槓！你……」

水仙的雙目一厲，嘿然的又道：「你原來功夫不錯嗎，能抗拒我的佛抄手一握！」

齊大妹子淡淡的道：「姑娘，該鬆鬆你的手了吧！」

水仙用的是佛抄手，那是鎖五龍內功中的絕招，被抓的人當場全身無力痛得落淚，但齊大妹子不在乎。

水仙鬆手了。

齊大妹子十分不高興的站起來，道：「咱們這副業，不偷又不搶，全憑兄弟四處奔跑，目的還不是替急家打探他們需要的消息呀，你們用强，咱們可以不接這筆生意，二位，不陪了！」

她說着要走，海棠伸手一攔，道：「等等！」

齊大妹子道：「還有何指教？」

她口吻變得生硬，誰也聽得出來。

指教與吩咐是不一樣的，指教有些挑逗，吩咐客氣多了！

海棠道：「你坐下來再說！」

齊大妹子勉强的又坐下來了。

其實她這是虛張聲勢，她是不會走的。

海棠道：「你究竟要多少？」

「三天之內五千兩。」

「爲甚麼要這麼多？」

「姑娘，對方是天地雙煞呀，他兄弟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惡煞，有幾個惹得起，何況他們兄弟也免不了有幾個道上朋友，有一天這些人一旦知道是由我們這兒露出的消息，我們又怎麼應付？」

海棠女看看水仙，二人對望，然後……

海棠女道：「我們必需回去一趟，因爲這數目太大了，我姐妹做不了主！」

齊大妹子道：「沒關係，我等二位再來！」

水仙女與海棠女二人起身就走，桌上的一包銀子也取走了。

齊大妹子把二人送到酒館外：「二位姑娘，要快呀！」

海棠女與水仙女無反應，二人匆匆的走出了雲夢，奔到了河邊。

那兒停了一條華麗遊船，那是風月宮的船，船上佈滿了各色各樣的花，有個女孩在船上站，女孩手上一把劍，雙目精芒畢露，一看便知道是深具功夫的「小人物」。

小人物者，小女孩是也，那也正是海棠女生的女孩子，如今看來已是婷婷玉立小美人了。

小美人有個名字叫冷咪紅，但在風月宮中大伙都叫她咪咪，好聽。

至於叫冷咪紅，那是因爲海棠花是艷紅的，有個紅字，至少也叫海棠稍覺安慰。

就好像丹桂女生的女兒叫冷咪白一樣，丹桂者桂花也，桂花是白色，所以叫她冷咪白。

風月宮中呼叫海棠女生的冷咪

紅叫大咪，丹桂女是五花瓣中最小的，所以叫冷咪白為小咪。

這時候船中廳坐着美艷冷酷的冷月嬌，見水仙女與海棠女二人走進中艙內，她不開口，等着二女向她報告。

水仙女走上前，「二宮主，要打探石一刀石二刀的消息，酒館女子的價碼太高了！」

冷月嬌道：「多少？」

「五千兩銀子，二宮主，太高了！」

冷月嬌道：「不算高。」

海棠女道：「二宮主的意思是……」

冷月嬌道：「若是只打探石一刀與石二刀下落，一百兩銀子也不值，但他二人身邊有那兩個孽種，就不一樣了，那才是最重要的。」

女人恨男人，恨到如此程度，連人家後代也不放過，可算天下少有了。

冷月嬌不但出銀子，而且還立刻吩咐：「去，取銀票五千兩，如果他們就在一天之內打聽出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下落，咱們另賞他們一千兩銀子。」

水仙與海棠一聽之下，立刻展開了行動。

兩女取了銀子，又匆匆的奔向雲夢去了。

這時候天已二更，雲夢的城門已關，那沒關係，雲夢的城牆是擋不住二女的。

這二女找了個暗角處，她二人越城而進入城內。

水仙女對海棠道：「酒館可能關門打烊了！」

海棠女道：「咱們敲門，他們不會不叫財神爺進門的，是不是？」

這二女摸黑又找到了齊家酒館大門口，怪了，門是關上的，但門內有燈光。

有燈光這表示裡面的人並未睡覺。

海棠忙上前去敲門，眞快，那扇門應聲而開，開門的不是人，齊大妹子是也。

兩個伙計不在，顯然去睡了。

齊大妹子吃吃笑，道：「我打算等到三更天！」

水仙道：「你知道我們會來？」

齊大妹子道：「因為我太明白風月宮的人物都是了不起的高人。」

她這是表揚，可也是揶揄話。

水仙與海棠也冷然，三人就在這酒館中坐在一張桌子上，齊大妹子甚至把酒菜也備下了，菜是用碗蓋上的，為的是怕涼。

她為水仙與海棠二女把酒斟上，笑道：「事情是否能夠遂了雙方的意呀！」

水仙道：「甚麼廢話也不必多說，三天之內妳有沒有消息？」

「那需銀子五千兩。」

「給你五千兩！」水仙說得十分生硬。

海棠女接道：「你如果能在十二個時辰有消息，咱們二宮主說了，多加你一千兩。」

齊大妹子一聽之下，撫掌道：「好，我齊大妹子拚了命，跑斷腿，也要多爭取一千兩銀子！」

水仙把五千兩銀票取出來，重重的擱在桌子上，又道：「你看清楚了，別弄丟了！」

一笑，齊大妹子小心的收入袋中，道：「二位可以走了，我由現在開始，每一分時刻都是銀子。」

水仙道：「你攆我們走路？」

「我的時間寶貴，又是為你們跑腿，多見諒了！」

海棠女對水仙道：「水仙姐，咱們船上等消息！」

齊大妹子道：「明晚此時來試試，也許就會有消息。」

水仙道：「好，我們必來。」

齊大妹子道：「來是來，休忘了多帶一千兩銀子來，這可是你們說的。」

水仙女道：「忘不了的，你這女人，怎麼那麼樣的喜歡銀子。」

齊大妹子道：「人人喜歡銀子，而我們却又取之有道，二位，不送了！」

水仙與海棠二女併肩往外走，身後面，就聽忽通一聲響，酒館門很快的關上了！

那齊大妹子走得快，一路到了她住的睡房中躺下來，她躺在床上沉聲叫：「當家的，當家的呀！」

齊大妹子叫了十幾聲，才聽到地下面傳來一聲叫：「叫甚麼？」

齊大妹子道：「五千兩子到手了，風月宮的人要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的下落了！」

地下面是丘文山重重的道：「焦風流與飛行太保在雲夢，兩個人還沒走，找他二人去！」

齊大妹子道：「這事你還是親自來吧，如果一天之內有消息，另加一千兩銀子是花紅！」

丘文山道：「雲夢一共三條對外道路，這其中一條是水路，別急，咱們齊頭併進去找人。」

齊大妹子走出她的閨房，來到前房，拍了三掌，兩個伙計跳出來了。

「收拾收拾去找人。」

一個伙計已笑笑，道：「要不要去馬場告訴小王一聲，他也許會知道。」

「他知道個屁，這幾個月沒見他送來任何消息，分紅少不了他的。」

那伙計一笑，道：「小王人不

錯。」

齊大妹子道：「去找焦風流與飛行太保二人快點來！」

兩個伙計正要走，齊大妹子又道：「去告訴小王一聲也好，叫他小子勤快些！」

兩個伙計知道是為了石一刀與石二刀，這二人收拾得眞俐落，出了門看誰跑得快，只一看也是會功夫的人物。

齊家酒館的上下人物都有本事。

兩個伙計往城外奔，他們一樣不去城門，攀上城牆往外跳，一個北來一個南，那往北的轉而奔到了城邊的馬場，大馬場中圈了十幾匹馬在馬柱上拴着。

伙計走到馬場攔馬柵口，他就大聲的叫了。

「小王，小王！」

附近有一排房子，裡面有人回應了：「外邊是誰呀，半夜三更來叫魂。」

「出來，出來說話。」

門裡閃出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這人還留了小鬍子，他走到了那伙計面前，祇一看，笑了：「是你呀，朱哥！」

「老板娘對你這兩個月的表現不滿意喲，不見你送任何消息。」

「我天一亮就有消息送去。」

姓朱的道：「你送甚麼消息，飛馬幫有甚麼消息？」

小王道：「天地雙煞的消息。」

姓朱的全身一緊，道：「石一刀與石二刀兄弟倆？」

「是呀，這也是消息吧？」

「你知道他們在那兒？」

「知道。」

「那兒？」

小王也不簡單，他已聽出來了，當然，他是不會把功勞白送姓朱的。

「我明天一早見了老板娘再說。」

姓朱的一把拉了小王，道：「快走，老板娘就是在打聽這天地雙煞兄弟倆，快跑！」

小王一聽，心中愉快，他比姓朱的跑得更快。

這二人跑得快，翻過了城牆便奔向齊家酒館來，眞的辦事有效率，祇見一共有七路人馬回來了。

才祇不過一個多時辰，齊大妹子已把幾路人馬發動起來了，這些人正在酒館聽吩咐，齊大妹子也在一張桌面上做任務分派。

姓朱的拉了小王走過去：「老板娘，有了。」

齊大妹子一聲叱：「是小王呀，這兩個月你死在馬場了，甚麼消息也沒有。」

「有了。」小王忙迎着。

「有甚麼，有你媽的大臭脚。」

小王忙笑笑，道：「有那天地雙煞的消息了。」

齊大妹子以手指去挖耳朵，道：「你再說一遍，我沒聽見你說甚麼。」

小王道：「老板娘，我有天地雙煞二人的消息呀！」

齊大妹子伸手來個一把抓，急問：「快說，這二人去了甚麼地方了？」

小王道：「事情是這樣的，天黑不久，馬場來了兩個大毛漢，我在馬場弄草料，這二人到了馬場一邊大聲喊，我當先走過去，祇一看，燈光之下嚇一跳，一個是紅鬚生滿臉，另一個藍鬍三寸長，初時不知道他二人是何方人物，他們要兩匹快馬，我把管事找過來，管事的一看吃一驚，他似乎認得這兩人。」

齊大妹子並不急，她仔細的聽。

小王喘了一口氣，看看大伙把他圍在中央，他神氣了，也樂歪了。

「管事的急忙把場長找來，不料場長見是這二人，嚇呆了，他指着馬場中十多匹馬，道：「二位爺，要馬呀，你們自己挑！」

那雙煞也不多言，立刻拉了兩匹馬，還叫場長快把鞍子也配上，其中一人還吼道：「七虎山莊七十里呀，五更天可以到。」

齊大妹子道：「怪了，他兄弟到七虎山莊幹甚麼？」

小王道：「好像很急的樣子。」

齊大妹子道：「夠了，你們也不必再緊張了，各自回去吧，有事再找你們。」

她看看屋子裡九個漢子，又道：「你們記住，任何消息，都要及時送過來，萬一遇上買主，都是銀子。」

九個漢子齊點頭，匆匆的走了。

齊大妹子對小王一笑，道：「這一回你立了功，我自會在功勞簿上記你一筆。」她取了一錠銀子拋給小王，又道：「拿去吧，銀子花在正路上。」

小王接過銀子，喜歪了嘴巴，道：「老板娘，飛馬幫也有消息，等他們北方邀來高人，我摸清了底細就回報。」

齊大妹子道：「自己的安危要小心。」

那小王愉快的匆匆走了。

齊大妹子沒有走，她回房中去了。

她是出乎意料的高興，六千兩銀子賺定了。

走入睡房中，齊大妹子還未躺床上，就聽黑暗中一聲吼叱：「笨蛋！」

祇一聽便知道是丘文山，自己的丈夫。

「當家的，一下子賺了六千兩銀子，我笨呀，天下有我這種笨蛋的呀！」

「你還不笨呀！」

「你請指教！」

丘文山在暗中沉叱：「那石一刀與石二刀，他二人騎馬上七虎山莊，他們如果快馬快鞭，四更天就到了，等到他們在七虎山莊辦完事，走遠了，而且走得不知去向，你再去告訴風月宮的人，他們去了撲個空，回來找你算總帳，他們如果說是你欺騙了他們，那結果你想了沒有？」

齊大妹子道：「沒去七虎山莊，可以問七虎山莊的人為証明呀！」

丘文山道：「如果天地雙煞與七虎山莊是一條線上的人，他們沆瀣一氣，不承認雙煞去過七虎山莊，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齊大妹子一挺而起，道：「倒是未曾想到這些。」

丘文山道：「你這個笨蛋女人，還不快去告訴風月宮的人呀，再晚來不及了。」

齊大妹子道：「我真的笨蛋了，我馬上走。」

祇見她跳下床換衣裳，快靴先扣上，挽頭髮，紮腰帶還帶了一把刀與一袋鏢。

這個裝扮也是齊大妹子當年走道時候的模樣。

祇見齊大妹子不從前門走，飛身上了屋，一路越過了城牆奔到了河岸邊。

齊大妹子剛站定，忽的自靠岸船上飛落一個女子，她手持一把刀，另一手扣了一支花葉鏢。

「幹甚麼的？」

「我是來見二宮主的。」

「報個名來，我好上報。」

齊大妹子一笑：「規矩不少，就說雲夢齊家酒館的人有事求見。」

「不許亂走，在此等候。」

齊大妹子道：「我等着，可要快！」

就在這時候從船上又躍過一個女子，祇一看齊大妹子就笑了。

「姑娘，有消息了。」

那姑娘不是別人，水仙女是也。

「你的消息真快呀！」

「為風月宮辦事，不能有誤。」

水仙道：「怎不說是為了銀子？」一頓，又道：「說吧，你有甚麼消息？」

「有關石家兄弟二人之事，他們有消息了。」

「在那兒？」

「我好像記得，如果我們在一天之內把消息送來，你們二宮主另多給銀子一千兩，對不對？」

水仙尚未出口，船上傳來女子聲音：「拿一千兩銀子送她。」

這聲音不重，但頗具威嚴，立刻就有人回應。

於是，海棠女與一位全身潔白的女子來了。

齊大妹子祇一看，立刻施禮，道：「見過二宮主。」

是的，冷月嬌來了。

「說吧，天地雙煞在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祇看向船上，她在等船上有人下來，因為還有一千兩銀子。

水仙叱道：「少不了你的一千兩銀子，二宮主問話怎不快回答！」

齊大妹子發覺冷月嬌的雙目露凶芒，她明白，這女人有各種殺人手段，如果惹她發火，後果不妙。

笑笑，齊大妹子道：「石一刀與石二刀，他兄弟二人去了七虎山莊了。」

「七虎山莊？」

齊大妹子道：「距離雲夢七十二里，他們是騎馬，大約四更天可到。」

冷月嬌道：「祇有他們兩人？」

「祇有他們兩個。」

「還有兩個八九歲孩子呢？」

齊大妹子笑了。

冷月嬌沉聲道：「本宮主在問你，兩個孩子呢？」

齊大妹子道：「他們沒有帶，我也不知道。」

冷月嬌怒道：「這兩個該死的東西！」

有個女子過來了，手上拿着銀票。

冷月嬌道：「給她，兩不相欠，不過，我會追去七虎山莊的，如果不實，嘿……」

齊大妹子道：「快去，一問便知。」

冷月嬌對水仙與海棠女二人道：「走，我們找去七虎山莊。」

水仙道：「我去給宮主拿件披風。」

冷月嬌道：「不用了，走！」

她當先往東疾馳，奔行如飛，水仙女與海棠女二人緊追而去，這三人的飛行術施展開來，果然比之騎馬還快，刹時之間沒入夜幕中不見了。

齊大妹子怔住了。

「風月宮的武功如此厲害，文山吶，你的七斗陰風指真能勝過她們嗎？」

抬頭看看這條華麗的大船，齊大妹子心中有着疙瘩，因為江湖上至今沒有人敢惹風月宮的人，如今冷月嬌去了七虎山莊，萬一她三人

撲個空，這後果就有些不大對勁，這女人肯定會殺人。

風月宮花銀子很爽快，但風月宮殺人更殘酷，想到文山說的話，如果不及時，這事還真麻煩，難怪丈夫丘文山會叫她是笨蛋。

傻傻的，齊大妹子轉回雲夢了，手中雖又多了一千兩銀子，可是心中不太舒服。

齊大妹子回到了酒館中，睡在她的床上不出聲，她不但想着七虎山莊，更想着石一刀與石二刀曾帶在身邊的兩個孩子。

那兩個孩子才真的令齊大妹子煩惱，因為齊大妹子心中十分肯定，那是獨孤無名的兒子。

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兒子是雙胞兄弟，也是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生的，如今……

兩個可憐的小兄弟也失踪了，余凝霜又被囚君山古洞，而獨孤無名這些年生死未卜，早已失了踪影，這對齊大妹子而言，才真的令她唏噓不已。

齊大妹子在煩惱，忽聽門外一聲低呼：「老板娘，丁三我回來了。」

「嗯！」齊大妹子的反應冷淡。

「我丁三來侍候老板娘了。」

齊大妹子忽的擲出刀，刀扎門板上。

齊大妹子祇出刀，她不出聲。

門外面，丁三立刻道：「丁三回去了，丁三不惹老板娘生氣了，老板娘好睡。」

果然，飛行太保丁三走了，走出了酒館出城去了。

丁三走得快，一溜煙似的就不見了。

* * *

石一刀與石二刀騎的馬是不花銀子的，不但不花銀子，那馬場場長以為這雙煞沒有殺人放火燒他的馬場，他已經是阿彌陀佛了，那敢伸手要銀子。

祇見這兄弟二煞拍馬往東馳，半夜三更天前面一條河，怎麼過？

石一刀縱馬河邊找，一條船也沒有。

石二刀可急了，他反方向找，也沒找到船。

二人渡口一商量，又見河水並不深，石一刀對兄弟道：「咱們馬過河。」

這兄弟二人催馬跳入河中，兩匹馬也倒楣，偏偏遇上這兩個惡煞，馱着二人下了河，祇見兩匹馬順流漂往下游有二里遠，才緩緩的登上岸。

那石一刀對他哥道：「往北，過了武勝關就差不多到了。」

石二刀道：「不對，未到武勝關，若過武勝關，那是去劉家寨，武勝關距離劉家寨十八里。」

原來上一回天地雙煞娶媳婦要過年，偏偏遇上了桐柏七虎來攪局，正巧又遇上了石二刀帶着石二郎往大山中走去，也是打算回山中過年的。

既然被石二刀遇上，立刻插手管閑事，出刀的是石二郎，阻轎的是石二刀，那一回他弄了近千兩銀子。

可是回到山中，石二郎却在山上遇上了被囚山洞達十七年的天南奇叟司馬龍，那地方正是大別山最高處的三仙岩。

於是，石二郎也改了名，他改名叫司馬二郎。

祇有石一郎，他心中知道自己是獨孤無名的兒子，還有個雙生兄弟在。

現在，三更天剛過，石一刀聽了兄弟的話，他便對兄弟石二刀道：「既然你知道，我們就往北走。」

石二刀道：「由此往桐柏大山，很快就是齊大妹子開的那家野店了。」

石一刀道：「這一段我知道。」

兄弟二人拍馬疾馳，七虎山莊就要倒楣了。

來了兩個殺人王，不倒楣也倒楣。

* * *

半夜，三條人影如飛的追到了大河邊。

這三人正是冷月嬌與水仙、海棠二女。

三人到了河岸邊，冷月嬌道：「怎麼渡口沒有船？」

水仙道：「二宮主，不如我們沿這河北上。」

海棠女道：「我們是順路北上，不走冤枉路，總會遇上有船在河邊的。」

冷月嬌道：「我們祇好如此了，快走！」

這三人一路沿河往北飛馳，看上去宛如三團飄浮的白霧一般，又似夜來幽靈出現。

三人往北奔到一個小村前，果見河邊停了一條小船，祇是小船上並沒有人。

冷月嬌一躍而上了小船，風月宮的男女長年在洞庭，駕船她們很在行，海棠拾起長竹篙，水仙把小船推開離了岸，立刻間，小船往對岸撐過去了。

現在又來了三個人，正應了那句老古話：「螳螂撲蟬，黃雀在後」。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顏君山靜待「火谷老人」療傷後才動手，不料崔永泰施毒，想把顏君山帶去邀功，幸虧唐耕心出現……譚起鳳夜入「潛龍堡」，化名紀葆如與辛南星交談，目的是了解他與燕雨絲之間相悅的眞相……歸鄉愚忠，不忿主人戴綠帽子，約龍三帶路誘辛南星出來，原來龍三是假降，龍潛出手亦不敵，幸虧其妹龍天香援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紅粉陷阱君入甕　一向穩重負大任

這是多麼尖刻的嘲諷？燕子飛道：「辛南星那賊是不是也在附近？被咱們抓到，不剝他的皮才怪！」

女孩子畢竟和娘接近，燕雁道：「娘，妳怎麼會荒腔走板到此程度？娘，妳爲甚麼不回幫？祇要妳回幫，甚麼事都沒有了！」

當然，事情並不像燕雁說的那麼輕快，燕雨絲道：「雁兒，你們都長大了！好好照料自己，把我忘了吧！」

燕子翔冷冷地道：「我們眞想把妳忘了！可惜總是忘不了！」

燕子飛比哥哥溫和些，但母親作出這種事，他總是以爲丟臉，僅僅是「丟臉」二字就夠了。

他們並不能去想此事的起因，是由於他們的父親和石綿綿胡來，首先破壞了數十年的婚姻，祇是以爲這件事很丟人！

「娘，跟我們回去吧！」

燕子翔道：「燕雁，妳不以爲沒有面子？妳有沒有想看看，歸鄉歸大叔和霍大叔他們怎麼想？還有很多的人用甚麼眼光來看我們？」

燕雁道：「大哥，別那麼絕好不好？她畢竟是咱們的母親……」

「不，她以前是，現在不是了！和敵人的門下胡搞，這樣的母親……」

祇有燕子飛不出聲，他以爲大哥說的不無道理，卻又以爲小妹也有她的道理。

到底值不值得原諒呢？他無法確定。

船到了對岸，燕雨絲丟下一塊銀子，跳上岸就走。燕雁呼叫着追上去，道：「娘，妳不要我們了？」

「是你們不要娘了！祇不過娘並不怪你們，雁兒，忘了娘吧！見不到娘，也許妳祇會思念，見到以後，煩惱和痛苦是遠超過思念的！」

「不，娘，雁兒並不怪娘！」

「雁兒，我知道妳不會怪娘，祇不過娘自己不能不怪自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速度加快，把燕雁逐漸抛在後頭了。

「小妹，不必追了！」燕子翔道：「她說得對，她不會放過她自己的！」

燕雁道：「大哥，我發現你很殘忍！」

燕子翔道：「小妹，是我殘忍嗎？一個作長輩的作出這種事來，使作晚輩的見了人抬不起頭來，到底誰殘忍？」

燕雁道：「人生在世，誰都會走錯一步路的！」

燕子翔要反駁，燕子飛道：「大哥，不要爭執了！娘已經去遠了！她固然不對，你也太狠心了些！」

燕子翔道：「咱們回幫去吧！以後你會知道我到底狠不狠？」

燕子飛道：「大哥，你的品行就完美嗎？」

「我？我有甚麼重大缺失嗎？」

「娘身邊一共祇有五個使女，你玩了幾個？」

「甚麼？」燕雁大聲道：「娘身邊的丫頭你也可以隨便玩弄？大哥，你這份德性，有甚麼資格責備別人？」

「子飛，你少在這兒撲風捉影！」

燕子飛道：「你和小鳳在你的屋中胡來，我親眼看到聽到，小鳳當時還揭了你的瘡疤，說你和小蘭及小葉也有一手，你當時不承認，小鳳說是小葉和小蘭親口說的，因爲小葉已懷了孕……」

燕子翔冷冷地道：「子飛，眞相未明的事，不要隨便傳播，我們回去吧！」

＊　＊　＊

唐耕心和「一瓢山莊」的外總管到附近鎭上購物，二人都騎馬，筱飛還牽了一匹馬，馬上馱了不少的東西。

在中途林中小徑上，十二騎一字排開，擋住去路。

唐耕心道：「我躭會和他們動上手，你速回莊報信，叫他們小心！」

「姑爺，這些人是甚麼來路？」

「『人間天上』有所謂『十二天使』及『十二地使』。這二十四個的身手，每一個都十分了得，每一個都僅遜於歸鄉和霍金，這其中有『十二天使』六人，『十二地使』六人，非同小可！」

「鴿子」筱飛道：「姑爺，既然這些人如此厲害，我怎能留下你一個人來對付他們？」

唐耕心道：「筱兄，你留在此處幫不了我多大的忙，必要時我會抽身，你快走吧！」

「姑爺，十二對一，這局面如何應付？」

「記住！我一動上手你就走人……」唐耕心道：「你們是『人間天上』『十二天使』和『十二地使』中人？」

爲首的是個絡腮鬍子，和「天使」眞扯不上半點關係，道：「你小子知道的事還眞不少哩！」

唐耕心道：「目前你們幫中內憂未除，何必到外面來惹事？奉勸各位，還是回去吧！」

那漢子道：「當然要回去，祇不過是把你一起帶回去！」

唐耕心道：「掂掂你們的份量，成嗎？」

那漢子一聲「上」，十二個人先上了六個，三個「天使」中人，三個「地使」中人。這正合小唐的心意，一出手就是「乾坤指」，不出五招就傷了一個。

十招內又傷了一個，對方也很靈，十個立刻全上了。

筱飛奔出百餘步，回頭望去，隱隱看出小唐左衝右突，凌厲而勇猛，但對方也知道避重就輕的打法，一味游鬥。

筱飛立刻飛奔而去。這兒距「一瓢山莊」約六里光景。

「十二天使」比「十二地使」略高些，所以剛才受傷的都是「十二地使」中人。現在這十個人中，六個「十二天使」，非同小可。

僅是這六個，就已經夠小唐調理的了。「十二天使」一色用刀，「十二地使」一色用劍。用刀的比用劍的難對付。

攻擊時默契太好，六把刀好像串連在一起。

「十二地使」差些，他們助攻，專找孔隙。小唐劍芒連續地炸開，有時像一堵光焰之牆，米水不透。

十個人在六七十招時又傷了一個，凡是傷的，都不能再戰。但百招左右又傷了一個「十二地使」之後，對方就不再有人受傷。

八個人中五個「十二天使」，三個「十二地使」。攻守有據，狠辣無比，這八個人幾乎和歸鄉和霍金聯手差不多。

以唐耕心的實力，目前固然功力大有進境，仍然接不下這八個高手有進無退的合擊。

一百二十招之後，他開始守多攻少，不久就開始失招了。先是左後肩上被划了一刀，接着小腿上也被刺了一刀。

雖然都是皮肉之傷，祇要一流血，總會影響鬥志。

能傷他的都是「十二天使」，他能傷到的，却都是「十二地使」。所以僅是這五個「十二天使」，他就應付不了。

右大腿上又被劃了一劍時，他就很不穩了。幾乎同時，三把刀兩柄劍，自五個不同的角度上閃電攻到。

此刻，小唐自知無法全身而退，至少，他全力應付，還要挨上一兩刀。

就在這瞬間，人影一閃，接着傳來了一陣金鐵交擊及驚呼聲，一柄刀，兩柄長劍脫手，這三人連滾帶爬，帶傷滾出圈外。

另外幾人也一齊暴退七八步外。

現場上祇有喘息聲和陣陣松濤聲，一個年輕蒙面少女，持劍卓立，一雙含情美眸傾注在小唐身上。

爲首的絡腮鬍子大漢道：「姑娘可否見告芳名？」

這少女也絕，一言不發，掄劍

向那漢子攻去，那漢子深知厲害，立刻再次暴退，帶人離開了現場。

小唐一看身材就知道她是誰了，道：「多謝石姑娘援手！」

「唐大哥，你還和我客氣！」

「今日之賜，他日回報，就此告辭……」

「唐大哥，請留步，何必如此匆匆忙忙呢？」

唐耕心道：「外總管筱飛已回去通報，祇怕家中的人不放心！」

「唐大哥祇怕不是怕家人不放心，而是怕接近我。」

唐耕心道：「石姑娘是聰明人，有時瓜李之嫌的確不能不避！」

「唐大哥這話是甚麼意思？」

「石姑娘何必明知故問？」

「何謂明知故問？」

「試問，石姑娘若無特殊遇合，今日如何解在下的困？」

「是的，我是有一次遇合，唐大哥瞧不起我？」

「沒有，祇怕最瞧不起妳的是妳自己！」

「我自己？」

「是的，妳先露出口風，怕別人不願接近妳。這類話都是你自己說出來的，是不是這樣的？」

的確，心中有病的人，由於保衞過當，往往會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穿梆行爲，再聰明的人也不免。

石綿綿道：「唐大哥都知道了？」

「道聽途說，不知確否？」

石綿綿沉默良久，道：「唐大哥，如果此事果眞，你會看不起我嗎？」

唐耕心道：「那仍要看看事情是如何發生的而定！」

「唐大哥還知道些甚麼？」

「還知道由於妳的事而使燕雨絲行爲失檢，以致和辛南星有一段……」

「以這兩件事來說，唐大哥以爲哪一件比較值得原諒與同情？」

唐耕心未想到她會這麼問。他想了一下，道：「我個人的看法是，燕與辛的事較值得同情。」

「爲甚麼？」

「因爲燕雨絲是先受打擊，最初她是被害者，一種自然的反擊心理使然，無可厚非。」唐耕心道：「何況燕、辛之邂逅，是在燕失意而酒醉之下，發生與進展都十分自然。」

「自然，你是說一個有夫之婦及有子女的婦人，發生這種事也能算是『十分自然』？」

「辛南星是個老實人，三十出頭仍是魯男子，我敢相信他們的事値得同情。」

「辛南星既爲魯男子，而且他並未飮酒，此事的發生，是不是暗示主動者是燕雨絲？」

唐耕心道：「以辛南星的爲人，假如燕雨絲太主動，他可能會起戒心及時疏遠，既未如此，足証事情的發生是在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之下完成的。」

石綿綿冷冷一笑，道：「唐大哥眞是辯才無礙，這種紅杏出牆的事，居能用上『合情合理』四字，那麼，小妹的事就大逆不道了？」

唐耕心漠然道：「石姑娘，那件事是由强奸施暴所引起，而最後他以傳妳絕技爲報使妳妥協的嗎？」

石綿綿突然轉身離去，她不能回答這問題，雖然譚起鳳當初乍見石綿綿時曾暗示，陌生人進入他的鬥牛坪的嚴重性，然後又以絕世武功誘之。但是，她仍然不忍以「施暴」二字推卸責任。除非小唐對她有明顯而熱情的舉措。

可見她雖然未對譚起鳳產生愛意，却也感激他的成全。她對小唐百般遷就，就以爲小唐必須應該作相對的反應。

她似乎忘了以前阻撓顏鳳妮治病，在唐耕心的心坎上所造成的創傷。儘管她爲小唐作過不少的事，那都微不足道了。

小唐並未招呼她，掉頭奔向「一瓢山莊」。綿綿居然默默跟隨。她對小唐的心不遜連、顏二女，可惜的是，不如連、顏二女那麼執着而又專一。

淑女與非淑女的差距也在這裡，這是石擎天所給與她的家教。

是不是得不到他就要毀掉他呢？當然還不至於。會不會對連蓮已生惡念了。也沒有。她只是不大死心。

小唐不久就覺察有人跟他。甚至知道是石綿綿。

小唐選擇一條偏僻小徑，這小徑近得多。此刻距「一瓢山莊」已不超過五里路了。

小徑曲折，林木茂密。石綿綿距百十步暗暗跟着，這工夫人影自天而降，一位中年紳士負手而立在她的面前。

石綿綿心頭一凜。居然是譚起鳳。

這使她相信，不久前發生的一切，可能都落在譚的眼目中。現在說甚麼都是多餘。

石綿綿很聰明，自然要先看看對方的反應再說。

兩人四目相接，她已看出他眼神中有怒色、妒色和殺機，但瞬間即失。

「綿綿……」

「起鳳……」

他張開雙臂，她投入他的懷中，道：「起鳳，你會不會以爲我朝秦暮楚，拿不定主意？」

「妳說呢？」

「起鳳，我過去對你說過和小唐的交情吧？」

「露過一點，只不過目前看來，你們之間是否有甚麼情感？就很難說了！」

「起鳳，大概也受了傳言的影响。」

「甚麼傳言？」

「別裝糊塗成不成？我的耳朵都滿了！」

「怕那箇幹甚麼？人生在世，畏首畏尾，怕東怕西，那活得多辛苦！」

「起鳳，我知道你會怪我和小唐接近，人類的情感，畢竟不能說忘就忘了吧！」

「也許！」

「就以你和你妻子來說，雖然現在鬧得不可開交，但相信你對她仍不無憐惜之情。」

「也不過是憐惜而已。」譚起鳳「咯咯」聲中，兩個穴道連續被制，一臉驚凜之色望着她。

石綿綿把他放在地上，道：「譚起鳳，如果我把你交給白道中，結局會如何？」這是不是個殘酷的事實？

譚起鳳的穴道被制，而且都是要穴，自是不能出聲。

石綿綿道：「我相信武林中的紛爭和殺機，立刻消失無踪。」

譚起鳳怎麼想？的確，只要把他交給唐雲樓夫婦、龍潛、蕭笠和班達喇嘛等人手中，武林大勢立刻改觀。

石綿綿道：「眼前就有一位，足可代表白道來接收你……」

唐耕心自林中走了來，道：「如果妳眞能把他交給我，我自然很高興，也爲整個武林高興，但是，我也會很難過。」

「難過？爲誰難過？爲何事難過？」

「爲譚起鳳難過，他臨老入花叢固然不對，但『情感』二字往往也不受年齡所限，他才五十不到一點，應不算老。以他傳妳的絕技來說，譚起鳳愛妳至深至純……」

石綿綿道：「莫非你能因同情他而不接受？」

唐耕心道：「我不接受這個武林公敵，可能會被萬人唾罵，但是，我不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下撿現成的。」

「你眞的不要？」

唐耕心微微搖頭。石綿綿攤手一笑道：「唐大哥，你比我想像中的更偉大。」

「這却不敢當！」

「如果我要殺他呢？」

「妳只要有理由殺他，我就不插手。」

「他想統御武林，奴役武林，這罪名不夠？」

「夠。但妳沒資格殺他！」

「也就是說，我一旦殺他，你就會動手？」

「不錯！」

「你眞是個死板的君子。像這種爲武林立大功的機會你都不要，到底你是聰明人還是愚笨的人？」

「妳就視我爲愚蠢的人也無妨！」

石綿綿「格格」笑道：「其實這是試你的。」

「攷驗我？」

「對，試試你是不是爲了邀功，不計良知和道義的人。」

「妳是說我就是接收他，妳也不會把他交給我？」

「對！他是使我揚眉的恩人。他改變了我的人生！」

「妳是不是暗示，妳並未制住他的穴道？」

「不，制是制住了！但相信他已自解了穴道。」

果然，譚起鳳一躍而起，拂去衣上的泥塵，向小唐一揖，轉身就走了，如果小唐不是君子，今天他能脫出石綿綿的掌握嗎？

石綿綿微愣一下，立刻向譚起鳳追去，道：「起鳳……起鳳……等等我……」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唐耕心不能不想，他們之間到底有沒有情感？剛才是不是石綿綿說的那樣？

果眞是石綿綿說的那樣，譚起鳳一躍而起，向他抱抱拳，却未向石綿綿打招呼，這又爲何？

唐耕心總以爲，以譚起鳳的身份，不可能和她演戲，故作被制穴道倒地，弄了一身的泥塵。

極可能是眞的點了他的穴道，本以爲他不可能立刻解穴，沒想到他會藏穴，等於根本未被制住，大概旨在試探石綿綿對他是否有情感？

石綿綿大概由譚起鳳的眼神中看出，他根本未被制穴，才詭稱是試驗小唐，生擒譚起鳳這個餌是很誘人的。

也只有如此，譚起鳳才會拂袖而去吧？

石綿綿追上了譚起鳳，道：「起鳳，你不會誤解我的意思吧？」

「我不懂妳的意思！」

「你不會以爲我眞的要出賣你吧？」

「那妳的動機如何？」

「看看人性中到底有多少尊嚴？又有多少劣根性？」

譚起鳳笑笑，沒有說甚麼。

「起鳳，你不信？」

「綿綿，由於我太喜歡妳！即使妳犯了錯，我也能原諒妳。剛才

的試驗，對我來說是很不妥的。」

「對不起！起鳳……」又投入他的懷抱之中。

他抱起她，疾馳而去。連夜入鎮，進入一幢民宅，這是譚起鳳的私產，別人不知道。在中原一帶，這種私產他有二十餘處之多。

石綿綿服侍了他洗澡。她也有嬌柔的一面，柔起來，蝕骨銷魂。其實她即使不刻意去迷他，他也會死心塌地。

好像未發生任何事一樣，他們盡情地繾綣。

只要他還和她做這件事，她就有把握使他忘記一切不愉快的事。

* * *

辛南星在屋中踱着，這一個月的生活眞是悶極了。

儘管恩師之言時時在耳，他自己也知道，過去的那一段已經過去了。但他無法不想那奇妙的一夜。

他相信她也不會輕易忘了他。

這工夫小師弟鄭昭在門外道：「大師兄在嗎？」

「在在！是鄭師弟？」

「是的，師父請你去一下，在水榭中。」

二人進入水榭，還有龍不忘也在這裡，龍潛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務，要你帶着鄭昭和章瑛，到西域去一次。」

「西域？」辛南星不由十分意外。

龍潛道：「不僅僅是你們二人，還有唐耕心、李天佐、丐幫的夏乾、華山的楚勝、莫傳芳，以及冷雪舫等人。」

辛南星道：「師父，到西域去幹甚麼？」

「去接收一批藥物，由天竺運來的。在那交接……」

辛南星仍然不解，龍不忘道：「是一種洋藥，叫『海洛英』。」

「這……」辛南星吶吶道：「聽說這東西很毒……」

龍潛道：「不是這東西毒，而是人們把這東西用錯了地方，此物用之入藥，神效無比，人們却用之提神，也神效無比……」

龍不忘補充一句道：「但却會上癮，後患無窮，可以說一生難得戒掉，必然傾家蕩產。」

辛南星道：「有那麼厲害？」

龍潛道：「『人間天上』的武功奇絕，據說就是此藥的神奇力量。」

「甚麼？他們服了怪藥？」

龍潛道：「不錯，所以我們往往會在和他們動手時，覺得他們的運勁力道十分奇特，比喻說：明明力已用老，忽然又來了餘力，明明速度已達極點，却又會更快些……」

辛南星道：「是的，恩師，果然有此現象。」

龍潛道：「那正是『海洛英』作祟，它能使服用者體能異於常人。」

龍不忘道：「所以我們只要斷絕他們此藥之來源，就容易制服他們。」

辛南星道：「大叔是說，他們不服該藥和服了該藥，有很大的差別？」

龍不忘道：「當然，精神和體力上都不一樣。」

「是怎麼不一樣的？」

龍不忘道：「少等一會你就知道了。」

談了一會，忽然聽到水榭門後打呵欠聲，不久水榭的左邊那扇門震動起來，龍不忘道：「你過去看看。」

辛南星走近拉開門一看，一個陌生漢子，坐在門後地上，涕淚交流，呵欠連連，渾身痙攣顫抖不止。

這人之狼狽就不用提了，他顫聲道：「大爺……你行行好……賞給小的一點點……小的實在受不了哩！」

辛南星心頭一涼，一個人變成這樣，那就太可怕了。他道：「當初是如何上癮的？」

「就是一點點地服用……覺得服了幾乎能隨心所欲……武功比原先高出了三成以上，有的人高出一倍。慢慢地就上了癮，不能沒有它了。」

「我懂了！沒有它是不成的，於是你們永遠無法脫離他們，甚至他們攆你們走你們也不會走！」

「是……是的……我們有的癮深，癮淺，深的一天一夜最少要服三四次，淺的也要兩次。」

辛南星道：「要是咬牙不服，就此斷絕呢？」

「不……不成，那會死人的……求求你！大爺，只給我一點點，一點點……」

辛南星道：「恩師，這人是『人間天上』的成員？」

龍潛道：「是『十二天使』中人，被你龍大叔擒來，作一次試驗，本來他身上有一包『海洛英』被搜出。這是出近門的，出遠門的可能帶數十包。」

辛南星道：「斷絕此藥，他們會立刻陷入混亂？」

龍潛道：「相信高級成員可以大量自行保留，下面的小嘍囉，必然是每天領出當天的份量，所以也可以這麼說，由於該幫的高級人物服用方便，不大受限制，他們的癮頭更大。每天的需要量必然幾倍於小嘍囉。」

龍不忘道：「所以一旦斷絕他們的來路，要消滅他們一點也不

難。」

「但是，千萬記住一件事。」龍潛道：「口風千萬要緊，一旦洩密，使他們有了防備，那就很不妙了！」

「是的，恩師，我們會很小心。」辛南星道：「只是人選方面……」

「如有不合意的人選，你可以提出來。」

「如章瑛，他就很不適當……」

「好，把他刷下來。還有沒有其他不妥的人選？」

辛南星道：「恩師，唐少俠為人機警，且武功大進，弟子以為，此行由他負責較妥。」

龍潛道：「本來為師也對唐雲樓唐大俠說過，他說你作事穩沉，身手也較其他人為高……」

辛南星道：「恩師，唐少俠的身手比弟子高，姑且不論，就連莫少俠和冷師弟，只怕也不低於弟子。」

「這倒不必介意，此行總要有個領頭的人。他們願意由你支使。」

龍不忘道：「聽說莫傳芳也對連丫頭有意思，今連丫頭嫁了小唐，他們見了面會不會很尷尬？」

龍潛道：「照你這麼說，人與人之間就無法合作相處了！」

辛南星道：「恩師是說，『人間天上』的人要去接貨，我們祇是去搶回來是不是？」

「對，因為我們也知道接貨的暗語，但怕對方識破，反而不妙，所以必須待他們雙方交接之後下手，記住，不論是『人間天上』接貨的或天竺方面送貨的毒梟，都不能留活口……」

「是的，恩師……」稍後，龍潛說了交接雙方的人手，暗語，交接地點等等，叫他帶着鄭昭和小唐等人會合。

* * *

漢朝以後，稱西方諸國為西域，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後有五十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實大部為新疆省。

半月後，由辛南星率領的衆少，已到達西域戈壁沙漠東南方，名叫「洛瓦子」的鎮上。

這大鎮正好在薩布諾湖與白龍堆沙漠之間。

入境隨俗，他們都換了當地的衣著，以免惹人注意。

他們住入客棧，因為要明天夜晚才交接，為免招搖，連一日三餐也是叫到屋中吃的。

辛南星為人謹慎，一旦安頓下來，就和唐耕心等人密商，以及分配人手。

這要把人手予以適當分配，一旦對方交接完畢，一撥人對付天竺毒梟，另一撥人要收拾「人間天上」的人。

辛南星建議由唐耕心率領另一撥人，負責搶毒品，由他自己一撥人猝殺天竺毒梟，使這次毒品交接人手陡然間在地平線上消失。

這建議自然無人反對，小唐這邊有夏乾（即蝦乾），李天佐和冷雪舫等人。

辛南星那邊有莫傳芳、鄭昭和楚勝等人，這樣分配十分得當。莫傳芳和小唐算是情敵，和冷雪舫也一度反目，所以把他們分開。

莫傳芳之所以能和這些人一起，主要是江豪也參與了唐雲樓夫婦及龍潛這邊。事實上要不是他們師徒二人行踪不定，早被「人間天上」拾奪了。

辛南星道：「唐少俠對這次任務有何看法？」

唐耕心道：「辛兄，依小弟推測，咱們雖然來得秘密，特別小心，對方却未必不知。」

「當然！」辛南星道：「唐少俠可否說明理由？」

「第一，『人間天上』接貨的人，據說過去都是霍金率領『十二天使』中五七人前來，如今霍金和歸鄉的脚都被家父弄殘，自不會前來，此番來的主腦人物很特殊。」

辛南星道：「霍、歸二人殘足，除了幫主和夫人，似乎也沒有很出色的人物了吧！」

「有，而且很出色，兩位都很了得，一位是班達喇嘛的師弟昆達喇嘛，另一位是『十二天使』之首。」小唐道：「此人是譚起鳳之徒，也是他的忠僕、死士，聽說祇有二十五歲，身手不在歸、霍二人之下。」

夏乾道：「怎麼沒有聽說過這兩個人？」

「就連家父和龍老伯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他們聯袂進入『人間天上』偵察毒品交接等秘密，都是在三次偵察中知道的。」小唐道：「也知道譚之愛徒在此次任務中負責交接，昆達喇嘛等人負責警戒。」

冷雪舫道：「譚的愛徒在幫中，似乎從未招搖，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有個徒弟。」

唐耕心道：「是的，冷兄，這可能也是一張暗牌，所以明夜的行動，不但要成功，凡是對方來的任何人，一個也不能漏網。」

莫傳芳漠然道：「這樣是不是太狠了些？」

「也許，但莫兄別忘了，『人間天上』冒武當之名，一夜之間屠殺崆峒派七十餘人，不久又到武當，也有三四十人傷亡，至於零星的屠殺多得不勝枚舉。」小唐道：「姑息

足以養奸，莫兄三思。」

莫傳芳不再出聲，但顯然不服。

辛南星有點後悔，當初應該剔除莫傳芳，如此重大的任務，應以一條心爲重。好在把二人分開，不會有磨擦。

這天一更左右，伙計來敲他們的院門。開門的是辛南星，伙計交給他一封信，道：「貴客，這是一位女士交我轉交的。」

「女士？」辛南星一怔，在西域那來的熟人？何來的女士？道：「叫甚麼名字？甚麼樣子？」

「她沒說，她很美，大約三十左右，她祇說這信一定要親手交給辛大俠。」

辛南星看看信封，有「辛大俠親啟」字樣。字體娟秀，果然出自女子手筆。立刻拆開，信文十分簡單：南星，我已來西域，也許是巧合，也許是緣份，躲都躲不掉。你如果還想見我，今夜三更，到「四方」客棧後院來，我來此已有五天，正好看到你和唐耕心等年輕人進入那家客棧，但你如不願來，我不勉强你……」

左下方具名是個「絲」字。

辛南星一陣激動，這才發現那伙計已經走了，立刻把這信納入袖中，掩上門往裏走，心情大亂。

此來的任務非同小可，是不容許去和燕雨絲幽會的。

但是，他無法抗拒，找都找不到，自動送上門的能讓她失之交臂？

「大師兄，是誰呀？」鄭昭追出來，其餘的人都在下棋、飲茶，祇有鄭昭沒有事，卻發現大師兄雙目發直，似未聽到他說話。

「大師兄，大師兄……」他一拉辛南星的衣袖道：「大師兄，你怎麼哩？」

「叭噠」一聲，一封信落在地上，正好正面向上，鄭昭看清了字跡，且看出是女人的筆蹟。

「大師兄，是誰的信哪？」

「嗨……嗨……是一位朋友的……」立刻又感到不妥，道：「師弟，師兄的事別對別人說……」

「不會的，大師兄，可是在這邊陲之地，你怎麼會有朋友在這兒呢？」

辛南星可從未對師弟發過脾氣，過去代師授藝，有時師弟貪玩，他也不會疾言厲色，此刻卻眼一瞪，道：「哪裏該有朋友，哪裏就不該有朋友。」

「是的，大師兄，祇不過……」

「沒有甚麼祇不過，鄭昭，躭會我出去一趟，你別胡說八道，這事祇有你知我知！」

「是的，大師兄，會不會是那位……」

辛南星立刻以目示意，叫他不要出口，因爲夏乾迎面走來，道：「辛大俠，是誰叫門。」

「客棧伙計，問問我們要不要甚麼東西。」

「噢！」夏乾是個玻璃心肝的人，看出師兄弟二人有點態度曖昧，卻不點破。

辛南星不斷地思考，師父委以重任，以爲他辦事穩沉牢靠，自不應有負恩師的重任。此刻絕對不宜去會見情人的。

因不論事情是否會這麼巧，即使確是巧遇，也不宜此時此刻私下幽會。

祇不過，機會卻是千載難逢，不去太可惜，也可能今生就永無再見之日了。

他以爲反正去見見並不宿在那兒，然後另訂幽會之期。總之，他的私慾戰勝了責任心，穩沉的人也不能例外。

三更稍過，衆人都上了床，他就自後窗穿出，很快就找到了那家客棧的後院，屋中燈光甚明，辛南星在窗外低聲道：「雨絲……雨絲……」

屋中沒有反應，弄破窗紙望進去，心頭一蕩，一位女士面向內坐在床沿上，低垂着頭。

辛南星暗暗一嘆，心道：「這件事目前幾乎無人不知，她的心理壓力太大了！怎能怪她負氣不出聲……」

辛南星推門而入，低聲道：「雨絲，我知道妳的心情，但願我能爲你分擔大半的痛苦……」

他走近床邊，輕輕一拍她的肩頭，陡然一震，發現竟是陌生的，而且顯然生了一張男人臉，當然是男扮女裝。

辛南星急退，這人疾拍他的脈門。

辛南星立刻感覺自己可能不是人家的敵手，也幾乎猜到，此人可能就是譚起鳳的愛徒談天儀。

兩人交換了兩三招，辛南星就感到壓力沉重，守多攻少。就在這時，另一人竄入屋中就出了手，原來是鄭昭。

鄭昭看出師兄可能要和燕雨絲幽會，因爲大師兄的女友除了「人間天上」的壓寨夫人燕雨絲之外，沒有別人。

他不放心大師兄，也可以說躭心師父的重任會出岔子，就悄悄跟了來，而且立刻看出大師兄上了當，更非對方敵手。

祇不過鄭昭出手之後，幾乎還是差不了多少，二人仍然是攻少守多，那知這工夫又竄進一人。

這人在外間即被人截住，原來此人是夏乾，他是個精明之人，看出師兄弟態度有點曖昧，此行任務

重大，不能不注意，結果發現他們師兄弟先後出了客棧，他也小心翼翼地跟了來。

夏乾本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但這一兩年來，武林多事之秋，新人輩出，如小唐的突飛猛晉，脫胎換骨，石綿綿的突然蛻變，一躍而爲絕世高手。

顏學古雖殘，武功却進入另一境界，龍三也差不多，已非吳下阿蒙。所以夏乾知道，自己是不入流了。

接下這個是「十二地使」中的一員。夏乾絕招盡出，也祇能維持不敗，在內間力拚的辛、鄭二人，却不知外間拚鬥的自己方面之人是誰？

他開始後悔，萬一辦砸了這件大事，如何向恩師以及唐前輩交代。

長輩們一直視他爲老成持重之人，其實不穩沉，不老成又會如何？

二十五六招之後，鄭昭開始挨打，辛南星偶爾也開始失招了，外間的夏乾後悔沒有通知小唐等人，如今想抽身，却已經遲了，因爲他已經抽不出身了。

談天儀的功力幾乎和歸、霍差不多，差的祇是火候。自譚和夫人弄翻了之後，加之歸、霍二人傷了腳，譚起鳳知道元氣大傷，他立刻改變了過去的作法。

他不再保留太多的絕技，首先把較多的絕學傳給子女和愛徒，尤其是這位死士、心腹與愛徒談天儀。

另外，「十二天使」、「十二地使」及「十二使者」等，都獲得比過去更多更深的技藝。

他知道，單打獨鬥是不成了，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這大量的人手之中，不能有庸手才行。

他要求「十二天使」及「十二地使」中人，每一個都能接下數大門派掌門人那等人物，如少林掌門法一大師、武當掌門長春子、崆峒的空空道長以及華山的呂介人等。

即使是「人間天上」中的「七十二守護神」(比十二天使及十二地使低)，也要高於各大門派中的長老人物，至少也該相差不多。

當然，這也要借助「海洛英」的藥力才行。

鄭昭畢竟還嫩，在五十招左右時躺下了。

大約七十招不到，辛南星連中兩掌，馬步不穩，旋即被制住了穴道，不久，外間的夏乾也躺下了。

辛南星簡直想死，其實這後果比死可怕得多。

大約四更過半左右，冷雪舫輪值，覺得辛南星屋中靜得出奇，他和鄭昭一室而不同床，自窗外望進去，床上空空地，一個也不在了，原因是冷雪舫知道鄭昭會打鼾。

冷雪舫不由一驚，辛是領袖人物，他要是出了漏子，那就很不妙了，立刻到茅厠及各處去找，然後叫醒了小唐及其他各人。

衆人大爲吃驚的是，連夏乾也不見了。

如果是被人施了迷香或毒而被摸走，這不大可能，要那麼作，爲甚麼會放過其餘的人？

老實說，對方一定知道，在這一行人中，小唐的身手最高，辛南星也瞠乎其後，沒有理由放過他的，可見不是以摸的方式把人摸走了的。

那麼這三個人去了何處？他們有甚麼理由不通知唐耕心一聲？當然，他們會分幾撥人去找尋。

唐耕心以爲，以辛南星之穩沉作風，不會不告而外出，必然出了岔子。所以分頭找尋時，仍然叮囑各人小心。

此次任務和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都有關連，不能出紕漏，也就是不能失敗。

假如是自己這邊放棄這次仁務，任何人都未亮相，那還不要緊，由於對方根本不知，下次還可以再來。

假若對方已洞察這邊的行動，知道已派了人來，想放棄也來不及了！

他們沒有找到人，甚至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仍無消息，而今夜對方就要交接，辛南星等三人不回來，該不該行動？

當然，這行動是不能取消的，但是，辛南星等人的失踪，是否代表對方已經知道這邊的一切了？

這些人都吃不下飯，因爲這些年輕人都有榮譽感，派他們來此，自然是重視他們，但尚未接觸，人已經失踪了三個，其中一個居然是帶頭的人。

唐耕心道：「現在我們可以肯定，辛大俠等人是陷在對方手中。但爲何不見打鬥蹟象？像是他們三位自動走了似的？」

李天佐道：「唐老弟，依我猜想，也許眞是他們三人自動離開的！」

莫傳芳道：「以辛大俠的牢靠，他會自動出走而不打個招呼？」

楚勝道：「所謂『穩沉、牢靠』等等，實在難說，辛大俠果眞是那麼一板一眼的人，他會和『人間天上』的……」

小唐阻止他說下去，話是不錯，兩件事却不可混爲一談。唐耕心道：「此時此刻，請不要抱怨。」

李天佐道：「辛大俠等一定是中了對方的詭計。」

莫傳芳道：「不知中了甚麼詭計？」

李天佐道：「如果我知道，咱們還坐在這兒磨牙幹甚麼？」

唐耕心雖不願抱怨，楚勝的話，却給了他一點靈感。

的確，此時此地，要想賺辛南星，除了利用燕雨絲之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小唐道：「昨天傍晚，有人叫門是辛大俠去應的門，後來鄭昭也走了出去……」

冷雪舫道：「我發現稍後夏乾也出去了！」

小唐道：「叫門的到底是甚麼人？」

莫傳芳道：「那時候我在內院中，隱隱聽到鄭昭問辛南星甚麼人叫門？辛回答是伙計，問問看有沒有甚麼線索？」

「這很重要。」唐耕心道：「馬上去問問伙計，昨天傍晚有沒有到這兒來問是否有甚麼需要？或者那伙計來此另有別的事。」

李天佐出去一問，那伙計支支吾吾地說是來過，問問要不要茶？

李天佐是個心思細密的人，道：「朋友，你最好說實話，不然的話你有麻煩。」

「甚麼麻煩？」

「送官法辦。」

伙計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長了這麼大還沒聽別人說要把他送官法辦這句話，立刻色變，吶吶道：「我……我犯了甚麼法？」

「你自己心裡清楚，反正你昨夜不是去問要不要茶的。」

伙計也不是個說謊的料子，道：「不是為這事，客倌你說是為了甚麼？」

由於二人不是在有人的地方談話，李天佐道：「我想咱們還是到本地衙門去談這件事比較好些。」

伙計一看，我的媽呀，可眞不好纏，到衙門去，他沒有這膽子，這輩子沒進過衙門。要是被這人拎走，後果也許更糟，道：「這位爺，請你鬆手，小的這就說實話。」

李天佐並沒鬆手，道：「先說了再鬆手，有一字不實，就要你停止呼吸。」

伙計道：「爺，是這樣的，昨天入夜，門外有人向小的招招手，小的來到門外，他交我一封信，要我親手交給辛大俠，不可被別人看到，這人教我，如辛大俠問我是誰交給我這封信的？就說是一位三十多歲的美婦，他給了我二十兩銀子。」

李天佐心道：「果然和女人有關，楚勝的話也沒有甚麼不好，和燕雨絲發生了那件事，似乎談不上『老成持重』、『穩沉牢靠』了。」

李天佐交代伙計，此事不可告訴任何人，如果再見到那匪徒，一定要來報告，當然，伙計也不知道那匪徒來自何處？去了何處？

李天佐回來對衆小說了。唐耕心暗暗點頭，果然和燕雨絲有關，八成，人家是以燕雨絲作香餌的。

「辛南星牢靠是嗎？」楚勝得理不讓人，這句話主要是對着莫傳芳的，又道：「人家祇用一封假信，說不定洒上少許古龍水，就把這條『穩沉可靠』的大魚釣上了。」

莫傳芳冷冷地道：「眞相未明之前，你少發高論。」

楚勝道：「事實大概如此，鄭昭昨晚聞聲外出，大概是師兄弟有志一同……」

冷雪舫道：「楚兄，不可捕風捉影。」

楚勝還要饒舌，唐耕心道：「楚兄，你能不能少說兩句話？」

楚勝這才沉默下來。李天佐道：「由此看來，可能是鄭昭聽到了辛大俠和伙計交談，晚上辛大俠外出幽會，鄭昭不放心跟了去。」

冷雪舫道：「那位夏乾夏少俠呢？」

李天佐道：「這種事，辛大俠絕對不會告訴夏少俠，除非他在暗中偷聽到辛大俠和伙計或其師弟交談，晚上，辛、鄭外出，他也跟了去。人家設餌釣魚，這三人的實力大概不須折騰太久的。」

唐耕心道：「李兄的推測，小弟完全相信。」

冷雪舫道：「小弟也以為十之八九如此。」

唐耕心道：「發生了這件事，今夜的交接即使不改期，必然會換個地方。」

李天佐道：「我也以為會如此的。」

唐耕心道：「咱們撲個空還在其次，可能還會落入對方的陷阱。」

莫傳芳道：「我們唯一可以反擊的辦法是，在今夜三更之前找到那些天竺毒梟，先一步搶得毒品，且予以消滅。」

唐耕心道：「莫兄的看法完全正確，我們應該立刻去找，先找客棧中膚色深的客人。當然，也許他們不住客棧，那就難找了。」

事後小唐又和衆人研究一番，分成兩撥，莫、冷、李三人一撥，唐、楚二人一撥。

由於楚勝和莫傳芳不大投機，而唐、莫二人又有點疙瘩，祇好如此分配，本來小唐和李天佐一道是最合適的。

他們一個下午找遍了所有的客棧，沒有天竺旅客。

（未完・廿六）